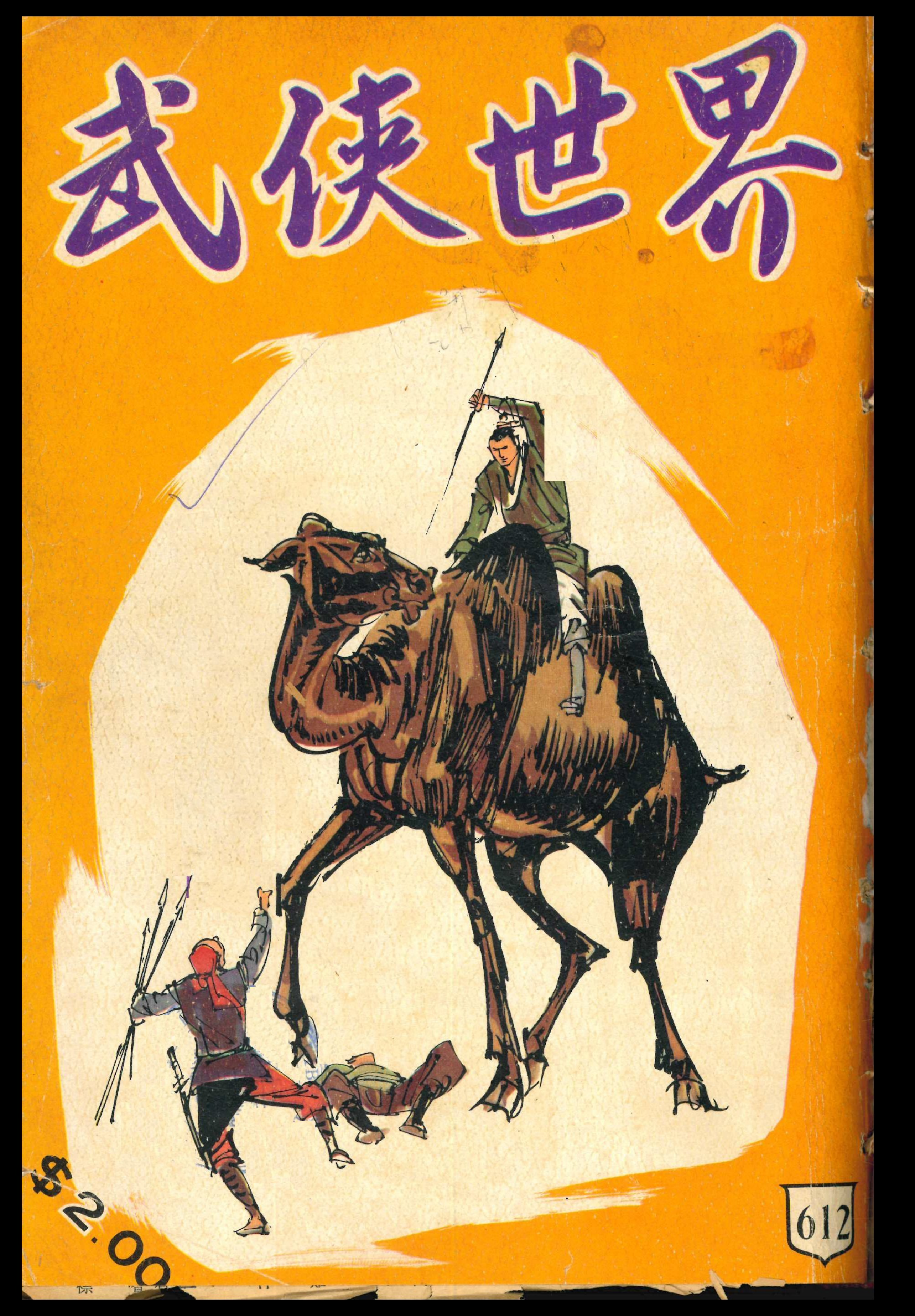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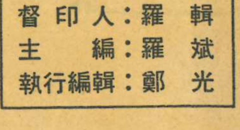
下期預告：



一期完新派俠義奇情中篇：**奔龍** 倪匡・著



倪匡先生爲時下有名之武俠小說名作家，其作品均爲兩大電影公司爭購拍攝電影，好評如潮。是篇〔奔龍〕爲倪匡君繼〔五雷轟頂〕後在本刊發表之中篇佳作，故事一氣呵成，風格新穎，曲折傳奇，下期在本刊刊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時代曲風行東南亞區
新的歌星
新的秘聞
這是內幕性眞實故事

淚汪汪

何行新作　即將出版

香港和東南亞各地目前流行國語時代曲，因此就產生了不少時代曲的歌星，她們由默默無聞而成名，其中過程當然有不少曲折離奇的故事存在，有的靠天賦唱得妙而成名，有的則靠交際手段而走紅，更有的靠犧牲色相而崛起的，她們的私生活和可悲的一面，外人是不知道，這本書有詳細描寫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之七

諸葛青雲・文
董培新・圖

五毒三釵



筆掃妖氛　禽除巨毒

辛人英一闋樂聲，便聽出奏的是歡迎特殊貴賓的「巫山神曲」。

如此深夜，義母「金釵令主」辛九香且已安寢，宮門執事，怎敢鼓樂喧嘩？莫非來人身份特殊，義母早已下令，無論何時到此，皆必鼓樂相迎？

想至此處，辛人英不禁想到在「萬花樓」下，所聞「花釵令主」長孫艷之言！

根據長孫艷所說，義母是派「邪惡神魔」姬東護法，去請「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並對此人，極爲看重，意欲將自己招贅，以爲攏絡，則這鼓樂相迎的深夜特別來賓，莫非就是……

念猶未畢，辛九香寢宮之中，已有燈火點起。

辛人英生恐義母要出宮親迎來人，遂趕緊拉過那名被自己點了穴道的值勤弟子，藏入荷池中央的假山叠石之後。

她的預判沒錯，身形剛剛藏好，那位金釵令主辛九香業已穿好衣服，走出寢宮，由兩名提燈侍女開道，走向「神女宮」外。

辛人英見狀，方一皺眉，耳邊突然聽聞以細如蚊蚋的語音悄悄說道：「辛姑娘，你還不利用這大好良機，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天香閣』麼？」

辛人英也知乘着義母出宮迎賓之際，進入「天香閣」，是絕妙機會，遂不再遲疑，立即向那高閣中，縱身趕去。

這座「天香閣」，是「巫山派」中「金釵令主」辛九香的練功靜室，又在她所居寢宮之後，故而不單絕對無人驚擾，連丹床藥鼎，飲食用物等，均一應俱全。

辛人英進入「天香閣」剛把閣門關上，耳聽得有人傳音說道：「辛姑娘，閣門只可虛掩可門死，請到上層敍話。」

辛人英知道倘若把門閂死，更啓人疑，遂如言虛掩門戶，從梯間拾級走上。

「天香閣」共有三層。

閣中毫無燈亮，但辛人英因時常來此，對地形甚爲熟悉，故行進之間，並無困難。

到了上層，有個相當蒼老，又相當慈祥的語音，低聲笑道：「辛姑娘，在你右邊，有具蒲團，你請席地坐吧，閣中倘若燃燈，易露馬脚，我們只好暗中談話了！」

辛人英盤膝坐下，向暗影之中說道：「老人家怎麼只有一位，根據春蘭所說，似應共有兩位…

：」話猶未了，暗影中的老人，已自接口笑道：「另外一位，現正携同夏荷，前往『神女宮』外，探聽一點重要消息！」

辛人英道：「前往『神女宮』外，探聽消息那位老人家是誰？老人家又是怎樣稱謂？」

暗影中老人笑道：「老朽龍潛，另一位則是『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大先生。」

假如不是在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的沉沉的暗影之中，辛人英的玉頰之上，定然一片飛紅！

因爲，她自從與龍不潛在「七十二屍古墓」之中，雙雙被邪藥所迷，留下「屍台艷蹟」以後，便準備排除萬難，矢爲龍家之婦。

如今，竟在這等環境之下，遇見未來家翁，豈不有點尷尬？

故而「大澤蟄龍」龍潛才一報出姓名，便使辛人英這位相當洒脫的倜儻女俠，自覺在雙頰近耳根處，起了一片灼熱！

但羞窘儘管羞窘，却仍禮不可廢地，在蒲團上畧欠身形，低聲道：「原來是龍……龍……龍……」

只說了一個「龍」字，她便「龍」不下去，不知究竟應怎樣稱謂，才較合適？

龍潛猜透她語音遲滯之意，含笑接口道：「老朽知道辛姑娘與小兒龍不潛業已訂交，你就叫我一聲『伯父』好了！」

辛人英道：「伯父請恕侄女辛人英……」

龍潛笑道：「賢侄女無須過謙，時值非常，不必多禮，我們只消把要緊話兒說清楚！」

辛人英問道：「伯父與冷大先生，是何時抵達『巫山』？」

龍潛道：「我們到此並不太久，因巧遇春蘭，夏荷兩位姑娘，才知悉賢侄女殺死『百變人妖』林雙木，激怒辛九香，逼你『還釵斷義』，並可能有性命之危等情，遂由冷大先生，設計假報涂天琴涂琬師徒，將於明日午正來此踐約較技，爲你畧爲緩頰……」

辛人英聽至此處，抱拳接道：「侄女多謝伯父與冷大先生的關懷盛德！」

龍潛笑道：「但我與冷大先生，因係初來，對各種有關情事，不太清楚，故把賢侄女請來……」

辛人英接口道：「伯父儘管請講，侄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龍潛道：「賢侄女請先把殺却『百變人妖』林雙木之事的迄今經過，詳細告我。」

辛人英果然毫無隱瞞地，把「聚泉峯」上那段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龍潛聽得她與林雙木啓釁之故，仍是爲了愛子龍不潛，不禁心中越發對辛人英憐愛地，「哦」了一聲，含笑說道：「原來此事之因，又是爲了潛兒，但不知賢侄女與潛兒，是在何處相識，怎樣訂交的呢？」

這幾句話兒，把辛人英問得玉頰更紅，耳根更熱……

因爲「在何處相識」一語易答，「怎樣訂交」的旖旎風光，却是如何出口？

辛人英畧一沉吟，只是含混答道：「侄女與龍兄，是在『湖南雪峯山』一座『七十二屍古墓』之中，互相結識。」

龍潛的江湖經驗，自然豐富已極，他一聽辛人英畧作遲延，未曾立即答話，便知道這朶濁水青蓮，與愛子的結識經過中，必然頗有難言之隱！

他既已發覺辛人英有爲難之處，遂不再追問，只向她溫言笑道：「賢侄女來此途中，曾否到『神女宮』內，各處看看？據老朽所聞，你潔身自好，獨居『江風小築』，對於此間的一切事務，一向不太聞問的呢！」

辛人英嘆道：「侄女便是爲了看不慣義母左右羣邪的無恥行徑，才另建宮室，獨居『聚泉峯』，適才目睹他們變本加厲之狀，『巫山』一派的滅亡之期，定然不在遠了！」

龍潛聽她這樣說法，以一種喜悅語氣，向辛人英表示嘉許道：「賢侄女慧質仙姿，能識順逆正邪，想必聽從春蘭姑娘所轉達的勸說之語，決心脫離這『巫山』邪派的了？」

辛人英眉頭畧皺，欠身叫道：「龍伯父……」

但只叫了「龍伯父」三字，又似有甚礙難地，倏然住口。

龍潛笑道：「賢侄女有什麼話，儘管坦然明言，根本不必存有任何顧忌。」

辛人英道：「關於脫離『巫山派』之事，我……我……」

雖然龍潛叫她不必存有任何顧忌，但辛人英仍復有點期期難以出口。

龍潛從語氣中，畧微聽出她心意，吃了一驚，詫聲問道：「賢侄女，你對於脫離『巫山派』之事，還未下定決心麼？你難道不知辛九香業已立意把你嫁給『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

辛人英不等龍潛把話說完，她一咬銀牙，點頭恨恨接道：「原本不知，適才路過『萬花樓』時，方從『花釵公主』長孫艷，與『飛天怪苗』龐翼的密語之中，聽得此訊！」

龍潛道：「賢侄女對於那『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的人品，可有所聞？」

辛人英苦笑道：「我只聽說他是『野人山五毒谷』中的『五毒婆婆』義子想必是個邪派人物！」

龍潛嘆道：「鄔大年人邪還在其次，他因苦煉毒功，身邊經常携有各種毒虫，更因每日必須生啖毒蛇，以致全身都是腥臭之氣，老遠便薰得人掩鼻欲嘔，賢侄女瑤台仙品，怎堪與此人爲偶？」

辛人英銀牙一咬，目中淚光閃閃，幾乎要奪眶泉流而出！

龍潛又道：「適才鼓樂之聲，可能是『十惡神魔』姬紀東，已將鄔大年請來，冷大先生才趕往宮外探看，因鄔大年一來，辛九香可能會逼你與他當夜成親的呢！」

辛人英目中淚光忍不住，化爲兩行淚珠，垂落下來，咬牙嗚咽說道：「承蒙龍伯父暨冷老前輩，如此關切愛護，姪女那有不識好歹之理？」

龍潛聞言喜道：「賢姪女如此說法，是決心脫離『巫山派』這邪惡淵藪的了？」

辛人英點頭道：「我對於『巫山』，雖可脫離，但對於我義母的多年教養深恩，仍所必報！」

龍潛頗爲嘉許地含笑說道：「當然，君子不能忘本，受人點滴，卽應報以湧泉；何况冷大先生與你義母之間，也另有有一段淵源，大破『巫山』，造福武林一舉，雖事在必行，但對於你義母，却必會盡量矜全，不使她遭此刦數！」

辛人英不知「乾坤一筆」冷吟秋與涂天琴，辛九香等「天地雙釵」的恩怨情孽糾纏，遂向龍潛詫聲問道：「我義母極少與『巫山派』以外人物接觸，她老人家與『乾坤一筆』冷老前輩，又有甚麼特殊淵源？」

龍潛側耳細聽，聽得「神女宮」外來人，剛被「金釵令主」辛九香，延入賓館，知道彼此敘話，尙須時間，遂把一筆雙釵之間的三角情仇，向辛人英說了一遍。說完含笑又道：「賢姪女請想，當年之事，雖是你義母不對，但冷大先生旣與她關係特別，怎會不設法留香火之情，更不顧使你們同胞姊妹，起甚鬩牆……」

辛人英不等龍潛話完，便自失聲問道：「我們同胞姊妹……」

龍潛笑道：「我剛才忘了說明一事，你與涂琬，是同胞孿生，你是姊姊，她是妹妹，被『天地雙釵』，一人帶走一個，悉心加以調教，作爲彼此爭勝手段！」

辛人英聽得如夢方醒，皺眉問道：「我和我那涂琬妹子，應該姓甚麼呢？」

龍潛笑道：「我與冷大先生，均無所知，這事恐怕只有你義母辛九香和涂天琴，才會知曉！」

辛人英得知自己與涂琬竟是同胞姊妹，並身世如謎以後，越發心亂如麻！

正在此時，暗影中有人說道：「龍兄，鄔大年是個急色之徒，一聞辛九香要以愛徒招贅之訊，竟立刻就要成親，你與辛姑娘，在此稍待，我要前往『集靈殿』側的靜室之中，援救春蘭姑娘去了！」

由來人的稱謂和語氣之上，一聽便知這發話人，便是名震寰宇的「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大先生。

辛人英聞言之下，心中好生慚急！

慚的是自己一向頗爲自負，如今竟連冷大先生進入「天香閣」，到了身邊，尙且毫無知覺，可見得武功一道，委實深奧如海，絕無止境！

急的則是那「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竟如此下流，不知在「集靈殿」側靜室中代替自己身份的春蘭，會不會……

念方至此，龍潛已向暗影中的冷大先生，低聲問道：「大先生，夏荷姑娘呢？你沒有把她帶回『天香閣』麼？」

冷大先生道：「我已爲夏荷姑娘易容，要她伺機探聽一件事兒，多半安全無慮，龍兄與辛姑娘在此靜候，事不宜遲，我要走了！」

辛人英道：「冷老前輩，晚輩有塊玉珮，請你帶在身邊，以便……」

話猶未了，冷大先生便已知其心意地含笑說道：「不必，不必，辛姑娘大概以爲有了你隨身玉珮，那『小白』『大黑』等兩隻靈猿，才肯聽我的話，其實不外有春蘭姑娘在側我也早就和『小白』『大黑』打過一次交道，異獸通靈，牠們竟頗知順逆好歹的呢。」

語音一了，聲息寂然，這位絕代奇俠，想必已悄然出了「天香閣」外。

「天香閣」內，暫時寧靜無事，那「神女宮」的賓館之中，却人影幢幢，甚爲熱鬧。

深夜大動鼓樂，「金釵令主」辛九香並親自出迎的貴賓，果然是那來自「野人山五毒谷」的「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

這鄔大年約莫二十四五，相貌長得並不難看，但從他身上所散發的那種奇腥之氣，却委實太以難聞，中人欲嘔！

他雖是苗人，却諳漢語，身上穿的，也是一件玄色儒衫，手上並提了一隻大皮袋。

進了賓館，才一落座辛九香便吩咐安排酒宴。

前往「野人山」去邀請鄔大年的「十惡神魔」姬紀東，一旁含笑說道：「鄔老弟極爲嗜酒，菜肴倒無須考究，因爲他隨身帶有他人絕難享受的獨嗜異味！」

鄔大年聽到此處，便伸手從他那玄色儒衫的襟懷之中，取出一件東西，向辛九香含笑展示。

辛九香目光注及，見鄔大年所取出的，是一隻長有六七寸的紫黑大蠍！

她眉頭一皺，微帶詫異的，向「十惡神魔」姬紀東問道：「姬護法，這隻毒蠍，難道就是鄔老弟一向嗜食之物？」

姬紀東點頭笑道：「鄔老弟除了各種奇毒蛇虫，以及人心人血以外，根本不飲食其他飯菜。」

話至此處，鄔大年業已把那隻毒蠍，連尾鉤毒囊，都不摘去地，便自塞入口中，嚼得「吱吱」亂響，腥味四溢！

他一面大嚼毒蠍一面目注姬紀東，軒眉獰笑說道：「姬護法你所說『巫山派』中的『三大公主』，天姿國色，艷絕人寰，怎不請來一見？」

辛九香笑道：「『三大公主』中的『血釵公主』慕容嬌與『玉釵公主』歐陽媚，都出外有事，只有『飛釵公主』長孫艷，現在巫山——」

鄔大年接口笑道：「長孫公主既在，辛令主可否請來，讓我瞻仰瞻仰？」

辛九香微微一笑，尚未答言，姬紀東已在一旁，接口笑道：「長孫公主的居處，不在此地，況已夜深，明日再相見吧。」

鄔大年聞言，兩道粗黑濃眉便立刻皺結一起！

姬紀東知道這「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的性情極怪，喜怒無常，見他神色已然不悅，遂趕緊陪着笑臉說道：「鄔老弟，我有樁特別佳音，要向你報告，並致賀意！」

鄔大年這時已把那隻毒蠍完全嚼嚥下，喝了半杯酒兒，從雙目中閃射出烱烱碧芒，盯着姬紀東，獰笑叫道：「姬護法，你要知道『野人山五毒谷』中，金銀財寶，堆積如山，鄔大年不憚違誓遠來，顧意帮助辛令主，制服百派，完成霸業，究竟爲的甚麼？——」

姬紀東不等鄔大年話完，便即笑道：「我當然知道，老弟是一不圖名，二不圖利，所圖的只是一個『色』字！」

鄔大年毫不忸怩地點點頭說道：「對了，我久聞『巫山』辛令主座前的『三大公主』，豔色無雙，希望辛令主，不吝見賜一位，並在『九龍百派大會』之上，使我能嚼上幾顆絕頂豪傑的腹中心肝，飲上幾杯蓋代英雄的頸中碧血！」

辛九香似乎頗爲欣賞鄔大年的凶殘語氣，聽得連連點頭！姬紀東也含笑說道：「鄔老弟不要着急，辛令主知道你英雄好色，極爲賞識，打算給你一個更進一步的優待辦法！」

鄔大年急急問道：「什麼叫做更進一步的優待辦法？」

姬紀東笑道：「長孫豔、歐陽娟、慕容嬌等『三大公主』雖已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但在『巫山派』中，却還稱不上『絕色』二字！」

鄔大年聽出了姬紀東的言外之意，目閃碧芒，軒眉問道：「我懂得了，姬護法是說『巫山派』中，有比『三大公主』更爲美豔的絕代佳人？」

姬紀東才一點頭，鄔大年便注目問道：「姬護法，你所說的這位絕代佳人是誰？」

姬紀東因已獲得辛九香的示意，遂滿面含笑地應聲答道：「就是辛令主的義女，又兼衣鉢傳人的辛人英姑娘，她無論在容貌，或武功方面，都要比『三大公主』更上一層樓的了！」

這位鄔大年倒不好意思說甚過份之言，只是望着辛九香，癡癡發笑。

辛九香親自執壺，替鄔大年斟滿了面前酒杯，含笑說道：「鄔老弟，只要你『折箭爲誓』，今後對我盡力効忠，我便把義女辛人英許配，招你入贅『巫山』，以爲快婿！」鄔大年聞言，目光凝注在辛九香的臉上，慢慢伸手入懷！

辛九香因尚摸不透這「五毒郎君千蛇手」的脾氣，見他伸手入懷，動作怪異，倒有點莫明其妙地，微起戒意！

鄔大年縮出手兒，室中腥味更甚！

原來他竟從懷中摸出了一條毒蛇！

這條蛇，長雖只有一尺三四，但却五色斑爛，頭平如鏟，令人一望而知，是條極爲罕見的，兇惡異種毒物！

姬紀東起初也不明白鄔大年伸手入懷之意，如今見他取出這條蛇，方自恍然大悟地，向辛九香含笑說道：「令主，你要鄔老弟『折箭爲誓』，對你効忠，他却願意更進一步地向你來個更隆重的『斷蛇爲盟』！」

他的話兒剛完，鄔大年業已雙手握着那條五色毒蛇，站起身形，向辛九香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朗聲說道：「鄔大年自今開始，對『巫山派』辛令主矢誠効忠，倘若心不應口，有如此蛇！」

話完，雙手分處，「卡察」一聲，硬將那條五色毒蛇，拉成兩截，並投入口中，連皮帶骨，嚼爛吞下腹去！

辛九香見狀，頗爲快慰地舉起酒杯，向鄔大年點頭笑道：「好，從現在開始，我便承認你是我義婿！」

鄔大年奉陪辛九香，乾了一杯酒，側顧姬紀東問道：「姬護法，辛人英何在？」

姬紀東伸手向賓館之外，指了一指說道：「就在這賓館左側的『集靈殿』後的靜室之內！」

鄔大年涎着臉兒笑道：「我們苗人性急，令主既已許婚，我……我便想當夜成親！」

辛九香聞言，不禁雙眉一蹙，微作沉吟，未曾立即答話。

鄔大年見辛九香未加允諾，方自目射詫芒，又待啓齒，辛九香業已向他笑了一笑，緩緩說道：「鄔老弟，我已當面許婚，英兒便是你的人了，何時成親，均屬無妨，但那丫頭臉皮甚薄，你若過於操切，恐怕……」話猶未了，鄔大年便恍然大悟，向辛九香含笑問道：「辛令主是怕辛人英姑娘會嫌我過份急色麼？」

辛九香不便直承，遂畧爲轉了一個彎子，點頭答道：「那丫頭的脾氣，因我自幼寵縱，委實倔强得很！」

鄔大年笑道：「不要緊，不要緊，令主不必多慮，無論對多麼倔强的烈女貞娥，我都有法制服，可以和她立成好事！」

這幾句話兒，又把辛九香聽得雙眉微蹙，臉上訕訕地，太以不是意思！

因爲辛九香聽得出，鄔大年的語意之中，是想施展甚麼淫邪藥物。

自己爲辛人英之師，又兼義母，更是「巫山」一派之主，倘若點頭答應，聽任鄔大年去用藥物迷姦自己的義女愛徒，未免太不像話！但若不允，像鄔大年這等化外兇人，極可能不通人情地立即拂袖而去！

她正在左右爲難，那「十惡神魔」姬紀東，已自看出端倪，陪笑說道：「今已夜深，令主最好安寢，好在既已許婚，令主只准我鄔老弟便宜行事即可！」

辛九香無可奈何，只得點了點頭，目注姬紀東，緩緩說道：「好，關於這件事，我交給姬護法全權處理，便宜行事，但除了英兒性情倔强，貞烈過人以外，還要注意『小白』、『大黑』等兩隻靈猿，會衞主情殷地，有甚異動。」

姬紀東點頭應諾，一一記下。

辛九香委實坐不下去，遂以一種訕然神情，離座起身，向鄔大年畧打招呼，便自出了賓館，回轉寢宮而去。

鄔大年送走辛九香，向姬紀東搖了搖頭，詫然說道：「姬護法，這位辛令主，有點奇怪，她願把辛人英姑娘許配我，怎麼在神情方面蹩蹩扭扭地不高興呢？」

姬紀東笑道：「令主不是不高興，而是有點不好意思！」

鄔大年道：「爲什麼不好意思？是要她的義女作新嫁娘，又不是要她自己作新娘！」

姬紀東失笑道：「漢人習俗不同，令主若是目睹鄔老弟對她義女，施展藥物未免有些難堪……」

鄔大年接口道：「難堪甚麼？男女成親之事，不過把生米煑成熟飯而已，施展藥物與否，便等於用柴生火，或是用炭生火，根本毫無關係！」

姬紀東自然不願和他辯論，笑了一笑，目注鄔大年問道：「鄔老弟，令主已命我全權處理，便宜行事，你打算怎樣進行？」

鄔大年正欲發話，忽又想起一事，向姬紀東揚眉叫道：「姬護法，令主方才所說的『小白』、『大黑』，是甚麼東西？」

姬紀東道：「是辛人英姑娘所豢養的兩隻靈猿，鄔老弟前往『集靈殿』後靜室，與辛姑娘成親之際，頗需防範牠們有所搗亂！」

鄔大年獰笑說道：「這個還不容易，我隨便派上一條蛇兒，把那兩隻猴子，咬死算了！」

姬紀東連搖雙手說道：「不行，不行，一來『小白』、『大黑』等兩隻靈猿，刀槍不入，力大無窮，絕非容易對付。二來牠們又是辛人英姑娘愛如性命之物，老弟若將其殺死，閨房之中，必然有罪受呢！」

鄔大年皺眉道：「區區兩隻猴子，倒不會厲害到何等地步，但辛人英姑娘異常珍愛，却又不宜傷損，姬護法認爲應該怎辦，才是上策？」

姬紀東畧一沉吟，軒眉說道：「我先去假傳令主的口諭，命辛人英姑娘，將『小白』、『大黑』遣回『聚泉峯』的『江風小築』，不許留在此間。她若肯聽，自然最好，辛姑娘萬一有甚違拗，便索性暗用迷香，把一人二獸，都給迷倒，讓老弟爲所欲爲如何？」

鄔大年面含獰笑地點了點頭，又從懷中摸出一條紫黑蜈蚣，當作佐酒佳肴，入口大嚼！

「十惡神魔」姬紀東雖然也是窮兇極惡之人，但對鄔大年這種以「五毒」爲糧，生吞活嚼的舉措，看得也有點噁心！

他遂站起身形，向鄔大年抱拳笑道：「對不起，鄔老弟請獨自飲酌幾杯，我到辛人英姑娘靜室走走。」

鄔大年向身邊侍立的一名年輕侍女，看了一眼，獰笑說道：「姬護法去辦事吧！我會叫姑娘，陪我慢慢喝酒！」

說完，突伸右手，一下便把那名侍女的纖腰摟住，抱向懷中。

那名侍女早就被鄔大年的一身奇腥氣息，薰得皺眉欲嘔，何況又看見他懷中盡是些蜈蚣毒蠍之類，自然驚得花容變色，力加撐拒！

誰知不撐拒還好，這一加撐拒之下，更爲觸發

鄔大年的野性，竟索性一手緊緊摟住那名侍女纖腰，另一手則把她衣裙，亂撕亂扯！

轉瞬之間，那名侍女便已淚跡糢糊，春色無邊地，近乎全裸！

姬紀東既不便對鄔大年加以阻止，遂趕緊搶步走出這賓館密室。

就在他走出賓館，行約兩三丈時，又聽得賓館中，傳出一陣鄔大年的懾人厲笑，和那侍女的悽厲悲號！

姬紀東搖了搖頭，自語說道：「這位鄔老弟放縱胡鬧得太過份，如今用人之際，辛令主雖可儘量容忍，但『九龍百派大會』之後，『巫山』霸業一成，恐怕……」

說到「恐怕」二字，姬紀東不禁又搖了搖頭，截口不語。

進入「集靈殿」，那兩名香主，彷彿酣夢初醒，無精打彩地叫了聲「姬護法」，向姬紀東雙雙參見。

姬紀東見了他們的倦眼惺忪模樣，不禁冷冷一哼，沉聲說道：「令主交代你們的職務，是何等重要？你們有幾個腦袋，竟敢貪睡？」

那兩名香主也不知自己怎會昏睡，以及怎樣醒來，只有低頭愧恧，不敢申辯。

姬紀東也懶得再申斥他們，只走到殿後靜室門外，伸手輕叩。

靜室之中，假扮辛人英的春蘭，以一種低沉的語音問道：「何人？何事？」

這是最簡單的問話，免得萬一被姬紀東在語音之中，聽出甚麼破綻？

姬紀東笑道：「老朽姬紀東，奉令主之命請辛姑娘將『小白』、『大黑』等兩隻靈猿，遣回『江風小築』，免得又在此生事，令主就不便再復廻讓的了！」春蘭低聲答道：「遵命！」

這「遵命」二字才出，靜室門戶便啓，一白一黑兩條矯捷猿影，宛如電掣星馳般，一閃便逝，向「聚泉峯」方面奔去。

姬紀東那裏知道春蘭是得了高明指敎，特意把「小白」、「大黑」放回「江風小築」，去向龍不潛等，通報訊息，還以爲奸計得售心中好不高興。

他一面高興，一面向靜室之中，含笑說道：「辛姑娘明日尚須拚鬥強敵，請好好用功歇息，老朽告退！」

春蘭佯作餘怒猶存地，悶聲未答，對姬紀東的告別之語，不加理會。

姬紀東向靜室之中，扮出一副獰惡笑容，然後便轉身離去。

回到賓館之中，尚未進入內室，便覺血腥氣味，刺鼻欲嘔！

姬紀東大吃一驚，趕緊電閃身形，雙掌護胸地，闖入室內。

入室一看，適才那名侍女，上身全裸，下身也只穿了一條褻褲，竟告屍橫就地。

她胸前有了一個碗大血洞，鮮血汩汩而流，滿地盡污，自使這棟賓館精舍之中，充滿了入鼻作嘔的難聞血腥氣息！

姬紀東莫名其妙地，向這位神色獰惡可怖的「五毒郎君千蛇手」問道：「鄔老弟，這……這是怎麼回事？」

鄔大年獰笑道：「這丫頭不識抬舉，我要她脫光衣服，陪我喝酒，她竟不肯，要她上床，她也不幹，遂使我惱起火來，乾脆把她來個開膛破腹，吃了顆新鮮人心！」

說到此處，舉起杯來，喝了一大口酒兒，連着嘴中咀嚼的殘餘人心，「骨」的一聲，嚥下腹去，並舐舐舌兒，彷彿美味已極。

姬紀東眉頭雖蹙，却仍然帶着滿面笑容，點頭說道：「原來如此，我且把這不識抬舉丫頭的屍體拖走，免得留在此間，敗了老弟酒興……」

他一面說話，一面便待付諸行動，把那侍女屍身，拖出室外。

鄔大年叫道：「姬護法且慢，這屍首動它不得！」姬紀東聞言之下，方自一愕，鄔大年突又移轉話頭，向姬紀東問道：「姬護法，你前往辛人英姑娘處，假傳辛令主口諭的結果怎樣？」

姬紀東笑道：「結果相當圓滿，辛人英姑娘業已遵命把『小白』、『大黑』等兩隻異種靈猿，遣回所居『聚泉峯江風小築』去了！」

鄔大年異常高興地怪笑說道：「妙極，妙極，我們立刻就去『集靈殿』吧！我委實急於瞻仰那位辛人英姑娘，有甚麼樣絕代姿容，天人風采？」

姬紀東見他邊自說話，邊自站起身形，不禁指着鄔大年那滿嘴滿腮的淋漓血漬，暗蹙眉頭，低聲說道：「鄔老弟，你這樣去會辛姑娘麼？是否先把臉上血漬……」

話音未畢，鄔大年已訕然一笑，取過一條雪白面巾，在臉上胡亂抹擦。

等他把那條雪白面巾，抹成赤紅色污穢不堪之際，姬紀東突然想起一事，指着地下的侍女遺屍，詫然問道：「老弟，你適才『這屍身動它不得』之語，却是何意？」

鄔大年丟下面巾，怪笑答道：「因爲屍體內還有東西，那東西性情極暴，厲害無比，除我以外，誰也制服不了，姬護法若加拖動，萬一受了誤傷，

豈不令我愧恧？」

姬紀東號稱「十惡神魔」，不單功力極高，身邊並有多種厲害用物！聞言之下，不禁雙眉一挑，目閃厲芒道：「哦，這屍首之內，究竟藏有甚麼樣的厲害東西？我倒要瞻仰瞻仰！」

鄔大年也聽出姬紀東畧有不悅之意，遂微含歉意說道：「姬護法神功絕世，當然不會怕這東西，我是生恐你在失神未備之下，被牠妄加冒犯，有所得罪而已！」

姬紀東聽他這樣說法，自然不再計較，向鄔大年含笑道：「鄔老弟莫要誤會，我不是存心芥蒂，只是想看看屍中所藏的是什麼罕世之物，以滿足我的好奇意念！」

鄔大年目注地下那具豔裸女屍，畧一頷首，對姬紀東含笑說道：「好，我把牠叫將出來，給姬護法看看，但我這小花兒，在外行人……」

說到「外行人」三字，忽又發現語病，趕緊頓住話頭，改口笑道：「在一般不明瞭牠所具威力的陌生人看來，對我這小花兒，是未必看得起眼的呢！」話完，怪笑叫道：「小花兒，你把這丫頭的腦髓服乾了麼？怎的還不出來？」語音了後，口中又吹出一聲尖銳異響！

姬紀東由於鄔大年「吸乾腦髓」之語，知道所謂「小花兒」，是藏在女屍頭部，遂把目光凝注向屍頭部位！

果然，隨着鄔大年所吹的尖銳異响，從女屍鼻孔之內，慢慢拱出了一條蛇來！

蛇能從鼻孔拱出，其細小可知，長才尺許，蛇身最粗之處，也不過僅如人指。

這蛇兒雖頗細小，却有異處！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牠特尖特長，看去十分堅利的錐形長鼻！

其次，便是色澤！

這條尖鼻小蛇，身具五色，由頭開始，順序而下，是「紅，黃，藍，白，黑」，彷彿由五個不同的色澤的環節組成！

姬紀東目光注處，看得「嘖嘖」稱奇地，向鄔大年揚眉問道：「姬老弟，這是什麼蛇兒？慢說是看，我連聽也不曾聽過！」

鄔大年得意笑道：「五花虺……」

「五花虺」三字方出，勁風颯然，密室窗間，突然射進了一條紅影！

不論是「十惡神魔」姬紀東，抑或「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都以爲這綫紅影，是敵人所發的什麼暗器？

憑他們的修爲火候，和耳目之力，居然聽任敵人欺近密室窗外，毫無所覺，則這敵人必是超羣拔俗的一流好手！

如此厲害，如此高明的敵人所發暗器，也一定厲害無比！

故而，姬，鄔二人，急縱避開，那隻紅鳥並未追撲，只是向那方從侍女屍鼻孔中鑽出的「五花虺」飛去！

姬紀東「咦」了一聲，說：「這……這是什麼鳥兒？」

鄔大年冷年笑道：「這叫『送死鳥』……」

「送死鳥」三字，剛剛出口，鄔大年臉色突變，右掌倏揚，「呼」然凌空擊出！

原來鄔大年適才還誇稱厲害的「五花虺」，如今竟被紅鳥輕輕易易地，一下便啄住七寸，啣在口內，絲毫未加反抗！

「嘩啦……」

鄔大年掌風到處，雖把密室牆壁，震得倒塌半邊。

但那隻紅鳥，却似毫未受傷，仍然啣着軟綿綿，奄搭搭的「五花虺」，從呼然銳嘯的掌風之中，循來路飛出窗外！

這時，鄔大年伸手入懷，剛想摸取什麼惡毒之物，但那血紅鳥影，却已電疾而逝！

鄔大年隨後穿窗而出，空庭寂寂，那裏還看得見紅小鳥和「五花虺」的半點蹤影？

這一來羞怒交迸之下，可氣壞了這位苗疆兇人「五毒郎君」！

鄔大年瞪圓了兩隻充滿紅絲的怪眼，把一口獠牙，挫得山响！

他憤無可洩之下，又摸出一隻毒蠍，送入口中，狠狠亂嚼！

姬紀東也不敢對鄔大年再加刺激，只得靜立一旁，任他發洩！

鄔大年把那隻毒蠍嚼完，方轉過面來，向姬紀東厲聲問道：「姬護法，剛才那隻血紅怪鳥，是你們『巫山派』，何人所豢？」

姬紀東苦笑道：「此物決非『巫山派』人物所豢，因爲我從未見過。」

鄔大年獠牙又挫，以一種相當鄙薄的神色，「哼」了一聲說道：「這賓館是『神女宮』中重地，竟聽任一隻不知來歷的怪鳥，隨意出入，你們『巫山派』，何必還妄想什麼稱尊宇內，霸視江湖？」

姬紀東委實覺得這位「五毒郎君千蛇手」，太以傲暴狂妄，遂淡淡笑了一笑，雙眉微揚，看着鄔大年，緩緩說道：「鄔老弟，你不要怪『巫山派』防守不嚴，要知若想防阻一個不知來歷之人，胡衝亂撞，或許不太困難，若想防阻一隻鳥兒，却恐不

太容易……」

鄔大年雙眉才挑，姬紀東又復嘆道：「可惜，可惜……」

這兩聲「可惜」，把鄔大年弄得如墮五里霧中，詫然問道：「姬護法，你……你可惜什麼？」

姬紀東道：「可惜老弟那條厲害無比的『五花虺』，不知是吃得太飽，懶於動彈？抑或怪鳥來勢太疾，不及招架，才被怪鳥啣走，未曾發揮威力！倘若『五花虺』能把怪鳥咬住，鄔老弟便不會大發雷霆，連房舍也一併毀却！」

這番話兒，語語如刀，好不厲害，足見姬紀東的口才犀利！

鄔大年無話可答，連想發狠都發不起來，只得指着那半堵被他掌力擊塌的密室頹牆，滿面通紅，窘然說道：「我適才出手，魯莽了些，這堵牆，由我負責修復……」

姬紀東「哈哈」大笑，又換了副極親熱的神色，經拍鄔大年的肩頭說道：「鄔老弟，你這話，未免說得太以生分，應該受罰，辛令主不單把你待若上賓，並以義女愛徒招贅，將來連『巫山』基業，都可能付你執掌，那裏還會吝惜一堵牆呢？」

說至此處，頓住話頭，把語音放得更低地，向鄔大年含笑說道：「但鄔老弟可以由此想見，以你掌力之雄，把堅厚牆壁，都擊塌半堵，倘對那隻血紅怪鳥，未曾傷及，則巫山派下，一般酒囊飯袋之徒，更對牠無可如何，難於防止牠胡衝亂撞了！」

忽捧，忽嘲，忽冷，忽熱，這番話兒，着實把鄔大年聽得啼笑皆非，窘慚已極！

姬紀東知他業已受够，遂又把神色語調，放得極爲平和地含笑說道：「鄔老弟不必再煩惱了，你有『千蛇手』之號，損失一條『五花虺』，不算什麼，巫山派富堪敵國，塌了區區一堵牆，更是不值一提，老弟還是前往『集靈殿』中，作新郎吧！」

提到「作新郎」一事，鄔大年果然氣惱全消，從目中閃射出色慾光輝，向姬紀東含笑問道：「姬護法，我如今已可前往『集靈殿』，和辛人英姑娘，成親了麼？」

姬紀東笑道：「當然可以，『小白』『大黑』等兩隻相當厲害的衞主靈猿，業已被我設計遣走，如今就看老弟怎樣使那脾氣相當倔强的辛人英姑娘，對你服貼了呢！」

鄔大年笑道：「這一點沒有問題，我有『靈蛇交泰散』，先用來和辛姑娘，把生米煑成熟飯再說吧！」

姬紀東自身是兇邪，自然知道所謂「靈蛇交泰散」，是一種極淫藥物，遂在閑言之後，向鄔大年點頭含笑說道：「鄔老弟有此妙藥，當然成功，但辛姑娘獨處靜室，可能茶水不進……」

鄔大年不等姬紀東的話完，便頗爲得意地接口獰笑說道：「不要緊，不要緊，我這『靈蛇交泰散』，與一般所用，大大不同，根本無需下在茶水酒菜之內，姬護法且隨同前來看我怎樣施展便了！」

姬紀東點頭道：「好，我送老弟入了洞房之後，再復前去睡覺便了！」

鄔大年獰笑一聲，遂與姬紀東走出這間業已被他有所毀損的賓館靜室。

辛九香早已下諭令，對這位「五毒郎君千蛇手」，儘量優容，何况還有「十惡神魔」姬紀東，在旁隨行，所經之處，凡遇「巫山」弟子，自然都對他禮貌十分恭敬！

鄔大年見狀，頗爲高興，向姬紀東點頭含笑說道：「姬護法，你在『野人山五毒谷』中，對我所說的話兒，果然不錯，辛令主和她手下人物，確對我甚爲禮敬……」

說到「禮敬」二字，語音便頓，以一種赧然神色，繼續說道：「但人家對我『禮敬』，我却旣殺死了一名侍女，又擊塌了一堵牆壁，眞是有點不好意思！我應該怎樣……」

姬紀東邊行邊自接口笑道：「這有什麼關係？辛令主不會計較這些，鄔老弟只要在卽將舉行的『九龍百派齊拜金釵』大會之上，多殺幾個與巫山作對的自命俠義人物，辛令主便欣喜不盡的了！」

鄔大年目射兇芒，頷首笑道：「姬護法不妨轉告辛令主，我準備以一百副俠義人物心肝，作爲對『巫山派』號令武林，稱霸江湖的道賀禮物！」

姬紀東笑道：「老弟想得妙極，這份一百副俠義人物心肝的賀禮，送得太以高明，對於辛令主來說，是重於隋珠趙璧，金山銀海的了！」

說話之間，業已走到「集靈殿」後，姬紀東指着那間靜室，向鄔大年以「蟻語傳聲」功力，悄然發話說道：「鄔老弟，這就是辛人英姑娘所居靜室，你若想立刻乘龍，成其好事，便該施展你那神妙異常的『靈蛇交泰散』了！」

鄔大年點了點頭，從懷中取出一包藥粉，和一隻毒蠍，並把那粉紅色的藥粉，塗在毒蠍身上。

等他把藥粉塗完，毒蠍已變得全身粉紅，色澤十分艷麗！

姬紀東看得正覺好奇，鄔大年已把那隻粉紅色毒蠍，輕輕放在地上。

毒蠍似受訓練，下地以後，立卽毫無聲息地向密室爬行，並沿牆而上，從壁頂簷縫之中，悄然進入密室！

姬紀東以「蟻語傳聲」嘆道：「鄔老弟這種毒

蠍傳送藥粉之舉，委實是我見所未見之事！但不知道……」

鄔大年不等姬紀東話完，便自接口也以「蟻語傳聲」功力，獰笑問道：「姬護法不知什麼？是不是不知這種傳送藥粉舉措的效驗如何？」

姬紀東方自笑了一笑，那密室之中，業已傳出一種嬌慵不勝的呻吟聲息！

鄔大年得意地笑道：「姬護法聽見沒有？這種呻吟聲息一經傳出，便是『靈蛇交泰散』業已發揮了它的神奇效驗，辛姑娘正春情如火，嬌慵不勝地，聽憑我蜜愛輕憐，隨意擺佈了！」

姬紀東道：「既然如此，老弟就快點進去，鳳倒鸞顛，完成你心願了吧！」

鄔大年獰笑道：「那是當然，辛姑娘既中『靈蛇交泰散』毒力，除非和我好合，陰陽一調，其厄自解以外，必被慾火煎心而死……」

他是一面滿臉獰笑的得意自語，一面便舉步向靜室中走去。

姬紀東忽然叫道：「鄔老弟且慢！」

鄔大年聞聲止步，扭轉頭來，向姬紀東投過一瞥詫異不解神色。

姬紀東低聲笑道：「我要提醒鄔老弟一下，辛人英姑娘，與一般女子不同，她是本派辛令主的心愛義女，和衣鉢傳人，自幼便備蒙寵慣嬌縱，脾氣特別驕傲，你對她可不能像對待一般……」

鄔大年不等他再往下說，便微笑擺手，截斷姬紀東的話頭道：「姬護法不必叮囑，我決不會再把辛姑娘的心肝臟腑，挖出吃掉，只要她的姿色，眞能像姬護法所說的閉月羞花，傾城絕代，我一定甘侍妝台，從此便乖乖對辛令主効忠，作她的乾女婿了！」

姬紀東聽他作了如此承諾，方自放下心來，對鄔大年含笑揮手。

鄔大年得意一笑，身形微閃，便自進入那靜室之內。

姬紀東本來想走，但心念略動，却又駐足傾耳地，想聽聽室內動靜？

果然，不久以後，那靜室之中，便有男歡女愛的神秘聲息傳出。

姬紀東知曉好事已諧，不禁微微笑了一笑，欲待轉身離去。

誰知他身形才轉，耳邊突然聽得有人用「蟻語傳聲」悄然叫道：「姬護法……」

姬紀東吃了一驚，展目四顧，發現竟是執掌「巫山派」無上權威的「金釵令主」辛九香，站在兩三丈外的暗影之內。

他見是辛九香，趕緊搶步走過，一抱雙拳，陪笑問道：「令主怎麼還未安寢？」

辛九香道：「我不知怎的，竟然心神不寧，適才賓館中，又有房屋倒塌之聲，却是怎麼回事？」

姬紀東不敢隱瞞，只得把自己怎樣假傳口諭，遣去「小白」「大黑」兩隻靈猿，回到賓館中，發現鄔大年怒殺侍女，生嚼人心，並以腦髓餵饗「五花虺」，被血紅怪鳥，飛來啣去，鄔大年發掌風毀牆等情，向辛九香仔細說了一遍。

辛九香靜靜聽完，目中精芒電轉地，向姬紀東軒眉說道：「殺人、毀屋，都是小事，但那隻血紅怪鳥，却是那裏來的？」

姬紀東苦笑道：「此事確實可疑，但鳥兒脅有雙翅，與人不同，根本無法追查，只好請令主以『金釵大令』傳諭本派所有弟子，在『巫山』左近，一發現任何可疑人物，便立卽飛報！」

辛九香點頭道：「那是當然，我並主張對『神女宮』中，也澈底排搜一下……」

語音至此微頓，指着靜室，目注姬紀東，悄聲問道：「這兒的事，怎麼樣了？」

姬紀東笑道：「沒有問題，鄔老弟用了『靈蛇交泰散』如今他與辛姑娘正……」

說至「正」字，不好意思再說着下去，遂改了語氣說道：「他們二人，如今大概是已諧好事的了，不過……」

辛九香問道：「不過甚麼？姬護法爲何有點吞吞吐吐，不直接說將出來？」

姬紀東一皺雙眉，把語音放得極低地，向辛九香悄悄說道：「據我所知，凡中『靈蛇交泰散』，雖然一經好合，命便無虞，但是男，男虧元氣，是女，女損眞陰，只怕對於明日午正，辛姑娘拚鬥强敵之事，不無妨碍？」

辛九香點了點頭，從臉上浮現一絲相當陰冷的獰笑說道：「姬護法講得不錯，但我如今的念頭已變，對於明日午正之事，不求勝了！」

姬紀東微感驚訝地，目注辛九香，雙眉一蹙，詫然問道：「據屬下所知，令主與涂天琴之間，久經惡鬥，未見勝負，雙方都把希望放在傳人身上，怎麼令主竟又……」

辛九香不等姬紀東再往下說，便自冷冷「哼」了一聲，咬牙說道：「姬護法是出外方歸，故而不知辛人英那丫頭，爲了對龍不潛暗有情愫，竟殺死林護法，起下叛我之念……」

姬紀東靜聽辛九香說至此處，不禁吃了一驚，失聲接道：「辛姑娘誤殺林護法之事，我已聽人說過，但却未見得會有背叛令主之心吧？」

辛九香冷笑道：「我的看法，不會有錯，姬護



鄔大年忿然凌空發掌，雖把密室牆壁震塌，但那「血靈鷄」却似毫未受傷，仍啣着軟綿綿的「五花虺」破窗飛去。

法請想，在如此情況之下，我還期望她明日有所作為，替我賣命苦戰，鬥勝涂琬麼？」

姬紀東方自「哦」了一聲，辛九香雙眉剔處，目射寒芒又道：「我不但不想她勝，並巴不得她明日午正，能死在涂天琴之徒涂琬手中，故而對她今夜是否耗損眞陰，減弱功力，便根本不在意了！」

姬紀東道：「令主，你說甚麼？你竟希望辛姑娘在明日一戰中……」

辛九香獰笑道：「事過今夜，辛人英與『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已是夫妻關係，她若死在涂琬手中，鄔大年非和俠義道拚命不可，他身後那份靠山，也可能引來『巫山』，我們的武林霸業，便十分牢固的了！」

姬紀東聞言，方知辛九香因羣俠方面，聲勢不弱，功力並遠比預料高明，遂覺「巫山」逞雄霸業，不太十分安穩，想再把鄔大年的靠山引來，增強實力！

說明就裏，姬紀東便好生佩服地，向辛九香一挑拇指，含笑說道：「令主深謀遠慮，令屬下好生佩服，但鄔大年身後靠山，是『五毒婆婆』妹子，名叫『鳩盤羅刹』，此人功力極高，但昔年曾對神尼立誓，永遠不來中原……」

辛九香接道：「我久聞『鳩盤羅刹』功力，要高於她姊姊『五毒婆婆』，遂早定錦囊妙計，不怕她不來中原，讓那羣俠義道，嘗嘗她『鳩盤蛇拐』，和『羅刹血罡』的特殊厲害！」

姬紀東問道：「令主有何錦囊妙策，可以一定把『鳩盤羅刹』邀來？」

辛九香笑道：「簡單得很，就是造謠二字！」

姬紀東不解其意道：「造謠？這謠是怎樣造法？」辛九香道：「我們就說『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業已在此遭人毒手，死在『乾坤一筆』冷吟秋的『乾坤筆』下！」

姬紀東撫掌讚道：「好主意，好主意，那位『鳩盤羅刹』性如烈火，準是一聞此訊，定會怒發如狂地，來為她師侄鄔大年報仇雪……」

「報仇雪恨」一語中的最後一個「恨」字，尚未出口，姬紀東又已有所憂慮地一皺雙眉，目注辛九香道：「令主這『造謠』之計，雖然定可激令『鳩盤羅刹』前來，但她來此以後，若是發現事屬子虛，鄔大年安然健在，豈不大發雷霆，不甘受騙的火冒三千丈麼？」

辛九香向這位「十惡神魔」看了一眼，含笑得意說道：「姬護法怎麼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我們派去向『鳩盤羅刹』，傳散謠言之人，又不打着本派旗號，『鳩盤羅刹』雖然不甘受騙，也無法怪到我們頭上！」

姬紀東「哦」了一聲，表示服佩地連連點頭笑道：「對，對，還是令主神機妙算，但『九龍百派齊拜金釵』大會，就在目前，時間方面，是否會嫌倉促？……」

辛九香搖頭笑道：「時間方面，決來得及，因為『鳩盤羅刹』不是住在遙遠的『野人山』，而是住在『四川』邊境的『大雪山』內，何況『飛天怪苗』龐護法所豢『蛇虬』，尚有一隻，去時，可以用『蛇虬』載人，瞬刻千里，只要『鳩盤羅刹』，得訊趕來，定會於年前趕到，為『乾坤一筆』冷吟秋，『天堂金釵』涂天琴等，添名罕世強敵！」

姬紀東道：「本派實力，原已堅強，如今再加上『鳩盤羅刹』，和鄔大年等兩個曠代高手，委實足以掃蕩『九龍百派』，並盡誅異己，唯我獨尊的了！」

辛九香獰笑道：「不但如此，我為了慎重起見，又把歐陽娟、慕容嬌派出，去邀請兩位久隱遁世的高明人物，來此與會，壓陣助威！」

姬紀東問道：「歐陽和慕容公主請的是誰？」

辛九香道：「歐陽娟走得遠些，是去『烏蒙山森羅峽』中，邀請『玉面修羅』柳少陽，慕容嬌則去『邛崍』，邀請那位一切舉措都帶點森森鬼氣的『邛崍冥聖』韓元振。」

姬紀東聽完之後，欲語又止，兩道眉頭，深深皺結一處！

辛九香見了他這副神情，「咦」了一聲，向姬紀東詫然問道：「姬護法怎麼有點不以為然？莫非你認為『玉面修羅』柳少陽，和『邛崍冥聖』韓元振的修為功力，尚不夠在『九龍百派拜金釵』會上，助威壓陣麼？」

姬紀東搖頭道：「屬下久知柳少陽與韓元振二人，均各擅奇技，功力通玄，怎會有嫌他們修為不夠之想？」

辛九香道：「既然如此，姬護法為何把眉頭深皺，流露出滿面憂色？」

姬紀東苦笑說道：「令主處理一切事務，向極高瞻遠矚，這次邀請四位兇神惡煞之前，可曾考慮到『請神容易送神難』麼？」

他的語音一了，辛九香的臉上，便流露出一種得意獰笑！

姬紀東道：「令主……」

他本想有所詢問，但忽然覺得辛九香的臉上笑意，太以陰毒兇獰，遂恐觸其忌諱，截住話頭，不曾再問下去。

辛九香臉上的陰毒笑容漸泯，向姬紀東點了點頭讚許說道：「姬護法有見於此，確是老謀深算，但這種問題，早已在我顧慮之中，也預先籌定了應付策略，不會有甚煩惱……」

話方至此，突然聽得有人從「萬花樓」方面，疾奔而至！

姬紀東「咦」了一聲，目注聲息來處，寒着臉兒叱道：「令主大駕在此，誰敢無禮亂闖？」

一條人影，掠空而至，赫然竟是「巫山派」中的另一護法，「飛天怪苗」龐翼！

姬紀東是久經大敵之人，一見龐翼那種張皇神色，便知出了重大變故！

這時，龐翼見了辛九香和姬紀東，自然止住腳步，向他們見禮說道：「屬下參見令主，姬兄已自『野人山』回來了麼，那位『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曾否請到？」

姬紀東伸手向這「集靈殿」後的靜室一指，得意揚眉笑道：「鄔老弟業已請來，如今正在這間靜室之中……」

龐翼聞言之下，臉色更變，不等姬紀東話完，便自急急問道：「室中只有鄔老弟一人麼？還是另有別人也一同……」

辛九香道：「龐護法不是知道我以辛人英招贅鄔大年之意麼？如今，他們兩人，就在這靜室之中，免卻禮儀，完成花燭！」

龐翼皺眉道：「令主，恐怕錯……錯了……」

辛九香詫道：「錯了？錯在何處？龐護法難道認為我不應該以辛人英來招贅鄔大年麼？」

龐翼囁嚅道：「屬下不是認為不應該以辛人英姑娘，招……招……贅鄔大年老弟，只……只是認為如今在靜室之中，與……與鄔老弟成……成親的，未……未必是……是辛人英姑娘？」

辛九香越發奇詫問道：「龐護法此話怎講？」

姬紀東也在一旁問道：「龐兄認爲在這靜室中與鄔老弟成親之人，不是辛人英姑娘却是誰呢？」

龐翼道：「可能是長孫公主？……」

辛九香「咦」了一聲，把兩道銳利目光，盯在龐翼臉上，揚眉問道：「龐護法何出此言？長孫公主難道不是和你在一起麼？」

龐翼聽辛九香這樣說法，遂知自己與「花釵公主」長孫艷的勾結成姦情事，早爲這位「金釵令主」所知，不禁紅着臉兒，期期答道：「長孫公主正是與屬下同在『萬花樓』中，因聞得樓下似有異響，下樓察看，竟是一去不回，失却蹤跡。」

辛九香失聲道：「會有這等事麼？龐護法怎麼不……」

龐翼接口道：「屬下候了片刻，未見長孫公主回轉『萬花樓』中，遂心內生疑地，也自下樓察看，誰知才下『萬花樓』，便發現一樁奇事！」

姬紀東道：「甚麼奇事！」

龐翼答道：「屬下才下了『萬花樓』，便發現奉了令主之命，正在這靜室中靜坐行功的辛人英姑娘……」

辛九香挑眉道：「辛人英竟在『萬花樓』麼？她未奉我命，怎敢私出靜室？」

姬紀東道：「龐兄難道不曾詢問辛姑娘，她在『萬花樓』下，見過長孫公主沒有？」

龐翼苦笑答道：「當然問過，辛姑娘答稱長孫公主自作自受，如今正代她在受活罪……」

說至此處，靜室中又傳出不堪入耳的男女呻吟之聲！

姬紀東知道事情完全弄錯，不禁向辛九香皺眉說道：「令主，這樣看來，長孫公主可能是被辛人英姑娘，制住穴道，擄入靜室，來了個『金蟬脫殼』，我去通知鄔大年老弟一聲……」

辛九香不等姬紀東話完，便銀牙咬處，向他搖手叫道：「姬護法不必通知鄔大年老弟，好在鄔老弟既不認識辛人英，也不認識長孫艷，何妨來個將錯就錯，免得再起無限風波……」

龐翼聽至此處，目內凶芒微閃，那副神色，委實難看已極！

辛九香看他一眼，把原本的滿臉怒色，緩和下來，低聲叫道：「龐護法忍耐一些，『巫山派』內，美女如雲，歐陽娟、慕容嬌，更均是絕代姿色，我允許你任意挑選，你就暫時把長孫艷讓給鄔大年吧！」

龐翼由於靜室之中傳出盈耳春聲，知道生米已成熟飯，鄔大年早在長孫艷的身上，佔了便宜，遂只好暗挫鋼牙，默然不語。

辛九香安撫好了龐翼，又向姬紀東注目低聲地，悄然說道：「姬護法，我要交派你一項重要任務！」

姬紀東恭身說道：「令主儘管委派，無論赴湯蹈火，姬紀東都在所不辭！」

辛九香笑道：「我不要姬護法赴湯蹈火，冒險犯難，只要你在此聽聽壁脚！」

姬紀東聞得辛九香竟要自己留在這靜室之外，飽聽室中傳出的銷魂妙音，不禁有點愕然不解地雙眉一蹙！

辛九香繼續悄道：「長孫公主既中『靈蛇交泰散』，必然甦醒較晚，姬護法俟他們事畢，便設法把鄔大年老弟調開，然後密囑長孫公主，叫她從此便暫以辛人英自居！」

姬紀東聽完話後，方恍然辛九香之意，但心中一轉，皺眉又道：「以長孫公主冒充辛人英姑娘之事，雖可瞞過鄔大年，但『巫山派』中……」

話猶未了，辛九香便接口說道：「姬護法儘管放心，辛人英叛我逃走，必然不敢再來，我會傳諭『巫山派』中所有之人，從今以後，均對長孫艷，改稱辛人英便了！」

姬紀東點點頭，向辛九香抱拳說道：「令主請安歇吧，調開鄔老弟，通知長孫公主之事，由屬下遵辦就是！」

辛九香臉色突然一寒，目光森如冷電地「哼」了一聲說道：「據我看來，『神女宮』中，可能有外奸侵入，否則，辛人英孤掌難鳴，她那有這大狗胆？姬護法與龐護法，最好要把本宮重地，仔細排搜……」

姬紀東接口道：「令主放心，鄔大年老弟所豢五毒異物，隻隻通靈，我請他用毒物搜宮，更爲來得有效！」

辛九香道：「姬護法善自權衡便了，我還要去用點功夫，以備明日與涂天琴放手一搏！」說完，目光一注龐翼，招手笑道：「龐護法莫氣惱了，我先命紫雲陪你，以消寂寞如何？你並把那隻蛇虬放出，我要交付牠一樁任務！」

龐翼聞言，遂向辛九香走去。

辛九香與龐翼走後，姬紀東委實好生尷尬，覺得有點不是滋味！

因爲，室中春聲，越來越濃，這位「十惡神魔」，却負有特別任務，非要替鄔大年、長孫艷一雙胡帝胡天的淫邪男女，担任特別護衞，並大飽耳福地，一直聽到他們雲收雨散不可！

姬紀東好不容易等到一切均歸寂靜之後，便不敢怠慢地，立即向那靜室之中，揚聲叫道：「鄔老弟……鄔老弟……」

鄔大年在室中應了一聲，畧停片刻，衣衫不整

的閃出靜室，向姬紀東皺眉問道：「姬護法，你叫我則甚？辛人英姑娘確實是人間絕色，床笫間，更富風情，你莫要打擾，我還想梅開二度呢！」

姬紀東起初還怕鄔大年嫌這冒牌貨色的辛人英，不是原封貨色，如今聽了他誇讚她「床笫間，更富風情」，方知鄔大年不計較這些，放下心來，揚眉微笑說道：「辛姑娘業已是你的人，只要鄔老弟有此興趣，有此精神，慢說梅開二度，就是開上三度四度，又有何妨？但辛令主有樁事兒，却必須先行煩老弟一下！」

鄔大年道：「甚麼事兒，竟如此緊急，立刻要辦？」

姬紀東道：「辛令主認爲『神女宮』中，可能有外敵潛入，下令澈底排搜，並想起老弟所豢靈物甚多，倘若用以搜敵，必然更勝人力……」

鄔大年聽至此處，便自點頭說道：「可以，可以，請姬護法到賓館之中，把我一個鹿皮囊兒拿來便可……」

話猶未了，忽似想起甚事，頓住語音，搖了搖頭說道：「不行，你去取囊，或有危險，還是由我去吧，姬護法請在此稍候片刻便了！」說完，身形閃處，便向他原先所住的賓館方面縱去。

姬紀東怎肯放過這良好機會，趕緊到靜室門前，向室內急急叫道：「長孫公主…長孫公主……」

長孫艷本是全身赤裸，聽得姬紀東一叫，才扯幅長衫，蓋住不便之處，嬌慵不勝，媚眼微颺，語音無力地緩緩問道：「是姬護法麼？我在『萬花樓』下，被誰暗算，怎會到了此地？……」

姬紀東尚未來得及答言，長孫艷又復接着往下問道：「適才那人是誰？就是你從『野人山』邀來的『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麼？他……他……他怎麼在……在……之際，老……老是叫我辛姑娘的呢？」

姬紀東驚道：「長孫公主，你在鄔大年老弟叫你『辛姑娘』之時，可曾表明身份？」

長孫艷道：「沒有，因爲我不知中了甚麼邪毒，竟致全身癱瘓，連說話都沒有氣力，遂任憑鄔大年亂叫，根本未曾理他！」

姬紀東笑道：「那就對了，長孫公主請記住，從今以後，你便暫時隱蔽起『銀釵令主』身份，要以令主的愛徒而兼義女自居！」

長孫艷詫道：「這是爲甚麼呢？就算鄔大年不認識我，但『巫山派』中的上上下下，却……」

姬紀東接口笑道：「關於『巫山派』中的上上下下諸人，令主已有分派……」

一語未畢，耳邊已聽得有人從賓館方面馳來。

姬紀東才一回頭，鄔大年已携着一隻鹿皮囊兒，飄然縱到，向姬紀東怪笑問道：「姬護法，你在和辛人英姑娘，說些甚麼話兒，她已清醒了麼？剛才還有一點迷迷糊糊，嬌慵似醉的呢。」

姬紀東道：「我聽得辛姑娘已醒，遂問問她對於老弟的觀感如何？」

鄔大年頗感興趣地，注目問道：「辛姑娘怎樣回答？」

姬紀東笑道：「辛姑娘太滿足了，她頗高興她義母辛令主，替她選了這樣一位英雄夫婿！」

「英雄夫婿」四字，奉承得頗爲得體，使鄔大年聽得滿懷高興，揚眉笑道：「她滿足麼？我在『九龍百派齊拜金釵』會上，定會有一番英雄表現才是！」

姬紀東點頭道：「鄔老弟越多表現越對，武林紅粉，最是崇拜英雄，你若眞能實踐對辛令主所作諾言，取得一百副俠義人物心肝，辛姑娘定然獲有莫大光彩……」

語音至此畧頓，目光凝注鄔大年，以一種神秘語氣問道：「鄔老弟，辛姑娘對於你的觀感，是相當滿足，你對她呢？」

鄔大年扮了一個鬼臉，含笑答道：「我適才不是已對姬護法說過了麼？辛姑娘確實是人間絕色……」說至此處，笑了一笑，壓低語音，向姬紀東悄然續道：「床笫間，更富風情，太對我胃口，她是一位資稟穠豔的曠代尤物！」

姬紀東聞言，寬心大放地，向室中指了一指，低聲笑道：「既然如此，我不就誤老弟的寶貴良宵，你快點梅開二度去吧。」

鄔大年伸手從那鹿皮囊中，摸出一大把黑色小針，遞向姬紀東道：「姬護法，請你把這針兒轉發給『巫山派』內所有在『神女宮』中，居住逗留的執事人員，不論是男是女，每人都必須在髮間插上一根！」

姬紀東不解其意，接過那把足有百數根之多的黑色小針，愕然道：「鄔老弟要我傳命『神女宮』中所有本派人物，都在髮際插針，却是何意？」

鄔大年笑道：「爲了查奸細呀，若不用這黑色小針，作爲特別標誌，我所放靈物，却怎樣認得出誰是『巫山人物』？誰是外來奸細？」

姬紀東恍然大悟地問道：「鄔老弟打算用何物搜宮？」

鄔大年指着手中所提的鹿皮小囊，目閃兇芒，怪笑道：「這囊中豢有三十六隻異樣毒蚊，用牠們排搜『神女宮』，最爲合用，凡屬髮間不曾插上黑色小針之人，都會在不知不覺間，被毒蚊暗襲，只要一絲見血，便是他氣數已盡，返魂無術的了！」

姬紀東聞言大喜，急忙揚起那包黑色小針向靜室之中，含笑叫道：「辛姑娘，恭喜你了，你應該對這位英雄夫婿，多多體貼，多多扶助才是！」

長孫艷知道姬紀東此舉是特意對自己提醒，遂嬌慵無限地，低低應了一聲。

鄔大年聽了長孫艷一聲嬌呻，淫心又動，向姬紀東急急說道：「姬護法趕緊去辦事吧，你務須於一個時辰之內，命所有『神女宮』中的『巫山』弟子把針兒揷在髮上，因爲我在一個時辰之後，便要放出毒蚊！」

姬紀東知道事不宜遲，遂連連點頭地，趕緊轉身馳去。

鄔大年也帶着滿面淫笑，又復進入那間有長孫艷赤裸橫陳，春色無邊的靜室之內。

室中淫邪事情，無須污穢筆墨。

如今應該敘述到擱置已久的龍不潛，魏立言，石超然等方面。

自從龍不潛放出「血靈鷄」飛到對岸「江風小築」之中，發現寂然無人，找不着春蘭，夏荷以後，龍不潛便猜出辛人英在「神女宮」中情況，可能不妙，心頭焦急異常！

他心中最愛戀之人，雖是涂琬，但辛人英却是先和他有了合體之緣，何況辛人英也美若天人，並有棄邪歸正之心，更何況她又是涂琬的孿生胞姊？

故而不論從私從公，從情從義，龍不潛均對辛人英的安危，關切萬分！

他一面派遣「血靈鷄」，飛往「神女宮」方面，探聽情況，一面便與魏立言、石超然商量是否應該過江赴援？

魏立言道：「辛姑娘的情勢，顯然十分危急，『巫山派』縱然擺下刀山劍樹，我們也應急速赴援，只是大江阻隔，鐵索不能絞起，又無舟船可資橫渡，眞教人徒喚奈何，束手無策！」

龍不潛滿面愁容地，側顧站在自己身邊的秋菊，皺眉說道：「菊姑娘，對於兩岸地勢，定極熟悉，在橫江鐵索，無法絞起之下，是否還有其他渡越激流的巧妙方法？」

秋菊搖頭道：「此處江流太急，江中礁石又多，慢說難覓舟船，縱有舟船，也難於操縱橫渡，那根鐵索，又在對岸，無法絞起……」

龍不潛聽至此處，突然想起一事，劍眉幾軒，向秋菊注目問道：「菊姑娘，我記得你曾說過『小白』有一種特殊辦法，可以渡江……」

秋菊尚未答話，冬梅已在一旁點了點頭，接口說道：「『小白』有辦法，『大黑』也有辦法，但我們却毫無辦法！」

龍不潛有點不服，「咦」了一聲，看着冬梅問道：「『小白』和『大黑』是有甚麼特殊？牠們最多不過仗恃特殊天賦……」

話猶未了，冬梅便搖頭接道：「龍少俠，你猜錯了，『小白』和『大黑』的過江辦法，不是仗恃特殊天賦，而是仗恃朋友！」

龍不潛聽得一怔，那位「黃龍眞人」石超然，也有點奇詫地，含笑問道：「梅姑娘，你這句『仗恃朋友』中的『朋友』二字，應該怎樣解釋？」

冬梅指着江心奔騰激盪的如霧水光，應聲揚眉答道：「這一帶江水之下，住有幾隻江猪，與『小白』、『大黑』，極爲要好，『小白』和『大黑』，若要渡江，便把江猪叫出，站在牠們背上，眞比船隻還要來得平穩呢！」

魏立言嘖嘖稱奇道：「把江猪當作渡船，這方法着實新鮮，但不知我們能不能仿效一下？」

秋菊搖頭道：「恐怕不行，一來江猪未必允許我們上牠的背，即令勉强上背，牠若中途變卦，往水下一潛，豈不把我們斷送在江流之中了麼？」

龍不潛目閃神光，揚眉說道：「我想冒險試試，梅姑娘可知『小白』和『大黑』，是怎樣尋找江猪的呢？」

冬梅道：「牠們是好朋友，江猪們只要聽得『小白』或『大黑』引吭一嘯，便均自浮出水面！」

龍不潛道：「那我也嘯上一聲試試！」

話完，果然凝氣運功，發出一聲宛如鶴唳龍吟的高亢長嘯！

嘯畢，五位男女老少奇俠，一齊縱目江中，却那裏見有甚麼江猪身影浮出？

龍不潛臉色沮喪說：「大概是我嘯得不像。」

石超然點點頭道：「當然不像，『小白』、『大黑』是自然吟嘯，賢侄是凝氣行功，何況一是人聲，一是獸聲，却如何勉强仿效？」

龍不潛嘆息一聲說道：「鐵索無法絞起，江猪也不肯幫忙，我們空自身懷不俗功力，却對於這奔騰江水，束手皺眉，毫無飛渡之策！」

魏立言見他神色凝憂，便對龍不潛加以寬慰地，含笑說道：「賢侄不必着急，辛人英姑娘縱有危厄，也不致於凶險，因爲，武林高手，最重傳人，『金釵令主』縱然再兇再毒，總有香火之情，不能把她二十餘年心血所灌漑培植的一朶曠代奇葩，就此任其萎謝吧？」

這幾句語兒，說來甚合情理，不禁使龍不潛聽得眉峯稍展，爲辛人英的安危方面，減去了幾分憂慮。

石超然也在旁笑道：「如今夜色頗深，行動不便，我們且在這江邊靜待，看看『血靈鷄』是否會

探回什麼音訊？倘若情況緊急，也要等天亮以後，再研討策畧，設法過江，才來得方便一點！」

龍不潛苦笑道：「石伯父話雖不錯，但『百草先生』公冶老人家不在此處，我們之中，無人能通禽言，『血靈鷄』縱然探回訊息，彼此之間，也無法傳達意思！」

石超然道：「不要緊，我們雖不通禽言，但也可以在『血靈鷄』的神色表現之上，猜出幾分光景，倘若牠能啣回一卷紙條等物，那就更理想了！」

龍不潛嘆道：「石伯父的算盤，打得太如意了，『神女宮』中，根本就無人認識『血靈鷄』，牠怎會啣回甚麼字條等物？」

話方至此，魏立言突然目中神光一閃，手指對岸，向龍不潛叫道：「賢侄快看，那點紅星，可是『血靈鷄』麼！牠怎麼這快就回來呢？」

龍不潛順着魏立言手指方向，注目看去，果見在星月微光之下，有一點疾閃紅星，正從對岸羣峯之間，向自己等人所立的長江南岸飛來！

他看見這點紅星，也不禁相當驚奇地，「咦」了一聲說道：「奇怪，這正是『血靈鷄』，牠怎麼回來得這樣快速，難道有甚麼緊急事變不成？」

語音方落，紅星已越長江，果然正是那隻其形如鷄，大小如鶉，周身血紅的通靈異鳥！

石超然目光一瞥，首先失聲笑道：「妙極，妙極，我隨口一猜，竟猜中了，『血靈鷄』的口中，不是當眞啣着一根紙卷兒……」

他的語音未了，「血靈鷄」已到當頭！

牠往日的習慣，從外飛回以後，多半是降落在龍不潛、魏立言的肩頭，或手掌之上。

但如今却根本不往下降，只把口中所啣之物放開，任其凌空墜落，便畧一迴施，又向對江飛去。

魏立言身形長處，縱起半空，把「血靈鷄」所抛落之物接住。

龍不潛則向「血靈鷄」，連連呼叫招手。「血靈鷄」極爲通靈，往日不論相隔多遠，一叫便來，今日却根本不理龍不潛，宛如掣電流星，一直飛往對岸，消失在羣峯疊影之內！

魏立言把「血靈鷄」從咀中抛落的那件東西，接在手中，注目一看，並非紙卷，只是一根長約三寸的湘妃竹桿小筆。

扇鼓神魔　歎渡有緣

這時，龍不潛正悵望「血靈鷄」去處，口中自言自語說道：「奇怪，奇怪，『血靈鷄』平素何等靈巧聽話，今日爲何……」

他的自言自語，猶未說畢，魏立言已向龍不潛，含笑叫道：「龍賢侄，你在發甚麼愁？」

龍不潛愁眉答道：「魏師叔難道未從『血靈鷄』的舉措神情之上看出，『神女宮』方面，定然發生嚴重事故，我們因江水阻隔，無法立即赴援，豈不……」魏立言不等龍不潛話完，便已軒眉微笑地，接口說道：「賢侄不必憂慮，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又道是：『福善禍淫，天道不爽，舉頭三尺，便是神靈！』……」

龍不潛苦笑道：「魏師叔，這是空言……」

「空言」兩字才出，魏立言便「哈哈」大笑地，揚眉說道：「賢侄若是不信『空言』，我便給你看點『實證』如何？」

一來魏立言滿面笑容，神色太以暇豫，二來「實證」兩字的份量極重，遂使龍不潛聽得一怔，想起適才「血靈鷄」口中所啣之物，不禁向魏立言問道：「魏師叔，方才『血靈鷄』所啣來的紙卷兒，是何人所書，上面寫些甚麼？」

魏立言笑道：「那不是紙卷兒，那是長約三寸的精緻小筆，筆桿兒並是極爲難得的眞正『湘妃淚竹』所製。」龍不潛大吃一驚，失聲說道：「那是恩師的信物……」

魏立言點頭道：「不錯，我也認識那枝小筆，是你師傅昔年初出行道時的獨門暗器，後來用作信物，賢侄且拿去看看，對或不對？」

邊自說話，邊自把所接得的那枝精緻小筆，向龍不潛含笑遞去。

龍不潛接筆在手，不必開口，僅從他肅立恭身的敬謹神色看來，便知那枝小筆，確是他恩師「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大先生的所用信物。

石超然見了龍不潛的神色，便對魏立言含笑注目地，發話問道：「魏兄，『乾坤一筆』冷大先生也到達『巫山』了麼？他除了命『血靈鷄』送來信物之外，可曾有甚別的指示？」

魏立言道：「沒有，『血靈鷄』僅僅啣來一枝小筆，別無其他字條！」

龍不潛聞言，劍眉雙蹙地，「咦」了一聲，詫然說道：「奇怪，我恩師旣命『血靈鷄』啣筆送來，表示他老人家已到『巫山』，却爲何不加其他明確一點的……」魏立言接口道：「並不奇怪，這種理由，可以推想判斷得出！」

石超然道：「魏兄請抒高論！」

魏立言含笑說道：「據我推斷，『神女宮』中定是有甚急迫事情，正待冷大先生全神應付，他自然便來不及援筆作書，對龍賢侄詳加指示！」

石超然點頭道：「魏兄這種推想，確實頗有可能……」

魏立言不等石超然往下再說，便又目注龍不潛，含笑續道：「冷大先生雖不及作書，但一見『血靈鷄』，也知龍賢侄對於辛人英姑娘的安危情況，關繫頗切，遂命『血靈鷄』把他信物啣來，好讓我們知道有他隱身在『巫山派』中，主持應付，必可減却憂慮！」

石超然撫掌讚道：「妙極，妙極，魏兄推斷得眞是妙極！剛才我們只見冷大先生信物，未見其他指示，頗覺不合情理，如今聽你這樣一加分析，却又覺得應該如此的了！」

龍不潛也寬心漸放地，劍眉微微一挑，面含笑容說道：「我恩師既在『巫山派』中，則一切險厄，多半都又在他老人家主持下，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只是我們在此枯等，心中仍不免有點……」

魏立言笑道：「賢侄不要納悶，我認爲只要容你師傅騰手來，他必會對我們詳細通知一切。」

龍不潛詫異道：「我恩師已決心嘯傲烟霞，不履塵世，怎會極爲湊巧地，出現於『巫山』魔窟之中？……」

他的話猶未了，石超然已自接口笑道：「賢侄定必知曉『巫山派』的『金釵令主』辛九香，與你師傅，曾有一段情孽糾纏，她此次創設『巫山派』，圖令『九龍百派齊拜金釵』，也未嘗不是由於『乾坤一筆』和『天地雙釵』間的爭情鬥勝而起，賢侄請想，常言道得好，『解鈴還是繫鈴人』，在此武林浩刦，將成之際，你師傅還能高蹈自隱地置身事外麼？」

魏立言道：「不但冷大先生已到，倘若涂琬姑娘，與『百草先生』公治陀的『崑崙』之行，能把涂天琴多年痼疾治好，那位『天堂金釵令主』也必趕來，這『巫山巫峽』之間，委實羣雄畢集，眞有熱鬧看呢！」

說至此處，秋菊於目光凝注對江之下，口中低低「咦」了一聲！

冬梅道：「三姊，你驚『咦』出聲則甚？莫非看見了甚麼東西？」

秋菊答道：「我看見對岸遠峯之間，似有銀白的影兒，晃了一晃，不知是不是『小白』回來？」

龍不潛聞言，遂也凝神注目地與秋菊冬梅，同向對岸搜索。

注目凝視不久後，龍不潛首先點了點頭，手指對江說道：「不錯，是『小白』回來，『大黑』也在一起，因爲我看見了比人類身法，快捷得多的一白一黑，兩條電掣影子！」

他的語音方落，魏立言與石超然也同有所見，魏立言含笑說道：「果然是『小白』、『大黑』，牠們業已快到江邊，不知道牠們是呼叫『江猪』出現，登背渡江？還是絞起鐵索，踏索飛渡？」

龍不潛道：「我希望牠們是絞起橫江鐵索，因爲那樣一來，我們便可過去！」

石超然不禁不以爲然地，向龍不潛搖了搖頭，面含微笑說道：「縱然鐵索絞起，我們也不可妄自過江，因你恩師冷大先生既入魔宮，必有全面安排，我們切莫弄亂了他的步驟！」

龍不潛道：「我是怕我恩師孤掌難鳴，需人帮忙……」

話猶未了，魏立言便含笑道：「龍賢侄，你說

「小白」、「大黑」踏在「江豬」背上安然渡江。





錯了，倘若你恩師需人爲助，他怎麼命令『小白』、『大黑』等兩名比尋常一流高手，還要得力合用的靈猿先回來麼？」

秋菊也在一旁笑道：「『小白』『大黑』兩個，除非奉有命令，是不會絞鐵索的，牠們通常都是呼叫那幾隻友善『江猪』踏背橫流而渡！」

語音方落，對岸江邊，業已響起了不知是「小白」抑或「大黑」所發的低沉獸嘯！

冬梅笑道：「龍少俠聽見沒有，這是『大黑』的嘯聲，牠在叫『江猪』了！」

龍不潛道：「我倒要看看，『江猪』那是否聽話？」

秋菊嬌聲說道：「保險聽話得很，最多不會超過盞茶時分，『江猪』們便會趕到『小白』『大黑』的立足之處，浮出水面！」

龍不潛與魏立言、石超然等，均十分好奇地，向對岸江邊，凝目注視。

江水奔騰澎湃，波浪起伏，故而龍不潛等目力雖佳，却因相距太遠，也看不見是否有「江猪」在水下浮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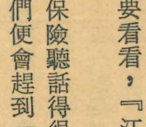
但過了片刻，却見「小白」「大黑」，雙雙騰身縱起，往江水之中落去！

魏立言笑道：「『江猪』們果然來了，否則，『小白』與『大黑』決不會平白往江中縱去。」

羣俠注目之下，果見「小白」「大黑」，雖然落水，並不下沉，好像站在水波以上，飄飄若仙地，橫江而渡。

龍不潛嘖嘖讚道：「用『江猪』當作渡船的法兒，着實頗饒趣味，若有機緣我也想試上一試！」

「江猪」不單游勢極快，並不受激流影响，幾乎毫不偏斜地，把「小白」「大黑」，快速送來！



相距尙有兩丈來遠，「小白」「大黑」便從「江猪」背上，點足騰空而起！

牠們才上江岸，「小白」便奔向龍不潛，把爪中所揑的一團紙，塞向龍不潛的手內。

龍不潛認爲這紙團之上，必是恩師冷大先生所作訓示，遂趕緊展開觀看。

誰知這紙團兒上，雖有字跡，却並非那位「乾坤一筆」冷大先生所書，龍不潛展閱之下，只見字跡十分娟秀，寫的是：「冷老人家法駕已來『神女宮』，尊大人亦在此，妹得兩位老人家呵護，幸脫大刦，希釋關注，並盼命秋菊，冬梅，轉告『小白』『大黑』，將橫江鐵索絞起，俾使妹等，覓機渡江！」

末後，則寫着「字奉龍不潛兄，妹辛人英上」字樣。

見了辛人英所書紙團，以及大致情節，自然知道她安好無恙，龍不潛不禁眉峯寬展，邊看邊嘴角綻放笑意。

魏立言見龍不潛面有喜色，遂在一旁，含笑揚眉問道：「龍賢侄，這字條是否你恩師冷大先生所書，看你滿面喜色，辛人英姑娘大概業已脫過一場刦數，不礙事了？」

龍不潛一面先把字條遞給距離自己稍近的石超然，一面向魏立言含笑說道：「不單我恩師法駕，現在『神女宮』中，連我爹爹，也在一處！這字條原是辛姑娘所書，她說她倖脫大刦，少時便將隨同兩位老人家，覓機渡江來此……」

說至此處，語音略略一頓，轉面目注秋菊，揚眉笑道：「菊姑娘，辛姑娘業已無事，即將來此，她命你和冬梅姑娘，囑咐『小白』『大黑』，先把橫江鐵索絞起備用。」

魏立言笑道：「這樣一來，『小白』和『大黑』，又要找朋友，叫『江猪』了！」

秋菊嬌笑說道：「那幾隻『江猪』，頗爲通靈，以爲『小白』『大黑』尙要回轉『聚泉峯』，必然不曾去遠，就在近處，一喚便會出現。」

話完，便從龍不潛懷中，抱過「小白」，向牠耳邊，低低咕嚕幾句。

「小白」連連點頭，一躍下去，縱向江邊，口中發聲低嘯。

秋菊之言，果然不錯，「小白」嘯聲才發，離岸丈許以外的江水之中，便浮現了三五隻長相頗爲獰惡的黑黑「江猪」。

「江猪」才一露頭，看見「小白」站在岸邊，便均沉下半身，只把背部浮在水上。

「小白」向「大黑」略一招手，身形先縱，宛如一條銀綫般地，射向「江猪」背部。

「大黑」也立即隨同閃身，於是那羣「江猪」，又復帶着兩隻靈猿，游向對岸。

石超然嘆道：「天下事委實難者自難，易者自易，你看『小白』『大黑』這兩隻靈猿，在巫峽之間，渡來渡去，簡直把這長江天塹，視爲無物！」

魏立言笑道：「這也幸虧『小白』『大黑』交游廣闊，結有幾位『江猪』朋友，否則，任憑牠們怎樣力大身輕，天賦絕倫，還不是和我們一樣的望江興嘆麼？」

驀然，石超然一聲驚「咦」，手指對岸，向魏立言和龍不潛叫道：「魏兄和龍賢侄快看，那邊峯崖之上，飛起了好大一隻巨鳥，鳥背上好像還坐得有人呢！」

魏立言順着石超然的手指看去，藉那下弦月的一點月色，果然看見有隻巨鳥，從「巫山」羣峯之

中，展翼飛起。

他畧一注目，向龍不潛笑道：「龍賢侄，這巨鳥的形相，雖因太遠，看不清楚，但約畧看去，有點像是『飛天怪苗』龐翼所豢，被我們殺過兩隻的異種『蛇虬』！」

龍不潛道：「小侄的看法，與魏師叔相同，何況這巨鳥是從『巫山』魔宮之中飛起，自然多半便是『蛇虬』，只不知道牠所載何人？以及飛往何處而已！」

魏立言正自眉頭雙皺，似在思索，石超然向他含笑叫道：「魏兄不必想了，這等胡亂猜測，那會十分準確？且等冷大先生與龍兄辛姑娘等，少時一到此處，不就完全明白了麼？」

魏立言道：「那不是猜度那『蛇虬』背上，所載何人？只是在想『血靈鷄』為何還不回轉？倘若牠在此間，則夙仇相見，『蛇虬』縱然不死，也必大吃苦頭的了！」

龍不潛笑道：「『血靈鷄』未曾回來之故，甚為簡單，定是我恩師還有用牠之處！」

秋菊一旁問道：「冷老人家若有用處，怎不把『小白』『大黑』也一併……」

龍不潛不等秋菊再往下問，便即微微一笑，接口說道：「『血靈鷄』與『小白』『大黑』的作用不同，譬如傳遞訊息方面，不單是『血靈鷄』來得迅速隱秘，並可不受任何大河高山的地形限制，至於尅制甚麼奇毒蛇虫之類，牠是更具專長！」

秋菊聽得連連點頭之間，那羣「江猪」，已把「小白」「大黑」，送到對江。

「小白」「大黑」縱身登岸，雙雙低嘯揮爪，向「江猪」畧打招呼，便轉身馳回「聚泉峯」上。

片刻過後，一陣「隆隆」機軋巨响，那根橫江鐵索，已被緩緩絞出水面。

龍不潛劍眉一軒，朗目中閃射神光地，向魏立言，石超然叫道：「魏師叔，石叔父，小侄有項請求……」

他的所謂「請求」，猶未出口，魏立言已知其意地，含笑說道：「賢侄是否想過江？」

龍不潛點頭道：「絞起橫江鐵索的響聲不小，定必驚動羣兇，少時恩師，爹爹和辛姑娘等，由此過江之際，定有爭鬥變故，小侄遂想請魏師叔和石叔父，允許我過江在鐵索彼端，作一接應！」

放下辛人英與他已有肌膚之親不說，其餘的冷吟秋，龍潛二人，一個是他恩師，一個是他爹爹，故而龍不潛這要想過江接應之請，實是天經地義。

魏立言等待龍不潛的話完，看他一眼，點頭微笑說道：「接應之事，自然要緊，索性我們三人都過江去。」

龍不潛道：「這邊也需人指揮策應，魏師叔與石叔父，不必去吧，因還有『小白』『大黑』，留在對岸，加以小侄，似乎足可掃蕩任何惡賊的兇謀詭計了？」

魏立言也覺不必去人太多，遂畧一頷首，含笑說道：「就依賢侄，但蜂蠆有毒，『巫山派』中邪惡份子太多，各種陰毒手段，無不盡其極致，賢侄千萬不可輕敵大意，目前只求安穩脫身，其他一切，均等正邪大會之際，再作總決便了！」

龍不潛恭身受教，口中「喏喏」連聲。

石超然笑道：「事不宜遲，賢侄既要接應，便趕緊上索過江去吧！」

此時，那根橫江鐵索，業已絞緊，龍不潛遂飛身縱上，踏索過江而去。

約莫走到一半，龍不潛目光注處，已發現對岸有情況發生。

原來「小白」與「大黑」兩隻靈猿，剛剛把鐵索絞緊，突然「聚泉峯」下，有人厲聲喝道：「是那個大胆之人，敢違令主法諭，擅放橫江鐵索？」

「小白」與「大黑」雖是通靈，却因橫骨未化，不能人言，怎會對峯下發話之人，加以理會？

片刻過後，兩名壯漢，伴同一個玄衣老者，便自搶上峯來。

這老者姓鮑名青山，號稱「索魂魔手」，是個武功不弱的江洋大盜。

他新近投入「巫山派」，派在「神女宮」中服役，位居香主，對於辛人英這黑白兩猿，根本陌生，是因辛人英殺死「百變人妖」林雙木，前往「神女宮」待罪以後，奉了「花釵公主」長孫艷之命，前來「聚泉峯」，看守橫江鐵索，以防敵人偷渡。

那兩名壯漢，左面一個，名叫黃三，是「巫山派」中老人，右面一個，名叫劉桂，乃是跟隨「索魂魔手」鮑青山，同投「巫山」的新進弟子。

鮑青山上得峯來，見絞起鐵索的，竟是一隻小小白猿，和一隻奇巨黑猿，不禁大感意外地，皺眉自語道：「我道是那個大胆狂妄之輩，敢擅絞橫江鐵索，原來竟是兩個畜牲！」

黃三因久居「巫山」，知曉底細，遂向鮑青山耳邊，悄聲說道：「啓禀鮑香主，這黑白雙猿，是辛殿下……辛姑娘所豢靈物，厲害無比，決非普通猿猴，香主千萬不要大意……」

鮑青山尚未答言，那劉桂却不知天高地厚的，冷笑一聲說道：「黃兄未免太胆小了，兩隻區區猿猴，算得甚麼？我去把牠們抓來，送往『神女宮』中，呈交令主發落！」

邊自說話，邊自舉步當先，向站在橫江鐵索絞

輪兩側的「大黑」「小白」走去。

黃三知道劉桂必無幸理，加上目光掃處，瞥見對岸又有一位身手矯捷之人，從橫江鐵索之上走來，遂趕緊探懷摸出一根小箭，向身邊崖壁擲去！

「小白」「大黑」雖然通靈，但對於黃三這種動作，却還不知制止。

龍不潛則尚在江心，縱想加以制止，也無法及時趕到。

只聽「錚」的一聲，小箭才觸山壁，便化成一道赤紅火光，衝天飛起了二三十丈高下。

「索魂魔手」鮑青山還有點不知天高地厚，眉頭一皺，淡淡說道：「黃三，你何必這等緊張，放起紅光火箭，向『神女宮』中求援，就這兩頭孽畜，和區區一個來人，慢說憑我鮑青山的『索魂魔手』，就是劉桂也……」

一語未畢，這位「索魂魔手」鮑香主，便臉色大變地，倏然住口。

因為就這片語之間，眼前已發生了相當驚人的兩樁事兒！

第一樁事兒，是劉桂正自帶着滿面驕矜獰惡神色，走向黑白雙猿，眼前突覺有條銀色影兒，電掣一閃！

慢說黃三，就是身為香主，功力甚高的「索魂魔手」鮑青山，也未看清這一閃即逝，捷逾石火雷光的銀色影兒，空竟是怎麼回事？

但劉桂却似有所懾懼地，止步不再前行。

他不單不走，並似站立不住地，全身上下，均起了劇烈抖顫，口中也發出慘哼聲息！

轉瞬間，劉桂「咕咚」栽倒，身軀畧一翻轉，才使鮑青山和黃三，看見劉桂滿臉，暨前胸部位，已全為鮮血染紅，雙目已無，變成了不斷流血的兩個深深窟窿！

再看站在鐵索絞輪右邊的「小白」爪上，却握着兩枚血球，如今正往江中擲去！

鮑青山和黃三，這才曉得，剛剛銀影電掣，是「小白」所為，這隻看來不甚起眼的小小白猿，身法竟有這快，一伸爪兒，便把劉桂的雙睛挖去！

這是一樁事兒，另外一樁事兒，也是使原本相當驕矜的鮑青山，為之驚心動魄！

就在鮑青山和黃三，目光被劉桂倒地之事，吸引得畧一凝神專注，那位適才還遠在江心，從鐵索上飄飄走來的白衣書生，如今已站在小白身側！

常言道得好：「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鮑青山也算內家高手，怎會太不識貨？

他一看便知這白衣書生快速得太以出奇的輕功，比一般最上乘的「五行挪移」，「移形換影」，還要再高一籌！

極可能便是多出傳聞，甚少目睹的「千里戶庭，縮地身法」！

若在平地施展這「千里戶庭」身法，已足驚人，何況是在一根令人置身其間，為之神搖目眩，胆戰心寒的橫江鐵索之上？

鮑青山暗抽冷氣之下，不禁驕氣盡斂，也顧不得察看劉桂死活，趕緊向站在「小白」身邊的龍不潛，抱拳陪笑問道：「尊駕怎樣稱謂？」

龍不潛看了鮑青山一眼，劍眉雙揚，冷冷發話說道：「先報你的姓名外號，與『巫山派』中職稱，看看配不配和我答話？」

鮑青山强忍胸中惡氣，仍然抱拳恭身，陪着笑臉說道：「在下鮑青山，號稱『索魂魔手』，在本派之中，忝居一名香主！」

「香主」職位，本已不低，鮑青山才有「忝居」之語。

但龍不潛却仍滿臉流露出鄙薄神色，哂然不屑說道：「區區一名香主，不配和我答話，去把你們的『供奉』『護法』，或是甚麼『三大公主』，找上兩個前來！」

鮑青山道：「尊駕請先賜告一個稱呼，在下才好向『神女宮』中轉報。」

龍不潛道：「好吧，我告訴你，我叫龍不潛，是『山澤蟄龍』之子，『乾坤一筆』之徒，你明白了麼？」

鮑青山聞言，目中突閃奇光，「呀」了一聲，揚眉含笑說道：「是龍少俠麼？辛人英姑娘，有封書信，托在下當面轉奉。」

他邊自說話，邊自探手入懷，似是取甚信件！

龍不潛聞言一愕，心中暗自忖道：「奇怪，辛人英適才已寫了一個紙團，如今怎會托這鮑青山，帶給自己甚麼書信？」

他心中方自猜疑，那位「索魂魔手」鮑青山，業已從懷中縮出手兒。

原來他並非取甚麼書信，只是藉詞行事，戴上了一隻特製手套。

這手套的手腕部份，是黑色茸毛，似係熊皮，或其他獸皮所製。

手掌部份，却是晶瑩奪目的整塊精鋼，更復配上可以隨意彎曲的五枚銳利鋼爪！

龍不潛見鮑青山戴上這隻特製手套，不禁嘴角微披，哂然笑道：「你所謂代辛姑娘傳書，是假的麼？戴上這隻手套則甚……哦，我明白了，莫非這就是你的成名之物『索魂魔手』？」

鮑青山戴上手套，彷彿心中怯意頓減，冷笑一聲，軒眉答道：「不錯，這就是『索魂魔手』，鮑

某便憑此物，闖蕩江湖，會過不少英雄好漢！」

龍不潛笑道：「這樣說來，你戴上這『索魂魔手』之意，是也要會會我了！」

鮑青山目閃兇芒道：「不是會會你，是要拿下你，『巫山派』要使『九龍俯首』，『百派低頭』，豈是容人亂闖胡行之地，何況你……」

龍不潛含笑問道：「何況我怎樣？你怎麼不說下去，却把語音頓住則甚？」

鮑青山道：「何況你引誘我家令主愛徒辛人英姑娘，離心離德，倒反『巫山』，更屬罪不容誅，本座不來拿你，却拿誰呢？」

這時，「大黑」似乎聽懂鮑青山語涉辛人英，怒嘯一聲，便欲撲出！

龍不潛伸手攔住「大黑」，摸摸牠因發怒而根根豎起的勁直鋼毛，含笑叫道：「『大黑』，你莫發脾氣，我要見識見識所謂『索魂魔手』，是怎樣索魂？這位神氣活現的鮑香主，有甚麼樣的拿手本領？」

因爲適才「小白」殺劉桂，快得太以不可思議，鮑青山雖從渡索身法之上，看出龍不潛功力不凡，但仍覺得人比獸來得好鬥，自己的「索魂魔手」，也容易在人的身上，發揮威力！

念頭既已打定，恰好龍不潛剛把「大黑」攔住，鮑青山遂向龍不潛獰笑說道：「龍朋友既然要逞英雄，不沾畜牲的光，何妨向前三步？」

龍不潛失笑道：「慢說向前三步，我便向前六步，鮑香主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語音方落，身形已飄前丈許，幾乎與那鮑青山，成了面面相對情況！

鮑青山以爲龍不潛藉機進襲，慌忙一翻「索魂魔手」，護住當胸！

龍不潛搖頭笑道：「鮑大香主，你莫害怕，我在未曾見識你這『索魂魔手』的厲害之前，不會向你先行攻擊！」

鮑青山聞言，遂足下微滑，向後退去。

龍不潛口中「咦」了一聲，目注鮑青山，詫然叫道：「鮑香主，剛才你要我向前，如今又自己往後退呢？……」

語音至此，忽似想通了其中究竟，微微一笑，揚眉說道：「我明白了，大概你這『索魂魔手』，是要與對方相距五尺左右，才容易發揮威力，太遠，或是太近，都嫌不方便吧？」

鮑青山被對方一語道破了心中之事，不禁耳根發熱，臉上微紅！

龍不潛笑道：「鮑大香主，你不要臉紅，也不要着急，我會讓你選擇最適合的距離，以及最有利的情況，再施展你那成名得意的『索魂魔手』！」

鮑青山聽他這樣說法，遂後退兩步站定，杲與龍不潛採了約莫五六尺的距離。

龍不潛笑道：「鮑大香主，如今差不多了，你該顯露顯露你的看家本領了吧？」

鮑青山獰笑道：「好，龍朋友既然如此狂傲，便請接接我這招『鬼手索魂』便了！」

話完，右手一伸，那隻戴有「索魂魔手」的右掌，便隨着欺身之勢，向龍不潛胸前抓去。

雙方距離，近僅六尺，鮑青山先一欺身，再一探臂，自然便可够得上龍不潛的胸膛部位。

龍不潛除了退步內閃，或閃身躲避以外，便非出掌招架不可。

他一來有點輕視對方，二來又因鮑青山於發招前，曾有請他接接這招「鬼手索魂」之語，遂越發不肯閃避，要想接他一招，到看鮑青山鬼頭鬼腦，鬧了半天，究竟有甚麼樣的厲害手段？

但心念才動，右手方揚，却瞥見鮑青山所戴「索魂魔手」的五枚銳利爪尖，似乎有點閃動？

龍不潛一見之下，戒意立生，趕緊提聚了十二成功力的內家眞氣，防範有甚突變！

果然，鮑青山那招「鬼手索魂」，尙未用到尺寸，換句話說，就是距離龍不潛胸部，尙有尺許之處，便出了花樣。

一聲「括登」輕响，五縷寒芒突飛！

「索魂魔手」五指前端的銳利爪尖，突然離指飛出，向龍不潛電掣射去！

這近距離發難，本來十拿九穩，對方多半不是重傷，便是慘死！

但鮑青山所遇的這位對手，却委實太强，竟使他仍難得逞！

龍不潛於千鈞一髮之際，畧一偏身，把「索魂魔手」大姆指上，那枚最粗巨的銳利爪尖避過！

對於其餘的四枚爪尖，他却一揚右掌，迎着來勢抓去！

鮑青山闖蕩江湖多年，對如此接取暗器的方式，到還眞是初見。

方式已自出奇，結果竟格外令人驚異！

伸手一抓，寒芒立斂，那四枚疾飛銳爪，竟被龍不潛分別夾在五指指縫之中！

龍不潛「哈哈」一笑，鮑青山冷冷一「哼」！

他五枚銳爪飛出以後，「索魂魔手」的五指指尖之上，業已臏下了五個小洞。

如今，隨看鮑青山一聲冷「哼」，竟又從那五個小洞之中，噴出了腥臭異常的五股黑色毒汁！

在他認爲龍不潛接住四枚銳利指尖，得意疏神之下，對於這第二度的「毒汁狂噴」襲擊，必然無

法應付，定受傷損！

誰知龍不潛適才起了戒心，所提聚防身內家眞氣，如今却有了大用！

鮑青山毒汁才噴，龍不潛眞氣亦佈。

毒汁是分爲五股疾噴，眞氣是聯成一片密佈。

區區毒汁，自難穿越內家罡炁所化無形氣牆！

不單穿越不過，龍不潛冷笑一聲，運功畧加反震，那五股毒汁，竟一齊反激回來，向鮑青山，和黃三迎頭洒落！

鮑青山雖然早就看出龍不潛的功力甚高，却也不曾料到竟高至如此地步！

那近距離的突發飛爪，被對方閃過一枚，夾住四枚爪尖之舉，雖使鮑青山大吃一驚，但這位「索魂魔手」對於第二度的狂噴毒汁殺手，却有極强烈的信心，認爲十拿九穩，定可傷敵！

如今，毒汁遇着無形氣網受阻，不能通過，並被反激回頭，慢說黃三功力微薄，身手遲滯，便連鮑青山也不及閃避自己所發的這種厲害毒物！

黑色毒汁洒處，黃三慘號一聲，立卽雙手抱頭，痛得滿地亂滾！

鮑青山畢竟功力稍高，在驚惶失措之下，仍以一式「細胸巧翻雲」，倒縱身形，向後閃避！

這一來毒汁飛洒的範圍太廣，二來，鮑青山想不到毒汁竟會被無形勁氣，反震回頭，縱身閃避的動作，也畧畧嫌遲！

故而他這招「細胸巧翻雲」，用得雖甚得當，身法也極爲敏捷，但亦不過僅僅閃避過頭面要害，暨上半身胸膛部位，下半身仍被那黑色毒汁，洒中不少！

一陣青烟騰處，鮑青山只覺小腹暨兩腿上，起了一片火辣辣的疼痛！

他的災難，還不止此，鮑青山身形剛剛落地，腰眼上又覺一麻！

原來龍不潛對於這位「索魂魔手」，不肯放手，在鮑青山向後翻縱之際，也自隨同縱出！

一個翻縱，一個直縱，自然是直縱來得快捷，何況龍不潛在功力方面，又比鮑青山高出甚多！

鮑青山身形落處，龍不潛早在他落處等候，右手一揚，便以食中二指，點在鮑青山的腰眼之上。

慢說鮑青山在空中已被毒汁所傷，就算他是未受任何損傷之人，既被龍不潛點了要穴，也必應指踣倒！

這時，黃三早已全身潰爛地，斷了氣息，被小白挖去雙目的劉桂，更因失血太多，死去多時！

龍不潛制住鮑青山，想把他提過一旁，但因鮑青山身上，毒汁不少，懶得伸手，遂飛起一脚，把這名鮑大香主，踢得滾入壁邊草樹之內！

目前的問題，剛剛解決，突又聽得「聚泉峯」下，有人趕來，並急急馳向這「橫江鐵索」絞輪安置之處。

龍不潛何等耳力，從來人身法之上，便聽出來者雖有兩人，但武功火候方面，却似並不比那位「索魂魔手」鮑青山，能够高得多少！

這兩人，定是被黃三適才放的紅光火箭引來，但不知「巫山派」的甚麼供奉護法，和「三大公主」等出奇高手，怎不出面？來此赴援的，則是二流人物！

念方至此，兩條嬝娜倩影，業已從峯下閃縱而上，俏立當場！

龍不潛目光注處，見來人竟是春蘭，夏荷，不禁急急問道：「蘭姑娘與荷姑娘，你們怎麼單獨回來？辛姑娘呢，她……」

春蘭向龍不潛恭身行禮，邊自雙現梨渦地，嬌笑說道：「龍少俠請放寬心，我家主人，有冷老人家與龍老人家呵護，目前十分平安……」

龍不潛道：「既然平安，她……她怎不和你們一齊來呢？」

夏荷一旁笑道：「我家姑娘與龍老人家是藏在『神女宮』中，最要緊的所在，行動稍一不愼，便會敗露形跡，遭受高手圍攻，故而他們要慢上一步，必須等冷老人家，把辛令主暨『巫山派』中一兩位出奇高手，誘向別處，才有機會，脫險來此！」

龍不潛靜靜聽完，愁容滿面地，「呀」了一聲，劍眉雙蹙說道：「這樣講來，我恩師竟是孤身犯險？他……他……他老人家……」

夏荷笑道：「他老人家不單功力通神，智計更復超絕，雖是孤身，也必然無甚險惡……」

春蘭道：「冷老人家要龍少俠無須爲他担心，他不走這『橫江鐵索』，把强敵引走後，自會從別處過江，與你們彼此相見，細談一切！」

龍不潛點了點頭，苦笑道：「好，蘭姑娘與荷姑娘這一趟太辛苦了，你們快點踏索過江去吧，菊姑娘，梅姑娘均已爲你們提心吊胆，盼望欲絕！」

春蘭道：「我們……」

龍不潛猜出她們是想在此接應辛人英和爹爹龍潛，遂搖手笑道：「不必，不必，有我和『小白』『大黑』，在此接應，業已足够，你們且先過江，免得少時，渡索人數太多，追兵又大舉趕到，難免會照應不到！」

春蘭夏荷知道龍不潛功力極高，又見「小白」「大黑」，分立絞輪兩側，遂雙雙恭身領命，春蘭並向「小白」叫道：「『小白』，我們先過江去，你和『大黑』，要乖乖服從龍少俠一切命令，姑娘

就要來了！」

「小白」「大黑」，雙雙點頭，「小白」並從喉中，發出一聲低嘯！

龍不濳知曉春蘭與「小白」之間，已經聞聲知意，遂向春蘭問道：「蘭姑娘，小白嘯些甚麼？」

春蘭笑道：「『小白』是對龍少俠表示佩服，牠說你的本領大得很呢！」

龍不濳走到「小白」近前，伸手摸摸牠那一身銀羽鋼毛，向春蘭笑道：「蘭姑娘，『小白』『大黑』，均已肯聽我話兒，你和夏荷姑娘，應該放心，快點登索渡江，與菊姑娘梅姑娘等會合去吧！」

春蘭，夏荷二人，恭身領命，雙雙縱上鐵索，向對岸走去。

她們行未及半，龍不濳勃然變色！

因爲龍不濳聽出「聚泉峯」下，有不少人急急趕來！

不單來的人多，並還可以聽出有比那「索魂魔手」鮑青山，高明甚多的絕世高手在內！

龍不濳心中明白，這些人定是被黃三所發的紅光火箭引來，遂向「小白」「大黑」，低聲叫道：「『小白』『大黑』，你們只護住這根橫江鐵索，不容許任何人加以毀損，別的事兒，不許逞强，除非獲得我的命令，才可出手！」

「小白」「大黑」委實通靈，向龍不濳連連點頭，表示領命！

這時，兩條人影，業已當先由峯下搶上！

龍不濳閃目一看，來的是兩名老叟，左面一名，陌生未識，右面一名，却是「雪峯山」，和「巫山」見過兩次的「釣天翁」翁拓！

左面那名老者，才一上峯，便瞥見春蘭，夏荷二人，正行在鐵索中腰，遂冷笑一聲，揚手發出一綫紅光，向橫江鐵索飛去！

「小白」「大黑」，雙雙怒嘯，正待撲向紅光，龍不濳儒衫大袖揚處，已飛起一點寒星，對紅光橫空攔截！

這點紅光，是龍不濳輕易不用的師傳暗器「明月珠」，手法既準，去勢又疾，恰好在距離橫江鐵索，約莫三尺之前，把那紅光截住！

紅光一觸寒星，竟然立起爆炸！

「砰」然巨震，紅火星飛，整條絞得緊緊的橫江鐵索，都被震得劇烈搖撼不已！

尚幸不是直接命中，故而紅光的炸勢雖强，仍未將鐵索炸斷！

但就這樣，春蘭，夏荷二女，已被震得在索上站不住脚，雙雙跌了下來，虧得心靈手快，抓住鐵索，才未墮入江心，並索性以手代足地，援索向對岸橫渡！

龍不濳勃然震怒，目注那發出紅光的老者，一剔雙眉，厲聲喝道：「尊駕何人，怎麼出手如此狠毒？」

「釣天翁」翁拓「哦」了一聲，流露一副獰惡笑容說道：「龍少俠尙不認識本派的姬護法麼？來來，我先替你們引見引見，有話再慢慢交代。」

話完先指着那發出紅光的老者，向龍不濳一軒雙眉，帶笑說道：「這位是『巫山派』中『護法』之一，『十惡神魔』姬紀東！」

然後，再指着龍不濳，向姬紀東說道：「姬兄，這位老弟的來歷頗不簡單，他是『九龍』中『山澤蟄龍』龍濳之子，『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大先生的得意門人！」

姬紀東冷冷道：「管他有多大來歷？也不該說起話來，如此狂妄無理！」

龍不濳聽得劍眉一挑，目射神光地，看着姬紀東，詫然問道：「姬朋友何出此言？龍不濳竭誠領教，我是怎樣狂妄，怎樣無理？」

姬紀東伸手遙指如今已用手代足，逐漸接近對岸，顯然無法再加攔阻的春蘭，夏荷二女，向龍不濳冷冷問道：「這橫江鐵索以上的兩名女子，是不是『巫山派』中的侍女春蘭夏荷？」

龍不濳道：「正是！」

姬紀東獰笑說道：「本派侍女，倒反本派，投奔外人，本座奉『金釵令主』之命，欲加追擒，龍朋友橫加攔阻，難道不是無理？……」

語音至此畧頓，一挑雙眉，繼續說道：「龍朋友不單幫助叛徒逃亡，反而責怪本座出手狠毒，難道不是狂妄？」

龍不濳道：「原來姬朋友語意在此，但彼此間的看法，顯有不同……」

姬紀東問道：「龍朋友的看法，又如何呢？」

龍不濳俊目之中，神光烱烱地，劍眉雙軒，朗聲答道：「我認爲春蘭夏荷等兩位姑娘，不單不是叛徒，並均對她主人辛人英姑娘，十分忠誠！」

姬紀東冷笑道：「辛人英本身也是背叛她義母而兼恩師的不義之人……」

龍不濳聞言，立加反駁地，截斷姬紀東的話頭，沉聲叱道：「胡說，『巫山派』倒行逆施，自居不義，辛姑娘知所順逆，正是一朶難能可貴的濁水青蓮！」

姬紀東不肯與龍不濳多作辯論，只向他注目打量，獰笑問道：「龍朋友，辛人英呢？她業已逃往對江了麼？」

龍不濳不願使姬紀東與翁拓知曉辛人英尙藏在「巫山」隱處，待機渡江，遂故意哄騙他們地，點

了點頭，冷然說道：「當然，辛人英若未過江，春蘭夏荷等兩位忠誠義婢，怎會趕去追隨左右？」

翁拓一旁問道：「辛人英姑娘，怎樣過江？是由閣下加以接應的麼？」

龍不濳索性扯謊扯到底地，毫不遲疑，點了點頭答道：「正是，翁大供奉與姬大護法，難道打算問我一個罪麼？」

這時，又有五六條人影，竄上峯來。

姬紀東回頭一看，見是自己與翁拓所率「巫山」門下，遂沉聲喝道：「你們守在四周，不許放任何人上這『聚泉峯』，也不許放人下峯！」

那羣「巫山」弟子，一齊恭身應諾，姬紀東回頭向龍不濳叫道：「龍朋友既有胆量，來此接應逃亡，手底下必很明白，我要你給我一點公道！」

他的語音剛落，突然聽得遠處又有個清朗口音，冷笑說道：「姬紀東，你說得對，我便要你這『十惡神魔』，給我一點公道！」

姬紀東愕然抬頭，循聲看去，只見就在自己回頭向手下囑咐之際，竟有一人，踩着橫江鐵索，從對岸如飛馳至。

一來，來人身法絕快，當自己發現之際，業已即將把那橫江鐵索走完。

二來，姬紀東知道龍不濳在旁監視，適才既對春蘭，夏荷，加以維護，如今決不容自己對索上來人，輕易暗算！

有這兩點原因，姬紀東遂索性佯作大方，靜等那條電掣人影，渡江登岸，看清來者是誰以後，再作區處！

因時值深夜，姬紀東看不清來者是誰，但龍不濳的心中，却是淸淸楚楚。

他一聽語聲便知來人是「落拓書生」魏立言。

事先講好，魏立言與石超然二人，留在對岸策應，如今這位「落拓書生」魏師叔，却是爲了何事，竟又冒險過江？

龍不濳起初頗覺詫異，但忽然想起一樁往事，便卽恍然。

上次，在「南嶽衡山」的幽壑之中，魏立言與自己爲涂琬向公冶陀求醫，誅除「蛇虬」時，魏立言曾經說過他有個胞弟，死在這「十惡神魔」姬紀東的手下！

如今，魏立言定是從適才爆炸的那道紅光之上，看出來人身份，才冒險渡江，要尋姬紀東，報復殺弟仇恨。

他把這樁前事，在心中畧一回想，方始恍然大悟，姬紀東已狂笑叫道：「索上來人是誰？放眼當今武林之中，能够配向我姬紀東要點公道之人，却還不太多呢！」

索上的魏立言，尙未答話，龍不濳已一面監視姬紀東，防範他對魏立言施展甚麼無恥突襲手段，一面冷笑說道：「這位老人家，你應該認識，就是你的追魂使者，索債閻君！」

姬紀東獰笑道：「姬某闖蕩江湖，兩手血腥，殺人無數，欠的債兒太多，業已記不淸楚誰是我的債主兒……」

話方至此，一條人影業已飛縱而至，飄然卓立在龍不濳的身側。

人到切近，姬紀東自然看出來人竟是與「釣天翁」翁拓，「瓢媪」陶瑜齊名，共列「北海三奇」的「落拓書生」魏立言。

他「哦」了一聲，微抱雙拳，向魏立言拱了拱手說道：「我道是誰？原來竟是魏兄。」

魏立言冷然道：「姬紀東，魏某風塵落拓，遍走四海八荒，尋你多年，今日才得相遇，你大概不會忘記在『嵩山』幽谷之中，暗害我胞弟，奪去一本拳經之事吧？」

姬紀東笑道：「當然記得，因爲那冊拳經，雖然到手，但經上一片空白，根本不是眞貨，魏兄今日提及，莫非還想把那冊白絹，要回去麼？」

魏立言目閃神光，挑眉答道：「不管那冊拳經，是眞是假，既然被你設法奪去，我便不想再要，如今我只要你還我胞弟魏立人的一條命兒！」

姬紀東驚道：「聽魏兄之言，令弟魏立人兄，業已辭世了麼……」

魏立言怫然叱道：「姬紀東，你名列『南荒八怪』，又是『巫山派』中首席護法，也算頗有身份之人，應該敢作敢當，莫要假作痴呆，裝蒜推諉，你在『嵩山』幽谷，趁我兄弟魏立人，毫無戒意之下，打了他三根『鴆羽毒芒』，和一記『陰風透骨掌』，他還活得了麼？」

姬紀東雖然皮厚，但被魏立言這樣當面說破他昔日對人無恥暗算行爲，也不禁臉上一熱！

惱羞之下，多半成怒，姬紀東在臉上一熱以後，便自獰笑說道：「魏兄找我多年了麼？如今被你找着，又如何呢？……」

魏立言道：「簡單得很，我們是江湖人物，作起事來，自然是按照江湖規矩，姬朋友大概不至於不懂得『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吧？」

姬紀東聞言，偏過臉去，向「釣天翁」翁拓，含笑叫道：「翁老供奉，辛人英已經過江，不及追擒，小弟且在此與魏立言，了斷了斷昔年舊事，成全他兄弟相會如何？」

在一般幫會門派的編制之中，「供奉」地位，多半高於「護法」。

但「十惡神魔」姬紀東因自恃獲得「金釵令主」辛九香的寵信，被稱爲「首席護法」，故而並未把身爲「供奉」的「釣天翁」翁拓，看在眼內。

翁拓經驗老到，處世圓通，口中雖然不言，但心中對於姬紀東的狂妄僭越，自然不無介介！

他如今聽得姬紀東要與魏立言，了斷私人舊怨，遂落得坐山觀虎鬥地，點頭笑道：「魏兄儘管施爲，老朽一旁瞻仰神功，並替你掠陣！」

話完，扭頭向環列身後的六名「巫山派」弟子，朗聲喝道：「燃起火把——」

六名「巫山」弟子，暴「喏」一聲，六支光燄極强的松油火把，便自點着。

姬紀東目注魏立言道：「魏兄，我承認欠了你一筆舊債，但不知你對這筆債兒打算怎樣討法？」

魏立言道：「昔日你是用『鴆羽毒芒』，和『陰風透骨掌』，傷我兄弟，今日除了這一種暗器，與一種掌力，當然領教以外，我還想領教領教你威震南荒的那根『烟雲鞭』——」

姬紀東笑道：「這樣一來，魏兄是要我把壓箱底的一點東西，完全抖露出麼？」

魏立言冷冷說道：「『十惡神魔』身懷『十惡』，區區三樣，恐怕你還未盡所長吧？常言道：『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只要姬朋友有興，你便把『十惡』手段，完全施爲，魏某也毫無……」

姬紀東聽魏立言說至此處，相當狂傲地，縱聲狂笑道：「夠了，夠了，姬某雖身懷『十惡』，但闖蕩江湖以來，直至今日，尙未對任何人物，同時使用過『三惡』以上……」

魏立言道：「姬紀東，你此語何意？莫非打算就用這三件東西，對付我麼？」

姬紀東「嗯」了一聲，目光中凶芒烱烱地，點頭說道：「昔年，殺你兄弟魏立人，只用『鴆羽毒芒』和『陰風透骨掌』，如今遇見名震『北海』的『落拓書生』，再加多一根『烟雲鞭』，也該足够的了！」

魏立言偏過臉，看看龍不潛，一挑雙眉，正色說道：「龍賢侄，我對於這樁殺弟之仇，含恨已久，你千萬……」

話雖未了，龍不潛已知魏立言是囑咐自己不要插手相助，讓他獨力殲仇！

他因知魏立言積恨多年，早有準備，遂趕緊連連點頭，含笑說道：「魏師叔放心，小侄只在一旁爲師叔掠陣，防範對方有甚出乎武林規矩的無恥手段便了！」

魏立言目光轉注姬紀東，向前走出兩步，冷然挑眉叫道：「姬紀東，我們該淸結淸結昔日『嵩山』幽谷之中的那筆舊帳了，你的『烟雲鞭』呢？」

姬紀東獰笑道：「魏朋友先接我一記『陰風透骨掌』吧，不是姬紀東發句狂言，我在施展『烟雲鞭』之前，還得先掂掂對方是否够份量呢？」

話完，右掌提處，向魏立言當胸遙推，「呼」然發勁！

這位「十惡神魔」所發掌風不單强烈異常，並還陰寒無比，使人稍一觸及便會遍體涼颼颼之感！

魏立言冷笑一聲，翻掌吐勁迎擊！

兩股內力交會，姬紀東身形不動，岸立如山，魏立言却足下晃了一晃！

姬紀東狂笑道：「原來『落拓書生』不過如此，就憑閣下這點修爲，還用得着姬某施展生平最得意的『烟雲鞭』麼？」

語音方落，左手一揚，七八綫寒芒，電閃飛出，向魏立言面門襲去。

魏立言想不到姬紀東竟在才一開始對掌之際，便發出「鴆羽毒芒」，趕緊左足一撤，身形右轉三尺，把那七八綫寒芒，險煞人地，閃了開去。

但姬紀東刁鑽異常，知道魏立言閃得開「鴆羽毒芒」，竟早就蓄勢以待，看準他閃身方位，跟着又是一掌！

魏立言也是久經大敵之人，深悉自己這種倉促閃避動作，最容易授人以隙，遂特別留神，注意姬紀東是否鍥而不捨，再度發難？

果然，目光才瞥，掌風又至，魏立言慌忙應變，雙掌齊推，阻接來勢！

這次，姬紀東乘勢追擊，力量加强，魏立言却是倉忙應接，力量有所減弱。

一個加强，一個減弱之下，魏立言竟被震得踉蹌出兩三步去！

姬紀東狂笑震天，跟踪追擊，絕不容魏立言有所喘息機會地，便把他圈入了上下翻飛的漫天掌影之內！

這種情況，自然是魏立言功力畧遜，被姬紀東佔了上風！

但戰局之中的情況，雖是如此，戰局之外的情況，却顯有不同！

站在處於下風的魏立言這邊的龍不潛，神色平淡，嘴角間並不時露出一絲微笑！

站在處於上風姬紀東那邊的翁拓，反倒雙眉深蹙，臉上有了憂容！

因爲翁拓曾與魏立言交過手兒，知道這位「落拓書生」的功力不弱，如今定是有所保留，不知要讓姬紀東上甚惡當？

換在別人，翁拓既然旁觀者淸，便可暗以「蟻語傳聲」，對姬紀東耳邊，悄悄加以提醒。

但如今却因姬紀東平素驕狂，翁拓遂不肯多事，只把眉頭畧皺，靜靜旁觀！

他也不是坐觀成敗，這位「釣天翁」，是要等姬紀東吃了苦頭之後，再復出手援救，這樣才顯出「供奉」的功力地位，畢竟要比甚麼「首席護法」，高明一些！

龍不潛自然更是心中雪亮，故而含笑旁觀，欣賞魏師叔怎樣報復他積鬱多年的殺弟之恨！

姬紀東當局者迷，以爲自己功力，當眞高於魏立言甚多，一味施展「陰風透骨掌」，强攻猛襲，連那「鴆羽毒芒」，都不捨浪費，未再取用！

接連三招絕學，迴環併發，奇幻無儔，把魏立言逼得腳步倉忙，身法散亂。

姬紀東以爲取勝在卽，氣燄更張地，獰笑連聲，揚眉叫道：「魏立言，就憑你這點能耐，也敢尋我報殺弟之仇麼？你再嘗嘗我這套掌法之中的『追魂三殺手』吧！」

魏立言好似被逼得閃避不及，咬緊牙關，硬接這「追魂三掌」。

前兩掌，把魏立言震得連退幾步，胸前起伏不定，劇烈喘息！

姬紀東不肯再放鬆，把功力提到極致地，跟踪又是一掌，口中並獰笑叫道：「魏立言，你兄弟在『枉死城』中，孤獨已久，你應該前去陪他，盡盡友于之義！」

魏立言一挫鋼牙，雙掌齊出！

翁拓到了此時，才以「蟻語傳聲」功力，向姬紀東耳邊叫道：「姬護法，請小心一些，對方魏窮酸，似乎是在故意驕敵，隱藏功力！」

這幾句耳邊密語，着實提醒了姬紀東，但也害了姬紀東！

因爲姬紀東也是高人，窗戶紙一點便透，他被翁拓傳聲提醒之下，便發覺果然不差，自己要上惡當！

既有發覺，心中自然一凜，心中一凜，手上所凝聚的眞力，也自然打了折扣！

這時，魏立言認爲敵勢由驕生餒，業已提聚十二成功力，毫無隱瞞地，加以反擊。

姬紀東恰在此時，驚心餒氣，減弱功力，豈非要倒大霉？

雙方掌力一合，姬紀東覺得魏立言的掌中內勁，何止倍增？被震得哼了一聲，臟腑翻騰地，踉蹌後退幾步！

剛才，他不肯放鬆魏立言，如今是魏立言不肯放鬆他。

「落拓書生」魏立言趁勢追踪，奇招迭發，把這臟腑間，業已被震受傷的「十惡神魔」姬紀東，攻得手忙腳亂。

到了這個時機，翁拓不便再坐視不理，但他剛伸手入懷，龍不潛已冷然叫道：「翁拓，我魏師叔與姬紀東結有殺弟之仇，正在拚力相搏，你我是局外人，最好莫要多事。」

翁拓臉上一熱，方自冷笑兩聲，突然發覺姬紀東已有轉機。

原來姬紀東在手忙腳亂，左支右絀之中，勉强提氣笑道：「魏立言，你的心機眞深，如此作法之意，大概是怕我取出『烟雲鞭』來……」

話猶未了，「落拓書生」魏立言，便雙眉一挑，哂然冷笑地，接口說道：「姬紀東，你少用激將法兒，我便讓你取出『烟雲鞭』，才好使你死得心服口服！」

話完，果然停手不攻，並閃身向後，退了兩步，面帶煞氣地，巍然卓立！

這樣一來，姬紀東不禁喜出望外目注魏立言，獰笑說道：「魏立言，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這眞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

話猶未了，魏立言便冷笑道：「姬紀東莫要口舌狂妄，我們還是在手底下見分曉吧，到看是誰上天堂？誰下地獄？」

姬紀東獰笑一聲，不再多話，探手襟底，撤出了一根圓如鴨卵，長度不到四尺的黝黑鋼鞭！

翁拓深知姬紀東這根「烟雲鞭」，是寒鐵鑄造，空心厚殼，不畏任何寶刀寶劍砍削，鞭身上更有無數細孔，與人動手時，只消暗運內勁，便可使鞭中所貯毒粉，化爲目力難見的無形烟雲，悄然散佈於空中，使對手不知不覺上，只一吸入，便將慘遭不測！

故而這位「釣天翁」翁拓見姬紀東取出「烟雲鞭」後，便立卽再往後退出丈許，免得在一不小心之下，便會遭受了池魚之殃！

魏立言也暗以「蟻語傳聲」功力，向龍不潛悄然囑道：「龍賢侄，姬紀東業已取出『烟雲鞭』，他就快要死了，賢侄與『小白』『大黑』退得遠些，並替牠們在鼻間各塞上兩粒辟毒藥丸，以防嗅入姬紀東『烟雲鞭』中的無形毒粉！」

龍不潛因悉魏立言心切弟仇，早有準備，遂如言招呼「小白」「大黑」，儘量退後，並替牠們悄然在鼻間塞入了辟毒藥丸。

這時，姬紀東手橫「烟雲鞭」，目注魏立言，挑眉叫道：「魏窮酸，你既想作死，怎麼還不亮出兵刃來呢？」

魏立言一揚手中摺扇，冷笑答道：「魏立言江湖落拓，一扇隨身，這就是我的兵刄，你儘管進手

好了！」

姬紀東從鼻中「哼」了半聲，搶中宮，踏洪門，一式「棒打天王」，便自平擊「烟雲鞭」，惡狠狠地，向魏立言當頭砸下。

鞭猶未到，內力潛逼之下，已有不少毒粉，從鞭身細孔中溢出，無形無色地，散佈在魏立言頭頂上方，飄揚空際。

魏立言不肯硬接，滑步轉身，避開這招「棒打天王」，並「刷」地一聲，展開手內摺扇，向空中扇了兩扇！

他不是尋常揮扇，是凝聚玄功而爲，故而罡風呼呼之下，竟把空中的無形毒粉吹拂得紛紛散化！

姬紀東見狀，這才知道對方爲何要用摺扇對付自己的「烟雲鞭」之故。不禁暗暗高與！

因爲除了鞭中毒粉之外，「烟雲鞭」本身威力，亦復極强，鞭法更頗神妙，魏立言顧此失彼以下，焉有不敢之理？

他一來知道魏立言可能探悉自己「烟雲鞭」中，藏有無形毒粉，才凝聚功力，向空中扇出扇風，二來倚仗多年精煉的一套「玄壇黑虎鞭」法，十分神妙，遂只把「烟雲鞭」當作尋常鋼鞭使用，暫時不再以內力暗勁，逼出鞭中毒粉！

但他鞭中毒粉，無形無色，雖然未再發出，魏立言却不知曉。

故而魏立言不得不加提防，於每一度與姬紀東兵刄相觸，或姬紀東每一次發招過後，他都要揮動摺扇，向空中扇上兩扇！

這樣一來，魏立言可忙壞了，旣要闔扇應敵，又要開扇扇風，僅僅這柄摺扇的一開一闔，便使他浪費了多少功力，遲滯了多少身法！

十招八招，還無所謂，到了五六十招以後，扇影鞭風相互爭雄之下，魏立言的那柄摺扇，便有點左支右絀地，相形遜色！

姬紀東一面動手，一面注意觀察，看出這是實情，並非魏立言故技重施，又在隱藏功力，想要耍甚花樣！

照此情況看來，自己要想戰敗魏立言，或是除却這位「落拓書生」魏立言，固然至少還須鬥上三五百招，但如今再度發出鞭中無形毒粉，却是絕好機會！

因魏立言身法漸見遲滯，應付漸見爲難，只要他有一次疏忽，嗅入一點毒粉，便可立即結束這場尋仇戰鬥！

姬紀東主意旣定，邊自加緊進攻，邊自暗運內勁，把毒粉暗從鞭中逼出。

戰場局面，暫時膠着，龍不潛却突然有點心神不寧起來！

他目中雖在注視戰場情況，替魏立言掠陣，耳中却聽得一些奇異聲息！

所謂「奇異聲息」，是「聚泉峯」的峯下來路之上，起了一種悉悉卒卒的輕微怪響。

這悉卒怪響，决非人行，音量極低，但却數量頗多，好似遍峯蠢起！

換了別人，對於這種聲息，不單不易聽見，便算聽見，也會忽畧過去。

龍不潛却起了滿腹狐疑，劍眉雙蹙地，暗自忖道：「奇怪，這是甚麼聲息？『巫山派』中，各種凶邪都有，莫要……」

念頭至此打斷，因爲戰場中的局勢，業已緊急變化，不容龍不潛不暫時打斷心中疑念，注視一椿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火爆熱烈場面！

原來此時姬紀東以爲時機已至，不斷用內力逼發鞭中無形毒粉，並把一套「玄壇黑虎鞭」法，展盡精微，連人帶鞭，都化爲包圍在魏立言身外的一團急漩百變光影！

魏立言也覺時機已至，遂雙目齊瞪，厲嘯一聲，喝道：「姬紀東，你已惡貫滿盈，且還我兄弟魏立人的命來！」

隨着話聲，摺扇又是一揮！這回，他不是展扇扇風，而是把早就藏在右掌掌心，待機而發的一點豆大綠光，電疾向姬紀東發出！

「釣天翁」翁拓不愧年老成精，見識甚廣，一見這點豆大綠光，便自大驚失色地，「咦」了一聲，急急叫道：「姬護法小心，對方所用，像是昔年『鬼母』甄瑤的『幽靈火』呢！」

姬紀東以爲得手在卽，滿懷得意之下，委實並未把這點豆大綠光，看在眼內。

但聽得翁拓叫出「幽靈火」的名兒，却不禁大吃一驚！

驚念才起，「幽靈火」碧芒散處，竟把滿空中的無形毒粉，點燃得從無形變成有形！

轉瞬間，空中佈滿了一片暗綠中微閃粉紅光芒的奇異火光。

這奇異火光，更復極爲奇異地，由散而聚，包向姬紀東手中所執的「烟雲鞭」外！

姬紀東情知不妙，這樣一來，整根「烟雲鞭」中的所有無形毒粉，均將全被點燃！

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好揚手飛鞭，把這心愛得意兵刄，向魏立言飛砸而出！

鞭才出手……

轟……沙沙……悉悉……索索……

（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本故事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之八「毒手神釵」）。

過關刀

大破飛虎剿飛狐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從奉二聖教主之命往飛虎關傳遞消息的衞教軍左基福身上，取得通行令牌，然後改扮成左基福的模樣，騙過守關兵卒，引領他往見「八臂魔君」邊無界，楚雲彪憑着應急機智和套自眞左基福口中的情報，騙信邊無界，跟隨他往飛狐關，離關不遠，進入白鶴眞人、賈谷蘭、田舍郞等人埋伏的地方，楚雲彪現出本來面目，由白鶴眞人出手把邊無界擊斃，衆人遂在林中調息，晚間由楚雲彪引領避過埋在關外的地心鬼雷，直抵關前，値有衞教軍提燈出巡，田舍郞失驚道：不好，他們向這邊走來了——

楚雲彪道：「咱們現在立足之地，是沒有地心鬼雷的安全秘徑，他們出城巡山，自然也要走安全秘徑，並非他們發現了咱們，大家別怕。」

賈谷蘭道：「要幹掉他們麼？」

楚雲彪道：「當然，不過要後退一些才可下手，在此動手，萬一他們呼救起來，一定會被關中的衞教軍聽到。」

於是，衆人循原路悄悄後退，一直退到山腰上，才停下來。

不久，燈光搖幌而至，巡山的三個衞教軍已到了。

只聽其中一人說道：「老劉，你猜教主召邊關主去飛狐關幹麼？」

老劉答道：「誰知道，不過老子倒希望他一去不返，永遠不要回來。」

爲首那挑燈的衞教軍笑道：「哈，這句話你若敢在關中說出，我才佩服你！」

老劉冷笑道：「哼，有何不敢？」

爲首那挑燈的衞教軍嘆道：「說眞的，那老傢伙也太貪婪了，他一生積蓄的財寶八輩子也花不完，爲何還要尅扣咱們的月餉和伙食？常言道『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有錢難買脚邊土——」

剛說到此處，他手上的燈籠忽然「噗！」的一聲，被甚麼東西打熄了！

他大吃一驚，叫道：「啊呀！有敵人——」「人」字尾音未出，一道刀光已由他頸子上掠過，他的一顆腦袋「冬！」的掉落地上！

後面兩人驚得魂飛魄散，轉身便跑，但只奔出兩步，又一道刀光由他們頸上抹過，兩顆頭顱應聲落地，骨剝剝的滾下山去了。

動手殺死他們的，不是楚雲彪，而是金盾帮的兩個兄弟，他們對二聖教的衞教軍似極痛恨，故下手毫不留情。

楚雲彪原想放他們下山逃生，但一看金盾帮的兄弟業已出手，而且，要阻止也已不及，只好默不作聲。

殺死三個衞教軍的兩個金盾帮兄弟抹去刀上血漬，其中一個順起一脚，把一具屍體踢下山去，那具屍體，如滾木般，順着傾斜的山腰直滾下去。

楚雲彪吃了一驚，急叫道：「快拉住他！」但已來不及，屍體已滾下一二丈，滾離安全秘徑了！

楚雲彪又急叫道：「大家快臥倒！」衆人也立刻想到那具屍體可能觸發地心鬼雷，連忙紛紛就地臥倒。

果然，衆人剛剛臥下，只聽「轟！」的一聲震天巨响，在兩丈下的山腰上爆炸了！

隨着爆炸聲，一片沙石和樹枝樹葉電射而起，冲高五丈，然後像傾盆大雨般落到衆人身上。

有好一陣，衆人的神智都渾渾噩噩，耳中响着金鳴之聲，大有不知是生是死之感！

白鶴眞人首先爬了起來，急問道：「有沒有人

受傷？」

衆人的耳中仍在「嗚嗚」响着，根本聽不到他的話，過了一會之後，才相繼站立起來。

白鶴眞人點數一番，見二十四人一個不少，這才透出一口氣，說道：「還好沒人受傷，眞是幸運之至！」

那位踢下屍體的金盾帮兄弟滿面慚愧，道：「在下眞糊塗，竟未想到屍體會觸發地心鬼雷！」

楚雲彪急道：「現在關中敵人已然警覺，咱們快攻入關中去吧！」

說着，拔出寶刀，當先奔去。

衆人亦知不能再等，於是紛紛撤出兵器，隨着楚雲彪朝飛虎關趕去。

轉眼趕抵飛虎關下；但見城上已燈火光明；上面站着許多衞敎軍；當中兩人是「花花僧」和衞敎軍統領脂粉人妖鄔玉璜。

他們一見來了二十多個敵人，面色大變，急喝道：「快放箭！」

一聲令下，城上箭如雨發，射出數十支利箭，朝二十餘人襲至！

金盾帮的十五位兄弟人人都帶着一面金盾，這時便派上用場，十五人迅卽越上前，擧盾擋出。

射到的一排長箭，都被金盾擋下了。

花花僧大叫道：「繼續發射！繼續發射！」

刹那間，一排一排的長箭，勢如飛蝗，呼嘯射下，不絕如縷！

金盾帮十五位兄弟有盾牌護身，不致被射中，而白鶴眞人及楚雲彪等人各有一身功夫，也都能使用兵器將射到的長箭打掉，但雖如此，一時之間，却也無法攻入關中。

雙方正在僵持不下，忽見城上一陣騷動，有幾個衞敎軍在慘叫聲中，由城牆上跌下來了！

「反了！反了！金盾帮的兄弟反了！」

城上頓時亂成一片，花花僧和脂粉人妖身形疾起，撲向造反的金盾帮兄弟。

於是，形勢一變，白鶴眞人等二十餘人獲得攻上城的機會，紛紛撲上城牆，與衞敎軍大殺起來。

城中的衞敎軍雖多，却都不是高手，故雙方交戰之下，不消盞茶工夫之久，衞敎軍已死亡五、六十人。

花花僧和脂粉人妖一看情勢不妙，便且戰且走，向城中撤退。

白鶴眞人長嘯一聲；驀地縱上空中，身如天馬行空，一掠四丈有奇；飄落於花花僧的身後。

花花僧面色大變，身子疾挫疾旋，手中禪杖一掄，猛然向白鶴眞人的雙脚掃去。

白鶴眞人冷然一笑，右足一點地，身形再度飄起，避過了他的禪杖；手中拂塵一抖，飛捲而出，點向他的右眼。

花花僧原是被少林逐出門牆的佛門敗類；但他一身武功十分不弱，看見白鶴眞人的拂塵點到，竟不退避，只把禿頭一歪，杖柄突抬，反向白鶴眞人的腹部撞去。

白鶴眞人冷笑一聲，道：「好禿驢，你這是要找死！」

左掌一沉，正好攫住了撞到的杖柄。

花花僧面色一變，裂帛般厲吼一聲；運出全身之力；將禪杖奪了回來。

那知白鶴眞人並未用力握住杖柄，他運力一奪之下；用力過猛，登時刹勢不住，脚下「登登」往後顚退。

白鶴眞人乘勢欺近；拂塵一揮；捲住他的左脚，順手一拉，把他那肥大的身軀拉得離地而起，左掌緊接着拍出，「砰！」的一聲，正中其胸下的肋骨！

花花僧口中噴出一道血箭，身子跌成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來。

與此同時，楚雲彪也已追上了脂粉人妖鄔玉璜，跟他大打出手。

賈谷蘭、田舍郞、玩鈴子等人則追殺關中的衞敎軍；勢如破竹。

忽然；有人大喝一聲道：「你們都住手，否則我宰了這人！」

聲音；來自一棟石屋之上。

楚雲彪抬頭一看，登時怔住了。

原來，站在石屋上喝叱的是鐵羅漢，他右手握着一柄鬼頭刀，左手挾持着刀痴百里發，正把那柄鬼頭刀架在百里發的頸子上！

刀痴百里發面掛苦笑，全身軟綿綿的，顯然未飮聖酒，只喝了「蝕骨露」，功力盡失。

衆人一見之下，不覺紛紛停手，因爲大家都不願見楚雲彪的師父被害。

楚雲彪游目四顧，不見管以昌在場，心中暗暗納罕，忖道：「奇怪，管以昌原說要負責保護師父，怎麼到現在還不見人影？」

這時，石屋上的鐵羅漢看見衆人均已住手，心知控制刀痴百里發有效，心中十分高興，嘿嘿怪笑道：「你們好大胆，竟敢前來飛虎關撒野，如今還敢動手麼？」

脂粉人妖覺得靠近「人質」最安全，連忙縱身上屋，和鐵羅漢站在一起。

楚雲彪心中着急，脫口喝道：「鐵羅漢，你待怎樣？」

鐵羅漢冷冷一笑，道：「我要你們一個個俯首就擒！」

楚雲彪道：「你鐵羅漢只不過是二聖敎的一名打手，如今飛虎關已破，你若知機，立刻放下我師父，我保證讓你逃生便了。」

鐵羅漢大笑道：「說的甚麼鬼話，你們都給我放下武器，不然我立卽殺死你師父！」

白鶴眞人冷冷一哼道：「殺了刀痴，你自己怎麼辦？」

鐵羅漢道：「這要先問問你們是否忍心看着這位刀痴被殺！」

刀痴百里發忽然大聲喝道：「諸位莫替老夫担心，只管動手就是了！」

衆人就是不敢動手。

鐵羅漢面容一獰，聲色俱厲的喝道：「快放下武器，否則我要下手了！」

楚雲彪忙道：「且慢，我們放下武器後，你打算怎樣處置我們？」

鐵羅漢陰笑一下道：「我要你們乖乖就擒！」

楚雲彪向賈谷蘭使了個眼色，旋又回對鐵羅漢高聲道：「然後呢？」

鐵羅漢道：「然後我要把你們關入地牢，聽候敎主的命令處置你們！」

賈谷蘭忽然雙足一頓，倒縱而起，向城門方向疾掠而去。

鐵羅漢大喝道：「站住！」

但賈谷蘭去勢極快，一眨眼就已逃遠了。

鐵羅漢勃然震怒，擧刀做勢，要砍刀癡百里發的頭。

楚雲彪叫道：「等一等！」

鐵羅漢把鬼頭刀擧在空中，沒有立刻砍下，沉聲道：「哼，你小子還有甚麼話說？」

楚雲彪道：「方才逃去的是金盾帮主的女兒，她與我們師徒無關，故不願受你控制。」

鐵羅漢兇虎虎地道：「我不管誰與你們師徒有關無關，誰敢再逃，我一刀砍下你師父的頭！」

刀癡百里發道：「你有胆量現在就動手，不敢動手，你就是王八生的兒子！」

鐵羅漢大怒，鬼頭刀一翻一沉，用刀背在他後腦上敲了一下，吼道：「你給我住嘴！」

刀癡百里發罵道：「兎崽子，你眞是吃了熊心豹胆，居然敢凌辱我老人家，等一會我老人家會好好跟你算賬！」

鐵羅漢冷笑道：「等一會？哼哼，等一會你又能怎樣？你還想逃出我鐵羅漢的掌握不成？呸！別做夢了！」

雙睛一抬，瞪視楚雲彪一干人，又厲聲道：「你們放不放下武器？」

楚雲彪道：「放下武器是可以的，但你要我們俯首就擒，這個條件太苛，我們不能接受。」

鐵羅漢吼叫道：「不能接受，我就宰了你的師父！」

手中鬼頭刀再擧，做勢便要砍下。

楚雲彪急忙說道：「慢來！慢來！你再聽我一言……」

鐵羅漢其實也沒有胆量殺死刀癡百里發，但態度却表現得很兇暴强硬，喝道：「有屁就快放！」

楚雲彪只想拖延時間，好讓賈谷蘭去採取行動，當下說道：「你要我們俯首就擒，然後要把我們關入地牢，這個條件只有我一人能够接受，其餘之人與家師非親非故，他們豈肯接受？所以……」

鐵羅漢見他住口不說下去，怒問道：「所以怎樣？」

楚雲彪道：「如果你叫他們退出飛虎關，他們或許願意聽從。」

鐵羅漢想了想，道：「這樣好了，你和白鶴眞人留下，其餘的退出！」

白鶴眞人冷笑道：「你留下貧道幹甚麼？」

鐵羅漢道：「擒賊擒王，我不把你扣留下來，你就會再率領他們進攻本關！」

白鶴眞人道：「有道理……」

鐵羅漢道：「你答應不答應？」

白鶴眞人道：「不！」

鐵羅漢面色一變，冷冷道：「這麼說，你是要看着這位刀癡身首異處了？」

白鶴眞人道：「他死不了。」

鐵羅漢道：「哼，你可看淸楚，刀在我手裏，我只要往下一砍，他就非死不可！」

白鶴眞人道：「你砍吧！」

鐵羅漢一見嚇不倒他，便轉望楚雲彪厲聲道：「楚雲彪，你眞忍心看着你師父死麼？」

楚雲彪道：「爲人弟子，怎能看着師父被殺？不過，白鶴眞人說的不錯，家師死不了的。」

鐵羅漢獰笑道：「你是說，你師父的脖子是鐵打的？」

楚雲彪道：「不，我是說你沒有機會了！」

鐵羅漢大笑道：「好，我讓你小子看看我的機會！」

鬼頭刀一沉，對準刀癡百里發的後頸砍下！

但是，眼看鬼頭刀卽使落到百里發的後頸上之際，他身邊的脂粉人妖突然推出一掌，將他的刀拍開，說道：「不行！」

原來，脂粉人妖已看淸目前的情勢，心知刀癡

百里發若死，他和鐵羅漢也必無生理，他不顧死，故出手阻止。

誰知鐵羅漢被他一推之下，竟然站立不住，身子往旁一傾，跌倒於屋頂上，接着「骨剝剝」的連翻兩轉，直墮落地！

他挾持着的刀癡百里發，也跟着他墮下，但還未跌到地上，已有兩人同時電撲而出，將百里發接在手中。

撲出搶救的，是白鶴眞人和楚雲彪，他們同時抵達，同時接住了百里發的身子。

屋上的脂粉人妖大爲驚愕，他弄不清自己推出一掌只不過拍中鬼頭刀，而鐵羅漢怎會像紙人似的跌下去？驚得大叫道：「老鐵，你怎麼啦？」

一語方畢，他的身子陡地一震，繼之上身一仰，面上現出了恐怖和痛苦之色！

然後，雙膝慢慢彎曲，無力的跪落瓦上，接着也「骨剝剝」的滾落地上，和鐵羅漢一樣，落地即告氣絕！

然後，屋上出現了一條人影，有如凌波仙子的玉立於屋脊上，正是賈谷蘭！

本來還站在附近觀望的一羣衞教軍，一見之下，方知鐵羅漢和脂粉人妖是中了賈谷蘭的暗算，頓時吶喊一聲，四散逃奔。

金盾帮兄弟對衞教軍均極痛恨，立時又追殺上去。

蛇無頭不行，飛虎關的衞殺軍終告一蹶不振，除了少數逃出城外，多數均被殲滅！

楚雲彪把師父扶入屋中，讓他坐下，笑問道：「師父，你沒喝聖酒吧？」

刀癡百里發笑道：「沒有，邊無界怕爲師飲了聖酒後，突然不受控制，因此只關照鐵羅漢按日灌爲師一杯『蝕骨露』，使爲師功力盡失而已。」

楚雲彪道：「何時方能恢復功力？」

刀癡百里發道：「爲師是今天中午飲下『蝕骨露』的，故要等到明日中午方能恢復。」

他轉望白鶴眞人笑了笑，道：「牛鼻子，我該對你說聲謝謝了。」

白鶴眞人大笑道：「別謝，貧道也是令徒救的呢。」

刀癡百里發嘆道：「咱們都老了，還是他們年青人有辦法……」

白鶴眞人道：「可不是，他們幾個後生小子說幹就幹，居然先後破了飛豹關和這座飛虎關。」

楚雲彪問道：「師父，金盾帮的管以昌原說要護你，怎麼到這時還不見他的影子？」

刀癡百里發道：「他死了！」

楚雲彪一驚道：「死了？」

刀癡百里發點點頭，長嘆一聲道：「是的，你們原講好等城中起火時再攻入城——」

楚雲彪挿口道：「一位金盾帮兄弟不愼觸發了地心鬼雷，因此不得不提前攻進來。」

刀癡道：「他聽到了那聲爆炸，就知巳不能按照原定計劃行事，故立刻指揮二十四位兄弟殺向城門，支援你們攻入城中，而他則趕到爲師的房子要保護爲師，不幸被鐵羅漢發現，兩人打了一場，他不敵被殺。」

楚雲彪戚然道：「原來如此。」

正說着，賈谷蘭、田舍郎、玩鈴子、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尙、樊小琮及金盾帮兄弟紛紛走入屋中。

楚雲彪問道：「都解決了？」

賈谷蘭道：「正是，只走脫了幾個，咱們這一仗又大獲全勝！」

玩鈴子接口笑道：「小道已放了火，等下這座飛虎關便將化爲灰燼了。」

白鶴眞人瞪他一眼道：「哼，你就是喜歡玩火，聽到要放火燒房子總是跑在前面！」

玩鈴子嘻嘻笑道：「師父，別忘了放火燒房子是您老敎的，有一次您老要吃烤地瓜，就把一間破房燒掉。」

白鶴眞人怒道：「閉住你的烏嘴，在爲師面前說話不能這麼沒規矩！」

衆人聽得哈哈大笑起來。

刀癡沒有笑，他的眼睛正盯在楚雲彪的那柄寶刀上，似是愈看愈起疑，伸手道：「雲彪，那刀給爲師瞧瞧。」

楚雲彪立刻雙手捧上，含笑道：「師父識得這把刀的來歷麼？」

刀癡接過寶刀，上上下下仔細看了一遍，抬目問道：「這把刀，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楚雲彪笑道：「師父以前見過這把刀？」

刀癡滿面凝重地道：「豈止見過，這把刀還曾把爲師擊敗過兩次呢！」

楚雲彪道：「如此說來，那位贈刀的老人當眞是刀聖司空淳了！」

刀癡神色一變道：「你見過刀聖司空淳？」

楚雲彪點頭笑道：「是的，他這把寶刀原是在幾年前贈給尙大農的，數月前，尙大農故示友善，將這把刀轉贈給弟子使用，後來弟子在湯山遇見了那位刀聖司空淳，經他指點，方知刀柄中藏着他的絕學『五絕刀』……」

當下，把遇見刀聖司空淳的經過說了一遍。

刀癡聽了又喜又惱，嘿然道：「哼，那老不死

眞可惡，他一直把擊敗爲師當作一種娛樂，如今又來扯爲師的後腿！」

楚雲彪笑道：「他人並不壞。」

刀癡道：「人是不壞，就只是喜歡跟爲師過不去。」

楚雲彪道：「師父恨他麼？」

刀癡笑道：「不，只是有些着惱而已。」

楚雲彪道：「他曾說很欽佩師父的爲人哩。」

刀癡道：「他的確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爲師對他也只有心服口服了。」

楚雲彪道：「他的『五絕刀』眞是神妙，弟子殺死假聖人杜敬堂，即是『五絕刀』之功。」

刀癡把寶刀還給他，道：「今後你要好好勤練，說不定可以用以收拾二聖敎主。」

話題一轉，注目問道：「尙大農那賊子怎麼樣了？」

楚雲彪道：「弟子上次冒充金盾帮兄弟混入飛豹關時，見過他一次……」

接着，又將在飛豹關的經過簡要的說了出來。

這時，一片火光照入石屋，敢情那座殿閣已在猛炸燃燒起來了。

衆人走出石屋，看着在熊熊燃燒的殿閣，想着二聖敎的五座關城已順利的破了二關，心中均甚欣慰。

刀癡道：「地上這些屍體，何不把他投入火中燒個乾凈？」

楚雲彪等人覺得有理，便一齊動才把所有衞敎軍的屍體扔入火海中。

白鶴眞人道：「今夜咱們要在此過夜，抑是下山去？」

刀癡道：「在此過一夜，明早下山吧。」

白鶴眞人道：「既如此，咱們也得小心防備，萬一二聖敎主突然趕到此地，才能從容迎戰。」

楚雲彪道：「二聖敎主已命左基福來此報訊，他們本人應不會再趕來此關之理。」

白鶴眞人道：「有備無患。」

楚雲彪點頭道：「是。」

當下，老少五十多人把全城搜查一番，確定巳無敵人潛伏，便由賈谷蘭指派一批金盾帮兄弟負責守夜，其餘之人各找房子歇了下來。

將近午夜，殿閣已成一堆灰燼，而整座飛虎關也已恢復平靜。

約莫三更時分——

「轟！轟！轟！」

驀然，三聲猛烈的爆炸，由城外響了起來！

在城中過夜的老少衆人，立時全都驚醒，一個個急急忙忙的披衣奔出。

「轟！轟！」

又傳來了兩聲爆炸，分明是埋在城外的地心鬼雷被觸發了！

衆人一聽爆炸聲來自城門外，連忙朝城門疾奔而來。

轉眼間，老少五十多人均齊集城門上，白鶴眞人驚問道：「怎麼回事？」

負責守夜的金盾帮兄弟滿面驚愕道：「不知道，並未發現——」

言猶未了，城外遠處山林中，又有火光閃動，爆炸之聲，連續響起！

有人大叫大嚷道：「一定是二聖敎主率人趕來了！」

楚雲彪搖頭道：「不，如是二聖敎主率人攻到，他們絕不會觸發地心鬼雷！」

不錯，如是二聖敎的人攻到，他們只會悄悄潛入城中，然後發動突擊，那會故意在城外觸發地心鬼雷來打草驚蛇？

但爆炸聲響個不停，分明有不少人正在趕上山來，如說不是二聖敎的人，還會有誰呢？

因此，大家都爲之滿腹疑惑，驚愕不置。

「轟！轟！轟……」

爆炸聲，漸響漸近了！

玩鈴子叫道：「我的天，來的如非二聖敎徒，必已死傷不少人了？」

楚雲彪接口道：「而來人仍在繼續接近此關，可見人數極多，莫非是官兵不成？」

白鶴眞人詫異道：「官兵？」

楚雲彪道：「也許官府聞報這銅官山上有匪徒盤踞，故派軍進剿。」

白鶴眞人道：「這也不該選擇在半夜裏呀！」

「轟！轟！轟！」

爆炸聲，更近了！

白鶴眞人高聲道：「大家準備迎戰！」

刀癡道：「如是官兵呢？」

白鶴眞人道：「那麼，大家就躲起來，等他們攻入城後，再突圍下山！」

於是，人人撤出兵器，蹲在城牆下窺望着。

楚雲彪緊緊靠在師父身邊，準備隨時保護師父的安全，因爲他知道師父的功力要到明日午時才能恢復，在這時候是無力與人交手的。

俄頃，爆炸已伸展到城外的樹林了。

沙石，樹枝，陣陣冲空而起，如山崩地裂，令人目忧心驚！

忽聽樹林中有人叫道：「到了，到了！」

隨着叫聲，縱出數條黑影！

臨近一瞧，才看出那些人是和尙和道士！

爲首是一位瘦骨如柴的老和尙，不是別人，野枯佛是也！

在他身後，還有一僧一道是刀癡和白鶴眞人熟悉的人物，他們是少林掌教大善禪師和武當掌教玉淸子！

連續出現了四十多個和尙和道士之後，最後是一位俗家老人，他年約八旬，白髮蒼蒼，身軀頎健，穿一襲靑布舊衣，手上拿着一支長約三尺的「不求人」。

他，也是刀癡和白鶴眞人熟悉的人物，乃是「宇內三奇」之一的「抓癢老人申屠傑」。

白鶴眞人和刀癡一見之下，立時長身站起，縱聲大笑起來。

其餘之人，也紛紛站立起來。

奔臨城下的野枯佛、大善禪師、玉淸子、抓癢老人等人早就料到飛虎關中有人，可沒料到會在飛虎關上見到白鶴眞人。因之人人神色大愣。野枯佛訝然道：「咦！他是飛豹關的雙日關主，怎麼跑到飛虎關來呢？」

抓癢老人看見刀癡也站在城上，又驚又喜的大叫道：「百里兄，老朋友救你來了！」

野枯佛接着又發現了楚雲彪、賈谷蘭、田舍郎等人，不禁張大雙目道：「怪事！怪事！你們這小娃兒爲何也在此處！」

白鶴眞人吃吃笑着，刀癡也吃吃笑着，楚雲彪等人也個個咧口而笑。他們怎麼想也沒想到來的竟是一羣企圖攻擊飛虎關的同道人。

野枯佛和抓癢老人齊聲大叫道：「喂！怎麼回事呀？」

刀癡笑道：「你們來遲了一步！」

野枯佛驚訝道：「八臂魔君邊無界呢？」

刀癡道：「死了。」

野枯佛道：「你們已破了這飛虎關？」

刀癡道：「不錯。」

野枯佛拍手笑道：「好極了！好極了！」

白鶴眞人大叫道：「孩兒們，快開城門迎接貴賓！」

剎那間，城門開了，白鶴眞人等人迎着野枯佛等人入關，雙方寒暄歡敍了半天，方知雙方「破敵」的經過。

原來，野枯佛當日在風雲坪上救走了武當玉眞子後，親自把玉眞子送回武當山，把二聖教的崛起武林向武當掌教玉淸子說明。玉淸子認爲二聖教將爲害武林，有聯合少林予以摧毀的必要，乃精選派中高手，與野枯佛一起上少林會晤大善禪師。後者欣然同意合力消滅二聖教，也選出派中高手二十餘人，雙方人馬經過一番商量，決定先進攻飛鳳關，由野枯佛領導，終於順利的攻破了飛鳳關，殺了關主「玉面魔女宣雪蘭」救了「抓癢老人申屠傑」，大家再經商議，決定乘勝進擊飛虎關，却未料到趕到時，楚雲彪等人也已將飛虎關攻破了。

白鶴眞人哈哈笑道：「現在二聖教只剩下飛狐關和二聖城了。咱們明早一起下山，去攻擊飛狐關，救田舍翁等人！」

野枯佛笑道：「好，咱們這一邊，人數已多達百人，可以與二聖教對陣一番了。」

賈谷蘭問道：「敝幫被編在飛鳳關的二十五位兄弟，爲何未與大師等人同來？」

野枯佛道：「他們也來了。」

賈谷蘭喜道：「在那裏？」

野枯佛道：「在山下等着撲殺逃下山的二聖教徒。」

賈谷蘭恍然道：「原來如此……」

白鶴眞人問道：「和尙，方才你們上山時，好像踏中了許多地心鬼雷，何以不見有人受傷？」

野枯佛笑道：「沒有人踏中地心鬼雷，我們是一路扔石頭上山的。」

白鶴眞人一怔道：「扔石頭？」

野枯佛道：「我和尙早知山中埋着許多地心鬼雷，故教導大家一路檢石頭向前扔出，打中那些地心鬼雷，讓它爆炸。」

白鶴眞人一哦，笑道：「原來如此，貧道等還以爲是來了大批官兵呢！」

刀癡接着問道：「老和尙，你對二聖教的一切何以這樣淸楚？」

野枯佛神情一肅，嘆道：「提起這個，眞是說來話長。你們可知道二聖教主的來歷麼？」

刀癡道：「僅知他們是蠻荒之人，據說他們父母生下他們兄弟之後，一見是連體怪物，就將他們丟棄於山中，後被一位西域的喇嘛所救。」

野枯佛點頭道：「不錯，那位西域喇嘛，即是『神眼活佛』！」

刀癡一驚道：「原來是他！」

楚雲彪忍不住問道：「師父，『神眼活佛』是怎樣一個人？」

刀癡道：「他是西域第一高手。」

野枯佛接口道：「他號稱『神眼』，不幸這一次却看走了眼，以爲二聖教主可以教導成人，結果是養虎爲患！等到發覺不對勁時，二聖教主的翅膀已成，飛了。」

語聲微頓，繼道：「我和尙和他是老朋友，去年去西域找他玩，他才把二聖教主的一切告訴我和

尙，要求我和尙代他剪除他們，這就是我和尙對他們了解得比你們多的原因。」

刀癡問道：「神眼活佛爲何不親自來？」

野枯佛道：「他有痔瘡，行動不便。」

賈谷蘭問道：「痔瘡是甚麼？」

野枯佛很是尷尬，道：「痔瘡是……嘿！妳這丫頭一向聰明伶俐，怎麼竟不知痔瘡是甚麼？」

賈谷蘭道：「沒人告訴我呀！」

野枯佛道：「那麼，回家問妳娘好了。」

賈谷蘭道：「我娘早就去世了！」

野枯佛抓抓光頭，頗感爲難道：「那麼……咳，現在咱們別談痔瘡了，我且問妳，妳可知道二聖城落於何處麼？」

賈谷蘭笑道：「知道。」

野枯佛道：「在何處？」

賈谷蘭道：「在龍宮湖上。」

野枯佛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賈谷蘭一指樊小琼道：「是樊姑娘告訴我的，她原是飛豹關的一位堂主，現在棄邪歸正了。」

野枯佛「哦」了一聲道：「我和尙自受託剪除二聖教主後，就單獨四處找尋，幾乎跑斷了兩條腿，才探出飛鳳、飛虎、飛豹、飛狐四關的所在地，惟獨不知二聖城在何處，如今既知其所在，事情就好辦了！」

白鶴眞人道：「眼下二聖教主正在飛狐關中，咱們大夥兒一起進攻飛狐關。只要把二聖教主殺了，他的二聖城即可不攻自破。」

野枯佛道：「有道理，不過我和尙倒想乘二聖教主不在二聖城的時候，去偷他一樣東西。」

白鶴眞人笑道：「人說你是野枯佛，果然野得有趣，居然想偸人家的東西。」

野枯佛道：「我和尙要偸的是『神眼活佛』的一柄降魔杵。那柄降魔杵乃是『神眼活佛』指揮統治西域喇嘛的寶物，二聖教主把它盜走了，害得『神眼活佛』無法向喇嘛們交代，因此託我務必將降魔杵奪回還給他。我經過一番明查暗訪，才知二聖教主把那柄降魔杵藏在二聖城中，故想去把它拿回來。」

白鶴眞人道：「那麼，你不去飛狐關了？」

野枯佛笑道：「有你牛鼻子和刀癡，再加上少林武當這兩位掌教，已足够生擒二聖教主了。再說我和尙算來算去，二聖教主命中註定要死在別人手裏，所以我和尙不去飛狐關已經不重要了。」

白鶴眞人道：「你認爲二聖教主該死在何人的手裏？」

野枯佛一指楚雲彪道：「他！」

白鶴眞人雖知楚雲彪得了刀聖司空淳的絕學，却仍表示懷疑，道：「他一人成麼？」

野枯佛道：「也許還要加上一人，二聖教主的武功雖然厲害，但最可怕的是他在與人交手時不慮背腹受敵。因此想收拾他，仍須兩個人。」

賈谷蘭道：「上次在風雲坪上，家父和敝幫的一位兄弟，曾聯手與他們打了一架。但却被他們擊敗了。」

野枯佛笑道：「那不是令尊身手差，而是沒有抓住他們的弱點。」

賈谷蘭問道：「他們的弱點是甚麼？」

野枯佛又一指楚雲彪道：「他知道。」

楚雲彪嚇了一跳，連忙說道：「不，晚輩不知道！」

野枯佛道：「你會找出來的。」

楚雲彪惶惑地道：「晚輩雖覺二聖教主好像有弱點，但始終想不出他們的弱點在何處。」

野枯佛道：「總有一天，你會想出來的。」

楚雲彪道：「大師何不指點迷津？」

野枯佛笑道：「他們是連體人，最大的優點是不慮背腹受敵。但反過來說，他們也有最大的缺點，你用心想想就知道了。」

楚雲彪似有所悟，不覺陷入沉思。

野枯佛長身而起，笑道：「好了，乘二聖教主尙在飛狐關，我和尙要趕去二聖城盜取那柄降魔杵，告辭了。」

他向衆人合十一禮，隨即縱身出屋飄然而去。

刀癡笑道：「這和尙眞有意思，說走就走，毫不停留。」

白鶴眞人也笑道：「他和苦行僧一樣，是沒有廟的和尙……」

衆人又聊了一陣，看看天已破曉，於是動身離開飛虎關，朝山下而來。

到了山麓，與原守在山下的二十五位金盾幫兄弟會合，一行百餘人乃浩浩蕩蕩向東出發。

這天中午，刀癡百里發的功力，果然漸漸恢復了。

爲防被二聖教的人發現，衆人專揀荒僻路徑行走，走了四天，才到蕪湖附近，東梁山已遙遙在望了。

刀癡、抓癢老人、白鶴眞人及少林武當兩位掌教經一番商量後，決定先在蕪湖縣城落腳。

抓癢老人道：「蕪湖縣城只有兩家客棧，都不太大，只怕容納不下咱們一百多人吧！」

少林掌教大善禪師笑道：「這一點不用担心，城中普光禪寺的方丈是貧僧的好友，咱們可以入寺借住，食宿均不成問題。」

（未完待續）

兩期完俠情中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天眼（上）



風雪有情人　鬼殿不速客

狂飆嘯厲，大雪暴飛，天寒地凍，將近急景凋年，但百里之內，却絕無人影，風叫人難睜雙目，雪使人難見丈外，這種鬼天氣，行旅裹足，誰還趕看走這凍死人的早晨！

沒人嗎？眞沒有人嗎？聽！仔細聽！

狂風暴雪中，從風寒雪深的遠處，傳來叮咚的鈴聲！

鈴聲漸近，一個緩慢向前移動的狹長黑影，微微透過雪幕，漸漸近了，近了，更近了些。

是一匹黑色的「駃驢」，驢上有兩個人，一男一女。

在這種天氣，這樣的早晨，騎驢趕路，驢駃人更駃，地上雪積近尺，喳！喳！蹄腿深沒淺出，走的極慢。

男的一滑下了驢背，緊握着韁繩，脚下深一步淺一步的拉着駃驢走着，看淸了他是二十三四歲的俊秀公子。

駃驢上，綠襖紅裙黑絨金邊俏披風中，裹着位髻插珍珠寶釵，星眸桃頰櫻唇蛾眉淡掃的二八美絕的佳人。

駃驢走出了荒野，轉向上脚，風雪吹不到此處，少年停了步，雖是喘着粗氣，却依然面帶欣慰之色。

美絕的佳人，也桃頰湧現笑意，檀口輕吐道：

「你累不？」

累，少年當然累，沒看見嗎，風雪之下，他額頭却見了汗，這雖不是能裝作出來的，可是他却一搖頭道：「不累，一點都不累。」

美絕的佳人掩口一笑道：「瞧，你出汗了。」

說着，從驢上探手出來，用她那貼身的汗巾，頻頻給少年拭擦汗珠，邊擦邊道：「我們出來多遠了？」

少年道：「有二十里了，前面就是『天帝廟』了。」

美絕佳人道：「瑞哥，風雪太大，去廟裏避一下可好？」

少年想了想道：「好是好，祇怕妳爹和我爹追上來……」

話沒說完，美絕佳人已接口道：「不會的，爹有風寒病，這種天氣，打殺他也不肯出門。」

少年喔了一聲道：「可是陳家的人……」

美絕的佳人嗔惱的說道：「陳家的人怎麼樣？

他們來追?憑什麼?哼!」

少年尷尬的一笑道:「鶯妹既然不怕,我又有什麼好害怕的,我祗不過覺得鶯妹和陳家名份早定,萬一陳……」

美絕的佳人叫韋鶯鶯,是「打箭爐」方圓千里地內的第一美人,乃父韋吾主,更是縣中大紳,珠寶世家。

少年賈君瑞,貌比古之潘安恐尚過之,乃父賈善,也是縣中豪紳之一,賈君瑞文武雙全,生得一表人材,曾有人以人中龍相譽,和韋鶯鶯正是青梅竹馬時的玩伴。

兩家原先本有爲兒女婚嫁之決,豈料在帖禮將訂而尙未能定的時候,橫裏揷進來了位告職將軍陳甫仁。

陳甫仁子大義,孔武有力却不學無術,聽說鶯鶯之美爲千里之冠,不惜勢迫力逼,終於韋吾主在六神無主之下點了頭,可是也祗限於點了頭,陳家決定在後天黃道吉日再下文聘,却不料當夜韋鶯鶯聽到消息,已約好賈君瑞,收拾了不少珍寶細軟,和一匹駃驢,在五更時候,雙雙留書出走。

沒料到上天不能成人之美,竟自五更前半刻,變了天,風疾急,雪狂飄,使一雙小兒女,從此步入危境絕域。

韋鶯鶯聽賈君瑞又說及陳家,粉面一正道:「萬一什麼,我們韋家又沒收他陳家的文聘,要說我爹點過頭就算定了名份,那一年前我爹不是也對你家點過頭嗎?」

賈君瑞語塞,低下頭來。

寒氣襲人,韋鶯鶯不禁寒戰,賈君瑞乘機說道:「鶯妹說的對,我們先到天帝廟去避一下風雪吧,萬一陳家追到了,論文談武,那一個又在乎了他,走!」

駃驢蹄痕轉向半山,兩行斜印,直到半山上那天帝廟前!

適時,打箭爐側峯嶺頭,出現了兩團黑影!是兩騎烏騅,馬上坐着兩名大漢。

左邊馬上漢子,粗獷雄偉而兇悍,馬鞍的雙環上,掛着一隻大皮酒囊,滿囊酒,少說也有十斤。鞍後,是行李捲兒,外罩防雨防雪的油綢子,鞍左右大腿緊靠着的,是一柄獨環撥風鋼刀,雙皮索紮腿的快靴子,各揷有一支尺二銀環七首,是個道地的江湖客。

右邊馬上的人,看來身量瘦長,殘眉,鷹目,鈎鼻,薄唇,形貌猥瑣,臉上眉間,總帶着一絲凜人的奸笑。

馬鞍雙環上,掛着兩捲以極細的牛筋和銀絲絞合而成的套索,貼緊鞍左,是柄看來鋒利而輕靈的寶劍。

他那以皮索紮腿的快靴側套中,也有兩柄銀柄七首!

粗獷的漢子姓姚字仁明,奸瘦的人物叫劉一守,他們是打箭爐前八十里處那「野馬坡」鎭「七星牧場」的一等武師,三月前,押送了五百匹好馬,去「邊防鎭守使」大營中交割,事畢回鎭。

他們嫌同行手下按站回程太慢,更因爲在「野馬坡」鎭上全有貼心的「相好」,所以雙雙策馬一路疾行。

爲了再快上一天,決定不繞打箭爐的羣山走,直登山徑,夜宿石洞,這樣要近上幾十里路程。

不料昨夜入夢,風雪陡起,兩個人又沒準備粮食,生怕大雪封山,困死山中,無奈何雙雙冒風頂雪而行。

他們一向不走這條路,自然也不熟悉這條路上的一切,從淸早到現在,若無那一囊酒支持,早已再難前進。

突然,劉一守笑指前面峯腰道:「喂,老姚,瞧!」

姚仁明睜大了眼,也笑了,道:「和尙道士有時候是滿叫人喜歡的!」

原來他們正好看到半山腰中的「天帝廟」,由此也不覺認爲出家人自有他可愛的地方了。

路遠,風仍緊,雪反而小了,他們祗能看到天帝廟的輪廓,又怎知道這座天帝廟,早已坍塌廢置而無人了。

高興之下,雙雙策馬,下坡路,地又滑,馬蹄一溜,任他二人是成名的馬師,一身功夫,也不由雙雙自馬上摔了下來,所幸經驗豐富,手裏緊拉着韁繩,就這樣,馬奔人滾也直翻下去數十丈!

姚仁明在滾翻間,右手探處拔出七首,提力猛向雪地扎去,噗的一聲,直入兩尺,一聲大喝,人馬頓時停下。

劉一守功夫軟點,竟又多滑下了兩丈,方始停住。

兩個人目光一掃上下,搖搖頭,變了臉色,若非僥倖停住,必將一滑而下,跌入百丈深澗,死無葬身之地。

驚魂乍定,小心下山,此處已非下山的路徑,他們不能提聚着功力使脚步在冰雪坡地上穩立。

一步步渡刻如年,好不容易到了危崖盡頭路上,但等他倆看淸了附近形勢時,却不禁叫起苦來。

危崖相距對岸,兩丈有餘,以他們的功力技藝來說,雖在冰雪天氣,也不難一登高拔飛身躍過。

可是坐下雙騎,却無翅自飛,這該怎生處置?

姚仁明想不出辦法,氣的一跺脚道:「他媽的這段鬼崖,火了老子,老子就……」

劉一守冷冷地接口道:「火了你你就怎麼樣?跳下去,或是找那個能移山的『愚公』,把這斷澗塡死!」

姚仁明抬頭怒目道:「老劉,你他媽的可別惹我!」

劉一守仍然冷笑着道:「惹你怎麼樣,咬我的鳥?」

姚仁明怒冲冲向前衝去,劉一守動也不動,道:「站住,就憑你這個豬腦子,能平安過去?哼,聽話點,姓劉的自有辦法。」

一聽有辦法,姚仁明虎地止步,道:「眞的有辦法?」

劉一守冷笑道:「沒聽咱們場主平日說的話,他說我姓劉的不愧叫『一守』,遇上事眞的別有『一手』!」

姚仁明大嘴一咧道:「好好,算你有一手,那就動手吧,別叫老子站在這裏吃他娘的西北風!」

劉一守沒理他,自顧自的在勘查崖上可供馬匹奔馳的地方,姚仁明雖不耐煩,却也能勉强壓制着自己。

半晌,劉一守才嘆了口氣,將馬鞍雙環上的套索摘了下來,姚仁明看到套索,哈哈地笑了,道:「對,我他媽的忘了你小子的這手絕活啦,有了這個玩意兒……」

劉一守怒聲接口道:「粗胚,你聽明白,今後你再敢拿着姓劉的當『受氣包』看,總有一天這索子的環扣,會套上你的脖子?」

說着,劉一守把套索對着姚仁明一舉!

姚仁明雙手一揞脖子,活像套索已經套在脖子上一般。

劉一守冷哼了一聲道:「你看,我把索子套在馬頸後兩條前腿的後面肚皮上,然後我縱到對崖,你趕着馬由左方奔馳,馬到了懸崖,自會縱起,我再以全力相助,就能一躍過崖了!」

姚仁明一拍腦袋道:「對,眞簡單。」

劉一守低聲的罵了句「儍王八蛋」,姚仁明沒聽清楚,一咬牙忍下了,開始帮着劉一守把馬用套索套好。

於是打馬飛奔,果如劉一守所說,一躍而過。兩匹馬過了澗,雙雙飛身而上,奔向天帝廟。此時雪已歇了,風仍狂,馬飛如龍,刹那已到進山路口,天帝廟說是在半山腰上,其實僅是個三五十丈的斜石坡罷了,廟依拔天高峯而建,却是事實。

姚仁明催馬疾馳,劉一守突然低聲喝道:「停馬,快些停馬!」

姚仁明連忙勒韁停蹄,濃眉一挑道:「你又幹什麼?」

劉一守悄指山徑入口道:「仔細瞧!」

姚仁明早就看到了,不過他人粗心粗,根本就不注意,經劉一守指明,他仍然深以爲怪,道:「我早瞧見了!」

劉一守瞪了他一眼,道:「哼!早瞧見了還他媽的往前急奔,就不會用心多想想?」

「想個鳥,不過是一匹牲口的蹄印罷了!」

「很對,可知是什麼牲口?」

「他媽的,老子又不是玩牲口的……」

「身爲牧場馬師,名列一等高手,你玩的是什麼?」

姚仁明語塞,直吹那鋼針般的滿腮鬍子。

劉一守陰險地又道:「這是驢子的蹄痕,所以小,不過牠馱的東西却够重,瞧,蹄痕還深過你坐騎所踏的!」

姚仁明不耐煩的說道:「是又怎麼樣?」

劉一守道:「人長了個腦袋,可不是光叫他用最下面的那張嘴吃飯的……」

話沒說完,姚仁明已不耐的喝道:「老子懂,你那腦袋是準備挨刀用的!」

劉一守大怒,但仍壓着嗓門道:「粗胚,儍王八蛋,驢子不比騾馬,能任重道遠,在這種天氣,會有人騎一匹小驢,馱着沉重的東西直進了山口,這難道是平常事?咱們身上帶着五百匹好馬的價欵金葉子,若有萬一……」

提起馬價欵子,姚仁明記起場主的話來,此行一切,以劉一守爲主,劉一守說的對,這驢子蹄痕可疑的很!

於是姚仁明接話道:「你說怎麼辦,咱就怎麼辦,這總成了吧?」

劉一守想了想,道:「最妥當還是別休息,趕路。」

姚仁明哭喪着臉道:「昨夜三更就動身的,如今快晌午啦,又是風又是雪,老劉,俺再壯可他媽也是肉做的!」

劉一守自己也早累了,尤其是兩匹牲口,也非歇會兒不能再趕路了,正是人疲馬乏,最後幾經沉思,才悄聲道:「好吧,咱們仍然到廟裏歇着,但是必須小心點,別出聲,等搜過一遍沒什麼時候,再生個火……」

姚仁明接口道:「聽你的,其實就憑咱哥兒兩個,眞要遇上不開眼的小毛賊,嘿嘿,管叫他活着來死着去!」

劉一守道：「來者不善，多留意吧。」

話聲中，抖韁催馬，這次是一步步緩緩登山。

一路，劉一守注意着雪地上惟一的蹄痕，當那正殿業已半塌，小門四開的天帝廟赫然迎面時，劉一守嘿嘿的笑了。

笑聲中，劉一守向着廟中一指道：「哪，瞧裏面！」

姚仁明一雙環眼睜大，道：「有意思，人在廟裏。」

劉一守冷冷地說道：「難爲你還明白這個。」

姚仁明不悅道：「俺姓姚的又不是死人，這驢蹄子印，直進了這座廟，沒見出來的痕跡，人當然是在裏面！」

劉一守此時悄然下馬，姚仁明繼之滑下鞍來，劉一守向廟裏探頭，臉上掠過一絲奸詐詭譎的笑容，道：「老姚，八成咱們是料錯了事。」

姚仁明霎着眼，有些兒莫名其妙。

劉一守道：「正殿半塌，後殿大概還能避風雪，人家去了後殿，由院中雪地上留的足印看，內中有位堂客！」

一聽有「堂客」，姚仁明臉上出現了喜色，才待開口，劉一守已澆上冷水，道：「別忘了，咱們牧場裏就有位堂客，那身功夫，哼，連場主都祇有哈腰點頭的份！」

姚仁明舌尖一抿乾嘴唇道：「你這是何必，我又沒打什麼主意。」

劉一守噗哧一聲笑了，道：「咱們是幹什麼出身的？打主意又怎麼樣，祇要眼皮子尖，手底下快，俗話說：人不得外財不富，馬不吃野草不肥，嘿嘿……」

姚仁明也笑了，兩個人牽馬進廟，劉一守眼珠一轉，把兩匹馬拴在正殿廊上，然後悄悄與姚仁明步向後殿。

× × ×

是當天的下半晌，已近黃昏，雪早停了，風仍狂嘯，一輛馬車，由左小路上緩緩地移近了山脚。

轎車停了，停在山脚下的三岔路口上，轎簾兒一挑，萎萎縮縮地躍下來一個貨郎，貨郎箱兒揹在後腰上，那貨郎鼓兒揷於腰帶上，頭戴三塊瓦的皮帽，厚棉襖，棉袄外面還加了件皮套褲，却仍然止不住的索索發抖。

看年紀，這貨郎祇有三十四，五歲，身量不算矮，可就是瘦了些，蒼白的一張臉，一對單薄的身子。

貨郎下了車，對那駕轅的老頭兒一拱手道：「謝你啦莊老實，沒別的，等我這趟從縣裏回來，送莊嬸兒包好鋼針用。」

莊老實老成的笑着，道：「快別提，我這是順路，可惜不去縣城，要不這冷的天，準會送你到地頭。」

貨郎乾笑着道：「不管怎麼說，我已領你的情，人情是人情……」

適時，一陣冷風吹過，透骨冰寒，貨郎一連幾個冷戰，嘴唇全凍紫了，莊老實看不過，一搖頭道：「我說金寶，這鬼天，這時辰，你何必趕着挨這份凍……」

金寶，正是這貨郎的名字，他嘆了口氣道：「誰願意在這個天氣出來，天打雷劈，還不是那個潑婦……唉！」

提到金寶的妻子，莊老實才想起自己正是去「千里鎮」接主母，於是立刻和金寶告別，長鞭甩處，一聲脆响劃破長空，馬蹄兒展動，雙輪滾滾地遠去。

金寶又嘆了口氣，一搖頭，全身又是一陣戰抖，不由自言自語道：「母夜叉，金大爺今天偏偏不如妳這潑婦的願，不做生意，不去縣城，要在天帝廟生個火睡個暖暖和和的大頭覺！」

說着，他深一步淺一步的踏着雪奔向天帝廟而去。可是，剛進山口他就一愣，雪地上明顯的有不少往返的牲口蹄印，他仔細看了看，牲口共有三匹，進山的是三匹，出山的也是三匹！

古剎同命鳥　鎮中貨郎兒

金寶算算時辰，搖搖頭，不禁又自言自語道：「祇道起身早，還有早起人，不過這事可透着怪。這條路，頂了頭只能通到天帝廟，難道一清早就有人趕路，却爲了風疾雪狂到廟中暫避……管他的，這和我又有什麼關係！」

話聲中，金寶直登山徑而上，進了天帝廟。

他是本縣的人，自然對這天帝廟十分熟悉，天帝廟本來香火鼎盛，祇因一年突生變亂，被一羣強盜所據，殺盡了寺僧。自此傳鬧夜有鬼哭，再加上官軍攻匪，燒毀了正殿一角，於是成爲廢寺，無人居住。

自前年，來了個姓范的結巴，打聽出來天帝廟的業主是縣中的「積善堂」，遂與堂中主事相商，借住並代爲看管，自此，總算打破了廟中鬧鬼的謠言。

金寶進廟，頓時一楞，原因是他看到正殿院地上的牲口蹄痕和人的足印，不能合數，深以爲怪。足印是進廟入後殿的，只有四個人，以足痕判斷，該是三男一女，牲口三匹，出廟的，却祇有兩個男人的足印，但是牲口却是道地的三匹。

金寶百思不解，人却已步向後殿。此時，天色越發沉暗，已是黃昏。金寶並沒多想，推開殿門走了進去。

後殿，整整齊齊，僅有一兩扇窗戶的窗紙有幾個窟窿，和前殿一比，那眞是天上地下，不像同一座廟似的。

當年匪徒們攻佔此廟，竟然眞的沒敢妄動後殿的一草一木。奇怪箇中的道理嗎？說穿來，不值一笑！

原來這座後殿，竟是「閻羅殿」。內供閻君，旁有判官、牛頭、馬面及一干鬼卒，江湖人雖然能不服法，不畏勢，愛色貪財刀頭舐血，但對於黃泉九幽，却自生敬重之心。這也是人性的另一面。

風小了，天色已是極暗。極暗中，突然聽到傳自身後面閻羅殿中金寶的一聲驚叫。接着只見金寶一張臉白裏泛青，揹着貨郎箱兒，沒命般衝出天帝廟。身後像有一羣惡鬼在追趕他似的，雙脚如飛直向着縣城的路上跑着。

× × ×

拂曉，金寶仍在大道上掙扎前行，滿臉是汗，一身雪泥，頭蓬髮亂，額頭青腫，嘴乾舌苦。本就無神的雙目，這時更加了些浮腫和黑灰的顏色，他心裏在想，前面再走二里地，是距縣城祇三里的「李家鎮」。李家鎮是個大鎮，可以吃喝點東西，順便做上幾份生意。

他正在忖想間，耳聽疾馬奔行的蹄鈴聲，強睜開那無神的雙目，看淸了迎面而來四匹馬和馬上的人。

他眼珠一轉，裝作是走累的樣子，把貨郎箱子當坐座椅，擱在路上，人往上面一坐下，臉朝外，背對着大路。

其實他不用裝也像是走累的樣子了，他這一矯作，反而惹得馬上爲首的人對他多盯了兩眼，不過馬上人並沒有任何動作，一陣風似的奔馳遠去。

金寶如釋重責般長吁了一口氣，臉上閃過自我安慰的笑容。

原來馬上的四個人，他全認識，正是本縣的名捕頭吳能，和三名得力的捕快，一大早放馬急馳。不用問，準是什麼地方發生了案情！

是什麼地方呢？說來眞巧，就是天帝廟！

是什麼案情呢？目下不知，祇等吳能親自探看了。

馬快，人急，但吳能有時雖然被人誤叫了作「無能」，其實却是位久歷公門有一身絕技的名捕！

他在山口停馬，目光一掃，已查明了山口間的蹄痕、足跡，天帝廟前，又暗暗的點了數，心中已有成竹。

他立卽吩咐手下道：「下馬，馬停山門外右側平滑無痕的雪地上。記住，全給我用脚尖走路，脚後不准落地！」

三名手下，是強將無弱兵，聞令立悟。這是爲了別亂了地上原有的足跡。於是個個以足尖走路，並順着爲一列。

吳能這時又道：「黃猛守馬，其餘的跟我一同進去！」

他們進入廟院，貼左側廟牆而立，吳能目光在地上緩緩移走。刹那，他嘿嘿一笑，道：「劉定你記好，雪地上共有三匹牲口的蹄痕，和三男一女的足印，內中一男一女，沒出過廟，並且是一道來的。稍過，來了另外的兩個人。這兩個人在廟前停馬，牽馬而進。馬拴在……正殿廊柱上，那時候雪還沒有止住！」

劉定應着道：「吳頭兒您放心！」

吳能不知何故，突然惱了。沉聲斥道：「住口！我囑咐你們多少次，要叫就叫『頭兒』，別添上我的姓。你們腦子叫狗掏着吃了，一點記性也沒有，吳頭兒吳頭兒，我要有一天『無』了『頭』，你們也準掉了腦袋！」

劉定嚇得一縮脖子，他犯了忌諱，難怪吳能發火。

另一名捕快張誠，這時開口道：「小的有事不明，敢請頭兒您加以指點。」

吳能道：「什麼事？」

張誠道：「頭兒怎麼會知道馬是拴在前殿廊柱上的？」

吳能得意的一笑道：「太簡單啦！這廟早沒了香火，范結巴這個兔小子，名義上是看廟人，其實是找地方住，道地的賭鬼，所以廊上有多少年未經打掃而積存的塵灰，你仔細看看，塵灰間有不少亂蹄印子，再看石柱，也是塵附灰積，却有幾道新近擦蹭的白痕，於是……」

張誠心服的接話道：「頭兒，小的服了您。」

吳能哈哈地笑了，道：「你們遇上案子，要特別細心學習。下雪時的蹄痕，和雪止後的蹄痕，絕不一樣。可是，一大意，哈哈……就會失之毫厘，謬之千里！」

話鋒一頓，重又招呼劉定道：「劉定，接着記好，在雪未停而兩名騎馬漢子進廟之後，又有一徒步而來，雪止後，又來了一個人。」

劉定恭聲應道：「是，小的全記了在小本子啦！」

吳能嗯了一聲，道：「小心走，到後面的閻

殿現場去看看。記住，什麼全不准動！」

劉定、張誠齊聲應是，緊隨着吳能身後進了閻王殿。

殿中，閻君正坐，判官右側站立，一足踏着名長舌鬼婦，判官作查看生死簿的樣子，塑造得維妙維肖！

下面，牛頭在前，馬面居後，用一條長的鐵索，串拴着一列罪鬼，不孝鬼居首，枉法鬼繼後，其他色鬼、奸鬼、詐鬼、賭鬼，形形色色，塑像雖舊，却依然不失原貌。

吳能抬頭和閻君對了個眼，行近一步，恭敬一揖道：「有人竟敢在您金身背後，行無法無天之事，您竟任他們逃遁，在下着實不解，莫非是他們陽壽未終，報名還沒到？」

劉定接着行禮，禱道：「若是像我們頭兒說的那樣，閻君你就該白日托夢，把內情原原本本講給我們頭兒聽，頭兒破了案，奸人服了法，我們得了賞準來給您……」

吳能冷哼了一聲，劉定改口道：「準給您燒爐香！」

張誠沒禱告，他不是不信，是覺得話全叫劉定和吳能說盡了，輪到自己，還是學金人三緘其口的好。

吳能跨步閃過供台，供台牆後，就是昔日僧侶唱經的地方。如今，多了以三塊木板搭成的床。

床上，是誰造的孽，天可憐，韋鶯鶯那樣一位嬌絕美絕的佳人，竟被剝成了隻小白羊，大紅兜肚角兒，恰正掩住下體緊要所在，雙腿根間，有些骯髒的東西。頸上纏着她的兜肚的帶兒，是生生被人以帶兒勒死的！

床下緊靠着牆，是賈君瑞的屍體。他的死狀奇慘。舌吐三寸，雙目圓睜而外翻，面呈紫灰，却是被人以雙手勒斃。

張誠剛才曾領教益，馬上已能會心實用，悄聲道：「頭兒，我看這女的是曾遭狂暴，事後才被人勒死的。」

他實指望吳能會誇他幾句，不料吳能却一斜眼道：「祇要不是瞎子，任誰一看現場和傷痕都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要你多口！」

一頭灰，碰回了張誠，劉定也嚇得閉口不敢多言。

吳能翻看賈君瑞的屍體，又查地上行囊，突然把行囊一翻，對劉定和張誠道：「不好，萬一兇手太刁滑，仍然藏身廟中，那咱們這人可丟大了！去！仔細的搜查！」

劉定和張誠，應聲而去，吳能又開始仔細搜行囊！

當張誠和劉定搜遍廟中各處，無何發現時，吳能也恰好事畢自閻羅殿中走出，一言不發步向山門。劉、張二人，互望久久，不知吳能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祇好也悄沒聲的緊隨於後，不敢再多問。

山門外，吳能經過了一陣考慮，才開口道：「事情十分明顯，從雪中足、蹄痕跡判斷，死者和兇手，都是在下雪以後才到達廟中的。死者不計，祇剩了四個男人是嫌疑人物，一個是那個看廟的范結巴，這案就是他報的，似乎可以除外，所餘三人，二人乘馬，一名徒步，這徒步的人，到得最晚，此人……」

黃猛突然想起一事，接口道：「吳……嘻嘻……我說頭兒。咱們來時，在李家鎮外看到的那個貨郎……」

劉定接口道：「他叫金寶，住在西村，是出了名的『怕老婆漢子』。」

黃猛嗯了一聲道：「我是說金寶十分可疑，天早就忽忙趕路，從西村到李家鎮够遠，除非他夜路，安……」

劉定不屑的冷嗤道：「就憑金寶，胆敢殺人？哼！」

吳能一聲冷笑道：「沒聽說過，色胆包天的話？金寶固然素日懦弱而懼內，但在財色誘惑下，就許殺人！」

話聲一頓，吳能手指劉、張二捕道：「按馬蹄去路來說，兩名騎馬的漢子，是往『野馬坡』鎮去的，你們兩個給我追，他們若敢拒捕，格殺勿論，我和黃猛走回來路，順便盤問一下金寶，事辦好馬上回縣，快！」

劉定和張誠飛身上馬，揚鞭急馳追下。

吳能和黃猛，也上馬催騎，疾馳回縣。

× × ×

巧！巧的邪性！

可是天下往往巧合的事情多。有時多到使人哭笑不得。

李家鎮今天恰巧是每隔十日一次的「集期」。那條唯一的長街上，自東至西，各色買賣生意俱全，人山人海。

金寶奔行了一整夜，祇是仗着一股子的勁兒，如今勁頭一鬆，混身上下的骨節眼全都酸疼起來。別看他業已疲極，累極，怪的是想睡一覺却難入夢。

他喝上了四两酒，吃了五個飽子，心中想：既然不能睡，又正趕上集市，何不就去趁些生意，賺上幾文。

其實，他並不是眞的想多趁生意，早就要回家

了，祇因生那床頭潑婦氣，存心在外面多住幾天。

多住幾天就多些花費，金寶如今不怕多花錢了。這祇有他自己心中有數，他業已決定到縣城歇够了之後，僱輛車走上百里，去省裏逛逛，順便有件好東西在省城裏脫了手，玩樂上幾天，也不空負活了半輩子。

於是他揹起貨郎箱子，出了小飯舖，東瞧瞧，西望望，唱曲的，說書的，耍猴戲的，賣膏藥耍刀槍石鎖的，眞是五顏六色，應有盡有。

聽、看了半天，還是唱詞曲兒的那個大妞兒美，嗓音甜，人更媚，一雙小杏眼兒飄來瞟去，迷煞了人！

人多，裏三層外三層，圍成人山人海。金寶有主意，把貨箱兒當成了墊脚石，踏上去，平空高了尺把，看得口沫滴流，心頭發癢。

他正看的入門，聽得有勁，猛然間肩頭上被人重重地一拍，嚇得全身一顫，霍地回過頭去。

不是寃家不聚頭，吳能那雄偉的身量，威凌的模樣，像座煞神般站在他的背後，金寶頓時怔了，結巴道：「吳……吳……吳頭兒好好……」

吳能觀顏察色，心中已料透了三分，道：「金寶，你好大的胆！」

金寶臉色頓變，忘其所以的高呼道：「沒……沒有，不是我，人不是我殺的……」

吳能聞言，雙目寒光暴射，示意黃猛，黃猛探手抖腕。嘩啷啷一連串的鎖鏈暴响傳出，已將金寶鎖了。

金寶更沒命的狂喊寃枉，黃猛一聲冷哼，探手挾住金寶，飛縱馬上，唱曲兒的停了，賣藥的也停下正耍的大刀，人人注目金寶。吳能提起貨郎箱兒，掛拴馬鞍環橋之上。一揮手，馬兒潑風般帶着金寶遠去。

正午的時候，名捕劉定、張誠，押解着姚仁明和劉一守，又經過李家鎮集。於是天帝廟爆出命案的事，不脛而走，頓時像瘟疫般傳佈開來。

× × ×

人命關天，時雖已到初更，縣太爺錢維尚在親驗屍體後，立即升堂，喊罷堂威，疑兇證人全帶進了堂下。

堂口上，跪着貨郎金寶和馬販姚仁明與劉一守，三班衙役兩列。死者已由家屬抬歸。韋鶯鶯和賈君瑞的父親，那韋吾主與賈善，恭立堂側候詢。

報案人，看廟的范結巴，傻里傻氣的站在賈善身旁，直到縣太爺那凌厲的目光掃向了他，他才低頭規矩了些。

莊老實也傳到了，吳能名捕頭，辦案是自有一手。

堂外，烏鴉般黑壓壓全是老百姓，男男女女擠作一堆，在對跪地上的疑犯指說不休。

堂差一聲暴响，堂上堂下鴉雀無聲。

突然，太爺開了口，道：「范結巴！」

范結巴噗地跪下，太爺接着道：「講！你是如何發現屍體的？」

范結巴道：「是……是……是這……這樣，小……小人天黑……黑回廟，就……就看……看見了死……死……死人太爺。」

一句「死人太爺」，使堂外百姓忍不住哄笑出聲。

吳能强忍着笑，假繃着臉孔，高聲喝令大家肅靜。

太爺氣惱不得，祇是哼了一聲，揮令范結巴旁站，接着目光一掃三疑犯。沉聲道：「金寶、姚仁明、劉一守，你們三個人是誰先到天帝廟中的？」

金、姚、劉三人，正要答話，太爺突又喝道：「是那一個認識死者？」

劉一守已張開了口。太爺却恰好問出第三句來，道：「誰殺的人？」

劉一守頓時又閉上口，低下頭。姚仁明更是始終沒抬起頭來。金寶此時恰好上望，正和太爺的目光相對，太爺一聲怒喝，道：「金寶是你？」

「寃枉呀太爺，青天太老爺。我沒殺人，沒殺人！」

「殺沒殺人，本縣自有公斷，講下去！」

「小人是離家到縣裏來做生意……」

「風緊雪湧，天寒地凍，據莊老實所供，時已將近黃昏，在那個時候，那種天氣，誰信你是離家做生意的？」

金寶辯道：「太爺明察，小人家有悍婦，小人畏之如虎……」

堂下百姓，又哄笑出聲。

太爺眼珠一轉道：「把進廟之後的事，說上一遍！」

金寶應是，詳述廟中始末——

金寶推開閻羅殿門，殿內無人，但目光瞥處，已看到供台後殿角間的火堆餘燼，殿中餘温猶存，立即解下貨郎箱子，走向後面。

不料赫然入目的，是一男一女兩具屍體，他一聲驚叫呼出，抓起貨郎箱，飛奔逃出。不料脚被殿門檻絆住了，摔倒院中，貨郎箱子被震開了，貨色翻了滿地。

金寶在堂下，手指右額青腫地方，哭喪着臉道：「太爺您瞧，這就是當時摔的傷，小人若有虛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太爺暗暗點頭，他早已先問過莊老實，以時間上看來，殺人的不會是貨郎金寶。

酒壯七分胆，色頭一把刀

太爺手撚着那兩撮鼠鬚，恍有所悟，目光罩住了劉一守和姚仁明，嘿嘿一笑，猛拍堂木道：「姚仁明……」

姚仁明猛地抬頭，太爺已接着喝道：「姚仁明正是『要人命』，殺人要命的是你！」

姚仁明大急，叫道：「小的沒有殺人……」

太爺不理會他，却對劉一守道：「劉一守音同『留一手』，絕對不是個好東西！」

劉一守一楞，素日他能言善道，如今竟回不上話了。

太爺此時哈哈一笑，得意至極的說道：「以本縣推測，一定是劉一守你出了『一手』好主意，於是他『要人命』就果然要了人家兩條命，並且是先姦後殺，對不對？」

劉一守已想出了答對的話來，道：「小的有話却不敢說。」

「說，儘管說，本縣給你作主。」

「必須先請太爺恕罪，小的才好開口。」

「好，恕你無罪。」

「謝太爺，小的聽說，太爺的官印是『維尙』，尊姓是『錢』，難道太爺眞的是只認『錢爲上』，其餘的全不在意嗎？」

太爺楞了！百姓們笑了！

吳能及兩列班役，人人低着頭，憋的臉紅脖子粗。

太爺終於是太爺，宰相肚裏好撐船，最後一笑而罷。

此事雖可作罷，案情却不能完，驚堂木再响，太爺厲聲喝問姚，劉二人，進入天帝廟後的始末！

× × ×

劉一守將兩匹坐騎，悄悄牽拴在下殿唯一完整的石廊大柱上，向姚仁明招招手，二人蹺着足尖走向後殿。

剛過廊道，已然聽到了異聲！

姚仁明一楞，不由向劉一守看去，劉一守一臉的淫邪奸笑，作個奇異的手式，那是形容男女好合的手式！

姚仁明別的不懂，可懂這個，再加上耳邊那種酥人心骨痳人肝腸的軟哼輕呻，和斷序有間節奏奇妙的喘息聲，一個勁兒的狂迭不歇，使姚仁明心脈張騰，頓時直伸舌頭舔那乾澀的嘴唇，雙目中已射出原始獸類的慾火！

劉一守也好久不到那裏去，直擠眼，淌口水，全身在動，一身皮包骨，都成了痳筋，那份酸癢就難以形容了。悄沒聲，如狸貓般，這兩個人的身子滑向了後殿。

抬頭看到那塊「閻羅殿」的殿匾，劉一守搖搖頭，誰能想得到，這閻羅殿中，竟有人當作了風流陽台！

他倆各找各的好地方，窗隙，檽縫，全不放棄，哈着腰，眇一目，獨眼龍似的往裏面瞧……

裏面，緊靠着閻君供台後的牆下板床上，時正躺壓着一男一女，他們正是來避風雪的一雙情侶，韋鶯鶯和賈君瑞。

當年張君瑞和崔鶯鶯，胆已够大，一個待月西廂，一個夜越東牆，不過他有那小紅娘牽綫望風，才能够「把門兒關了」來「細數風流」，如今他們，更是色胆包天外，風雪大白天，九幽閻羅殿，竟也圓上了相思夢。

另一處牆角，生着火堆，火光熊熊，自是寒去春生。

× × ×

堂木猛震，聲驚上下！

劉一守頓時住口，太爺威凌肅然的叱斥道：「夫婦居室，人之大倫，雖說不合以神殿充當閨房，這自有神明罰他，汝二人，胆敢驚春窺色，情罪難容，來人呀！」

十二班役，十二捕快，齊聲高應！

太爺右手前伸，已摸向紅籤，此籤落地，杖罰四十！

劉一守慌不迭地稟陳道：「太爺容稟，還有下情。」

太爺怒聲道：「講！快些講！」

劉一守道：「韋鶯鶯和賈君瑞兩人，並非是夫婦。」太爺哦了一聲，目光掃向旁立的賈善和韋吾主。

劉一守接着說道：「話雖小人所說，祇是聽自殿中好合男女之口，他們在雲散雨收後……」

× × ×

火光閃耀下，賈君瑞和韋鶯鶯束結衣裙。

韋鶯鶯嬌慵無限，賈君瑞又往板床上一躺，道：「睡上一會兒吧。」

韋鶯鶯半推半就的躺到外面，口中却道：「雪好像小了，還是早走吧，早走早安心。」

賈君瑞笑道：「怕誰，妳說過的，妳爹不會來追，陳家的人就算追來了也不怕，反正咱們生米早已成了熟飯，這種天氣，能多歇會兒不好？」

韋鶯鶯嬌嗔道：「你這個人是怎麼的了，話歸

話，事歸事，陳家的人眞的追來，把事鬧開，總不好看，我們現在又不是眞夫妻……」

× × ×

太爺怒哼一聲，轉向韋吾主及賈善道：「你們兩個人怎麼說？」

韋，賈二人，俯首無言。

太爺又一聲怒哼，道：「案發之後，本縣傳問你們，你們供稱他們業已成婚，此行目的是京師，携有不少珍寶，去京中設肆，可還記得？」

韋，賈二人同時以極低的聲音道：「記得了太爺……」

太爺聲調轉厲道：「你們不是聾子，姚仁明和劉一守剛才的供述，明明白白了，這又怎麼說？」

賈善聰智，立即與韋吾主低商數語，韋聞言頷首，賈即笑容滿面的前行幾步，靠近了太爺這公案，悄聲道：「小民請太爺維護一縣清譽，祇問兇案而不涉其他，小民與韋員外，事後當有一份人心。」

太爺笑了，點一點頭手一揮，賈善躬身退下。

太爺目光一轉，立即怒對劉，姚二人道：「本縣剛才說過，夫婦居室，何錯之有，你們這兩個狗東西，窺眷竊情，該當何罪？」

姚仁明急聲道：「祈望太爺開恩，小人下次不敢了！」

「大胆，還有下次？」

「不不，小人是說下次不看了！」

「混賬，這種事還能再有下次？」

劉一守忙忙接口道：「小人還有下情，向太爺稟明，小人身帶五百匹馬價金子，在荒山破廟，突聞異聲，爲保全性命，任憑是誰，也斷無不去一窺究竟的道理。」

太爺想了想，緩緩頷首道：「這話也是，好，你接着述說在天帝廟中的事！」

劉一守應聲是，接着又述說在閻羅殿中的，他說最後故意和姚仁明退回正殿，然後假作剛到，大聲的說着話，驚動了韋鶯鶯和賈君瑞。

他們四個人見了面，賈介紹韋說是他的妻子，劉，姚二人也不點破，他們烤了會兒火，還喝了點酒，這時雪也住了，他們遂一起登程，在三岔路口，分途而別，至於賈，韋又怎會回了天帝廟，他們不清楚，他們在一個小鎭上寄宿了一夜，此事有那鷄毛小店主可以證明，天亮不久，他們正要動身，就被公差捕快鎖捕到縣中。

太爺聽得直發呆，心裏却認爲劉，姚嫌疑極重，祇是苦無證據，遂轉向捕頭吳能道：「吳能，把辦理此案的內情和看法，說給本縣聽聽。」

吳能恭敬的說道：「下役奉諭，率劉定，張誠，黃猛飛騎前往天帝廟，途遇金寶，沒有想到會與命案有關，所以並未停馬盤問……」

太爺冷哼一聲道：「拂曉獨行，又如此狼狽，你竟看不出內有問題，實在荒唐。」

吳能祇有應是，道：「下役到達廟前，已注意到一切綫索，詳情業已稟陳過太爺了……」

太爺接話道：「你對劉一守供稱和死者廟前三岔路口分途一事，有什麼看法？」

吳能道：「以雪地蹄痕來看，他們是分途而行的！」

太爺哦了一聲道：「可有那匹黑驢的下落？」

吳能搖頭答道：「始終沒有發現這條駿驢的下落。」

太爺雙眉一皺，沒有接話，劉一守適時稟陳道：「太爺聖明，小民等有家有業，絕非兇徒，况黑驢失踪，已足證明小民無辜。」

太爺雙眉皺的更緊了，突對吳能道：「吳能，你可曾發現死者身藏的不少珍寶下落？」

吳能回話道：「死者身畔並無珍寶。」

太爺撚着鼠鬍低喃道：「怪哉，怪哉！」

太爺正爲難間，內宅管家突然報進，呈上一封密柬，太爺展柬，心中大喜，將柬收入袖中，滿面嚴肅的對堂下跪地的金寶和姚，劉三人道：「你們三個人聽着，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王法最嚴，不罰無罪之民，本縣業已問明案情，爾等供述明理，又無物證，自不能誤良爲盜，草菅人命，因此當堂開釋！」

三人聞判喜出望外，連連磕頭不止，只呼青天大老爺不絕。

那知太爺一聲哈哈之後，接着又道：「且慢，本縣以案情論，你們都是去過天帝廟的，這不會錯吧？」

三人同聲答道：「不錯。」

太爺又一聲哈哈道：「也都見過死者的了？」

三人又同聲答道：「見過的。」

太爺嗯了一聲道：「人有見面之情，本縣想叫你們再去天帝廟中，爲死者燒些香紙，超渡亡魂，你們可願意？」

三人互望着，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太爺把臉一寒，道：「怎麼，你們可是心虧胆怯？」

三人一聽，生怕太爺改變原判，急忙道：「不不，願意去，我們願意去。」

太爺一笑，頷首道：「那好極了，你們就辛苦一趟，馬上就去，可先至長街買些酒食香紙，聽清楚，本縣着范結巴帶路相陪，中途脫逃者，本縣即以兇手論斷，若誰能首先揭發元兇，本縣賞銀五百

兩！」

三人互望一眼，同聲謝恩，退步欲下，太爺突然看到金寶去提他那貨郎箱子，立卽沉聲道：「且慢！」

一聲且慢，幾乎嚇得三人魂飛胆喪，重又撲跪地上。

太爺目注吳能道：「吳能，金寶的貨郎箱子可曾搜過？」

吳能急忙回話道：「稟太爺，小的搜過了！」

「重搜，快！」

金寶神色一變，吳能已應聲向前，取過貨郎箱子，啓蓋將內中之物全部傾倒堂上，不論瓶瓶缶缶，都一隻隻開啓並揚聲報道：「小的重又搜過，無可疑之物。」

太爺把頭一點，道：「很好，你送他們四人一程。」

吳能應是，太爺又轉對范，姚，劉，金四人道：「聽明白，明晨本縣令吳能前往，你們在吳能到達之前，不得擅自離開，明白嗎？」

四人恭應「明白」，於是告退而下。

太爺笑了一笑，轉對韋吾主與賈善道：「養子不敎，本該重責，姑念有喪子之痛，免罰，火速退下去辦死者後事！」

韋、賈躬身應命而去，太爺隨卽退堂，時爲將近二更。

× × ×

錢縣太爺，一心爲民，祇顧堂上問案，誤了晚餐，遂命人在書房中，設下雙座，並美酒佳肴兩副杯盞！

雙座？對盞？此事忑煞怪異！

書房已是內宅，三班衙役都嚴禁入內，內宅管家，更親自守於書房之外，當然無人能够解破太爺之秘！

不過由晶燈映影中，可以偶見一位長髯人物在內。

× × ×

吳能送行，送的特別，送上了足足十斤的一滿袋酒，是道地的純二鍋頭，一大草包鹵、臘、醬味和大包子、香、燭紙等，甚多，並附上了個引火的火熠子。

吳能分派金寶拿香，劉一守提着紙，燭，范結巴拎着鹵味包兒，姚仁明揹着那最重的酒袋！

雪早停了，但是西北風却像把小刀子似的，直刮人的臉，穿人的骨，四個人凍的一個勁的抖。

從縣裏到天帝廟，就算快點走，也要半天，到了天帝廟，怕不早就大亮了，所以吳能代他們安排了莊老實的車。

有車，可沒人趕，於是趕車的行當，交給了姚仁明。

吳能眞壞，把車篷給拆下來了，因之四個坐着沒棚圍的光當車子，車越快，風越大，人也越冷。

姚仁明下了決心，甘願快點一路冷着凍着，巴望早到天帝廟，好生個舒舒服服地躺上一宿。

車到三岔路口，無法不棄車步行了，那山坡够陡，冷雪凍地，其滑如油，牲口雖然拚命，也拉不上去了。

無奈何，大家下了車，姚仁明牽韁，其餘的人在後面推，勉强把馬車拖到天帝廟前，姚仁明解開牲口，車就放在廟外，牲口可得拴在避風雨雪寒的地方。

四個人，一匹馬，踏進了天帝廟，迎面就是一陣陰風，其寒如冰，四個人頓時頭皮一炸，肉似鈎搭！

金寶的胆最小，不由哎喲驚叫出聲，人往後面一退！

時已過了三更，他們走的太慌，吳能也沒能想到，所以沒有燈籠，金寶一退，恰好一脚踏到劉一守！

劉一守猛地一推金寶道：「他媽的，胆沒有老鼠大！」

金寶沒敢吭聲，姚仁明走在最前，范結巴繼之，劉一守也趕上去，却把金寶給甩到了最後。

天太黑，五六尺外已難看到人的影子，金寶心裏一急，大步趕上，不料背後猛地被人抓住了貨郎箱子，嚇得金寶沒命的狂喊：「媽呀，救命！」

他好沒影子的一聲喊，前面走的三個人，一嚇之下全回頭看他，祇見金寶隱約的人影，手舞足登似拚命向前，却就是半點也移動不了，而金寶背後，又不見有人，於是劉，范，姚三人，心中一麻，全變了臉色，首先是姚仁明把馬韁繩一丟，狂奔向後殿！

姚仁明這一跑，可壞了，劉一守和范結巴，想也都不想，緊跟着姚仁明的身後狂奔下去，轉向後面。

金寶背後似被鬼手所抓，耳聽狂奔步聲，却聽不到另外三人開口，又見一個人影，全身一軟，幾乎尿流褲子。

「砰」地一聲，金寶背後的鬼手鬆脫，金寶不防，脚步失穩，猛地向前搶去，院地又滑，咕咚摔了個大馬爬！

這一次可眞摔着了頭腦額，頓卽腫起個老大的包來，他根本就不覺痛，自地上挑着貨郎箱子奔向後殿！

那匹馬，似受了驚恐，長嘶一聲，飛奔出廟而去。

適時，天帝廟的山門，突然無故的自動關闔起來！

瞧！快瞧！注意瞧！

那粗如海碗般的山門巨閂，飄呀飄的已自己閂了起來，輕巧巧，悄無聲，自己把山門拴了個牢牢結實！

這若是叫金寶與四個人看見，不嚇死兩對兒才有鬼！

巨閂自落後，步聲又起，察察！察！察！……

禱禱渡亡魂　句句自欺心

察……咕咚嘩啦啦，察……咕咚嘩啦！

這聲音，使奔至閻羅殿階前，業已喘息如牛的姚仁明，劉一守和范結巴，倏忽擠作一堆！

三個人，面無人色，六隻眼，盯着通道，動不敢動。

聲音更响，聲音近了，原來是金寶拖着貨郎箱的皮揹帶，在奔跑時所發的怪聲，因地面高低不平，箱子上落咕咚一聲，咕咚一聲自然搖動箱中的瓶缶，於是瓶碰缶缶碰瓶，嘩啦嘩啦！

姚仁明驚魂乍定，才待喝駡，金寶却在看見同伴之下，那股逃命的勁氣一洩，直挺挺摔倒地上昏死過去。

救人要緊，劉一守提醒姚仁明，灌了金寶兩口酒，烈酒下肚，劉一守又以眞力揚掌一震金寶的氣海，金寶在一聲呻咽下醒來。

他一醒，就連連直呼道：「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劉一守目光掃處，看到貨郎箱子的皮揹帶已斷，腦海中頓時記起，山門上對幾支掛門的厚鐵斷環，恍然大悟！

金寶這時却喘息着說道：「你們全……跑開了，我叫鬼……鬼手抓住……」

劉一守怒駡道：「放你媽的狗臭屁，睜開你那對烏龜王八綠豆眼看淸楚，你貨郎箱的帶子，被門閂鈎子給掛住了，你他媽的硬掙，帶子全給掙斷了，反說有隻鬼手，幾乎嚇出老子的蛋黃來，眞……眞……眞他媽的活見鬼！」

事經劉一守說明，大家全淸楚了，於是這個一句那個一句，把金寶駡了個體無完膚，連屁也不敢多放一個。

姚仁明這時也想起那匹馬來，道：「倒楣，老子還得去找馬。」

劉一守止住姚仁明道：「老馬識途，丟不了的，這黑又冷的天，你到那裏去找？天亮再說吧。」

於是四個人摸黑進了閻羅殿，劉一守聰明，馬上幌燃火熠子，范結巴取出素燭，插在燭台上，雙雙點亮。

姚仁明全身一抖，道：「伙計們，別的全等會兒，先去前殿檢拾碎木斷椅來，生個火是正經。」

這話對，大家動手，齊去正殿，各自檢拾了一抱殘木，這次眞巧，又是金寶壓後，一根斷椅子腿從手中滑落地上，他哈腰去檢，檢好起身，正對着山門！他看見了怪事，山門竟已好好的被人下閂拴住！他剛要喊，想起適才的事來，脖子一縮，來了個「見怪不怪」，「有看沒有見」的悄沒聲的回到後殿。

火生起來了，靠牆角，金寶要去關上殿門，范結巴却一把拉住了他，道：「你……你想幹……幹……嗎？」

金寶道：「關門呀，關上門多暖和？」

范結巴哼了一聲道：「暖……暖……暖和是不……錯，但……但要有……動……動靜，跑都來……來不及！」

動靜？會有什麼動靜？

想跑？幹什麼想着跑呢？

按說，范結巴這個想法根本不通，金寶關門沒有錯，可是奇怪劉一守和姚仁明，却都認爲范結巴顧忌的對。

有了火，殿中暖和多，大家開啓上香燒紙超渡亡魂。

誰也不願意排在頭一個，金寶好欺負，於是堅決要金寶佔先，金寶無奈，焚香三拜，香插爐中，禱道：「賈老弟，韋姑娘，我是金寶，貨郎，兩位九泉有知，當然明白兩位的死，和我沒有半點關係，俗話說的好，人不得外財不富，馬不吃野草不肥，兩位是明理人，自是不會怪我，我相信更不會計較，我恭敬祈禱兩位早登極樂，早登極樂，來年今日，我另有人心。」

禱罷，又是三拜，十分虔誠。

劉一守輪第二，禱道：「兩位神魂不遠，聽的明白，我和兩位，無怨無仇，聖人曰『食色性也』，聖人的話那裏有錯，所以我也沒有錯，殺人的不是我，橫施强暴的也不是我，兩位睜大點眼，有靈顯靈，請認認明白，我是劉一守，報寃報仇別尋錯了無辜。」

他也再作三拜，恭恭敬敬地退向火堆地方。

姚仁明看了劉一守一眼，這一眼包含許多用意，劉一守眼角稍斜，知意會心，但却故作未見，自去焚化紙錢。

姚仁明哼了一聲，抓起一束香，就燭火上燃起，刹那香燃火發，火苗子高騰半天，姚仁明雙手一合，散香歸束，接着猛地一抖，火熄烟起，捧香拜於閻君靈前。

他祝禱道：「姑娘，韋姑娘，俺是姚仁明，有緣使咱們在風雪之日在廢置的廟裏相逢，俺那劉兄弟剛才說過什麼『食色性也』，俺不大懂，俺却知道姑娘妳好看，罕有的好看，俗語有：人失手馬失蹄，姑娘妳要担待些箇，俺對姑娘，自心裏敬重，沒想到消息傳到，姑娘已死，姑娘，有仇報仇，有寃報寃，誰害妳的，妳去找誰，至於那賈老弟，實是情屈命不屈，來年今日，年年今日，我全會記住焚香燒紙，燒紙焚香！」

他插香爐中，叩首，起身，然後焚化紙錢。

范結巴大概想偷懶，自去火堆添柴，姚仁明一把抓住范結巴的右臂，道：「太爺的吩咐，該你上香了！」

范結巴心頭一緊，道：「好……好……好好好，我……我能不……不能……能……能默……默禱禱禱？」

姚仁明一點頭道：「隨你的便！」

范結巴開始上香，默禱，叩首，焚紙。

紙錢化作灰燼，在地上溜溜的打旋，驀地一陣鬼風，一大片半燃的紙灰，倏忽騰起，眞巧，貼在了范結巴的臉上！

范結巴一着急用手去擋，非但沒能擋開，反而把火灰抓成星星火片，頭上臉上手上身上全沾了不少！

燙的范結巴直蹦高，等火星滅掉，范結巴那張臉和雙手，已燙起不少泡來，他沒有發脾氣，却直搖頭。

四個人全辦完了非辦不可的事後，圍火坐在一起，姚仁明從上香焚紙之後，像是變了個人，一言不發。

這時他解下了身揹的大酒袋，打開硬塞，咕嚕咕嚕的一連灌了七八口酒，伸手鹵菜包中，抓出隻鷄腿啃着。

金寶接着伸手，劉一守繼之，范結巴遇上吃喝，更向不後人，他們輪流喝酒，儘情吃肉，話言話語不覺漸漸熱鬧起來。

這次深夜中重返天帝廟的閻羅殿，不知何故，四個人却個個有心的躲避開供台後面的地方，因此火堆生發在進殿門右側的牆角落，四外並且鋪上了臥具。

殿門雖然沒有關，但在烈火醇酒的外烤內炙下，一個個漸漸的忘記了天氣寒冷，也漸漸的有了醉態。

帶有五分醉意的金寶，胆子也比前大了許多，劉一守酒到六分，臉色越發的陰沉和蒼煞，說話也少了。

姚仁明酒到八成，面紅耳赤，額上青筋外露，橫肉也更加顯目，那種天性的兇悍氣質，也猙獰外現！

范結巴酒到了七分，不時的突然嘻嘻而笑，轉瞬却又神色難安，接着就砰一聲拍自己的大腿，嘿嘿的冷笑。

滿袋烈酒，在頻頻傳送下，只剩下了十之三四，金寶突然笑指着劉一守道：「好玩，眞好玩，你……你有兩隻鷹鈎鼻子，和四隻眼睛……」

劉一守驀地一巴掌刮在金寶的臉上，罵道：「滾你媽的蛋！」

金寶挨了重重的一掌，沒動氣，兩眼用力的一擠，猛地把頭一搖，看看劉一守道：「奇怪，你又變回來了！」

劉一守越加生氣，虎地一下子站起，突然覺得胸腹間大量烈燄猛地冲上頭頂，身形一搖，噗地又坐將下去，他也醉到了八分。

金寶直眉楞眼的盯着劉一守，傻笑着，突然，金寶一聲嘻嘻，手指向劉一守腦後的窗戶道：「好有意思，你那兩隻眼睛，就這一會兒的工夫，竟然跑到窗戶外面了，咕嚕地直瞪着我！」

劉一守驀地回頭，范結巴和姚仁明也側顧金寶所指窗戶，窗戶紙破了個鴨掌般大的洞，黑黝黝的，甚麼也沒有！

劉一守轉回頭來，咬牙切齒的對金寶道：「你他媽的給老子我老實點，再滿口噴糞胡說八道，老子就宰了你！」

說到「宰了你」，劉一守驀地探手自靴筒裏面掏出了明晃晃的七首，嚇的金寶縮肩閉眼一個勁兒的發抖！

姚仁明霍地一掌拍在金寶的後腦勺上，罵道：「他奶奶的，瞧你這點起色。」

話聲中，姚仁明抓起酒袋，仰頸再作狂飲。

驀地一陣旋風，溜溜地一轉，供台上那兩支專爲死者點燃的蠟燭，倏忽一閃，悄沒聲的滅了！

巧的是，枯木柴枝，也恰已用盡，火堆僅餘幾塊半紅殘炭，不過就這幾塊半紅殘炭，仍有微火似光隱約辨物。

范結巴開了腔，他是冬天吃柿子——專找軟的，冲着金寶道：「貨……貨郎，趁……趁着還……還有亮，去……去……去檢些柴回來，快……快快快快！」

金寶有點兒怕姚仁明，那是因爲姚仁明橫眉立

目，兒的怕人，他也怕劉一守，劉一守有股陰森氣，但他可不怕這看破廟的窮結巴，閒言不會罵人裝作會罵，道：「媽的窮結巴，你算什麼玩意兒東西，要檢柴你去，媽你奶奶的！」

范結巴嘿嘿地笑了，右手一探而出，好快，叭地一聲，給金寶吃了個耳刮子，金寶被打的身子一歪，碰上了姚仁明捧着酒袋的右手，手臂一震，酒出了半碗多好酒，無巧不成書，酒洒落在那兩段半紅的枯炭上，嘶嘶連聲，這下子好了，整個閻羅殿，成了一片漆黑！

「奶奶那個熊！」

「叭！」

「哎喲！」

姚仁明心疼好酒，也揚掌賞了金寶一下子，打的金寶掩着半邊臉，哎喲出聲，他只喊了一聲哎喲，頓時記起兒時聽習慣了的傳說，鬼會尋聲，於是他連大氣也不喘了。

四個人，沒人開口，外面一片沉黑，殿裏黑沉一片，移時，有了聲息，這聲息極怪，似悶哼，若呻咽，却又像是幽靈鬼魂的嘆息！

聲音越來越重濁了，繼之起了掙扎的响聲，金寶只嚇的爬在牆角瑟縮着，抱着頭，一勁兒的在抖個不停！

范結巴却悄沒聲色的退向了一旁，豎起來耳朵，轉動着眼睛，在仔仔細細的聽，他的胆子似乎够大。

只有劉一守，緊皺着雙眉，他對這聲音，似乎十分熟悉，突然，他記起這熟悉的聲音是誰，立刻開口道：「老姚，老姚，你怎麼啦，怎麼啦？」

老姚，姚仁明，答覆他的是更沉重的悶哼和掙扎！

劉一守急了，他和姚仁明，是焦孟不離的朋友，目下他雖然不敢摸向前去探摸個究竟，但是却一心在想解決的辦法！

對！劉一守暗自定了方策，悄悄向那供桌上摸了過去，他記得淸楚，當初爲了點燃香、燭，曾把火熠子留在供桌上面，不論目下姚仁明是碰上了鬼抑或是怪，只要點起蠟燭，豈不就一目了然。

他摸到了供桌角，巧，他有這份玲瓏心，范結巴也有這種聰明念，恰好也向供桌上面摸！

突然，四手相碰，劉一守只當摸到了鬼，不由的坐步揚腕殺手暴出，一連三招「琵琶手」，彈向對方要害！

這是劉一守看家的絕學，不是遇上死敵，向不輕動！

范結巴亦然，當四手相觸，他如中雷殛，全身痲軟，但當寒風襲臨，七坎，丹田，和人中三穴爲劉一守彈指手勁所擊時，却頓悟對方是個人，是個身懷奇異武技的人，於是身形一側，以「七星雷音指」硬抵琵琶手，劉一守功力似乎差了不少，哼地一聲被震彈出三尺，碰上了供桌，一時間只聽得燭台倒翻，供物墜地聲不絕！

劉一守被震退之下，亦有所悟，沉聲喝道：「誰？」

范結巴匆忙地答道：「是我，范……老……老范！」

劉一守心頭一動，只是在驚嚇之下，沒能仔細思索這心動的由來，不過劉一守却已明白，這看守破廟的范結巴並不簡單。

既知是自己同伴，頓無所懼，摸索下，取到了火熠子，幌燃之後，首先拾妥燭台點上蠟燭，殿中重見光亮。

劉一守端着亮燭，注目姚仁明，一顆懸心通然放落，急行幾步到了姚仁明身前，將緊纏在姚仁明頸間的酒袋皮索解下，而姚仁明業已憊軟無力，面色蒼煞暴喘不止！

原來當金寶碰洒出美酒，姚仁明揚掌怒刮金寶時，無心中甩動酒袋皮索，恰好把皮索掛到身後牆上懸物所用的彎頭巨釘之上，在黑影中，姚仁明只覺得頸間一緊，他心有所虧則疑神疑鬼，急忙下不由掙扎着用力拆解。

詎料雙手恰好同執着索的兩端，於是越掙越緊，越緊他心中也越發害怕，雙手更加用力，終於自己幾乎勒死自己！

事情過去了，姚仁明却變作極端沉默，酒勁已到了九成，死抓着僅剩兩三碗殘酒的酒袋不放，兩隻滿佈紅絲的兇睛，直瞪着供台側間的暗影，那個地方，曾經是個火堆，是一雙枉死的男女所生來禦寒的火堆。

姚仁明和劉一守，也曾在那火堆上加過斷木殘枝，如今……

「不對！不對！也不行！」

姚仁明突然虎地站起，好似兇神附體般在狂喊着！

他突然暴喊，金寶嚇得索索發抖，劉一守和范結巴胆子雖大，也不由頭皮發炸，全身一廝打了個冷戰！

劉一守仗胆而前，笑對姚仁明道：「老姚，你又怎麼啦，大叫大嚷的，什麼事不對，又是什麼事情不行呀？」

姚仁明哼了一聲道：「什麼事全不對，從頭到尾就全弄錯了，他媽的，屈死鬼專找我一個人，想把我勒死，這不行！這不行！」

劉一守緊鎖雙眉，沉聲道：「別胡說，剛才那是意外。」

姚仁明牛眼一瞪道：「意他媽的外，意外怎麼偏偏找上老子，不找你，不找這軟骨頭的臭貨郎和結巴？」

劉一守道：「你這可是不講理了，酒袋在你手上，才有這種意外，假如剛才是我拿着酒袋，說不定！……」

姚仁明怒聲接口道：「對呀，幹麼你們偏偏不拿酒袋？這倒楣的歪頭釘子，又幹麼偏偏釘在我身後的牆上？你說！你說。」

劉一守能說什麼，苦笑着道：「好啦老姚，你喝醉了，躺會兒，睡上一覺，一覺天亮……」

姚仁明呸了一聲道：「躺着睡覺？你想的可好，一覺天亮，說不定一覺睡下就此玩完大吉，不行，我要想想……」

范結巴看着好笑，道：「你……你自……自己勒……勒自己，有……有……有什麼好……好想的！」

「滾你媽的臭結巴，你懂個屁，老子說想，自然是有要想的事，別當老子眞個喝醉了，這點酒，哼！」

范結巴挨了罵，雙目中兇光一閃而逝！

劉一守正要仔細的思索和捕捉這心動的由來，姚仁明却直眉豎眼的找上了他，道：「老劉，你說，那個女的是怎麼會死的？你說！」

劉一守心中一驚，道：「你別發昏，少說兩句廢話！」

姚仁明哼了一聲，一幌酒袋，袋中剩酒嘩啦一响，他一抿嘴，咕嚕咕嚕一口氣把袋中餘酒喝了個淨光！

他搖搖業已空了的酒袋，甩手把酒袋拋向一旁，幾乎打到金寶。

金寶沒有吭聲，一縮頭，把貨郎箱子推向牆角，半倚半靠在箱子上。

姚仁明打了個酒呃，搖幌着向供臺後面走去。

劉一守正擋着姚仁明的進路，伸手攔道：「你去那裏？」

姚仁明一撥劉一守的右臂，說道：「俺要進去裏面看看……」

劉一守明白姚仁明要看什麼，皺眉勸道：「好了老姚，別再渾鬧了好不好，屍體早撥到縣城啦，不是嘛，反正你沒動她，我也沒殺她，她死了不礙着咱們哥兒倆個，俗話說，有寃她會報寃，有仇她去索仇……」

姚仁明兇睛一翻道：「放屁，要不是咱們把她一個人留在此地，她怎麼會死，又怎麼……」

「老姚，你他媽的少說兩句行不行？」

劉一守急了，拖住姚仁明往坐處拉。

范結巴突然陰陽怪氣的笑了，道：「老……老劉，不……不礙的，叫……叫他說……說好了，說……說出來心……心裏好……好過！」

劉一守怒叱道：「我們哥兒倆個，沒作虧心事，有什麼心裏不好過的？」

范結巴嘻嘻笑着道：「是……是嘛，他……他可……可是說，留……留她一……一個人在……在此地，嘻嘻，她……她一……一個人！」

劉一守一顆心吊到了嗓子眼，因之氣勢也弱了不少，道：「喝醉酒的人，說的話能聽？哼！」

范結巴翹着嘴道：「她……她可……可不是一……一個人，是……是……是兩個人……人，嘻……嘻！」

姚仁明怒叱道：「兩個人怎麼樣？」

范結巴道：「怎……怎麼樣……樣也不……怎麼……麼樣，我……我……我奇怪那……那個男的……的……。」

劉一守急忙接口道：「那個男的自然就是賈君瑞，死了，你明知道他死了，還是你報的案，現在你問個屁！」

范結巴哼了一聲道：「老……老姚……姚說，留……留她一……一個人，可……可……可是男……男的早死……」

金寶在牆角邊上，突然拍掌道：「對，男的早就死了，那時候我倒霉的金寶，正在受老婆娘的骯髒氣，可還沒來這天帝廟！」

劉一守瞪眼道：「沒來怎麼樣？」

金寶伙胆道：「沒來嘛自然不會殺人！」

劉一守釘上一句道：「你這話的意思，是說我和老姚殺人嘍？」

金寶沒有吭聲，范結巴却加上了把野火，道：「這……這叫多……多餘……餘的一問！」

颼！劉一守拔出了七首，猙獰地斜瞟着范結巴和金寶道：「相好的朋友們，你們若自以爲事情料斷的不錯，就再說上一遍給劉老子聽聽！」

金寶嚇的一哆嗦，道：「我可沒說先來廟中的是兇手，我才不管別人的閒事呢。」

劉一守轉向范結巴道：「姓范的，你喜歡管閒事？」

范結巴似乎並不十分懼怕那柄明亮的七首，眼皮一翻，道：「先……先前報……報案……，是因……因爲我……看廟，如……如今……今案子……都定……定了，誰……誰還管！」

半天沒開口的姚仁明，突然狂笑連聲道：「你

小子就算還想管，姚老子也不怕，怎麼，那姓賈的是俺殺的，你又能如何？」

劉一守心裏有叫不出來的苦，急忙壓低聲調道：「我一個人的二太爺，你能不能小聲點？」

姚仁明哼了一聲道：「怕個鳥？大不了的是個死！」

劉一守才待接話，范結巴已開口道：「劉……劉朋友，你們……們放……放心，凡……凡在江……江湖上……上跑跑的，全够……够……够份，誰……誰都……都許……許揹……揹上兩……兩三條命……命案，不……不會……會當……當六……六扇門……門的狗……狗腿……腿子！」

這話等於范結巴表示了心意，劉一守的臉色，和姚仁明的兇睛，因之都轉爲和順，劉一守頷首笑道：「好，有范朋友你這兩句話，那很够了，青山綠水，未來相報了！」

姚仁明適時一拉金寶道：「呔！臭貨郎，你怎麼說？」

金寶諛笑着道：「這還用說，我是個貨郎，別的事和話，全沒聽到也沒看見！」

姚仁明哈哈地大笑起來，劉一守也放懷的笑了，范結巴呵呵嘻嘻相合，金寶實在笑不出來，可不敢不笑，假笑聲，聲調特別的尖澀。

笑聲中，金寶眼珠一轉，有了計劃，在四個人當中，金寶自己明白，祇有他是個一向心懷財幻夢想但行爲安份的升斗小民，其餘三人，范結巴來處不知，不過祇看剛才那神色，那口氣，就知道確不簡單，劉、姚是馬販子，說穿了，這行業昇平時安份，戰亂日那就無異綠林強盜，自己若不聽明點，這條小命就許要完！

想通了這些，當大家止住了笑聲後，金寶開口道：「這下子可好啦，一切弄淸楚後，咱們全都放心了，來，擠一擠，大家睡上會子！」

姚仁明把頭一搖，道：「不能睡，事還沒有完呢！」

金寶故作不解，問道：「還有沒完，不是沒有事了……」

劉一守邪邪地一笑道：「老姚說的對，事並沒有完，還有個尾巴要找出來，現在咱們就要開始來找這條尾巴！」

金寶霎着眼道：「我不明白……」

姚仁明接口說道：「你就快會明白的，仔細聽着……」

姚仁明和劉一守，又怎能眞的放心范結巴和金寶，假如事後這兩個人去縣裏報密，焉有自己的命在，因此他倆個都是騎虎難下，非拉個墊背的不可了。

尾巴是有一條，那就是「誰殺了韋鶯鶯」要想找來這條掩飾的天衣無縫的尾巴，就必須從頭來一點點、一件件、一滴滴地剝繭抽絲。於是話又要從姚、劉在天帝廟這閻羅殿上，和賈、韋二人相見時說起了！

× × ×

殿堂後，雪收雨止。姚仁明和劉一守，哈巴着身子，幾乎無法站直，好半天，才勉强挺身直立，他們並不想聽殿中韋、賈的種種答對，就因爲一時無法直立才由不得他們不聽，也因爲這樣，他倆才知道賈、韋並非夫妻。

劉一守和姚仁明，在剛能直起身子以後，就悄沒聲的退向了過道，假作咳嗽談話，有心的驚動了殿內的男女。

門開了，四個人見了面，經過介紹，姚仁明首先發現角落熊熊發亮的火堆，揉擦着雙手笑道：「好極了，賈老弟眞想的週到。」

劉一守却故作不解道：「祇是要請教賈老弟，這大的雪，那裏找到的枯枝和斷木呀？」

賈君瑞笑道：「有的是，就在前面半塌的大殿裏，殘枝斷木用個不盡，枯枝是正殿右側的那株枯桃樹上的！」

劉一守裝作恍悟之色，抬頭自破窗紙中看看外面的天，道：「這雪不定什麼時候才會停，趁着天亮，還是早早多找點枯枝斷木應用的好，來老姚，咱們到前大殿去找！」

姚仁明應着聲，賈君瑞也接話道：「對，我也去！」

劉一守却擺手道：「不不不，這該我們辦。」

韋鶯鶯怯生生的倚在賈君瑞肩上，嬌聲說道：「反正現在還有，何不去烤會兒火，等身子暖和了再去？」

劉一守笑應着說道：「對對，還是賈嫂嫂心細，體諒人。」

於是從馬上解下行囊，酒袋，重關好殿門，和姚仁明雙雙坐近了火堆，烤起火來。

地上有些散落的枯枝，韋鶯鶯檢拾起來，她步姿嬝嬝娜娜，柔美如玉，經過姚仁明和劉一守身旁，散下一陣香風，吹得兩個馬販子有些神魂顚倒昏昏似醉！

於是由不得盯上幾眼。美，好美，不，眞是太美太美了，那眉、那目、那嘴、那唇，沒有一處不是愛煞人！

韋鶯鶯哈腰添火，那渾圓的臀側，恰恰對着姚仁明，姚仁明抿了一下嘴，用盡吃奶的力氣，才壓制住伸手要一摸那地方的企圖！（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流星·蝴蝶·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善良、純潔、美麗的小蝶，對那傾慕她的花公子之慘遭橫禍，內心感到非常的痛苦，她憎惡那個霸佔她的惡魔，恨不得要殺死了他，但她不能，也沒這種勇氣，她非但無法反抗，連逃也逃不了！夜暗中，她只是向前走着，她不知道該走到那裏去，却總是不願回去。終於，她在河邊停止下來，霧在河水中上昇，她曾有縱身一躍解除煩惱和痛苦的衝動；就在這時，孟星魂來到了她的背後，他風趣的談吐，超凡的人生觀，把她從痛苦的深淵暫時解救出來，跟着他來到酒鋪喝酒傾訴——

英雄彈淚爲紅顏

他們奔入樹林。

樹林深處，綠草如茵，秋風彷彿還未吹到這裏，風中充滿了草木的香氣。

他們跑着，笑着，就像是兩個孩子。

然後他們在濃蔭下的草地上躺倒，靜靜的呼吸着這香氣。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蝶才輕輕的嘆息了一聲道：「我已有很久沒有這樣躺在草地上了，你呢？」

孟星魂道：「我常常躺在地上，但今天却覺得有點不同。」

小蝶道：「什麼不同？」

孟星魂道：「今天的草好像特別柔軟。」

小蝶笑了，笑得那麼温柔，道：「原來你也很會說話，說得眞好聽。」

孟星魂道：「眞話有時也很好聽的，有時甚至比謊話還好聽。」

小蝶咬着嘴唇，過了很久，忽然道：「你有沒有想過？」

孟星魂道：「想過什麼？」

小蝶道：「想過我是不是會再來找你？」

孟星魂道：「我想過。」

小蝶道：「你以爲我不會再來了，是不是？」

孟星魂道：「我的確是沒有想到，你來得這麼快。」

小蝶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這麼快就又來了？」

孟星魂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走了之後，我忽然覺得很寂寞。」

小蝶不再說話，是不是因爲孟星魂已替她說出了心事？

寂寞，多麼可怕的寂寞。

只有經常忍受寂寞的人，才知道突然感覺到不再寂寞是多麼幸福，多麼快樂。

只可惜這種快樂太難得。

有時縱然有成羣人圍繞着你，你還是會覺得寂寞得無法忍受。

孟星魂緩緩道：「也許我們還不是朋友，但也不知爲了什麼，我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才會覺得不再寂寞。」

小蝶的眼睛已漸漸濕潤，幾乎忍不住要說：「我也一樣。」

她沒有說。

她畢竟是個女人，女人總不大願意說出自己心裏想說的話。

她忽然跳起來，笑道：「無論如何，我既已來了，你就該好好的陪我玩一天。」

孟星魂道：「我陪你——無論你想做什麼，我都陪你。」

小蝶眨眨眼說道：「我們去掘寶，好不好？」

孟星魂道：「掘寶？」

小蝶道：「我知道這樹林裏有個地方，埋着寶藏。」

孟星魂笑了，道：「這樹林裏不但有寶藏，還有神仙，幾百個大大小小的神仙，有的還喜歡把人變成驢子，你可得小心。」

小蝶道：「我說的話你不信？」

孟星魂笑道：「我說的話你信不信？」

小蝶跺跺脚，道：「你不信，好，我帶你去找，找到了看你還信不信。」

孟星魂只笑。

小蝶忽然長長的吸了口氣道：「我聞到了。」

孟星魂道：「聞到了什麼？」

小蝶道：「寶藏的味道。」

孟星魂道：「哦？在那裏？」

小蝶道：「寶藏就在這裏，就在你睡的地方下面。」

孟星魂忍不住站起來道：「這下面有寶藏。」

小蝶道：「你還是不信？」

孟星魂嘿嘿的笑。

小蝶道：「我若掘出來了呢？」

孟星魂道：「你若掘得出來，我就去找個神仙來把我變成驢子。」

小蝶道：「好，男子漢，大丈夫，說出來的話可不能不算數的。」

她立刻找了根比較硬的樹枝來開始挖。

孟星魂也幫着挖。

還沒有挖多久，他的樹枝就碰到了一樣很硬的東西，彷彿是個箱子。

小蝶眼角瞟着他，吃吃笑道：「看來有個人要變成驢子了。」

孟星魂怔了半晌，忽然大笑。

地下埋着的寶藏已挖了出來。是罎酒。

孟星魂大笑，道：「我上當了，這罎酒一定是你剛才埋下去的。」

小蝶道：「那不管，我只問你，這算不算是寶藏？」

孟星魂笑道：「當然算，我簡直想不出天下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寶藏。」

小蝶悠然道：「寶藏已有了，驢子呢？」

孟星魂道：「驢子就在你的面前，你難道沒看見？」

小蝶笑得彎了腰，道：「這驢子好像只有兩條腿。」

孟星魂正色道：「兩條腿的驢子，比四條腿的好。」

小蝶道：「那點好。」

孟星魂道：「兩條腿的驢子能喝酒。」

× × ×

夜。

小蝶的眼睛又亮了起來，那就是說，罎子裏的酒又快空了。

風中不再有草木的香氣。只有酒氣。

一個人的肚子裏若已裝了半罎酒，除了酒氣外，他還能聞得到什麼別的？

小蝶伏在草地上，已有很久沒有說話。她的鼻子也許沒有平時靈敏，但腦子裏却想得更多，更複雜。

有很多平時不願想，不敢想的事，現在却全都想了起來。

是誰說酒能澆愁的？

孟星魂也沒有說話。他什麼都沒有想，他只是靜靜的在享受着這份沉默的樂趣，機智的言語雖能令人歡愉，但一個人若不懂得享受沉默，他就不能算是個眞正會說話的人。

因爲「眞正令人歡愉的言語，只有那些能領悟

沉默意義的人才能說得出來」。

他以爲小蝶也在享受着這份沉默的樂趣。

「人與人之間要能眞正互相瞭解，的確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所以，朋友們，千萬莫要以爲你能瞭解別人，更莫要以爲你能瞭解女人，否則你必將追悔莫及。

× × ×

星又疏，夜又深。

小蝶忽然翻身坐起喃喃道：「我要回去了。」

她這句話說得實在太快，快得就好像根本不願被人聽見。

也許因爲這句話本不是她自己眞心願意說的。

孟星魂只聽見一個「我」字，忍不住問道：「你要怎麼樣？」

小蝶忽然瞪起眼睛，道：「你故意假裝聽不見我的話，是不是？」

孟星魂笑道：「我爲什麼要假裝聽不見？」

小蝶叫了起來，道：「我說我要回去。」聲音大得又讓她自己嚇了一跳，她吸了口氣，才接着道：「這次你聽見了嗎？」

孟星魂怔了半晌，道：「我聽見了。」

小蝶道：「你有什麼話說？」

孟星魂道：「我……我沒有話說。」

小蝶道：「你不問我爲什麼忽然要回去？」

孟星魂道：「你當然有很好的理由是不是？」

小蝶道：「當然，可是……可是你爲什麼不想法子留住我？」

孟星魂道：「我留得住麼？」

小蝶道：「當然留不住，你憑什麼資格要留住我？」

孟星魂苦笑道：「我並沒有要留住你！」

小蝶瞪着眼發了半天呆，才點着頭道：「對，你並沒有要留下我的意思，我爲什麼還不走呢？我爲什麼要如此不知趣？」

孟星魂道：「我並不是沒有要留下你的意思，更沒有要你走的意思。」

小蝶道：「那麼你是什麼意思？」

孟星魂道：「我沒有什麼意思。」

小蝶道：「你難道是石頭？難道不是人？怎麼會沒有意思？」

孟星魂不說話了。

他發覺小蝶忽然又變了，變得很兇，而且簡直變不講理。

小蝶道：「你沒有話說了，是不是？」

孟星魂苦笑。他的確已無話可說。

小蝶道：「好，你既然連話都不願跟我說，我不走幹什麼？」

她跳起身，奔出去，大聲道：「我以後永遠也不要見你，你若敢來找我，我打死你。」

孟星魂怔在那裏，也不知是悲哀？是憤怒？還是痛苦？

他只覺心裏很悶，很痛，幾乎忍不住也要大聲叫出來。

「我以後也永遠不想見你你也莫要來找我。」

也許愛情就是這麼回事。

你若想享受愛情的甜蜜，就必需同時忍受它的煩惱和痛苦。

小蝶已走得連影子都看不見了。

樹林裏一片黑暗，令人絕望的黑暗。

孟星魂站起來，又坐下去，想找酒喝，可懶得動。

他只想一個人坐在這裏，坐在黑暗中。

但坐着也痛苦，站起來還是痛苦，清醒時痛苦，醉了也痛苦。

一個人眞正痛苦的時候，無論做什麼都同樣痛苦。

他有時厭倦，有時憂鬱，有時空虛，但却從未如此痛苦過。

這是不是因爲他以前也從未有過快樂？

黑暗中忽然傳來一陣陣淒涼的哭聲。

孟星魂想裝做聽不見，却已聽見了。

他站起來，走過去。

小蝶伏在一株樹後，哭得就像是個孩子。

「她究竟爲什麼哭？究竟有什麼事令她如此傷心？」

孟星魂慢慢的走過去，走到她身旁。

她的頭髮披散下來，柔軟而光滑。

他心中已不再有氣悶和憤怒，祇是充滿了同情和憐惜，祇希望自己能說幾句安慰她的話，却又不知該從那裏說起。

他忍不住伸出手，輕輕的去撫摸她的頭髮。

小蝶忽然拉住了他的手，用力拉住他的手，眼淚流滿了她的面頰，在夜色中看來宛如梨花上的露珠。

她流着淚嘶喊。

「我不想回去，你莫要趕我走，我眞的不想回去……」

孟星魂跪下來，緊緊擁抱住她。

他的淚也已流下：「沒有人要趕你回去，也沒有人能趕你回去。」

× × ×

的確沒有人要趕她回去。

是她自己在趕自己回去。

她自己心裏有根鞭子。

× × ×

小蝶沒有回去。

她醒來時發現自己還是躺在那張又冷又硬的小床上。

孟星魂坐在地上，頭枕在她脚旁。

他彷彿還睡得很沉，就像是個睡在母親足畔的孩子。

在你自己情人的眼中，你無論做什麼都會像是個孩子，笑得像孩子，哭得像孩子，睡得也像孩子。一個人往往總會覺得自己所愛的人是帶着幾分孩子氣的。

小蝶輕輕的坐起來輕輕伸手去撫摸他的頭髮。她看到他時，心裏忽然充滿了柔情蜜意，她輕摸他時，也正如一個慈愛的母親在撫摸自己最疼惜的孩子。

在這一刹那間，她已忘却了所有的煩惱和痛苦，忘却了一切。

孟星魂的呼吸忽然變得很輕很輕。

小蝶立刻縮回手，發白的臉上泛起一片紅暈，聲音中帶着顫抖，道：「你……你醒了。」

孟星魂沒有動，也沒有出聲，過了很久才抬起頭，凝注着她。

小蝶的頭却垂下，道：「昨天晚上，我又醉得很厲害，是不是？」

孟星魂道：「嗯。」

小蝶紅着臉笑道：「我醉了之後，一定變得很兇，很不講理，一定說了很多讓你生氣的話。」

孟星魂道：「我不氣，因爲我知道。」

小蝶道：「知道什麼？」

孟星魂柔聲道：「每個人心裏都會有些亂七八糟的煩惱和痛苦，總得找個機會發洩發洩的。」

小蝶沉默了很久，幽幽道：「你也有痛苦？」

孟星魂道：「本來沒有的。」

小蝶道：「難道──難道你認得我之後才有痛苦？」

孟星魂道：「嗯。」

小蝶用力咬着嘴唇，道：「你一定很後悔認得了我。」

孟星魂道：「我不後悔，我很高興。」

小蝶道：「高興？我讓你痛苦，你却高興？」

孟星魂道：「因爲沒有痛苦也不會有眞正的快樂，我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才眞正快樂。」

這些話在別人聽來一定很肉麻，但在情人們自己聽來，却溫柔如春風，優美如歌曲。

情人的話本不是說給別人聽的。

小蝶又沉默了很久，終於忍不住說出了心裏的話：「我也一樣。」

她說出了這句話，就立刻跳下床，避開了孟星魂的目光，道：「現在我眞的要回去了。」

孟星魂道：「我知道。」

小蝶道：「你……你還是不必送我回去。」

孟星魂道：「我不送。」

小蝶道：「那麼我……我走了。」

孟星魂道：「我也不讓你走。」

小蝶霍然回身，瞪大了眼睛，道：「你不讓我走。」

孟星魂又重複一遍，語氣更堅決，道：「我不讓你走。」

他不讓她說話，很快的接着又道：「因爲我知道你本不想回去。」

小蝶目中的驚奇變成了悲痛，淚光又湧出，黯然道：「不錯，有時我的確想逃避，逃得遠遠的，可是我非回去不可。」

孟星魂道：「爲什麼？」

小蝶突又變得很急躁，道：「爲什麼？我難道還能在這裏就一輩子。」

孟星魂道：「爲什麼不能？」

小蝶又叫了起來，道：「不能，不能……不能就是不能……」

她轉身，孟星魂已拉住她的手。

她另一隻手突然揮出，重重的摑在他臉上。

孟星魂整個人都似已被打得呆住。

小蝶也呆住，過了很久，才長長吐出口氣，冷冷道：「放開我──放開我好不好？」

孟星魂道：「不好。」

他忽然用力將她拉過來，用力將她抱在懷裏。

她的身子又冷又僵硬，就像是一塊木頭，一塊鐵，一塊冰。

他覺得心已冷透，終於放開了她。然後他就覺得胃部劇烈收縮，全身都已因痛苦而顫抖。

小蝶動也不動的站着，冷冷的看着他。

他還在抖，抖得連站都站不住，一面抖一面退，退到牆角時突然扭過頭，扭過頭時眼淚已奪眶而出。

「好，你走……走……」

他用盡力量只說出這幾個字，說出後就似已將倒下。

小蝶沒有走。

她忽然走過去擁抱着他，緊緊的擁抱住他。冰已溶化，鐵已燃燒。

她身子柔軟而發燙，變得就像是一團火。眼淚却又已流滿面頰。

她用整個身子緊貼着他。

孟星魂的顫抖已漸漸平息，咬着嘴唇道：「你……你不必這樣做的。」

小蝶道：「我不必，可是我願意，只要你不後悔，我願意將一切都給你。」

她抱得更用力，流着淚道：「無論你後不後悔，我絕不後悔，無論以後怎麼樣，我現在完全是你的。」

她說的每個字都是從心裏說出來的，她已決心不顧一切，將自己交給這陌生人，這是她第一次甘心情願的將自己交給別人。

因爲她知道自己已全心全意的愛上他。

雖然她對他還全不瞭解，却已愛上了他，從未愛過別人。

這種情感來得實在太快，太猛烈，連她自己都幾乎不能相信。

但這情感却又如此眞實，令她不能不信。

「愛情本就是種最奇妙的情感，既沒有人能瞭解，更沒有人能控制，它不像友情，友情由累積而深厚，愛情却是突發的。」

它要就不來，要來，就來得猛烈。令人完全無法抗拒。

於是她給了他。

他也給了她。

他們絲毫沒有勉强，就彷彿這本是最自然的結果，他們坐下來，他們活着，爲的就是等着這件事發生。

他們既沒有狂歡，也沒有激情，只是無限溫柔的付出了自己，也佔有了對方──

× × ×

她躺在他臂彎裏。

他的呼吸輕柔如春風。

風從窗隙間吹進來但秋意却已被隔斷在窗外。

大地和平而靜寂。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蝶的眼皮忽又漸漸濕潤，她輕輕翻了個身，背對着他，輕輕的，慢慢的，道：「現在你總該已知道我有過別的男人。」

孟星魂的臉色溫柔而平靜，柔聲道：「我早已知道。」

小蝶道：「你不後悔？」

孟星魂道：「不。」

小蝶道：「你……你難道一點也不在乎？」

孟星魂的聲音更溫柔，道：「過去的事我爲什麼要在乎？」

小蝶突又轉過身，緊緊的抱住他，眼淚沾濕了他的臉。

她流着淚道：「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都要告訴你，以前我雖然有過別人，但這却是我平生第一次──第一次……」

孟星魂道：「我相信。」

小蝶將頭藏到他脅下，道：「你聽了也許會覺得很可笑，但在我感覺中，我好像還是……還是個處女，好像還是第一次跟男人在一起。」

孟星魂道：「我明白。」

他的確明白。

有些力量確實是任何人都無法抗拒的，所以一個人的身子是否被玷污，在他看來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的心。

只要她是眞心對他，只要她的心仍然純潔高貴，那麼她是處女也好，是妓女也好，都完全不能影響他對她的愛和尊敬。

小蝶緊緊擁抱着他，淚如湧泉。

但這却是快樂的淚，感激的淚，沒有人能形容她此刻的快樂和感激。

孟星魂忽然道：「那個人是誰？」

小蝶的心又沉了下去，道：「你既然不在乎，爲什麼要問？」

孟星魂說道：「因爲我知道他一定還在糾纏着你。」

小蝶道：「難道你想殺了他？」

孟星魂緊閉着嘴。

這句話根本用不着答覆，任何人都能看出他目中的怒火。

他畢竟是個人，是個男人。

這種事本就不是任何男人所能忍受的。

小蝶用力咬着嘴唇，喃喃道：「我也想殺了他，我早就想殺了他！」

孟星魂道：「那麼你就該告訴我……」

小蝶道：「我不能告訴你。」

孟星魂道：「爲什麼？」

小蝶道：「因爲我不願你爲我去殺人，更不願你爲我去冒險。」

孟星魂道：「冒險？」

小蝶道：「他是個很可怕的人，你…你……」

孟星魂冷笑道：「你認爲他比我强？……你認爲我不是他對手？」

小蝶用力握着他的手，道：「我沒有這意思，絕對沒有，只不過……」

孟星魂道：「只不過怎樣？」

小蝶閉着嘴，搖了搖頭。

孟星魂道：「你爲什麼不說話了？」

小蝶閉上眼睛，淚珠又湧出，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的意思你應該瞭解才是，爲什麼一定要

我說出來？」

孟星魂也沉默了很久，才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瞭解。」

他的確瞭解，但却無法不嫉妒。

只要有愛，就有嫉妒。

也許有人說：「愛是奉獻，不是佔有，既然是奉獻，就不該嫉妒。」

說這話的人若非聖賢，就是僞君子。

僞君子根本就不會對一個人眞正愛過。

聖賢博愛。

× × ×

孟星魂既非聖賢，也不是僞君子。

他瞭解，但是他嫉忌、憤怒、痛苦。

小蝶凝注着他的眼神，慢慢的鬆開了他的手，黯然道：「我只想要你知道，我現在心裏只有你，只關心你，那個人根本不值得你……」

孟星魂霍然站了起來，大聲道：「你不用說了，我知道，全都知道。」

他赤着脚走過去，走到桌前，倒了杯酒，一口喝了下去。

他就赤着脚站在冷而潮濕的石地上，久久都不肯回頭。

小蝶凝望着他，彷彿已能感覺到自己的心在碎裂。

「難道我又做錯了？」

「若沒有我，他也許還不會如此痛苦。」

「我令別人痛苦，也令自己痛苦，我既然明知這是不可能的事，爲什麼還要做……」

她悄悄的站起來，悄悄的穿上衣服。

孟星魂忽然道：「你想幹什麼？」

小蝶垂着頭，看着自己纖細的脚趾，道：「我……我已出來兩三天……」

孟星魂道：「你想回去？」

小蝶道：「嗯。」

孟星魂霍然回過頭，瞪着她，道：「你一直想回去，一直不肯要我送你，是不是因爲那個人在等着你。」

小蝶看到自己的脚指在蜷曲收縮，她的心也在收縮。

孟星魂道：「你說你心裏只有我，爲什麼不在這裏陪着我？——你心裏若是眞的只有我，就應該忘了那個人，忘了一切。」

他冷笑着，接着又道：「除非你根本就是騙我的。」

小蝶居然抬起頭，瞪着他，大聲道：「不錯，我根本就是騙你的，我還在想他……」

孟星魂衝過來，用力抓起她的手，似乎想將她纖細的手腕揑碎，將她的心揑碎。

小蝶疼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但她忍着，咬着牙道：「我既然已對你說明白了，你爲什麼還要死皮賴臉的拉住我？」

孟星魂的身子開始發抖，忽然揚起手，一掌摑在她臉上。

掌聲淸脆，「拍」的一响。

然後屋子裏就突然靜寂了下來，靜寂如墳墓。

孟星魂的人也似已被埋入了墳墓，他放開手，一步步向後退。

小蝶瞪着他，嗄聲道：「你打我……原來你也打女人！」

她猝然轉身，衝出去。

她決心這次絕不再回頭。

可是她剛衝了出去，就已聽到孟星魂悲慟的哭聲。

孟星魂哭得就像是個孩子。

他本來以爲自己只會流血，不會流淚，但眼淚要流下來的時候，縱是天大的英雄也拉它不住。

既然要哭，爲什麼不哭個痛快？

大哭大笑，豈非正是至情至性的英雄本色。

小蝶的脚步停下，就像是忽然被一柄看不見，也剪不斷的柔絲拉住。

「我流淚的時候，只有他來安慰過我——」

她慢慢的轉回身，走回去，走到他身旁，輕撫他的頭髮。

孟星魂咬牙忍住了淚，道：「我既然打了你，你爲什麼還不走？」

小蝶垂下頭，道：「你雖然不該打我，可是我……我也不該故意氣你。」

孟星魂道：「你是故意氣我的？」

小蝶嘆了口氣，柔聲道：「你難道眞的相信我在騙你？我爲什麼要騙你？」

孟星魂跳起來，又緊緊抱住了她，破涕爲笑，道：「不錯，你爲什麼要騙我？我有什麼值得你騙的？……我簡直不是個東西。」

小蝶嫣然一笑道：「你的確不是東西……你是個人。」

× × ×

這就是愛情。

有痛苦，也有甜蜜，是有種無法解釋，莫名其妙的黏力。

有些人本來是天南地北，各在一方，而且毫無關係，但他們只要一見了面，就忽然被黏在一起，分也分不開，甩也甩不掉。

孟星魂和小蝶正是如此。（第一章終）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　庸・文
培　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陷身金蚯蚓宮地牢，囚於小龍和盛彥生的隔室，身上除被點穴道，更被牛筋綁牢，遂藉機智，賺得一名看守劍手解開牛筋，衝開穴道，與小龍，盛彥生聯手把看守統領等殺斃，生擒負創的一名劍手，引領前往控制金宮道路機關的鐵房，但要進入鐵房，須先經過三道由劍女們看守的門戶，前兩道門戶因看守人數較少，稍用機智便輕易闖過，但這時宮中警鈴大响，海雲等騙開控制金宮機關的鐵屋，制服看守鐵屋劍女，並把前後宮通道機關破去，海雲欲往擒羅妙香，盛彥生叮囑他要謹愼行事——

禁宮風雲龍虎門

海雲點頭答應，啓動機關，打開了通往後宮的鐵門，閃身而出。

門外是一條筆直的甬道，卻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不聞一點聲音。

海雲輕輕的向前走了幾步，脚下軟綿綿的。低頭一看，才知道甬道內竟鋪着地毯。

可是奇怪得很，警鈴既然响過了，後宮的劍女們理當也加强戒備才對，爲什麼這條極重要的通道中，會看不見一個人？

海雲心裏納悶，於是，小心翼翼循着甬道向前走去。

片刻後，已到甬道盡頭，迎面有道極精緻的落地的長門，垂着密密的簾幔，門扉卻是虛掩着的。

海雲側耳傾聽了一會，推開門扉，用劍尖輕輕的挑起簾幔——啊！好華麗寬敞的一座議事大廳。

大廳佔地足有二十餘丈方圓，無樑無柱，全係人工開鑿而成，工程之浩大，較「琵琶島」上的石窟洞府猶有過之。廳內擺設着交椅桌案，地上鋪陳着厚氈獸鼎，四壁錦幔低垂，屋頂明燈高懸……設置豪華，不亞皇宮別院。

更奇怪的是，每張桌案上都放着熱騰騰的酒菜，獸鼎中正燃着嬝嬝香煙，廳內卻空無一人。

這情形的確太反常了，輝煌的燈火，豐盛的酒宴，竟會沒有享用的人？

海雲皺了皺眉頭，深吸了一口氣，劍藏肘後，舉步跨進了大廳……

就在他落脚的刹那，突聽「轟隆」一聲巨响，幃幔無風自動，頂上砂石紛墜，整座大廳都震撼顫擺起來。

一連串悶雷般的迴響消失之後，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歡呼。緊接着，人聲鼎沸，步履紛亂，似有許多人正向大廳蜂湧而來。

海雲急忙掀起錦幟一角，低頭鑽了進去。

不一會，一扇落地長門忽然打開。擁進來大批劍女，人人臉上都綻着歡欣的笑容，七手八脚忙着整理桌椅，安箸斟酒。適才冷清清的大廳，頓時變成了鬧市。

海雲躲在幃幔後面，用劍尖刺破一個小孔向外偷望，只見那些劍女衣袖上全綉着一條紅線，人數大約有十七八名，年齡比前宮值勤的劍女畧大些。

又過片刻，左側門內魚貫地走進來四男二女。

四個男的，海雲只認識一半，那就是「總護法」聶開泰和「鐵皮書生」譚人傑。其餘兩人年紀都在五旬開外，一個白面無鬚，頭上亂髮如草；另一個恰好相反，頭頂光禿禿沒有一根毛，卻蓄着滿臉絡腮鬍子。

這兩人面貌雖然陌生，衣着卻跟聶開泰相同，黃袍銀邊，分明也是「護法」身份。

兩個女的，海雲也只認識一個，那就是後關「關主」謝金鈴，另一個女人裝束和謝金鈴一般無異，只是病態懨懨的有些弱不經風的模樣。

男女六人走進大廳，劍女們紛紛檢袵施禮道：「各位護法，關主，先請入席，宮主和副宮主正在寢宮沐浴更衣，稍候就到。」

聶開泰拱手笑道：「好極了！好極了！今天是宮主大喜的日子，等一會姑娘們也該暢飲幾杯，慶賀宮主脫困出關。」

看樣子，這些劍女雖是後宮的護衞女婢，身份卻不在「關主」之下，所以聶開泰才對她們這般客氣。

謝金鈴接口道：「說來能有今天，總護法是第一功臣，就請總護法上座吧！」

聶開泰忙道：「不不不！若論功勞，自然是譚莊主居首，應該由譚莊主首座才對。」

譚人傑笑道：「兄弟能爲宮主効勞，衷心至感榮幸，居功卻萬萬不敢當！」

謝金鈴風情萬種的笑道：「三年來，爲那把密門金鑰匙，不知費了多少氣力，早若知道譚莊主有這等本領，咱們也就犯不着天涯海角去搜查那忘恩負義的顏楓了。」

譚人傑謙謝道：「其實，山腹之內施爆不易，兄弟也沒有把握，這次能僥倖成功，一是宮主洪福齊天，二則全靠諸位襄輔之力。」

大家推讓了一陣，才分別在兩旁交椅坐下來。

聶開泰向那位病懨懨的女子拱拱手道：「我想，前宮的兄弟姊妹們一定正在等候宮主出關的好消息，楊總管應該早些將喜訊傳告全宮，讓他們也高興高興。」

那姓楊的女子「哦」了一聲，道：「總護法不提起，小妹險些忘了，剛才接到警鈴報訊，不知前宮發生了什麼事？大夥兒忙着接宮主出關竟未理會。小妹得親自去查問一下。」

說着，沒見她搭手作勢借力，身子已從椅子上飄飛起來。

海雲心裏一驚，暗忖道：「這女人看似弱不經風，竟是個輕功出色的高手。」

只聽謝金鈴格格笑道：「嬌嬌妹子別這麼緊張，不會有什麼大事的。」

楊嬌嬌道：「沒有事故，她們怎會發動警鈴報訊？」

謝金鈴道：「昨天夜晚後關擒住一個姓海的奸細，聽說在地牢裏傷重垂危快要死了，她們胆小怕担負責任，八成就是爲了這件事才會發動警鈴。」

楊嬌嬌道：「果眞是這樣，更該嚴究。宮主出關是何等要緊的，她們怎敢爲這點鷄毛蒜皮的消息擅動警鈴？實在太不知輕重了。」

聶開泰搖搖手，笑道：「今天是宮中大喜之日，不必責怪她們，楊總管只須用話筒查詢一下，叫她們各守崗位，不許大驚小怪也就是了。」

那楊嬌嬌轉身由右側門匆匆而去。其餘羣邪仍悠閑的嗑着瓜子，談笑風生，全部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海雲忖度那兩道門戶，左側門可能通往寢宮密室，右側門內大約是指揮前宮的中樞所在，楊嬌嬌的職務，一定屬於後宮總管，她既然負責前後宮傳諭指揮，自然是玄姑和羅妙香的親信。

現在玄姑已經脫困，羅妙香不見露面，金蚯蚓宮高手幾乎全在後宮，自己單人隻劍，要想擄刼羅

妙香，恐怕很難得手，既然這樣，何不趁此機會把楊嬌嬌擒住？大魚捉不到，捉條小魚也好。

想到這裏，一步一步向右側門移去。

他移步時十分謹愼，極力摒住呼吸，又要顧慮不能鼓動身前幃幔。因爲大廳內都不是等閑人物，稍一大意，便會被發覺。

看看就快接近門口了，突然風聲入耳，一條人影飛也似掠了進來，正是楊嬌嬌。

只見她面色一片蒼白，氣咻咻道：「聶總護法，請快去一趟，前宮發生了變故……」

在座羣邪都吃了一驚，紛紛問道：「發生了什麼變故？」

楊嬌嬌焦急的道：「把守甬道的陳統領傳報說：有三四個人假扮劍女混入甬道，已經連破三道鐵柵，闖進後宮來了。」

聶開泰駭然道：「有這種事？那些人是從什麼地方混進來的？前面守宮門的劍手可曾發現有人闖關？」

楊嬌嬌道：「前宮劍手沒有消息，呼叫也無人回答，或許已被外敵攻破……」

謝金鈴道：「這是不可能的，咱們離開的時候已經下令封閉宮門，外人絕對混不進來。」

聶開泰問道：「陳統領負責把守甬道，既然鐵柵門都被破了，她爲什不早發警鈴？」

楊嬌嬌道：「據說那些人是用計改裝，猝然發動，守門的劍女來不及發動警鈴，現在陳統領的手下劍女反被隔阻在疑道內，用話筒呼救了很久，可是咱們都在密室迎候宮主，沒有人接聽。」

聶開泰道：「她有沒有提到那些人的形狀？」

楊嬌嬌道：「只知道其中有一個瞎子，一個男孩，還抬着一張舁床，另外一人好像是姓海……」

謝金鈴「哦」了一聲，道：「我知道了，一定是海雲那小輩詐死，由地牢逃出來了。」

聶開泰道：「他們逃出地牢，爲什麼不往前宮，反向後宮來呢？」

謝金鈴道：「想必是他們不知道路徑方向，才胡亂闖了進來，區區幾個小輩，不足爲患。」

聶開泰沉吟道：「話雖不錯，只怕他們侵入鐵屋，隔斷通路，却是件很麻煩的事。」

謝金鈴哂道：「鐵屋防禦嚴密，又有唐統領和十名精選劍女把守，豈是容易進來的，我想那幾個小輩必定已被困在疑道中，否則，鐵屋應該早有警訊，決不會如此平靜。咱們不必自相驚擾，待酒宴過後，再收拾他們也不遲。」

在座羣邪都點頭道：「謝關主說得對，別爲這點小事打擾了宮主出關的喜氣。」

聶開泰想了一會，仍覺得放心不下，說道：「楊總管請再用話筒向鐵屋叮囑一下，叫他們務必緊閉門戶，任何人都不許放進來。」

楊嬌嬌答應着正要轉身，突然「叮叮叮」雲板三响，劍女們齊聲道：「宮主駕到！」

羣邪連忙站起身來，各整衣衫，垂手肅立。

海雲輕輕挑破幃幔眇目望去，只見左側門內併肩走出四名小鬟，掀起垂簾，後面又是四名小鬟捧着如意，拂塵，金劍，令旗等物，緩步而出。

再後面是四名黃衣劍女，衣袖上綉着銀綫，分別侍立左右，接着，才聽見環珮叮噹，出來一位宮裝麗人。

這人體態豐盈，圓圓一張臉，大大一雙眼，看年紀約莫只有三旬上下，身著簇新黃袍，襟角鑲着閃亮奪目的金色滾邊。

海雲只當她就是金蚯蚓宮的宮主玄姑，誰知却見羣邪向她躬身施禮時稱呼道：「參見副宮主。」

那宮裝麗人目光流轉，未語先笑，向衆人微微點了點頭，道：「各位都辛苦了。」神色間一片和藹，又不失端莊雅容身份。

海雲暗自一震，忖道：她就是「人妖」羅妙香？看這模樣，何嘗有半絲淫邪「妖」狀。

思忖間，只見羅妙香側身斜退了一步，用手攙扶着一個人，巍顫顫出現在門口。

這人也是一身簇新黃袍，衣金邊，打扮和羅妙香一般無二，但身裁，神情，外貌……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種相反的形狀。

從外貌上看，她至少也有五十歲了，濃脂厚粉已掩不住臉上的皺紋，錦衣新袍反而襯托出枯槁的容貌，她的背已有些微駝，身軀瘦削，顴骨高聳，兩眼半睜半閉，步履巍巍顫顫，面色陰沉，神情萎頓，十足一個龍鍾而憔悴的老婦人。

她和羅妙香站在一起，一個猥瑣似鬼，一個明艷如花，如果不是羣邪稱呼已有分別，海雲一定會把她們的身份弄錯，一定不會相信那雍容高貴的麗人是「人妖」羅妙香，而這位狼狽的老婦竟是「宮主」玄姑。

不知道爲什麼，看見玄姑如此模樣，海雲心裏便不期然產生出沉重的感覺，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玄姑一進大廳，羣邪紛紛頂禮稱賀，道：「恭賀宮主洪福齊天，化難呈祥。」

玄姑嘴角扯動了一下，似笑非笑，似語無聲，便由羅妙香攙扶到正中交椅上坐下，四名劍女分立在椅後。

羅妙香緊靠着玄姑右側落座，含笑擺了擺手，道：「各位請坐，不必拘禮。」

羣邪稱謝歸位，劍女們立即斟酒開席，一時間

，美餚輪番送上來，由聶開泰領頭，紛紛向玄姑敬酒祝頌。

那玄姑總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酒到杯乾，一連喝了七杯，臉上却毫無表情。

酒過數巡，羅妙香忽然起身道：「今天是宮主出關的大喜日子，同時還有一個更好的消息，要向各位宣佈：三年來，宮主閉關靜修，業已將『血焰刀』心法參悟透澈。從現在起，本宮非僅劍術獨步武林，內功修爲也足可睥睨天下，金蚯蚓宮掃平百派的日期就在眼前了。」

羣邪歡聲雷動，一齊舉杯道：「爲祝宮主神功大成乾杯！」

玄姑却懶洋洋地擺了擺手，道：「且慢。」

這是她第一次開口，而且只說了兩個字，語聲雖然很低，但字字入耳淸楚有刀，震人心弦，偌大議事廳頓時沉寂下來。

玄姑閉目靠在椅背上，徐徐說道：「掃平百派君臨天下，只憑劍法和武功是不够的，必須先求自己內部安定，然後才能進而與世爭雄。這道理至爲淺顯，相信你們不會不明白……」

說到這裏忽然頓住，既無表情也沒有再往下說去，衆人舉杯站立着等待下文，她倒好像睡熟了。

聶開泰四顧了一眼，連忙接道：「宮主訓誨得極是，咱們金蚯蚓宮隱居荒山邊陲，多年來閉關不問外事，爲的就是先安內而後攘外，等待時機成熟，一舉懾服天下……」

玄姑突又截口道：「總護法認爲時機已經成熟了嗎？」

「這——」聶開泰笑了笑，欠身道：「三年來，本宮弟子縱橫江湖，未逢敵手，如今宮主又玄功大成，脫險出關，屬下認爲這正是本宮開山立派，揚威武林的最好時機。」

玄姑冷漠的道：「錯了。」

聶開泰一楞，吶吶道：「宮主的聖意是——」

玄姑道：「我剛才已經說得很淸楚，未先安內，豈能攘外？現在本宮尚未正式開山，外人已闖進了內宮，難道總護法還不知情麼？」

聶開泰被問得滿臉通紅，忙道：「宮主請放寬心，那是幾個被擒的小輩，趁宮主出關的吉期，企圖越獄脫逃，如今已被困在疑道迷陣內了，屬下現在就去把他們擒來……」

說着，躬身一禮，便待告退。

玄姑搖了搖頭道：「不必費事，人就在這座大廳中。」

這句話，不僅使羣邪震駭，海雲也吃了一驚——他做夢也想不到這神情萎靡的女人，耳朵竟如此靈敏？

既然形藏已被她識破，料難善了，打人不如先下手，當時把心一橫，掀開幃幔，飛身而出。

海雲藏身處靠近右側門，距羅妙香甚近，若能一舉制住羅妙香，還有脫身的希望，所以他一出幃幔，身子便離地縱起，直向羅妙香撲去。

羣邪都不知道幃幔後藏着人，變起倉促，攔阻不及，不禁驚呼失聲。

海雲掠空飛落，正待出手扣拿羅妙香的腕肘穴道！椅後突然轉出兩名綉銀綫的劍女，齊聲叱道：「大胆！」

兩道耀眼寒光一閃，劍鋒已迎面捲到。

海雲右手「雙鏑劍」及時揮出，「叮叮」連聲，架開了兩柄長劍，左手原式不變，搭向羅妙香的右肘。

那玄姑就坐在羅妙香左側，一直閉目不動，似乎全未把海雲放在心上，這時兩名銀綫劍女雙劍聯手，竟未能攔住海雲，她才輕啊了一聲，霍然睜開眼睛。

只見她袍袖微微一拂，桌案上一隻酒杯突然破空飛起，「噹」地一聲，擊在海雲胸前，兩把交椅也同時向後滑退了三尺遠。

海雲左手扣了個空，胸前挨了一杯酒，雖有「鐵皮衣」護身，也感到奇痛難忍，不由自主，踉蹌後退。

那隻白玉雕製的酒杯墮落在地上，居然聲如金石，分毫無損，直到滾出老遠，才突然粉碎。

海雲心裏一陣驚悸，急忙揮劍轉身，衝向通鐵屋的那道門戶……

羣邪呼叱連聲，紛紛出手截擊，廳中十餘名劍女也一擁而上。

玄姑忽然喝道：「大家住手。」

金蚯蚓宮門下都詫異地停了，海雲趁機衝到門前，橫劍當胸，佔住退路。

玄姑用駭訝和好奇的眼光，烱烱注視着海雲手裏那柄以雙劍綁紮而成的怪兵刃，好半晌，才冷聲問道：「你那兵刃叫什麼名字？」

海雲道：「雙鏑劍。」

「雙鏑劍？」玄姑輕輕重複着這三個字，緩緩點了點頭，說道：「好別緻的兵刃，拿過來給我瞧瞧。」

她說這話，語氣十分自然平和，倒像彼此是知交好友，借一件東西瞧瞧原本就是順情合理的事。

可是，這話却使海雲覺得很難回答。敵我對峙之際，他當然不至會傻得把自己的防身兵刃借給對方「覽賞」，但玄姑既然說出口，倒覺得不好意思斷然拒絕似的。

他沉吟了一下，只好揚揚手道：「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是兩柄劍綑在一起而已。」

玄姑道：「這樣兩端都有鋒刃，使用不愼，豈不是會傷着自己麼？」

海雲道：「不錯，如非手法純熟，的確容易反傷了自己。」

玄姑又道：「你的手法已經練熟了嗎？」

海雲道：「勉强可以應用了。」

「好！」玄姑臉上居然透出一抹笑容，說道：「演練幾招讓我看看。」

她剛才向海雲借兵刃，現在又要海雲當面演練招式手法，簡直有些「越談越投機」的趨勢，這情形，直看得大廳中羣邪面面相覰，如墮五里霧中。

海雲搖頭道：「雙鏑劍並沒有固定的招式，只有幾種運劍的手法，但在下現不能練給宮主看。」

玄姑訝道：「爲什麼？」

海雲道：「那是在下護身保命的憑藉，如果抖露得太早，在下就走不出這座大廳了。」

玄姑忽然笑了起來，道：「傻孩子，就憑你這柄雙鏑兩頭劍，你以爲便能走出這座大廳？」

海雲道：「至少能多拚幾個，替中原武林同道討回點利息。」

玄姑仰面大笑道：「好狂的話，你年紀不大，口氣倒不小呀！」

接着又道：「你能化過本宮兩名銀綫劍女的聯手一招，身手也算不錯了。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是那一門派的弟子？」

直到現在，她才想起問問人家的來歷和姓名。

海雲還沒開口，聶開泰已搶着回答道：「啓禀宮主，這名小輩名海雲，是神刀海一帆的兒子。」

玄姑茫然道：「海一帆又是什麼人？」

聶開泰道：「就是神州四傑之首。」

玄姑又問：「誰是神州四傑？」

敢情她對江湖中事，所知竟少得可憐。

羅妙香忽然低笑道：「宮主怎麼忘記了？咱們那份『武林百劍譜』中，不是就有『神州四傑』的名字麼？」

玄姑翻翻眼皮，輕啊道：「你是說那份中原武林劍道高手的名單？」

羅妙香道：「正是。名單上有個八臂哪吒王克爽，便是神州四傑的老么。」

稍頓聶開泰接口又道：「啓禀宮主，這雙鏑劍就是王克爽獨創的奇門兵刃。」

玄姑點了點頭，道：「既如此，咱們一定要看看雙鏑劍的妙用何在。」

舉手一揮，道：「你們站開些，讓金花和銀瓶兩個丫頭下場去，每人攻他三招。」

金花和銀瓶就是適才出手的兩名銀綫劍女，一同欠身應話，走了過來。

聶開泰等人果然遵命退開，讓出方圓近丈一片空地。

海雲橫劍當門而立，大聲道：「你們這是要倚多爲勝嗎？」

玄姑微笑道：「你不用害怕，她們只是試試你的劍法，不會傷你的。」

海雲道：「可是刀劍無眼，說不定我會傷了她們。」

玄姑笑道：「那也只好怨她們自己學藝不精，死而無憾，你儘管放手施展，休存顧慮。」

說着話，金花和銀瓶已走到近處，兩人同時掂了掂腰際劍鞘，雙雙停步。

海雲忖度情勢，深知難免一戰，自己縱能取勝這兩名劍女，仍然沒有脫身的希望，倒不如直接找上玄姑，捨命一拚，落個痛快。

他當然瞭解自己不會是玄姑的敵手，但遲早都是死，索性早些了斷，總比耗到精疲力竭時再遭遇要有利得多。

想到這裏，胆氣一壯，便冷笑道：「宮主若想見識雙鏑劍法，爲什麼不親自下場較量一下？」

玄姑道：「如果你能勝得我這兩個丫頭，我自然會親自出手的。」

海雲哂道：「堂堂金蚯蚓宮宮主，居然只想用車輪戰取勝，就憑這點能耐，還談什麼掃平百派爭霸武林？」

這話說得够重，但玄姑聽了却毫不生氣，反而含笑點頭道：「說的很對。可是，如果遇見任何無名小輩都要我親自出手，那就更談不上掃平百派爭霸武林了。」

海雲本想激她出手，一聽這話，反倒張口結舌，再也說不出話來。

玄姑輕輕揮手，道：「金花先上，銀瓶第二，每人限攻三招，不許傷他，招式也不許重複。」

兩名劍女欠身道：「遵命。」其中一人立卽退開了四五步。

金花左手一提劍鞘，沉聲道：「海少俠留心，婢子要出手了。」

海雲身軀微側，道：「請！」

話才出口，「嗆」的一聲，金花的長劍已刺到胸前。

「追風快斬」最具威力的「出鞘一劍」，不知毁了多少成名高人，那一聲輕微的出鞘聲音，往往便是對方一輩子所能聽到的最後一個音響。

海雲早已凝神貫注，金花右手剛撫向劍柄，他

的雙鏑劍也已經飛快的刺了出去。

那出鞘的聲音响起，兩道寒芒交錯閃現，人影立分，兩人都向後倒退一大步。

海雲胸衣破了個洞，金花的胸衣也破了一個洞，所不同的是，海雲只破了衣衫，金花的胸前却滲出了鮮血。

傷勢並不重，但廳中羣邪却不禁駭然變色。

玄姑臉上的笑容突然凝結了，雙目暴張，兩手緊抓着椅柄，十個指頭已深深嵌入椅柄木內。

這一刹那間，大廳中沉寂如死，沒有人開口，沒有人移動，甚至呼吸的聲音也遽然消失了，近百道充滿驚愕駭異的目光，全部投注在海雲身上。

海雲的眼睛却瞬也不瞬地凝着金花手中那柄斜垂的劍尖。

短暫的沉寂過後，忽聽金花發出一聲嬌叱，長劍已再度飛彈而起。

劍光人影，迅快的交合，又迅快的分開，漫天耀眼光華，如閃電般乍現乍隱，沒有劍鋒交擊的音响，只看見其中一個踉蹌退後……

人人都看見後退的是海雲，在他胸前外衣上，又添了兩個窟窿，金花則佇立未動，身上也未發現新傷。

可是，海雲只退了兩步便站穩身子，金花却搖幌了幾下，突然長劍脫手「蓬」的一聲倒在地上。

羣邪爆起一陣驚呼，兩名劍女急忙上前救護，這才發現她前胸傷口比初傷時擴大了一倍，整片胸衣幾被鮮血染透，以致失血過多，不支倒地。

換句話說，金花第二招出手，雖然也刺中了海雲兩劍，中劍部位並不相同；而海雲還擊的兩劍，竟不歪不斜，都刺在同一部位上。

這無異說明一件事——「追風快斬」固然迅快絕倫，「雙鏑劍」却奇準無比。

海雲頓覺信心倍增，微微欠身道：「在下一時失手，請宮主多包涵……」

「住口！」銀瓶舉步走了過來，寒着臉道：「小婢還要討教三招。」

話落，一揚手，光華暴展，長劍已脫鞘而出。

但因玄姑曾有「招式不許重複」的令諭，這「出鞘一劍」並未攻敵，只將腕肘抖動，挽了斗大一個劍花，舉劍平胸，蓄勢待敵。

海雲含笑道：「姑娘，一葉已知秋，何苦强出頭？」

銀瓶哼道：「徼倖只有一次，閣下還是少賣驕狂，多留神接招吧！」抖手一劍，疾刺過來。

她的劍術造詣顯然比金花深厚，長劍出手，竟隱隱帶起一絲風雷之聲。

海雲仍舊如法泡製，不閃不拒，手中劍也迎面飛出，直刺她的前胸。

誰知銀瓶這一招竟是虛招，脚下一滑，嬌軀急轉，長劍也同時變刺爲掃，劍光如雪浪翻湧，突然向海雲側身背後捲到。

兩人出手都快，劍勢交綏，生死勝敗全在瞬息之間，中途變招必然會失去先機，很可能就爲了這毫釐之差，中劍落敗，飲恨終生。

同樣的理由，如果其中一方突然中途變招，對方一定有措手不及的感覺，應變破解往往就來不及了。

銀瓶用此險招，全仗着「追風快斬」劍招快速，足够搶回失去的先機，可惜却忽略了海雲手中是一柄「雙鏑怪劍」。

「雙鏑劍」兩端有刃，一劍數用，變招最爲迅捷，何況海雲手中的「雙鏑劍」本來就是兩柄長劍綁紮在一起，劍刃的長度，比原先打造的多了將近一倍。

兩人閃電般錯身而過，銀瓶一劍掃中海雲的左側背，忽然覺得自己腹部一陣奇痛，踉蹌衝出幾步，腿一軟，仆跪在地上。

海雲背上中劍，雖未受傷，一件外衣也被劃裂成了兩截，露出貼身穿着的「鐵皮衣」。

譚人傑望見，不禁發出一聲驚呼。

聶開泰也恍然而悟，急忙道：「啓稟宮主，這小輩仗着鐵皮衣護身，連傷金花銀瓶兩位姑娘，請宮主下令圍捕，不能再跟他客氣了。」

玄姑愕然道：「什麼叫做鐵皮衣？」

羅妙香在旁回答道：「那是譚莊主特製的防身寶衣，用鋼綫精織而成，水火不侵，刀劍難傷。」

玄姑輕啊了一聲，搖頭道：「世上眞有這種寶衣？我倒有些不相信。」

聶開泰接口道：「宮主請看，那小輩身上閃閃發亮的東西，就是鐵皮衣。」

玄姑不答，舉手一招，道：「劍來。」

椅後一名小丫環應聲上前，遞過來一柄金鞘長劍。

玄姑接在手中，扶着椅柄緩緩站了起來。

羅妙香連忙伸手挽住，柔聲道：「宮主乃千金之體，對付一個後生小輩，何勞親冒鋒鏑？」

聶開泰也道：「本宮高手都在此地，只要宮主吩咐一聲，屬下等立卽將他碎屍萬段。」

玄姑淡淡一笑，道：「你們太小覷他了，放眼天下，能在『追風快斬』下走過四招的，還找不出第二人。」

聶開泰道：「那是因爲他有鐵皮衣護身，並非劍術多麼高明，現在秘密拆穿，要勝他實在易如反掌。」

玄姑搖頭道：「區區一件鐵皮衣何足仗恃，別忘了金花和銀瓶都是傷在雙鏑劍下的。」

聶開泰躬身道：「宮主請放心，如今前有鐵屋截堵，外有通道阻隔，小輩單人隻劍涉險深入，已成了甕中之鼈，縱有幾手三脚貓的功夫，諒他插翅也飛不出去。」

玄姑反問道：「既有甬道阻隔和鐵屋截堵，他是怎樣到後宮來的？」

聶開泰一楞，竟被問得張口結舌答不出話來。

玄姑冷哼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只怕咱們倒成了甕中之鼈了。」

羅妙香臉色一變沉聲道：「左右護法聽令。」

兩條人影應聲而出，道：「屬下在。」

這兩人，一個禿頭虬髯，一個亂髮無鬚，正是那兩名面目陌生的怪老人。

羅妙香揮揮手，道：「二位速率四名劍女趕往鐵屋，查看有無變故。」

兩人同聲應諾，各自撤出兵刃——那亂髮無鬚的使一條粗鐵鍊，尖端連着五隻鋼爪；禿頂虬髯老人却是一尊份量十分沉重的獨脚金人。

海雲疾退兩步，橫劍擋在門口，冷冷道：「不必查看了，把守鐵屋的唐翠花和十名劍女都被生擒，通道機關也已經毀去。」

廳中羣邪聽了，不約而同都倒抽一口凉氣。

羅妙香目光流轉，忽然笑問道：「鐵屋內食物有限，你們不怕餓死嗎？」

海雲道：「咱們如果餓死了，鐵屋的門戶永遠無人啓動，諸位也休想出去。」

羅妙香道：「這麼說，你是存心跟咱們同歸于盡了。」

海雲大聲道：「若能與奸邪偕亡，造福天下蒼生，死也值得。」

羅妙香道：「這又何必呢？你年紀還輕，前程似錦，人生的樂趣全未領受，就這麼死了，豈不可惜？」

海雲喝道：「大丈夫但求死得其所，區區性命，何足戀棧。」

羅妙香掩口吃吃而笑，說道：「瞧你說得這般慷慨激昂，倒眞有些像視死如歸的樣兒。可是，別忘了一句俗語：『死刑好受，活罪難熬』……」

海雲怒目道：「你要怎樣？」

羅妙香緩緩道：「咱們不會跟你同歸于盡，也不忍心見你年輕輕的就死了，鐵屋雖然堅固，咱們還是有辦法打開的。」

海雲冷笑道：「你是想用炸藥開路麼？鐵屋門戶不比密室鑰孔，你不怕炸塌整座金蚯蚓宮，就儘管試一試。」

羅妙香搖頭道：「咱們再笨也不會做這儍事。常言說得好：『解鈴還須繫鈴人』，我想你那幾位留在鐵屋的朋友，一定都和你交情很深，是嗎？」

海雲道：「是又如何？」

羅妙香笑道：「他們聽見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聲音，不知心裏有什麼感覺？」

海雲一怔，道：「你——」

羅妙香接口道：「我想他們會自動開門出來的，好朋友嘛，怎麼能够狠心坐視不救呢？」

她說這些話時，臉上充滿了關切之色，倒像在替海雲担心，怕朋友們不够義氣，屆時會害他多吃苦頭。

海雲氣得哼了一聲，道：「你們要殺我不難，想以我作爲人質，那是在做夢。」

羅妙香連連搖手道：「快別說得那麼難聽，咱們的意思，只是想借重少俠，以免玉石俱焚，兩敗俱傷……」

海雲叱道：「不用廢話了，要動手就過來。」

羅妙香好像無可奈何的聳聳肩頭：「海少俠是聰明人，情勢擺在眼前，何必還要咱們動手呢？」

海雲厲聲道：「不動手，你以爲我會束手就縛？」羅妙香笑道：「不束手就縛，難道再有第二個解決的方法？」

她問得坦率，笑得更甜，分明是句譏諷的話，由她口裏說出來，偏偏使人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海雲望着她那滿臉和藹的笑容，忽然覺得一陣暈眩，想罵也罵不出口了。

羅妙香輕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以海少俠的身份，如果不戰而屈，恐怕會玷辱了俠義名聲。既然如此，咱們就遵照少俠的意思辦吧。」

接着，便向聶開泰吩咐道：「海少俠是咱們生死攸關的救星，你們以多對少，已經很過份了，出手時千萬不可沒有分寸，知道了嗎？」

聶開泰拱手道：「屬下遵命。」

羅妙香點點頭，迴眸向玄姑嫣然一笑，柔聲道：「宮主請坐，這件事交給我料理，我想海少俠不會叫咱們太爲難的。」

玄姑嘴唇動了動，似想說話，目光觸及那如花笑靨，神情一呆，果然順從的默默坐下。

聶開泰轉過身來，喝道：「大家一齊上，先斷他的雙脚，要留活口！」

羣邪鬨然應諾，寒光閃動，紛紛拔出了長劍。

海雲急忙退至甬道門口，橫劍凝勢待敵——他明知衆寡懸殊，鐵皮衣僅能掩蔽胸腹要害，無法防護四肢，只要被砍中了第一劍，自己就難逃亂劍

下的噩運。但勢迫至此，除了放手一拚，已經再無抉擇的餘地了。

他不怕死，却怕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慘下場。因而在應付强敵之餘，還得保存最後一分力氣，以備在危迫之際，橫劍自戕，俾免受辱。

羣邪在聶開泰率領下步步近迫，眼看一場混戰就要爆發，忽然一聲大喝道：「海兄弟不要慌，咱們都在這兒。」

隨着喝聲，甬道門內快步奔出來三個人，竟是盛彥生、小龍和張堯。

三人奔進大廳，立即分站在海雲左右，小龍裹傷持劍，張堯身上還穿着黃色劍衣。

海雲駭然道：「你們怎麼不守在鐵屋？出了什麼事嗎？」

小龍答道：「沒有事。咱們早就來了，要打羣架，大家就拚一拚。」

海雲頓足道：「這簡直是胡鬧，失去鐵屋，就失去了生機，你們爲什麼這樣糊塗！」

盛彥生道：「海兄弟，咱們是來帮你的……」

海雲沉聲道：「不要管我，快些退回鐵屋去，我替你們斷後。」

口裏說着，身影疾閃，挺身擋在三人前面。

聶開泰哈哈大笑道：「現在再想回去，只怕沒有那麼如意了。」舉手一招，羣邪齊聲吶喊，一擁而上。

突然一聲霹靂似的厲吼道：「要比人多是不是？來呀！咱們就比比看。」

吼聲震耳欲聾，四週幃幔無風自動，壁頂沙石紛墜，燈火搖搖欲滅。

金蚯蚓宮羣邪一陣驚顫，不約而同都停下了脚步。

光影搖曳中，「蓬」地一聲，甬道口長門被人一掌震飛，兩個相貌猙獰的和尚大步跨了進來。

緊跟着，門內像潮水般湧現大批男女老少，一羣一羣，都進了大廳……

最前面兩個和尚是悟非和悟杲；接着是蘋兒和歐陽玉嬌；再後面却是枯禪大師，千山四煞，軒轅十二妖等一般邪道高手；最後則是神刀海一帆，拚命三郎常無懼，武林三大怪，以及黃老夫子和鳳姑……等人。

這些包括正邪兩道的人羣，不下二三十名，足足站滿了半座議事廳，論人數，已超過金蚯蚓宮在場高手將近一倍。

羅妙香臉上的笑容消失了，聶開泰和羣邪更是驚駭莫名，誰也想不到會在頃刻之間，發生這種驚人的變化。

然而，最詫異的却是海雲，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宮有疑道阻隔和無數黃衣劍手把守，怎能順利通過呢？鐵門莊相距數千里，怎能這樣快趕到阿爾金山？還有，枯禪大師和一干妖邪，怎會跟鐵門莊援兵結合在一起？他們用什麼方法進入森嚴的金蚯蚓宮？

許許多多疑問壅塞在胸裏，一時也不知從何問起，連忙向前施禮拜見。

常無懼一把拉住，道：「現在不是叙禮的時候，先辦正事，有話留着等會再說。」

悟杲大聲道：「辦事也容易得很，金蚯蚓宮頂尖人物，全在這兒，統統抓來殺了事情就完了。」

悟非接口道：「說的是，要一個對一個，由着他們挑，要講人多打羣架，咱們就一齊上。」

兩個莽和尚磨拳擦掌，就想動手。

海一帆道：「不可胡來。咱們爲的是替同道消災弭刧，若能了斷從前的恩怨，總以少造殺孽爲要。雲兒，替咱們引介一下，那一位是金蚯蚓宮的宮主？」

海雲低聲道：「左首那位年紀大的便是玄姑，右邊年輕的，是副宮主羅妙香，實權都在羅妙香手中。」

海一帆舉目望去，不禁眉頭一皺，輕嘆道：「看不出如此端正的人，竟會是刺花門餘孽。」

不老公公在旁邊笑着道：「這年頭，外貌忠厚，內藏奸詐的人太多了。」

海一帆拱手道：「我等遠來是客，理當公推一人依禮相見，前輩德高望重，足堪表率……」

不老公公沒等他把話說完，連忙搖手道：「海大俠，你別損壞我好不好？我老人家是『醬油半豆腐』，上不得枱盤，你讓我多活兩年不行麼？」

海一帆笑了，又向陰司秀才冷朋和劍絕詩狂杜玄抱拳道：「二位——」

冷朋搶着道：「別找我，見了漂亮女人，我會連話都說不出來。」

杜玄也搖頭道：「我只管追風劍法，其他的跟我無關。」

海一帆轉頭望望枯禪和尚，枯禪和尚已欠身說道：「貧僧以爲海大俠正是領袖羣雄的最佳人選，何必再多作謙辭？」

柳天鶴笑道：「海大俠重返中原再涉武林，不就是爲了今日的事嗎？當仁不讓，何須客氣？」

歐陽玉嬌立刻接口道：「是呀！咱們在鐵門莊就決心追隨海大俠，如今正是重續前盟。」

海一帆微微一笑，道：「既然諸位如此抬愛，海某就厚顏承當了。不過，海某受命出面，自當有應對決斷之權，倘作承諾或處置，還望諸位鼎力支

持才好。」

衆人齊聲道：「這是自然。」

衆人交談的時候，聶開泰已經指揮金蚯蚓宮門下迅速列成兩道陣勢，護法和關主嚴陣以待，劍女們則圍護着玄姑和羅妙香；羣雄方面雖然人數較多，金蚯蚓宮門下却人人劍術精湛，眼前形勢倒也難分强弱。

海一帆向聶開泰拱拱手，含笑道：「鐵門莊一別迄今，不想在此重晤，總護法，可還記得海某人麼？」

聶開泰冷冷道：「不必來這些虛套，有話就直說，要戰就動手。」

海一帆道：「在下承諸位同道謬委，推爲代表，有幾句肺腑之言，欲與貴宮一談。」

聶開泰道：「請說。」

海一帆微笑道：「但不知貴宮決策大事，誰人可以作主？尚盼聶兄代爲引介引介。」

聶開泰不耐煩的哼了一聲，道：「本宮宮主和副宮主都在座，只是不與粗鄙俗人論交談話，你有什麼事，對我說便行了。」

海一帆並不生氣，仍然含笑道：「在下縱然粗俗，總是客位，聶兄何必如此盛氣凌人呢？」

聶開泰怒目道：「金蚯蚓宮承運而生，跟你姓海的素無瓜葛，你擅留本宮叛徒，又倚衆闖宮尋釁，這算是什麼客人？」

海一帆道：「我等遠道前來，非關私仇，實爲公義。三年來，金蚯蚓宮劍手橫行中原，殺人如蔴，釁由貴宮自啓，怎怨得別人找上門來。」

聶開泰喝道：「窩藏別派叛徒，江湖中列爲大忌，難道不該殺嗎？」

海一帆道：「江湖中雖有這項禁忌，但金蚯蚓宮並未正式開山立派，又未按武林規例投帖索人，就妄動殺機，甚至累及無辜婦孺，因此才引起武林公憤……」

聶開泰冷笑道：「姓海的，咱們不想跟你爭辯這些，只奉勸你一句話：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希望你少管閑事，多珍惜你那點得來不易的名聲。」

海一帆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爲了替武林同道除害，海某那點虛名何足珍惜。」

聶開泰道：「好！你一定要逞强出頭，那就不必多說了。亮兵刃動手吧。」

海一帆搖頭道：「在下並不想和聶兄動手。」

聶開泰道：「那你想要怎麼樣？」

海一帆懇切地道：「咱們深知金蚯蚓宮門下都是善良之輩，不幸被刺花門幾個妖女蠱惑控制，身不由己，以致助紂爲虐，咱們只求鏟除刺花門餘孽，絕對無意與金蚯蚓宮爲敵……」

「住口！」聶開泰突然厲聲截斷了他的話，叱道：「金蚯蚓宮門下榮辱相共，情如家人，豈會聽信你這種無恥的挑撥離間。」

海一帆道：「聶兄何必故作違心之論呢？金蚯蚓宮門下弟子効忠的是舊主人，並非那幾個鳩佔鵲巢的刺花門妖女，聶兄原是一代英雄，怎麼竟被女色所誤？」

聶開泰臉上一陣靑一陣紅，反手拔出長劍，道：「姓海的，不用逞利口，今日之局，强存弱死，別無他途，咱們還是憑眞才實學，放手一搏吧。」

海一帆喟然嘆道：「巨厦將傾，獨木難支。聶兄奈何不識時務，猶欲徒作困獸之門！」

常無懼猛可一頓鋼拐，大聲道：「大哥還跟他多說什麼？對這種執迷不悟的東西，賞他一刀就了結！」

悟非接口道：「對！遲早總要幹的，何必多費口舌。聶老兒，來跟你佛爺走幾招，試試你究竟有多少眞才實學。」

莽和尚說幹就幹，雙掌一錯，大步跨出，劈面一掌便向聶開泰揮去。

海一帆欲要喝止，已經來不及了，只見對面一條人影飛身而出，半途截住了悟非。

那人手裏倒提着一尊獨脚金人，却置而不用，竟將一顆光禿禿的頭顱，迎向悟非的手掌。

悟非一掌劈在那人頭頂上，「蓬」的一聲，如中敗革，掌心火辣辣的刺痛，那人只幌了幌腦袋，分毫無損。

悟非吃驚道：「好結實的腦袋，老小子，你報個名字出來。」

那人伸伸頸子道：「老朽『鐵頭』公孫揚。名列二叟，現爲金蚯蚓宮左護法。」

悟非道：「休說你是『鐵頭』，便是『鋼頭』，佛爺也要給你切下來當尿壳，你敢再接佛爺三掌嗎？」

公孫揚冷笑道：「就算讓你砍上三刀，又有何妨？但三掌之後，你也得不避不閃硬接我三招。」

悟非道：「那敢情好，老小子你先站穩了。」

公孫揚果然不懼，金人拄地，拿樁屹立，伸着頭準備硬接。

悟非提一口眞氣，功運右臂，豎掌似刀，猛然一聲大喝，用盡生平之力，揮掌劈落。

這一掌，足可開碑裂石，誰知劈在公孫揚頭頂，竟像木棍擊鐵球，公孫揚紋風不動，反把悟非震得登登登連退了三大步，右臂奇痛欲折，呲牙咧嘴，痛哼不已。

（未完待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高皐·文　培新·圖

天殘劍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夜闖王府，迷途被困，終獲水汪汪指點，與赫連達安全退出，在陳橋鎮會合了冷彥士及索嫱，返回冷家莊籌思對策。雲裳原亦與冷瑤光目的相同，要前往窺探威武王府，但她對冷瑤光似有不願爲外人道的感情，她要對此番所負任務作一番思攷，她離開冷家莊後，逕直走進一座荒山，原擬好好思索一番，不圖在那荒山中，竟意外的發現天殘派天殘五老及門下子弟羣集山頭，掌門人對荔夫人私縱索嫱之事力主嚴辦，唯有二長老反對，引致派系分歧而激鬥當場，互相殘殺起來——

柳林深處一狼窟

天殘門下對敵，全憑聽風辨位，此時一場混戰，就有點敵我難分了。

最危險的是荔夫人，她穴道受制，身形無法移動，任何一人的攻擊，都可以使她受到重傷。

在如此情形之下，雲裳無法再冷眼旁觀了，荔夫人是冷瑤光的丈母娘，她不能見死不救。

再說，茫茫人海之中，只有索嫱她才看得順眼，營救荔夫人是義不容辭之事。

於是，她雙手輕按巨石，嬌軀已凌空而起，纖腰微微一折，已曳落於荔夫人身側。

她這一身輕功，可當得爐火純青，但仍然未能瞞過荔夫人的聽覺，她腳尖剛剛落地，荔夫人已面現詫異之色。

她微微一笑道：「伯母這身修爲，實在令人欽佩。」

荔夫人愕然道：「你是誰？」

雲裳道：「侄女是嫱妹妹的朋友。」她說話之間，已拍開了荔夫人的穴道，目光向鬥場一瞥，接道：「咱們走吧，伯母。」

荔夫人輕嘆一聲道：「我們不能讓他們停止下來麼？」

雲裳搖搖頭道：「只怕不能！」

荔夫人嘆息一聲道：「如此一來，天殘派要武林除名了！」

雲裳咳了一聲，有着愛莫能助之感，其實荔夫人何嘗不知道天殘門下，每個人都蘊藏着一股難以宣洩的憤恨，一旦獲得發洩的機會，那還不除死方休。

良久，荔夫人抹掉眼角的淚水，道：「姑娘貴姓？最近可曾見到嬙兒？」

雲裳道：「侄女叫雲裳，嬙妹妹前天同冷公子赴開封去了。」

荔夫人道：「哦，是去遊歷？」

雲裳道：「不，是暗探威武王府……」

荔夫人一驚道：「那必然十分危險了，雲姑娘！咱們走。」

雲裳道：「侄女原該去的，但以王府之人與侄女頗有瓜葛，因而不太方便。」

荔夫人道：「那不要緊，你只要帶我前往就成了。」

雲裳道：「好吧，伯母跟我來。」

荔夫人身形一轉，正待跟着雲裳奔下山脊，但一聲悽厲的慘呼，又將她留了下來。

那是荔紺的呼聲，父女連心，她怎能甩手一走！於是，她嘆息一聲道：「雲姑娘，請你告訴嬙兒，叫她孝順婆婆，聽丈夫的話……」

語音未落，便已彈身而起，不管鬥場如何凶險，逕向荔紺慘呼之處猛撲。

「爹……爹……」她恍惚的呼喚着，並向四周伸手摸索。

一股勁風，忽向她身後襲擊而來，她聽出那襲來的兵刃是一根盲杖，襲擊之人，必是一個二流高手。

她猛一旋身，出手如電，一把抓着那盲杖，運勁輕輕一抖，便將那偷襲者摔了出去。

一杖在手，如虎添翼，縱然遇到天殘五老那等高手，她也有自保之力，但她不願傷害本門子弟，只是大聲呼喚着「爹……爹……」

最後，她終於找到了。

「窕娘，我在這兒。」

她循聲奔往，扶着荔紺搖搖欲倒的身體，道：「爹！你受了傷了？」

荔紺長長一嘆道：「不要緊，只是斷了兩根手指吧了，索沈索統私入聖德堂，習會了本門祖先遺留的劍術，他們追魂杖內暗藏寶劍，我是被索統寶劍所傷。」

荔夫人道：「習祖先所留的武功可以，但不該私自學習，並用來殘殺本門兄弟，爹！咱們走吧，天殘谷並沒有甚麼留戀之處。」

荔紺嘆口氣道：「人海茫茫，咱們到何處安身立命？」

荔夫人道：「嬙兒嫁給洛陽冷家莊的少莊主，我想他們會收留咱們父女的。」

荔紺一嘆道：「也只好如此了，不過索沈屢次要到冷家莊尋釁，全仗我與妳紹叔叔不肯合作才不能實行，現在咱們去投奔嬙兒，他更不會放過冷家莊了！」

他語音甫落，忽盲目一翻道：「誰？」

荔夫人道：「大約是雲姑娘吧，她是嬙兒的朋友。」

緩步而來的果然是雲裳，她向荔紺檢衽一禮道：「晚輩雲裳，參見老前輩。」

荔紺道：「姑娘免禮。」

雲裳道：「剛才伯母與老前輩所談之事，晚輩已經聽到了，如果老前輩不介意，晚輩想提供一點意見。」

荔紺道：「好的，妳說吧。」

雲裳說道：「貴派寄居天殘谷，是一個錯誤的選擇，老前輩與伯母，隻身一走，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荔紺面色一變道：「怎麼說？」

雲裳道：「貴派寄居天殘谷，使本門弟子，全部變爲盲目之人，是一種有傷天和，而又違背人道之事……」

荔夫人身軀一震，道：「雲姑娘……」

荔紺一嘆道：「她說的對，讓她說下去。」

雲裳道：「冷公子誤入天殘谷，將貴派弟子，引出谷外，這也許是天意，老前輩如能夠藉此團結內部，遷地爲良，這未嘗不是一項興滅繼絕的百年大計。」

荔紺精神一震道：「窕娘，扶我起來。」

荔夫人道：「爹傷勢如此之重，怎能抵抗紀伯伯的劍術！」

雲裳道：「那兩個使劍的已重傷垂危，鬥場正陷於群龍無首之中，只要老前輩登高一呼，任何問題不難迎刃而解。」

說完話，她再取出絕情宮秘製的療傷丹遞給荔夫人道：「伯母將這粒丹藥餵給荔老前輩吞服，一盞熱茶時間，必可功力盡復。」

荔氏父女對這位萍水相逢的雲姑娘，已經寄予無限的信賴，那粒療傷靈丹，自然毫不考慮地吞服下去。

這顆小小的丹丸，果然其效如神，荔紺的斷指及內傷，在一盞熱茶的時候內，一切爽然若失。

他立起身形，仰天一聲長嘯，威勢之猛，有如龍吟一般。

惡鬥停止了，幸而不死的已筋疲力竭。

經荔紺唱名呼喚，天殘五老，除了他自己，就剩下一個傷勢嚴重的索紹，門下子弟，更是傷亡大半，橫屍遍野。

這是天殘派繼盲目之後，最大的一次刼難，如果不是被雲裳巧遇，只怕無人能够倖存。

在如此情形之下，荔紺只好繼任掌門，担負起興滅繼絕，生聚敎訓的責任。

當他們埋死救傷，整理就緒之後，荔夫人向乃父建議道：「爹！你有甚麼打算？」

荔紺道：「自然要遷地爲良了，不過谷內還有很多婦孺，要遷也不是一蹴就可之事。」

荔夫人道：「對雙目有害之處，只是咱們現住的地方，內谷頗爲廣大，只須另建房屋卽可，爹認爲怎樣？」

荔紺道：「對，咱們就遷往內谷吧。」

荔夫人道：「盲礦洗目之事，今後也應予以廢除。」

荔紺道：「那是自然了，我想二十年後，天殘門下，就有六根皆全之人行道江湖。」

語音一頓，接道：「妳跟爹一道回谷麼？」

荔夫人道：「嬙兒一別數年，女兒有點放心不下。」

荔紺道：「那麼妳就去找她吧，已往的事，我不再追究了，如果姓冷的對她不好的話，就叫她回來吧。」

雲裳道：「老前輩請放心，據晚輩所知，他們夫唱婦隨，幾乎片刻難分，而且嬙妹妹已替冷公子生了一個胖小子了。」

荔紺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好，窕娘！有一件事，妳要替我轉告嬙兒。」

荔夫人道：「甚麼事爹儘管吩咐。」

荔紺道：「咱們谷中未經盲礦洗眼的兒童，約有二十名左右，三五年後，應該是啓蒙的時間了，要嬙兒替本谷兒童找一個啓蒙的先生，找不到我就惟她是問。」

荔夫人道：「這不成問題，找不到就叫瑤兒自己來，想他不會推辭的。」

荔紺道：「很好，妳去吧，有空，就回來看看爹。」

荔夫人向荔紺拜了三拜，卽偕同雲裳，飄然而去。

她們經洛陽，過鄭州，直趨開封。由於荔夫人担心嬙的安危，幾乎曉夜奔馳，因而行程十分快捷。

在一個炊烟四起的薄霧時份，她們趕到開封以南的十里長亭。此地是東西南北官道交匯點，旅店林立，商業極爲繁榮。

南北和，是十里亭首屈一指的旅店，前來汴京的達官貴人，大多以南北和作他們的臨時住所，自然，江湖豪客光顧的也不在少數，雲裳就是南北和的老顧客。

她們要了兩間上房，以及一桌豐盛的酒菜，正當飲食之際，一股熟習的聲浪由隣室傳了過來。

「師父，你還挺得住麼？要不咱們連夜趕回王府？」

說話的是殷松風，他的師父自然是嘉正大師了。不過，嘉正大師是私自收徒，對王世子這等身份之人，少林寺是不許收羅門下的。

當然，他們師徒之事，除了閉關自守的少林寺，江湖上幾乎無人不知，雲裳與殷松風的淵源頗多，自然更瞞她不過。

只是嘉正大師似乎身負創傷，以他那驚人的修爲，難道會陰溝裏翻船不成？

她連忙悄聲向荔夫人說出殷松風的身份，再靜靜的偷聽下文。果然，一聲蒼老的輕吁，跟着進入耳鼓。

「我還能够挺得住的，我們就在這裏歇息一晚吧。」

「好的……」

殷風松語音一頓，續道：「師父說傷你的是血刀門下那個紅衣姑娘？」

嘉正大師道：「不錯，此女刀法已獲血刀眞傳，爲師一時大意，竟落得遺恨終身！」

殷松風怒哼一聲道：「以後抓到這個賤人，我必要她生死兩難。」

嘉正大師道：「她不是你的義師妹？」

殷松風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縱然是同胞兄妹，情勢如果需要，殺割在所不惜，何況弟子與她相交，不過爲了分化冷瑤光的實力，在他床頭安上一個奸細罷了。」

這位王世子果然心狠手辣，滿肚子壞水，雲裳及荔夫人全都眉掀目動，連頭髮尖都在噴火。

嘉正大師的聲音又傳來，道：「既然如此，咱們就暫時放過她一次。」

殷松風道：「不，她對冷瑤光死心塌地，弟子的計劃，已然全部落空，除了她倒可給姓冷的一個嚴重打擊。」

嘉正大師道：「此女功力太高，你只怕難與力敵！」

殷松風微微一笑道：「她縱然不念結義之情，也應該投鼠忌器，咱們掌握她兩位師兄的生命，她焉能不聽咱們的擺佈！」

雲裳聽得芳心一震，瞅着那隨風搖曳的燈光發

起怔來。

對黃瑜，她實在沒有好感，爲了冷瑤光，這件事她決難袖手旁觀，因而感到爲難起來。

荔夫人見雲裳久不出聲，遂以傳音詢問道：「雲姑娘，妳看咱們應該如何着手？」

如何着手，是一種極爲明朗的表示，雲裳不便再作遲疑了，因而咳了一聲道：「黃姑娘的兩位師兄，都有一身驚人的造詣，殷松風能够生擒他們兩人，他同行必然大有能者，咱們應該援救，但必須策劃萬全。」

荔夫人道：「雲姑娘說的是，依老身之見，咱們先探查那兩位血刀門下被羈何處，然後籌劃營救之策。」

雲裳道：「好，依照伯母的主意，咱們分途而行。」

於是，雲裳由後窗穿將出去，荔夫人則走向前門。

上房一共有六間，她們住的是最後兩間。荔夫人就利用她超人的聽覺，挨着房間一個個的向前探查。

殷松風的房間，只有他們師徒兩人，前面一間空無一人，再過去一間却有六人之多，笑談之聲不絕於耳。

最後一間，也是上房的最前兩間，有兩人正在一面飲酒一面交談着。

其中一個人道：「三哥！我累了，想去歇一會兒。」

另一人道：「那怎麼成，你一睡覺，剩下我一個人可沒有管他們的能耐。」

「咳，三哥！你怎麼啦？他們被點上睡穴，還灌了碗迷湯，是老虎也會服服貼貼的，你還害怕些甚麼？」

「話不是這麼說，防範雖好也得因人而異。」

「三哥！你是小看兄弟了，咱們在江湖之上也算有頭有臉的人物，難道連血刀門下，也會茫然不知！」

「血刀門下，武功別走蹊路，他們雖然穴道被封，還灌了迷湯，我還是有點放心不下，兄弟！別偷懶了，一旦出了事，那可不是好玩的。」

「哎，好吧，咱們再乾一碗。」

這一段對話，說的十分明白，血刀門下的崔蒙二人，果然就在房中，看守的只是兩個狗腿子。

以荔夫人的一身功力，收拾兩個狗腿子當然是輕而易舉，但如何救走兩位血刀門下，就有點大費周章了。

他們被制睡穴，可以一拍而開，爲難之處，是如何解除他們所喝的迷湯。

荔夫人功力雖高，江湖經驗却並不充足，她不明白迷湯如何解除，因而忘其所以的，呆呆發起怔來。

她這一發呆，可出了泚漏了，她那纖長的身形，便淸晰的映在紙窗之上。

房中兩個狗腿子瞧到人影，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驚噫，他們瞧出了來者不善，却想不到這一聲驚噫，竟使他們畢生飲恨。

荔夫人的反應太快了，驚噫之聲才不過剛剛入耳，兩記凌厲的指風已疾吐而出。

她的指力自然不能與朔金指相比，但以距離如此之近，她又是全力施爲，那兩個狗腿子縱然功力再高一些，喉結穴上開了一個小洞，怎麼說也活不成了。

指力點出，荔夫人也跟着穿窗而入，既已露出形跡，她不得不當機立斷。

由均勻的呼吸之聲，她找到了崔蒙二人，再由冷風滲入之處，找到了另一出路「後窗」。

這位雙目皆盲的荔夫人，行動的敏捷，縱然是正常之人也難比擬，她一把撈起崔蒙二人，像旋風一般的捲了出去。

躍出後窗，她惶惑了，無論她武功聽覺怎樣高明，目難視物，怎能適應這陌生環境！

不過，問題還沒有解決，她們拍開了崔蒙二人的睡穴，却無法解除他們所中的迷藥。

這是一個十分尷尬的處境，王府之人如果逐房搜查，一眼看淸的客房，決難藏匿兩個大男人。

還有，雲裳雖然浪跡江湖，自視却十分之高，如果在她的房中搜出男人，那是掏盡西江之水，也難以洗淸的侮辱。

但殷松風使用的迷藥，極端古怪，她用盡了師門秘製的解毒靈藥，依舊無法讓他們淸醒，這位目空一切的姑娘，終於遭遇到一件前所未經的困難之事。

此時旅店之內人聲鼎沸，殷松風在極度震怒之下，出示了他那王子的身份。

殺死兩名王府侍衞，搶走兩個重要欽犯，這是何等重大之事，殷松風要封鎖南北和客棧，也要封鎖十里長亭。

就在此時，偏偏在一陣急驟的蹄聲之中，闖來一個滿臉煞氣的紅衣女郎，她像專門來找碴似的，南北和正鬧得天翻地覆，她却一馬闖了過來。

兩名手橫鋼刀的王府侍衞，攔住了她的去路，其中一人道：「幹甚麼的？」

紅衣女郎道：「住店。」

侍衞道：「此處不行，到別一家吧。」

紅衣女郎雙脚一甩，已輕輕躍下馬來，柳眉一挑，冷冷道：「這店是你的？」

侍衞道：「是不是我的都是一樣，本大人說不行就是不行。」

紅衣女郎道：「原來你還是一位大人，姑奶奶幾乎走了眼了。」

她說話的語氣十分不善，脚下也沒半點留停，別看那侍衞手橫鋼刀，她依然向他逼了過去。

衝撞侍衞大人，應該死有餘辜，那名侍衞，一聲怒叱，鋼刀以泰山壓頂之勢，向紅衣女郎當頭就劈。

紅衣女郎撇撇嘴，左臂輕舒，食中二指一駢，一下敲到那名侍衞的脈門之上，噹的一聲，鋼刀砸上石階，冒出一溜火星，那侍衞的身軀也同時站了起來。

原來紅衣女郎使的是一招雙式，左手一敲，右手一掌，全是武林罕見的上乘手法。

另一名侍衞眼見同伴受創，他自然不便閒着，一聲虎吼，揮刀撲了過來。

紅衣女郎此時已越過了這名侍衞，身後刀風虎虎，她像是絲毫未覺，直待刀風沾衣，她才一步斜踏，同時橫肘一撞，正撞在這名侍衞的脅骨之上，時間火候，拿捏得分毫不差。

這一撞之力何等沉重，這名侍衞不僅脅骨斷了兩根，還張着嘴直噴鮮血，一名活生生的大漢，眼看着向閻王殿投到去了。

紅衣女郎先聲奪人，王府侍衞不敢再輕捋虎鬚，眼睜睜瞧着她跨進店來。

「哈哈哈……我說什麼人，敢這麼目中無人，原來是瑜妹子，妳怎麼啦？爲什麼要發如此大的脾氣？」

那說話之人自然是殷松風了，在這般形勢之下，他還能神態輕鬆，未語先笑，此人心機之深，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紅衣女郎正是這尋師兄的黃瑜，她明知殷松風言不由衷，却不便就此翻臉。

不待黃瑜回答，殷松風已哈哈一笑道：「是來看愚兄的吧？瑜妹子！途中辛苦了，來，咱們進去歇歇。」

他堆着親切的笑臉，側着身向裏面邀客，黃瑜縱然滿腔怒火，一時之間也難以發作。

進到殷松風的客房，這位王世子竟然噓寒問暖，體貼備至，對黃瑜適才所造成的一死一傷，根本隻字不提。

不管此人是如何的陰險，怎樣的壞法，江湖兒女，講的是一個義字，所謂受人點水之恩，必當湧泉以報，黃瑜的心情，怎能不陷於矛盾之中。

因而，她幽幽一嘆道：「世子……」

殷松風道：「妹子！妳忘了咱們是兄妹了？這世子的稱呼不是太見外了麼？」

黃瑜道：「你本來就是世子，這稱呼有什麼不對？」

殷松風道：「好吧，妳既然喜歡這麼稱呼，只好隨妳了。」

黃瑜道：「世子……」

殷松風道：「有事麼？妹子。」

黃瑜道：「你將敝師兄弄到那裏去了？唉，他們如有開罪世子之處，還請看在小妹的薄面……」

殷松風眉峯一皺道：「這件事十分麻煩，愚兄願意幫忙，怕的是力難從心。」

黃瑜一怔道：「有這麼嚴重麼？他們人呢？」

殷松風道：「他們現在王府。」

黃瑜道：「那還不是你王世子一言可決！」

殷松風道：「令師兄強暴命婦，拒捕殺官，已犯下滅門之罪，能够開脫妹子父女，愚兄已盡到全力了。」

黃瑜愕然道：「竟有這等事，小妹實在難以相信。」

殷松風微微一笑道：「愚兄也希望不是事實，但鐵證如山，愚兄實在無可奈何。」

黃瑜道：「我能見見他們麼？」

殷松風道：「這個……好吧，愚兄準備挨上一頓責罵，包管妳見着他們就是。」

黃瑜道：「那我就先行謝過了。」

殷松風道：「咱們既是兄妹，愚兄焉有不盡力之理，來，妹子，咱們乾這一杯。」

隔房的對話，雲裳和荔夫人句句入耳，她們感到殷松風奸險狡詐，其心可誅，實在是一個極端可怕的人物。

荔夫人傳音道：「雲姑娘！咱們不能讓黃姑娘受到那畜牲的暗算！」

雲裳道：「話是不錯，但，咱們却有點自顧不暇。」

荔夫人道：「這樣吧，由老身單獨前往，崔蒙兩位只好交給你了。」

雲裳嘆息一聲道：「好吧，伯母當心一些。」

荔夫人躍出後窗，翻身飛上屋面，以輕捷靈巧的身法，曳落於旅店門前的街心之上，然後身形一轉，逕向南北和奔去。

房門關上了，王府侍衞不再封鎖客棧，這是殷松風的主意，他認爲黃瑜送上門來，失去崔蒙二人也算不得甚麼。

不管門前有人無人，荔夫人必須立即進店，她

伸手拍向店門，同時振吭高呼道：「開門啦，店家！我是住店的。」

此時不過二更，旅客遲到一點，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但店家成了驚弓之鳥，任何客人均一概拒絕。

荔夫人不敢躭擱，一掌震斷門閂，跨步邁進店門。

店伙不知道又來了什麼兇神惡煞，雙眼瞅着店門，噤如寒蟬一般。

當他們發現來人只是一個盲婦，竟然一聲吆喝，一齊湧了上去。

他們想將盲婦[illegible]出店門，也好出一出胸頭的惡氣，可是還沒有等到他們碰到盲婦，便一個個摔了出去。

那盲婦自然是荔夫人了，她不願跟店伙一般見識，雖然摔得他們嗞牙咧嘴，可是誰也沒有受傷，待他們掙扎爬起，荔夫人已然走向後院。

後院上房住的是王世子，荔夫人這麼一闖，豈不是自尋死路！因而兩名店伙叫着追了上來，道：「咳，女客官！妳如果是要住店，咱們跟妳另外尋找，後院上房千萬不要亂闖。」

荔夫人哼了一聲道：「你們不要狗眼看人低，老婆子有錢，今天非住上房不可。」

她說話之間，已經奔到殷松風的房外，道：「這間客房老婆子倒還滿意，伙記，勞神你給我弄點吃的來。」

聽口風，她是要定了，跟來的店伙可嚇得混身哆嗦。

一聲長笑，房門同時敞開，當門而立的，正是滿面殺機的王世子，他向荔夫人打量一眼道：「閣下眼盲心不盲，一下，便找對了地方，要怎樣？說吧。」

荔夫人淡淡道：「老婆子奔波終日，只是要找一個舒適的地方，安歇而已，怎麼，這有什麼不對麼？」

殷松風微微一笑道：「荔夫人是武林前輩，殷某應該禮讓一點，這個房間就讓給妳住吧。」

荔夫人再也想不到殷松風會來這麼一手，她神色一呆之間，殷松風已揚長而去。

她暗道一聲不好，閃身撲進房中，不幸得很，房中靜如死域，那裏還有半點人影。

這當眞是棋高一着，縛手縛脚，那位心機深沉的王世子果然是一個不易相惹的人物。

顯然，他運用金蟬脫殼之計，已將黃瑜弄走，荔夫人目難視物，要追尋黃瑜，可就有點力難從心了。

她立在房中發呆，雲裳的傳音已由隣房送來，道：「伯母！他們可能返回開封王府去了，伯母沿官道追趕試試，如果沒有發現，千萬不可獨闖王府，請先回此處，咱們再作後計。」

荔夫人道聲「好」，身形一晃，便已拔起空中，腰部微微一折，逕向官道放步急馳。

約莫盞茶時分，一陣雜沓的步履之聲遙遙傳來，依逐漸消逝的足音判斷，百步之內就可能迎面相遇。

自然，他們不可能是殷松風去而復返，但說不定是王府派來支援之人，防人之心不可無，荔夫人乃暗凝功力，放緩脚步，不急不徐的向來人迎去。

忽地一聲驚噫，跟着响起一聲親切的呼喚「娘……」一條嬌小的身軀，像乳燕投懷一般向荔夫人撲到。

這聲嬌呼再也熟習不過了，荔夫人雙臂一張，摟着那撲過來的嬌軀哽咽起來。

她是索嬙，還有冷瑤光等一行數人，探查王府難如人意，所幸他們都能安然回來，而且在他們的行列之中，還多了一個粗獷的大漢，及一個滿身妖氣的女人。

半晌，荔夫人才撫着索嬙的秀髮一嘆道：「嬙兒！妳還好麼？」

索嬙道：「我很好，娘幾時來到中原的？」

荔夫人道：「快將半年了，聽說妳有了一個孩子？」

索嬙道：「是的，現在咱們莊上。」

荔夫人微微一笑道：「妳也做母親了，瑤光呢？是不是跟妳一道？」

冷瑤光立卽趨前一揖道：「娘！我是瑤光。」

荔夫人道：「你們是由開封來的麼？」

冷瑤光道：「是的。」

荔夫人道：「沒有見到黃姑娘？」

冷瑤光一怔道：「那一個黃姑娘？」

荔夫人道：「自然是黃瑜了，她被殷松風由十里長亭架走，我是來追踪營救的。」

接着荔夫人將前因後果，爲他們作了一番扼要的敍述，最後咳了一聲道：「估不到那殷松風如此狡詐，未能及時援救黃姑娘，使我難以心安。」

冷瑤光道：「殷氏父子居心叵測，咱們以忠厚待人，難免要墜入他的陰謀之中了，娘不必自責，我想瑜妹妹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他將荔夫人爲冷彥士等引見一番，然後回顧水汪汪道：「水姑娘……」

水汪汪道：「什麼事，公子。」

冷瑤光道：「殷松風如果不回王府，妳知道他可能到何處潛伏？」

水汪汪道：「開封東北，約莫二十餘里之處，有一個芙蕖別院，不過……」

冷瑤光道：「那芙蕖別院，是一個險惡的所在麼？」

水汪汪道：「我沒有到過芙蕖別院，却曾聽到殷松風偶爾言及，他說……哎喲……」

她這一聲「哎喲……」來得太過突然，在場之人幾乎全部悚然一慄，其實在水汪汪慘呼之前，他們已經聽到一股破空之聲，它像一柄尖刀猛然插進每一個人的心窩之中似的，他們全身一陣痙攣，連神經都有一種近乎麻木的感覺，接着破空之聲消失，水汪汪也就慘呼着倒了下去。

這是一個驚人的變化，來勢之速也令人難以適應，現在暴風雨過去了，却留下一項刼後的殘蹟。

那殘蹟是冷酷的，幾乎令人不忍卒覩。

它是一支長約二尺的利箭，金簇紅羽，特別醒目。

它貫穿水汪汪的酥胸，部份紅色羽毛也進入水汪汪的胸膛之內。

這是一個武林罕見的箭手，縱然是投矢飲羽的飛將軍也不遑多讓。

在場之人無一不是身負絕學之士，但沒有人敢自信有逃避那利箭之能。

他們像木雕泥塑般的呆立着，除了晚風獵獵，連眼皮都沒有人眨動一下。

良久，關東大俠赫連達長長吁了口氣道：「是他……」

冷彥士道：「他是誰？」

赫連達道：「飛羽貫日薛愷。」

冷彥士愕然道：「他還沒有死？」

赫連達道：「此人滭踪隱跡，已達十年之久，但當今之世，能够百丈飛矢，具有這般威勢的，除了薛愷，很難找到如此功力之人。」

冷彥士道：「此人神箭出手，向無虛發，如果他當眞被殷松風所用，那實在是江湖道上的一項不幸。」

冷瑤光道：「那羽箭破空之聲，何以能擾人心神？」

赫連達道：「那是一種特製箭頭，它凌空急飛之時，可以發出異聲，咱們今後遇到此人，應該特別小心一點。」

冷瑤光道：「他射殺水姑娘，是想殺人滅口，但欲蓋彌彰，那芙蕖別院之中，可能示有重大的秘密。」

冷彥士道：「可惜水姑娘語意未竟，否則對那芙蕖別院，咱們必可多獲一點瞭解。」

冷瑤光道：「四叔！侄兒有一個請求。」

冷彥士道：「你是要探查芙蕖別院麼？由薛愷殺人滅口之事看來，芙蕖別院只怕比王府還要險惡呢。」

冷瑤光道：「侄兒知道，但瑜妹妹被擄，縱然芙蕖別院是刀山血海，侄兒也義無反顧。」

索嬙道：「大哥！我也去。」

赫連達一陣豪笑道：「好得很，老哥哥也去湊湊熱鬧。」

冷瑤光道：「那麼！崔蒙二位之事，只好偏勞四叔了。」

冷彥士道：「你們三人前往，力量似乎太過單薄。」

荔夫人道：「老婆子也算上一份。」

冷彥士道：「咱們一起去吧，多幾個人，彼此照顧總要週到一點。」

冷瑤光道：「四叔！咱們旨在救人，人多了反而不便，何況雲姊姊困守客棧，崔蒙二位也急待援救，侄兒之意，咱們還是分道而行好。」

冷彥士沉思半晌道：「好，我答允你，但你要特別當心，不要使叔叔無法向你娘交待。」

冷瑤光道：「四叔放心，侄兒會當心的。」

× × ×

開封東北距黃河南岸約莫半里之處，是一片垂枝如絲，迎風晃搖的柳林。

聽雄偉的濤聲，看弱柳長垂，這應該是一個賞心悅目之地。

也許是寒夜太過冷酷了，那柳林之中，却隱藏着一股極端凌厲的肅殺之氣。

不管這柳林是如何的險惡，冷瑤光等一行四人還是聯袂而來，爲了拯救黃瑜，他們不得不來闖一闖龍潭虎穴。

在距離樹林約莫兩箭之處，冷瑤光作了一次任務分配，他請荔夫人偕索嬙相機救人，他與赫連達負責引誘敵人。

（未完待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骷髏樂園」 馬雲著

那是人間地獄，也是罪惡的淵藪，如果有人偶然闖進這三不管的地帶，眼前所見盡是骷髏，但實際上這裏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只可惜他們偶一不愼，便墮進了這個罪惡的深淵去。結果便無法自拔！下一個「鐵枴俠盜」故事，將介紹「骷髏樂園」裏的一切，敬請垂注！

萬里雄風

倪匡·著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凃雪紅間關萬里，找到烈火神駝，把東方白傷重垂危，陷身雪山三魔之手的事說出，烈火神駝立即馳援，未幾，黑道第一魔頭東方霸主來到，用苦肉計騙那曾被他遺棄的妻子回去，凃雪紅俟東方霸主離去後，忖知東方霸主必會再度回來殺她滅口，震驚下匆忙離去，適「中條三友」的老二褚片天到來，凃雪紅告以一切，褚片天忙攜着她疾速逃奔，詎剛奔出五七里，已爲東方霸主追到，褚片天原擬運用內勁助凃雪紅逃奔，不料剛把凃雪紅揮向半空，便爲東方霸主發出小石擊中穴道，摔於樹上——

生死差一綫 離聚隔三年

褚片天向後退出了一步，猛地一抖手，只聽得「颼」地一聲响，一溜紅焰，直冲半空，三二十里之內，只怕都可以看得到！

東方霸主面帶微笑道：「褚二俠，你這枚信號放出去，成一俠和汪三俠，多少時候可以趕到？」

褚片天心頭亂跳，但他究竟是一流高手，表面上看來，仍然十分鎮定。他沉聲道：「那可說不定，他們若在附近，自然來得快些，若看不到信號，未必會來。」

東方霸主笑道：「我這人，一向好說話，人家若是怕我，我定然不爲已甚。本來，我可以等他們兩人來了，再和你們三人一齊動手的，但是，我時間不多，有人還等着我，而你又非死不可，是以我只得先下手了！」

東方霸主氣度非凡，他在講那番話之際，一直是面帶笑容，聲音也極其動聽，倒像是止在爲一件輕描淡寫的事對褚片天表示歉意一樣！

褚片天的面色變得十分難看，他道：「好，那麼，就請出手！」

東方霸主向褚片天一拱手，突然之間，左袖「呼」地一聲，打橫展出，向褚片天捲了過來。

褚片天雙足一點，身子斜衝上空。

他這一下身形斜拔，身法之美妙，可以說是驚世駭俗，東方霸主一拂拂空，衣角向下一沉，袖角

在地上點了一點，就着這一點之力，他身子已向上疾飛了起來，勢子更是美妙！

褚片天一見東方霸主的身子，也到了半空，更是大驚，百忙之中，「呼」地左掌拍出，右手已準備去拿兵刃。

可是，他那一掌才拍出，東方霸主竟然絕不躲避，身子迎着褚片天，直飛了過來，「叭」地一聲響，正擊在東方霸主的胸口。

然而，在一掌擊中之際，褚片天反而發出了一下怪叫，只見他額上汗如雨下，那一掌令得他手腕骨痛得像是要斷折一樣！

而東方霸主却若無其事，只見他右袖揚起輕飄飄地向褚片天的頭部，罩了下來。

褚片天身在半空，想要趨避時，已然不及，只覺得眼前一黑，整個頭已被東方霸主的衣袖包住！

東方霸主和褚片天兩人動手，身子被擱在樹枝之上的涂雪紅，是看得十分淸楚的，她看到褚片天的頭，已被東方霸主的衣袖罩住，而褚片天只發出了一下悶哼聲，便已手脚發軟，她連最後一綫希望也沒有了！

她整個人都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只見東方霸主和褚片天兩人的身子，一齊向下落來，兩人落地之後，東方霸主一揮手，已將褚片天的身子，揮出了兩丈許，跌進了草叢之中！

中條三友中的褚二俠，分明是已經死於非命了！褚片天可以說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但是他若是要和東方霸主相比，相去究竟還太遠了些！

是以，東方霸主和他動手之際，只不過輕描淡寫而已，而且，三兩招之間，便已了結，褚片天實是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

一揮開了褚片天，東方霸主便抬起頭來。

涂雪紅被封住了穴道，有甚麼辦法可以逃？而且，就算她沒有被封住穴道的話，想要在東方霸主這樣的高手手下逃出，也是沒有可能的事。

她心中想到了千百句求饒的話，可是偏偏却一句也講不出來！

東方霸主身形一閃，來到了樹下，「哈哈」一笑，一揚手，「呼」地向上，拍了一掌。那一掌掌風到處，「拍」地一聲，樹枝便斷了下來。

樹枝一斷，涂雪紅的身子，直落了下來，「砰」地跌在地上，那一下，跌得雖然重，但是却將她的穴道跌活，涂雪紅覺出身上突然一輕，一時之間，她也不及爬起身來，便急叫道：「你，你不能殺我。」

東方霸主的衣袖，已然揚了起來，聽得涂雪紅這樣說，衣袖一收，道：「爲甚麼？」

涂雪紅心頭狂跳，喘着氣，道：「你殺了我，若是……烈火夫人問起我來，你如何交代？」

東方霸主一怔，道：「她怎會問起你？」

涂雪紅幾乎哭了出來，而這時，她若不是驚嚇過度，她一定已眞的哭了出來了，但此際她却只是啞着聲音叫道：「她會的，她會的！」

東方霸主並不出聲，只是用冷森森的眼光望着她。涂雪紅掙扎着爬了起來，道：「我什麼都不說，我絕不對人講起我看到過的事，絕不！」

東方霸主只是聽着，那令得涂雪紅的心中，又產生了一綫希望，她又道：「我一定不說，你可以放心，我絕不會對她講起的。」

東方霸主「呵呵」笑了起來，道：「我立於不敗之地，你可知道我有何秘訣麼？」

涂雪紅不禁怔一怔，顫聲問道：「有……有何秘訣？」

東方霸主道：「我絕不信任何人，這就是我不敗之秘！你想，我會信你麼？」

涂雪紅雙腿一軟，「咕咚」一聲，跌倒在地上，她在心中拚命地叫着：快起來，快逃走！

可是，她却只是身子簌簌地抖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動也不能動，直到東方霸主的衣袖，已然揚了起來，涂雪紅才突然向外，滾開了幾尺，滾進了一個草叢中。

當然，她卽使滾進了草叢之中，也是萬萬難逃得脫東方霸主的追擊的。可是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眨眼間，只聽得一下難聽之極的怪笑聲，突然自遠至近，迅疾無比地傳了過來。

那當眞只是電光石火的一眨間，一條人影，已然投到了近前。涂雪紅畧定了定神，向前看去。她人雖然滾進了草叢中，但是向外看去，外面的情形，却可以看得十分淸楚，只見突然射到的那人，三分似人，七分似猿，竟正是血猿神君！

血猿神君突然出現，那實是出乎涂雪紅意料之外的事情。若不是血猿神君追尋雷三，而雷三又恰好在天一堡中的話，天一堡依然熱鬧非凡，涂雪紅自然也不會在這裏有生命之險的。

而涂雪紅也不是第一次見到血猿神君了，她第一次看到血猿神君，是她正用極殘酷的方法折磨玉琴和林浩生的時候，那時候，血猿神君披了一件老羊皮大氅，頭髮上又滿是積雪，是以看來只是毛茸茸的一團，將涂雪紅嚇得靈魂出竅。

她第二次見到血猿神君，是在天一堡中，這次，已是第三次了。

血猿神君站定之後，是背對涂雪紅的，涂雪紅只見他身形才凝，便突然退出了兩步，想是已然看清了眼前的是什麼人之故。

要知道血猿神君，已然可以算得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他「血猿手」功夫，聞者心驚，連中原三怪之一，怪手易不鳴這樣的人物，尙且一聽得他要來，便自遠走高飛，不敢和他相見。

但是，血猿神君這時，一眼看到眼前的人，竟是東方霸主時，他心中也不禁陡地吃了一驚，後退了兩步之後，才乾笑道：「咦，今日是什麼原故，何以高手都在此處附近，莫不是有什麼盛會麼？」

東方霸主雙肩一聳，道：「神君此言何意？難道閣下也自以爲是高手麼？」

這句話，若是出諸任何別人方面，只怕血猿神君早已跳了起來，大發雷霆，立時出手了。但說這話的是東方霸主，血猿神君的心中雖怒，却是無可如何，只得乾笑了幾聲，道：「我當然不是高手，但却另有高手在。」

東方霸主一聲長笑，道：「除了我之外，世上可還有什麼高手？」

他這句話，講得自負之極，而以他的武功而論，也的確可以這樣自負。血猿神君吸了一口氣，道：「峨嵋席大先生也在此。」

涂雪紅看得十分淸楚，只見血猿神君這句話才出口，東方霸主的面色，便自一變。

但是，那却只是電光火石，一眨眼間的事，轉瞬之間，他恢復了常態，雙眉一揚，道：「席大先生，也在這裏附近麼？」

他那一句話，是以內家眞力直逼了出來的，聲音之嘹亮，難以形容，綿綿不絕，也不知可以傳出多遠，那分明是說給席大先生聽的，只要席大先生眞在附近的話，那是一定可以聽得到的。

果然，在他的聲音，漸漸靜下來之後，只聽得遠處，傳來了一個十分淸朗的聲音，道：「東方先生，別來無恙否？」

那聲音十分淸，但也十分低，可是傳入耳中，却是字字淸晰，而且，那一句話，才開始傳入人耳中之際，聲音還是在十分遠處。但轉眼之間，却已近了許多，等到話講完，已見一個人，向前走了過來。

那人的來勢看來並不快，只見他衣袂飄飄，像是緩緩在向前走來一樣，可是實際上，他的來勢快到了極點，轉眼之間，便到了近前。

只見來人身形十分高大，和東方霸主，可以說不相上下，但是看來，年紀却要大得多，已有六十上下年紀，一襲灰衣，纖塵不染，手上持着一枝整支白玉雕成的枴杖，玉質潔白晶瑩，極其好看，他還拄杖而行的，可是來勢却如同刹那之間，地面會縮起來一樣，只覺得一閃之間，他已來到了近前。

他面上皺紋甚多，而且似乎在愁眉不展，他一到了近前，便向東方霸主拱了拱手。

東方霸主還了一禮，道：「席大先生，那孩兒可還堪調教麼？」

席大先生却長嘆了一聲，眼望着血猿神君。

血猿神君雖然聽出，東方霸主向席大先生的那一問，其間大有蹊蹺，這兩個頂尖兒的高手之間，似乎有着什麼特殊的聯系！然而，席大先生既然向他望來，他自然知道，那是他們兩人有話要說，席大先生不希望自己在一旁聽到之故。

是以他忙道：「我是來找烈火神駝的，不能奉陪，尙祈原諒。」

他一面說，一面向後退了開來，他才退出了幾步，便退進了草叢之中，而涂雪紅正是藏在草叢之中的，血猿神君一退了進來，她慌忙的向外爬了出去。

可是却已遲了一步，血猿神君已然發現了草叢中有人，他連忙低頭看去，一看看到了涂雪紅，他陡地一怔，一聲怪笑，道：「原來是你！」

他一面說，一面倏地伸手，已將涂雪紅的肩頭抓住，將涂雪紅自草叢之中，直提了起來。

涂雪紅面色慘白，牙齒相叩，「得得」作响。血猿神君咧嘴一笑，道：「這眞叫狹路相逢了，有兩個人，你一定是想見見他們的。」

涂雪紅勉力道：「那……兩個人？」

血猿神君還未說什麼，已聽得席大先生道：「血猿兒，放開這小姑娘。」

血猿神君一怔，道：「席大先生，你有所不知，這女子她……她……」

血猿神君話還未曾講完，席大先生雙眉一揚，道：「血猿兒，你也是成了名的人物，如何對一個小姑娘這等樣子，還不放手？」

血猿神君的面色變了幾下，終於鬆開了手來，但是他仍然狠狠地望定了涂雪紅，道：「走，你跟我走。」

涂雪紅喘着氣，道：「我……我爲什麼要跟你走呢？」

她聽得席大先生在替自己解圍，胆子已大了不少，是以敢和血猿神君對抗起來。血猿神君一聲冷笑，道：「你的表哥林浩生，就在此間不遠處，你可要見一見他麼？你一定想見他的，是不是呢？」

涂雪紅胆子才大了些，可是突然聽得在血猿神君的口中，講出了「林浩生」這三個字，她的身子，又禁不住發起抖來。

自從進了關之後，她想也不去想玉琴和林浩生兩人，因爲她想，林浩生和玉琴兩人，一定早已死在冰天雪地之中了！

而今，突然之間，她聽林浩生不但未死，而且就在這裏附近，她心中所受的震動，實在是可想而知，當時她面色大變，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血猿神君一聲冷笑，道：「你以爲他經已死了，是不是？你以爲玉琴姑娘也死了，對麼？可是你不想想，不論你如何害他們，他們既然遇到了我，如何還死得了？」

凃雪紅只是苦笑，她心中暗忖，自己早就該想到這一點的！

她還沒有說什麼，只聽東方霸主笑道：「血猿，你好大的口氣啊！」

血猿神君的神色，十分尷尬，他只是悶哼一聲，而席大先生已然道：「東方先生，我聽得人說，你在此處附近出現，我是特地來找你的，我們借一步說話可好？」

東方霸主雙眉一揚，道：「原來席大先生是特地來找我的，可是爲了那孩子——」

他才講到這裏，席大先生便已連連咳嗽了兩聲，他突然咳嗽，顯是不要東方霸主再向下講去，而東方霸主也立時住了口。

這時才又聽得席大先生道：「正是，出了大事了。」

東方霸主「嗯」地一聲，回頭向凃雪紅瞪了一下，又發出了一聲冷笑，然後轉過身，逕和席大先生，並肩向前，掠了出去。

這兩個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輕功之佳，自然無人能及，只見他們兩人，身形飄飄，轉眼之間，便已轉過山角，看不見了！

血猿神君也是半生闖蕩江湖的人，他自然看出，在席大先生和東方霸主兩人間，言詞閃爍，顯然有着什麼不可告人的隱秘在！

但是，以他的見聞而論，却也想不出這一正一邪兩大高手之間，究竟有着什麼聯系，因爲從來也未曾聽得武林中人提起過這一點！

而這時，兩大高手一去，血猿神君行事，便再無忌憚，一翻手，又抓住了凃雪紅的肩頭。

東方霸主一走，凃雪紅也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她知道東方霸主臨走之際向她一瞪眼，是警告她千萬不可胡言亂語之意，她除非不要命了，否則當然是再也不敢向任何人提起的。

但這時，東方霸主雖然離去，她却又被血猿神君抓住，那仍然大是不妙，她勉力掙扎着，可是那血猿神君五根又瘦又長的手指，却緊緊地陷進了她的肩頭之中，令得她的肩骨，像是要斷裂一樣，她額上豆大的汗珠，不住滴了下來。

血猿神君的武功極高，自然聽得出東方霸主和席大先生兩人，的確越離越遠了，是以他緩緩地轉過頭來，道：「你去不去？」

他一句話才出口，突然，只聽得斜刺裏「呼呼」兩聲響，兩個人飛也似掠到，那兩人身形一凝間，凃雪紅在驚惶之中，向他們望了一眼，只看出他們一個是十分清瘦的老者，另一個則是一個身形極魁梧的大漢。

凃雪紅只向他們望了一眼間，已聽得那大漢怪吼一聲，叫道：「二哥！」

他在叫的時候，雙眼是望定了地上褚片天的屍體的，然而他一聲才叫出，「呼」地一聲響，整個人已向血猿神君，撲了過來。

他向前撲來之際，所帶起的那一股勁風，已然十分驚人，可是，和他立時發出的那一拳的拳風比起來，却是相去遠甚了！

他那一拳，直搗向血猿神君的胸口，血猿神君大喝一聲，道：「汪老三，你作什麼？」

沒有血猿神君這一喝，凃雪紅也知道，那是中條三友中另外兩人，釣叟成樂，和鐵拳汪興到了！

這時，血猿神君一面喝，一面身形突然一側。

他身形一側，將汪興的那一拳避了開去，但是汪興的拳招，十分異特，右拳不中，左臂一圈，左拳「呼」地一拳，又已擊到，那一拳自左而右，從側面擊向血猿神君的面門。

血猿神君怪叫一聲，五指一鬆，先鬆開了凃雪紅，反手一掌，反拍汪興的胸口，逼得汪興收拳後退，只聽得他叫道：「大哥，你還不動手？」

他一面叫，一面又「呼呼呼呼」，連攻了四拳，釣叟成樂道：「三弟，我們問問清楚再說。」

可是汪興却道：「還問什麼？」他飛身撲上，「砰」地一拳，擊在血猿神君的肩頭，血猿神君乃是有意硬接這一拳的。

因爲血猿神君也知道中條三友，非同小可，自己雖然不怕，但如果褚片天慘死一事，算在自己賬上的話，那麼以後會有數不盡的麻煩了！

是以他也希望制住汪興，將事情說個明白，偏偏汪興拳發不已，血猿神君爲了要制住汪興，不得不先吃一點虧，是以才在肩頭上，硬接了汪興一拳的。

他是想，汪興一拳擊中自己之後，身體必然一頓，那自己就有可趁之機了，却不料汪興號稱「鐵拳」，在拳法上的造詣，實在有過人之處，而且，拳力之强，也是非同小可，那一拳，血猿神君硬接了下來，雖然不致於受傷，可是却也一個踉蹌，向後跌出了一步。

他身形一向後跌出，只聽得汪興又是一聲怪叫，醋鉢也似大的拳頭，「呼呼」風生，又是一連兩

拳，向他攻了過來。

同時，半空之中，响起了一下異樣的破空之聲，血猿神君在百忙之中，抬頭向上看時，只見一股細才如髮，銀光閃閃的釣絲，連着一隻金光閃耀的金鈎，已然自上而下，向自己的面門攻到！

血猿神君乃是何等樣人，自然一看便可以看出，那是銀絲金鈎，正是釣叟成樂所用，天下獨一無二的兵刄！看來成樂和汪興兩人，已然認定自己是殺害雲中鷗褚片天的人了！

血猿神君在這樣的情形下，自然也難以爲自己辯白，他身子突然一矮，他手臂奇長，在身形一矮間，左手已在地上，按了一按。

他身形一矮間，已將汪興的兩拳，避了開去，接着手在地上一按，左脚「呼」地踢出，將汪興迫退了一步，整個人已向半空之中，直彈了起來。

這一下身法，也可以說是巧妙之極，成樂的金鈎，「颼」地一聲響，在他的面門之前尺許處掠過，並未曾將他鈎中。血猿神君身在半空，怪叫道：「他奶奶的，你們全弄錯了！」

可是褚片天的屍首還在，血猿神君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要爲自己辯白，却大大不是易事，他話剛一講完，成樂和汪興兩人，又攻了上來。

凃雪紅在一旁，一看到他們三人動手，心頭怦怦亂跳，竟而木立不動。直到三人打了好幾轉，她才陡地想起，此際不走，更待何時？

她連忙一個轉身，向着草叢之中，直竄了過去，也不理會草叢中有不少荆棘，在穿過之際，將她的衣服，盡皆鈎破，十分狼狽。

她一口氣不停，奔出了好幾里，才停了下來，氣喘不已，由於剛才奔得實在太急，是以一停下來之後，耳際嗡嗡直响，什麼也聽不到。

她倚在一塊大石上，喘了好一會，才聽得有潺潺的水聲，從不遠處傳了過來，她畧理了理身上的衣服，口乾難忍，聽得有溪水聲，便循聲走了過去，不一會，轉過了山角，便看到眼前，好一道清溪，她正想走過去時，却看到溪邊上，坐着兩個人。

凃雪紅其時，已然成爲驚弓之鳥了，一看到有人，連忙停步，伏在一塊大石之後，這才又屏氣靜息，向前仔細看去。

只見那兩個人，背對着她，坐在溪邊的一塊大石上，兩人乃是一男一女，女的這時，正靠在那男的肩頭之上，極其親密。

凃雪紅看了兩眼，便覺得那一男一女的背影，十分熟悉，而也就在此際，那女的却已開起口來，叫道：「浩生哥，你看神駝可肯收留我們麼？」

一聽得「浩生哥」三字，刹那之間，凃雪紅只覺得天旋地轉！

難怪得她看到那一男一女兩人的背影，覺得眼熟了，原來那男的，就是她的表哥林浩生！

在那片刻間，凃雪紅實在是又驚，又恨，又妒，又怒，雙手緊緊地握着拳，心中亂成了一片。

只聽得林浩生道：「玉琴，我看會的，血猿神君說，他和神駝十分合得來，事情多半可以成功的，你只管放心好了。」

玉琴輕輕地嘆了一聲，道：「我眞不明白，爲甚麼他自己不肯收我們爲徒？」

林浩生長長嘆了一聲，道：「那倒是他的一片好意，他在武林中的聲名，不是十分好，是邪派中的高手，他是怕誤了我們，是以才不肯收我們爲徒的。」

玉琴幽幽地道：「他是邪派中人，反倒救了我們，他又不是壞人！」

林浩生像是給玉琴問得無話可說，是以呆了許久，才道：「那或許是他和我父親有一段淵源之故，他和我父親是至交，是以在明白了我是誰之後才出手的，要不然，他可能根本不管了。再者，他要找的人在天一堡，而害我們的，又恰是天一堡主的女兒，所以他才救了我們的。」

凃雪紅在大石之後，離他們兩人，只不過兩丈許，是以林浩生和玉琴兩人講話的聲音，雖然不高，但是凃雪紅還是可以聽得十分清楚。

當她聽到了自林浩生的口中，講出了「天一堡主」的女兒，這句話之際，她的心中，如同爲萬箭所刺一樣。本來，她就是「天一堡主的女兒」，林浩生可以說全然未曾講錯。但是，林浩生却是她的表哥，任何人稱她爲「天一堡主的女兒」，她都不會生氣，唯獨林浩生是例外！

林浩生在玉琴的面前這樣稱呼她，那是表明在林浩生的心中，已全然沒有她這個人了！

凃雪紅見到兩人如此親熱，心中本已又妒又恨，這時，妒意更烈，恨意也更灼了！

她緩緩地吸了一口氣，盤算着如何現身，對付他們。在她心念起伏間，只聽得玉琴又道：「你父親和血猿神君是好友，那麼，你父親也是邪派中人麼？」

林浩生道：「當然不是，若我父親是邪派中人，那血猿神君早已收我們爲徒了，他不肯收我們爲徒，有一半也是爲顧着我父親的聲名。」

玉琴像是不明白，道：「人也死了。還有甚麼聲名不聲名的？」

林浩生長嘆了一聲，道：「你說的話，實是十分有理，但是武林中却沒有一個人明白這一點的，爲了一點虛名，甚至不惜以性命去換，唉！」

玉琴不再言語，只是靠得林浩生更緊，林浩生的手臂也自她的背後伸過，輕輕地抱住了她的腰。

涂雪紅等了片刻，不見他們兩人再說什麼，她站了起來——發出了一聲冷笑。那一下冷笑聲，令得林浩生和玉琴兩人，盡皆一震，一齊轉過頭來。

而當他們轉過頭來之後，看清站在他們身後的乃是涂雪紅時，他們心頭的詫異，也是難以形容的，玉琴首先發出了一聲低哼，而林浩生的態度，却十分冷漠，道：「原來是你！」

涂雪紅的心中恨極，但是她却有這本事，心中的恨意，一點也不在面上顯露出來，她滿面堆下笑容來，道：「浩生表哥，我們是巧遇啊！」

林浩生的心中，對涂雪紅可以說是厭惡到了極點。但是涂雪紅滿面堆笑，他總不好意思怎樣，只是冷冷地道：「是可以說是巧遇。」

涂雪紅自石後走了出來，向玉琴招手道：「玉琴，你過來。」

玉琴乃是從小聽慣了涂雪紅的話的，涂雪紅一叫，她就不由自主，待向前走去。

但是，她才踏出了半步，林浩生便連忙一伸手，拉住了玉琴的手臂，道：「千萬別過去，玉琴，她是怎樣害我們的，你忘了麼？」

一經林浩生提醒，玉琴想起關外冰天雪地中的情形，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立時停了下來。

涂雪紅心中恨極，但是她素知玉琴軟弱好欺，是自小聽慣了自己話的，是以她仍然笑吟吟地道：「玉琴，事情早已過去了，還要念它作甚？你過來，我有一件很要緊的事告訴你！」

玉琴望着林浩生，面上現出了十分猶豫難決的神色來。林浩生的面色，陡地一沉，道：「涂雪紅，以前的事，絕不能輕輕一筆勾銷，但是念在舅父曾對我有養育之恩，祇要你不再爲惡，我也可暫時不提，你若是還想出甚麼花樣，我可不客氣了！」

涂雪紅聽得林浩生突然提氣在喝，心頭也是一震。因爲此際，林浩生聲音繚亮，中氣充沛，不但傷勢已然痊愈，而且看來，還在血猿神君處，得了不少好處！

涂雪紅仍然笑容滿面，道：「我只不過要和玉琴講一句話兒，告訴她的身世，你何必發那麼大的脾氣？」

涂雪紅這句話一出口，玉琴心頭，頓時怦怦跳了起來，道：「小姐，我身世，你……知道麼？」

林浩生忙道：「玉琴，別聽她胡說。」

涂雪紅一聲冷笑，伸手指天，道：「過往三尺有神明，我涂雪紅，若是不知玉琴的身世，在這裏胡言亂語，準叫天雷劈死！」

涂雪紅在忽然之間，罰了這樣的一個毒誓，倒叫林浩生和玉琴兩人，盡皆一呆。

她指天立誓，那可不是鬧着玩的，連林浩生明知她一定有詭計的人，也知這次她所說的是眞話了。玉琴更是深信不疑，她又不敢前去，又想前去，是以她望定了林浩生，道：「浩生哥——」

林浩生伸手攔住了她，揚聲道：「你若是知道玉琴的身世，只管說好了！」

涂雪紅笑了起來，道：「知道由我知道，說不說却也全然在我，你不讓玉琴過來我就是不說。」

林浩生厲聲叫道：「你還想害玉琴，那萬萬不能。」

涂雪紅緩緩轉過身去，道：「玉琴，你自己打主意好了，你身世之奇特，絕不是你所想像的，現在你若是不來的話，我再也不會和你說了。」

玉琴連忙道：「小姐慢一慢，我……來了。」

林浩生急叫道：「你——」

可是他叫了一個字，下面「不能去」三字，並未能叫出口來。因爲玉琴這時正用泫然欲淚的眼光望着他，而在她美麗的臉龐上，充滿了哀求之情！

林浩生仍然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臂，他畧停了一停，又道：「玉琴，你不能去，你的身世，總會明白的，何必急在一時？」

玉琴當眞是柔順之極的姑娘，她聽得林浩生這樣講，長嘆了一聲，道：「好吧，我聽你的話。」

涂雪紅火冒三千丈，冷笑道：「玉琴，你以爲我還會害你麼？你和林浩生好，只管和他好就是，我早已將他當作廢物了！」

林浩生冷冷地道：「不管你如何講，我決計不讓玉琴走近你！」

涂雪紅氣得面色鐵青，道：「好，那是將我當作蛇蠍了，哈哈，可惜，玉琴的父母是誰，對她大有幫助！」

林浩生道：「你心腸有那麼好？」

涂雪紅心知自己的一切，林浩生知道得再清楚也沒有，隨便自己怎樣講，林浩生都不會上當的，不如別再說下去，反倒好些。

是以她「哼」地一聲，道：「那麼再見了！」她身形一轉，在兩人身邊掠過，玉琴失聲叫道：「小姐，你等一等！」

涂雪紅疾掠出了丈許，才停了下來，道：「我還等甚麼，你想給我害麼？」

玉琴哀求道：「小姐，你行行好，告訴我，我的父母是誰。」

涂雪紅搖頭道：「你去問林浩生好了，反正我這人，一生都做壞事，從來不做好事，你求我行行好，那又有什麼用處？」

玉琴的臉上，現出十分痛苦的神色來，看得林浩生也爲之一陣心痛，忙握住了她的手，道：「玉琴，你別難過，如果你父母眞是大有來歷之人，那麼，你的身世，遲早會明白的。」

玉琴嘆了一聲，道：「但願如此。」

涂雪紅見玉琴聽了林浩生的話，竟連自己的身世如何，都肯不加追究，她引誘玉琴不成，心中更是惱怒，冷笑了一聲，足尖一點，向前疾掠而出！

她這時，雖然急於逃走，不讓東方霸主和血猿神君找到，但是她心中的恨意，却令得她寧願自己干犯危險，也要去暗害玉琴和林浩生兩人。

是以她掠出了不多遠，「嗖」地進了一大叢灌木叢中，伏着身子，停了片刻，聽不到什麼動靜，這才又悄悄地走了出來，繞了一個圈兒，又來到了小溪之旁，躲在一塊大石之後。

林浩生和玉琴兩人都祇當她已經走了，仍然坐在溪邊，涂雪紅就在他們兩人的身後，看不到他們臉上的神情，但是也可想而知，玉琴的心情，正十分憂鬱，因爲她低着頭，一聲也不出，而林浩生則正在低聲勸她。

涂雪紅一伸手，自腰際解下了一柄七首來，放在手中掂了掂，她離兩人祇不過丈許遠近，這一柄七首用力拋出去，是足可以挿在兩人中一人的背上的！

當然，如果要有把握的話，最好是殺玉琴，因爲一則玉琴的武功較低，二則，她此際正神思恍惚，不知提防！涂雪紅打定了主意，咬着牙，緊握住了那柄七首，揚起了手來。

她要盡最大的力道將那柄七首拋出去，是以她揚起手來，將手揚到了身後。

可是，却不料她才一揚手到了身後，祇覺得手腕之上，突然一緊，像是陡地有一柄鋼鉗，將她的手腕牢牢鉗住了一樣！

涂雪紅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不由自主，失聲高叫了起來。她一叫，林浩生和玉琴兩人，立時回過頭來，而涂雪紅這時，不但手腕被人緊緊抓住，而且，整個人全被提了起來。

而她站了起來之後，五指一鬆，手中的七首，也「噹」地一聲，跌到了地上。

涂雪紅想要回頭去看看，在身後抓住自己的是甚麼人時，後頸之上，又是一緊，又已被人緊緊地叉住，連頭都轉不過去。

但這時，她不必轉過頭去，也可以知道在她身後，抓住了她手腕，叉住了她後頸的是甚麼人了。

因爲林浩生和玉琴兩人，在向她一望間，便已異口同聲地叫了出來，道：「血猿前輩。」

涂雪紅一聽，身子便一陣發涼，一時之間，不知說甚麼才好，接着，只見林浩生和玉琴兩人，向前奔了過來，也就在兩人向前奔來之際，忽然聽得一陣怪聲。

那一陣怪聲，乃是從溪水之中，傳了過來的，才一傳入衆人耳中之際，根本沒有人說得上那是甚麼聲音，像是人叫又不像人叫，獸吼又不像獸吼，慘叫也不像慘叫，歌唱也不像歌唱，而且，迅速地傳近。

等到那種怪聲傳近之際，又聽得「嘩啦」、「嘩啦」的水聲。

轉眼之間，只見一個人，在溪水之中，淌着水，直走了過來，溪水雖然不是很深，但是也水可及腹，那人走得又快，一面走，一面在發出怪聲，雙手還在不斷地拍打着溪水，是以水聲不絕，水花濺起老高，將那人的頭臉，一齊遮住，一時間也看不清他是甚麼人。

而那人在兩三尺深的水中走了過來，行徑可以說是怪異之極，是以令得血猿神君，也爲之陡地一呆，轉眼之間，那人已來到了近前。

而且，看他的情形，也絕沒有停止的意思，仍然一面怪叫着，一面向前走去，像是根本未曾看到眼前這些人一樣，還是血猿神君沉不住氣，喝道：「甚麼人？」

血猿神君一喝，那人立時停了下來。

他一停下，水花也不再濺起，只見那人，全身透濕，滿頭亂髮，東一搭西一搭地貼在身上，形容枯槁，貌如殭屍，雙眼發直，嘻着口在笑着，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牙齒，不是別人，竟正是嫦娥！

血猿神君是曾和嫦娥在天一堡中動過手的，是以一見到嫦娥，便倒抽了一口涼氣。

而嫦娥站定之後，傻傻地望着眼前那幾個人，忽然以手潑水，唱了起來。

嫦娥本來是從苗疆來的，她這時唱些甚麼，也沒有人聽得懂，可是想來，當是苗疆少女，潑水而歌的小調，如果是一個美麗的苗家少女，在這樣唱着，歌聲曼妙，那確然極之動人，可是此際，嫦娥不但形容駭人，而且歌聲苦澀，當眞令人聽了，毛髮直豎！

嫦娥的歌聲突然停止，林浩生忙道：「血猿前輩，這瘋婦人是一個可憐人，別難爲她。」

血猿神君不禁苦笑，道：「你當我能難爲她麼？她的武功之高，可稱鬼神莫測，別說我不能難爲她，就算是席大先生，或是東方霸主想要難爲她，只怕都在所不能！」

血猿神君原是和嫦娥動過手，是以才這樣講的，而這幾句話，聽在涂雪紅的耳中，却令得她的心

中，陡地一動，忙叫道：「嫦娥！」

她一叫，嫦娥立時循聲向她望來。

涂雪紅忙又叫道：「嫦娥，快救我！」

涂雪紅突然叫出了這一句話，血猿神君立時便一呆，可是嫦娥的動作，却快到了極點，只聽得「呼」地一聲響，她整個人已從水中，疾拔了起來！

她拔身而起之際，不但帶起了一股極強的勁風，而且被她帶起的無數滴水珠，也各自挾着「嗤嗤」的聲響，四下迸射了開去。等到她的身形，疾落在血猿神君的身前之際，血猿神君才怪叫了一聲，一掌向嫦娥擊出！

血猿神君的「血猿掌」，可說是旁門之中，極其高超的掌法，但是嫦娥對血猿神君疾拍而出的那一掌，却是視若無睹！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拍」地一聲，血猿神君的那一掌，已擊中在嫦娥的肩頭之上。

一掌擊中，血猿神君的心中，不禁一喜，因爲以他和嫦娥動過手的經驗而論，這一掌擊中，至少便可以令得她後退一步了。

却不料，他止在這樣想間，自嫦娥的肩頭之上，突然生出了一股極大的彈力來！那一股彈力，直撞向血猿神君的手掌心，令得血猿神君的手臂，不由自主，向後縮了一縮，可是這一縮，並未能將那股震力卸去，那股力道，已迅速地傳到了他的肩頭，令得他的身子，突然一側！血猿神君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連忙鬆開了涂雪紅，身子向後退出了一步！

他以爲在自己的身子，向後退出了一步之後，那股反震之力一定可以消失了。

可是，却不料那股力道，仍然未曾消失，仍然逼得他的身子，在電光石火之間，連打了三個圈兒，方始站定。這時候，血猿神君的身子已然可以站定了，可是他的心中，却是驚駭莫名，忙又連退了三步！

這一切，可以說全是電光石火間，一刹那的事，而就算涂雪紅就在身邊，也只是看到血猿神君，退得十分狼狽而已，至於他是爲何退開去的，却也莫名所以。

涂雪紅連忙來到了嫦娥身邊站定，道：「嫦娥，快帶我離開這裏。」

嫦娥側轉着頭看她，道：「你是誰啊？你識得我，我却不識你啊。」

涂雪紅忙道：「我是天——」

她本來是想說「我是天一堡主的女兒」的，可是她爲人極之機靈，才講出了一個「天」字，便陡地想起，嫦娥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到了天一堡的，如果自己一提起天一堡來，那可能立時被她撕成了碎片！

她立時住了口，心念電轉間，湊在嫦娥的耳際，用極低的聲音道：「我……我是你的女兒。」

那句話，低得只有她和嫦娥兩人才聽得到，可是嫦娥在聽了之後，身子却陡地一震，倏然之間，雙手齊出，抓住了涂雪紅的手臂。

涂雪紅出其不意，給嫦娥抓住了雙臂，嫦娥的力道又大，鋼鈎也似的手指，箍得涂雪紅的手臂，幾乎要寸寸斷裂，她立時尖叫了起來，痛得險險昏了過去！

而嫦娥却仍不放手，只是緊盯着她，嫦娥的雙眼，本來是極其呆板的，但這時在望定涂雪紅的時候，却射出了一種異樣的光芒來，厲聲道：「眞的麼？」

涂雪紅喘着氣道：「眞……的，你快放手！」

嫦娥雙手一鬆，可是不待涂雪紅後退，她雙臂環抱，却又將涂雪紅緊緊地抱住，只聽得她口中呢呢喃，也不知她在講些什麼。

而涂雪紅被她抱着，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而嫦娥的身上，又發出一陣陣的臭味來，涂雪紅眼前發黑，已幾乎要昏過去了！

幸而嫦娥在這時，又鬆了手，不住問道：「眞的？那是眞的？」她講了一句之後，忽然又講了一大串話，但是她講的是苗語，根本沒有人懂她講些什麼！

涂雪紅忙道：「自然是眞的，你想，別的可以假認，這也能假麼？」

嫦娥突然又怪叫了起來，她雙手按在涂雪紅的肩頭上，用力地搖着涂雪紅的身子，又用力地頓着脚，然後，她不住地尖叫着，最後，她又將涂雪紅緊緊地擁進了她的懷抱之中。

涂雪紅實在忍不住作嘔了，但是她却竭力忍着，因爲她知道，這時她必需要嫦娥的保護！

嫦娥終於靜了下來，抬起頭，向血猿神君望來，眼中充滿了敵意。

血猿神君也不知道涂雪紅和嫦娥說了些什麼，但是他一看到嫦娥的這種眼光，他却也知道不妙，向後退了一步，凝神以待。

嫦娥瞪了血猿神君片刻，突然「哼」地一聲，反手拉住了涂雪紅的手，道：「我們走！」

她也不等涂雪紅答應，拉了涂雪紅便走，兩人的去勢極快，轉眼之間，便已不見了踪影。

血猿神君見嫦娥帶了涂雪紅離去，心中雖然氣憤，但是總比要和嫦娥動手好些，他呆了半晌才轉身來。林浩生急問道：「神君，可曾找到神駝？」

血猿神君皺起了眉，道：「還未曾見到他，我

們還是暫避一避的好。」

林浩生一呆，道：「却是爲甚麼？」

血猿神君人極高傲，他可以說天不怕，地不怕，只忌憚東方霸主一人，但東方霸主偏偏又在附近，是以他不得不避一避。

但是要他向人講明他爲甚麼要避開，他是絕不肯的。是以他一瞪眼，道：「你問那麼多作甚？」

林浩生呆住了，他也不知道究竟爲甚麼，血猿神君會發那麼大的脾氣，只得不再出聲，血猿神君忙道：「我們快走！」

可是，他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山石之後，有人哈哈一笑，道：「神君何處去啊？」

血猿神君抬頭一看，便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東方霸主，東方霸主四面一看，道：「咦，好像少了一個人。」

血猿神君心知他是指涂雪紅而言的。

他吸了一口氣，道：「閣下可是問涂姑娘？」

東方霸主微微笑着，向林浩生和玉琴兩人，略望了一眼，兩人只覺得他氣度非凡，神態軒昂，當東方霸主向他們望來之際，目光如電，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懾人之力，兩人心中都是一呆，暗忖：這是甚麼人？

東方霸主沉聲道：「不錯，是她。」

血猿神君道：「那麼，閣下來遲了一步，她已被人帶走了。」

東方霸主笑道：「神君也未免當我太易欺了，在你面前，誰能將她帶走。」

血猿神君苦笑了一下，他也不知道東方霸主和涂雪紅之間，有着甚麼糾葛，但是他却知道，如果他不能解釋清楚的話，那就有天大的麻煩了！

他忙道：「帶走涂姑娘的人，是天一堡中的一個女瘋子，喚作嫦娥，這女瘋子的功力深不可測，閣下若是不信，可以問他們兩人！」

血猿神君又向林浩生和玉琴，指了一指，東方霸主目光如炬，又向兩人望了一眼，令得他們兩人，不由自主，靠近了一步。

東方霸主微笑着，道：「原來又有高人出現，我當眞是孤陋寡聞了。神君，聽說你獨生愛女，已遭了不幸，那麼這位姑娘——」

一提起獨生愛女來，血猿神君全身發抖，上下兩排牙齒，咬得「格格」發響，此際，如果雷三在他眼前的話，他說不定便會撲了過去，將他狠狠地咬上兩口！

但是雷三却不知在甚麼地方，他遠追到關外，但是却又被他走脫了，是以他也只好空自發怒。

東方霸主笑道：「其實，令千金也太看不開些了，這且別去說它，我有事要找駝子，你可知道駝子到甚麼地方去了麼？」

血猿神君漸漸地定下神來，道：「我也是來找他，想將這兩人，引薦在他的門下，但是也不知道他到甚麼地方去了。」

東方霸主一直滿面笑容，這時又道：「他，據我所知，是到關外找雪山三魔去了，我想煩你一次，去找一找他，告訴他，我在他居處等他，有要緊事要見他。你見到他就一定要和他一齊來見我。」

血猿神君聽了，不禁大感爲難，道：「這個——這個——」

可是他才猶豫了一下，東方霸主的面色，已陡地一沉，道：「怎麼？」

血猿神君道：「本來閣下有事，萬不敢推辭，但是這兩人却需我照顧——」

東方霸主一揮手，道：「那不成問題，你立時動身，這兩人，就交給我好了。」

血猿神君苦笑了一下，轉向林浩生和玉琴兩人，道：「這位是東方霸主，東方先生，你們快過來行禮。」

玉琴對武林中的事情，本就不怎麼熟悉，也不知東方霸主是何等樣人，但是林浩生却是知道的，一聽得「東方霸主」四字，身子陡地一震！

他並不是一個胆小怕事之人，但這時候，他面色發白，却也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而東方霸主却已然喝道：「神君你還不走麼，若是誤了我的事，我祇怕你實在担待不起的。」

血猿神君聽得東方霸主已然講出了這樣的話來，如何還敢不走，匆匆忙忙道：「你們兩人，要聽東方先生的話，我一與神駝會面，立時回來。」

他一面講，一面已然轉身向前，疾掠了出去。

東方霸主來到了林浩生和玉琴兩人身前，搖了搖頭，道：「你們是何人門下，怎地這樣的武功，也在武林中走動，不怕不明不白，便送了性命麼？」

林浩生一聽得東方霸主的名字，便忍不住心頭打震，但這時見他和顏悅色，似乎不如傳說中那樣可怕，是以心又定了不少。他沉聲道：「家父是長白山天池一傑林霆，這位玉琴姑娘，本就未曾學過武功。」

林浩生的父親，天池一怪林霆，在武林之中，也不是藉藉無名之輩，雖然早已被仇人逼得墮崖而死，但是東方霸主絕不會不知道他的名頭的。

可是東方霸主聽到林浩生講出他父親的名字之際，却祇是淡淡地應了一聲，反倒是望定了玉琴，道：「噢，她從來也未曾學過武麼？從現在學起，也不爲晚，我從未見過資質這樣好的人！」

玉琴聽得東方霸主這樣講，倒還不覺得怎樣，

可是林浩　聽了，心中却是又驚又喜，望定了東方霸主，一時之間，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他和玉琴兩人相戀，不知吃了多少苦頭，兩人好幾次死裏逃生，全是因爲玉琴的本領太差之故，是以受盡了欺侮。可是如今，東方霸主却說玉琴的資質之佳，無以復加，這句話出自第一高手東方霸主之口，實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但是，林浩生的心中，又不免吃驚，那是因爲東方霸主看中她根骨好，要收她爲徒的話，那可能是禍而不是福！

但是林浩生這時，心中還存着萬一的希望，希望東方霸主只不過是讚玉琴的資質好而已，並不會有收她爲徒的意思。

然而，林浩生也知道自己這一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因爲學武的人，都想自己的武功，能够千秋萬世地傳下去，而資質好的年輕人，可遇而不可求，一遇上而肯放過的，可說是絕無僅有！

這時，林浩生向東方霸主望去，越看越覺得自己的希望，已不可能實現了，東方霸主的目光，罩在玉琴的身上，玉琴被他望得心頭怦怦亂跳，低下頭去，一聲也不出，東方霸主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玉琴戰戰兢兢，說了自己的名字，東方霸主又問道：「你姓什麼？」

玉琴苦笑道：「我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小在天一堡中長大，我不知道自己姓甚麼，凃小姐剛才還說知道我的身世，但是她又不肯告訴我。」

東方霸主柔聲道：「那你放心，我定然會替你查出你的身世來的。」

東方霸主的話，講得十分懇切，令得玉琴的心中，十分感激，忙道：「那我先多謝前輩了。」

東方霸主笑道：「你不必謝我，我叫東方霸主，我的武功，也還過得去，你根骨資質，如此之好，我收你爲徒如何？」

玉琴不像林浩生那樣，早已想到東方霸主有收徒之意，是以突然聽得東方霸主如此說法，她不禁大是愕然，一時間，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過了半响，才道：「血猿神君曾說，要將我和浩生哥，引薦在烈火神駝門下，跟他學藝的。」

東方霸主「哈哈」一笑，道：「以你這般資質而論，配做你師父的，祗有我一個人，烈火神駝是甚麼東西，他這些微末武功，怎配做你師父？」

玉琴吃了一驚，道：「那樣說來，莫非你的武功比烈火神駝還好麼？」

東方霸主「哈哈」一笑，向林浩生一指，道：「我自己說也沒有用，你問他好了！」

玉琴連忙向林浩生望去，林浩生點了點頭，道：「玉琴，他可以說是當今天下第一高手！」

玉琴知道林浩生是絕不會騙自己的，一聽之下，不禁驚喜交集，忙道：「浩生哥，他是天下第一高手，第一高手肯收我爲徒，我……浩生哥，這不是太好了麼？」

林浩生看到玉琴高興得這等模樣，他要講的話，更是難以講出口來了。

玉琴看到林浩生不出聲，還是當林浩生心中不高興，她忙又道：「浩生哥，你也求求他，請他也收你爲徒，那有多好？」

林浩生忙道：「我不——」

他祇講了兩個字，東方霸主已然道：「玉琴，你當我是隨便收徒的麼？我有兩個兒子，尚且不親自授藝，那便是他們不配做我徒弟之故。」

玉琴更是驚喜，要知道她在天一堡中長大，祇是被人呼來喝去，從來也沒有甚麼人看得她起過，現在，她忽然被人如此重視，而且重視她的，還是當代第一高手，她心中的興奮，眞是難以言喻。

東方霸主又說道：「那麼，你可願拜我爲師父麼？」

玉琴在那樣的興奮和高興的情形之下，根本不及細想，便道：「我當然願意。」

東方霸主道：「那就好，但是有幾點，却要講明在先，你拜我爲師之後，我極其嚴格，要在三年之內，要令得你出人頭地，你在這三年之中，除我以外，却是什麼人也不能見！」

玉琴一呆，道：「那麼……浩生哥呢？」

東方霸主沉聲道：「你們兩人已是夫婦麼？」

玉琴俏臉生紅，道：「不是。」

東方霸主道：「那麼，分手三年，又怕什麼？何必有所顧慮？」

玉琴又向林浩生望去，林浩生忙踏前一步，握住了她的手，道：「玉琴，東方先生肯收你爲徒，三年後，你武功必然大進，只是……只是……」

林浩生本來是想說，只是東方霸主乃是邪派中的第一高手，你投入他的門下，武功固然高了，但如沾上了他的一分邪氣，那就已經够瞧的了。

可是，這種話當着東方霸主的面，林浩生又如何能以講得出口來？是以他遲疑難以出口，偏偏玉琴又立時接了上去，道：「只是我們要分手三年，浩生哥，我眞不知不和你在一起，日子怎麼過？」

東方霸主聽到這裏，突然一聲大喝，道：「專心習武，心無旁騖，三年光陰，彈指卽過，三年之後，你在襄陽城西等她好了！」

東方霸主最後一句話，是對林浩生說的。

而玉琴被東方霸主一喝，頓時覺得天旋地轉，

在不由自主間已被東方霸主拉着，向前疾奔而出。

林浩生急叫道：「玉琴！」

可是等他這一聲叫出口之際，東方霸主和玉琴，早已奔得踪影不見了！

他們兩人，跟着血猿神君到中原來，一心只想投在烈火神駝門下的，却是再也想不到，在片刻之間，會生出那樣變化來，玉琴竟會被東方霸主這樣的高手，收爲門下！

他驟然之間，和玉琴分了手，心中只覺得一片茫然，呆呆地站着，不知想什麼才好，過了好久，他才陡地想起，東方霸主是決計不會就此在江湖上露面的，因爲他曾要血猿神君去尋烈火神駝，而且在找到之後，還要在烈火神駝的住所相見。

那麼，他必然是先回烈火神駝的住所去的，玉琴當然也在他的身邊。林浩生想見玉琴，並不是以爲自己有力量改變這種情形，他只是想見一見玉琴，就算要分手了，在分手之前，多聚一面，也是好的。

林浩生想到了這裏，便畧定了定神，他並不知道烈火神駝是在甚麼地方，但剛才血猿神君的去向，他却還記得的。

是以，他向着血猿神君剛才離開的方向，疾奔而出。

他在山中，奔了足有半個來時辰，只覺得山道越來越是險阻，前面窮山惡水，幾乎已沒有路了，林浩生心知自己已走錯了路，忙又折了回來。

可是折了回來之後，仍是找不到路途，林浩生心中焦急，一直向前亂奔，不多久，只聽得前面有潺潺的流水聲，傳了過來。

林浩生心想，反正自己已迷了途，不如到了小溪邊上，休息一下再說，他繞過了一個山頭，只見前面好一道山溪，令人見了，神氣清爽。

林浩生一提氣，正待向那道溪水躍過去時，却是陡地一呆，原來那道溪水，就是他和玉琴兩人，並肩而坐，等候血猿神君的那一道！他在山中兜了半天，却又兜回原來的地方來了！

林浩生心中苦笑了一下，慢慢地向前，走出了兩步，等到他走出了那兩步之後，他才看到，在溪邊的一塊大石之旁，還站着一個人！

那人站在石旁，一動也不動，穿的又是一身灰衣，的確不容易發現。林浩生一見到有人，自然停了下來。只見那人六十上下年紀，身形極高，氣度非凡，但是却雙眉緊蹙，像有着重大的心事一樣！

從那人的外貌來看，他毫無疑問，應該是一個一等一的高手！林浩生一見有人，只是站住了身子，並不是躲了起來，他看着那人，那人却只是注視着潺潺的溪水，過了好久，才聽得他緩緩地嘆了一口氣，也不望向林浩生，但是却道：「你過來！」

他的語音十分平和，令人一聽，心中便生出一股說不出的寧貼之感來。

林浩生也不知道眼前是什麼人，但是一聽得對方開口，林浩生便覺對方一定是正人君子，自己對他，絕不必有絲毫戒備之心的，是以，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便向前走了過去，拱手一揖道：「前輩有何指教？」

那老者仍然望着溪水，半响，才嘆了一聲，道：「你能替我做一件事麼？」

林浩生自己的心中，煩亂得可以，本來是絕無心思，去替別人做事的，但是他來到了近前，越看越覺得那老者非同凡响，一定是武林中的高人，是以他只是畧呆了一呆，他道：「好的，不知前輩有何吩咐？」

那老者徐徐地道：「你替我到峨嵋翠風谷去走一遭——」

那老者的話講到這裏，林浩生的心頭，已然怦怦亂跳了起來！峨嵋翠風谷！只要是學武之士，誰不知道峨嵋翠風谷！

峨嵋翠風谷席大先生，乃是方今武林之中，一等一的高手，那麼，眼前的高人，自然就是席大先生了！林浩生想到了這裏，實是禁不住心頭狂跳！

尤其他才和旁門第一高手東方霸主見過面，這時又見到席大先生，一日之間，見到了兩個武林頂尖兒的高手，在林浩生而言，寶是驚喜交集之事！

他失聲道：「原來前輩是席大先生！」

席大先生乾笑一聲，道：「你去告訴翠風谷中人，我未找到逆徒之前，是絕不會回來的，而在我未歸之前，若是東方霸主找上門來，必需善爲應付，不可和他動手，要他們切記，切記！」

林浩生聽一句答應一句，等到席大先生講完，林浩生道：「前輩有托，定當遵命，但是晚輩從未曾去過峨嵋，只怕人微言輕，無人相信。」

席大先生衣袖一翻，只聽得「叮」地一聲响，他的手掌之中已多了一個小小的金環。他道：「你持此環而去，自然知道你去轉達的話，正是我親口所說的了，你要小心，此環不可失去！」

林浩生恭而敬之，接過了那金環來，後退了一步，就想離去。可是他在突然之間，又想到席大先生乃是方今第一高人，自己何不去向他請問一下，玉琴被東方霸主帶走之後，吉凶如何？

他又道：「席前輩，我有一事請教。」

席大先生道：「你只管說好了。」

林浩生道：「我……有一個生死之交，大約在半個時辰之前，被東方霸主帶走，說是她資質極好

，要將她收爲徒弟了。」

席大先生一聽，面上的神色，便微微一變，道：「有這等事？」

林浩生忙道：「那是眞的，她……其實並沒有學過甚麼武，她是一個孤女，和我已山盟海誓，東方霸主說他在三年之後，定然令我們兩人相會，不知可靠得住麼？」

席大先生用心地聽着，面容十分嚴肅，——令得林浩生也覺事情十分嚴重。

等到林浩生講完，席大先生才道：「東方霸主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他說三年之後令你們相會，那定然不會是假的，但只怕到時——」

他講到這裏，突然住口不言。

林浩生急問道：「只怕到時怎樣？」

席大先生却並不回答林浩生的話，只是長嘆了一聲，然後道：「到時如何，我又不是神仙，怎能未卜先知？你到了峨嵋之後，若是有意在翠風谷中多住一會，也不妨事，去吧！」

他衣袖向前，輕輕地拂了一拂，只覺得一股極其柔和的勁風過處，林浩生的身子，身不由主地被湧得向後疾退了開去，足足退出了三五丈遠近，方始站定。

而在他站定之後，再定睛向前看去時，席大先生却已然踪影不見了！

林浩生不向席大先生問還好，一問之下，心中反倒充滿了疑惑，不知道席大先生想說而未說的話，究竟是甚麼意思，而這時席大先生已然離去，想要再問，也是沒有可能的了。

林浩生心頭沉重，一直向前走着，等到天色漸漸黑下來時，他已快走出六盤山了。

他在一片林子中，揀了一個曠地，生起了一堆篝火，在火邊呆呆地坐着，過了一會，才取出了那個金環來，把在掌心中仔細察看。

那金環顯然是席大先生的信物，金環並不大，但是金環之上，却用金絲組成山川人物，其中人物，小得比芝蔴還小，可是神態栩栩，精美之極。

林浩生看了一會，正待將金環納入懷中，忽然聽得前面有人道：「咦，這金環乃是席大先生的信物，閣下自何處得來？」

乍一聽得人聲，林浩生的心，不禁陡地一驚，立卽想到，對方既然已知道這金環的來歷，那自然不會再對自己不利，除非他不怕得罪席大先生！然而，世上焉有不怕得罪席大先生之人？

是以林浩生立時放下了心來，先從容收了那金環，再抬頭向前望去，只是在離他兩丈處，一株大樹之旁，一個人正倚樹而立。

那人的年紀十分輕，只不過二十五六左右，十分瘦削，面色蒼白，但是雙眼之中，却是精光內蘊，深湛無比，一望而知他是一個聰明絕頂之人。

林浩生祇覺得眼前這年輕人，十分面善，但却又想不起他是誰來。

看官，這時站在林浩生面前的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雷三！

雷三在天一堡時，無人知道他的身份，祇當他是一個閒人，林浩生雖曾見過他幾次，自然也不會記得他的模樣，祇不過畧有印象而已！自然認不出來。

而雷三當日，在天一堡的高塔之上，和嫦娥一齊向下，滾了下來後的事情，作書人需有個交待。原來當日，雷三和嫦娥一齊滾下，雷三心中的驚喜，實是難以形容，因爲他已看到了那本擧世武林中人，莫不夢寐以求的「三寶眞經」！

而他也知道，娥嫦的武功，雖然是從三寶眞經中來的！嫦娥瘋瘋癲癲，她是不過在閒來無事之際，照着三寶眞經上的圖形做着來玩，等於是學到了其中一些內功吐納的皮毛，但是武功却已如此之高超！

由此可知，整册三寶眞經之中，所蘊載的武功，是如何精深博大，非同小可！

雷三暗算了嫦娥，只當和嫦娥一齊滾下梯去，嫦娥一定不省人事，那麼，三寶眞經，一定會落在自己的手中了，是以他才心頭大喜的。

可是，事態的發展，却和他所想的，大是有異，他和嫦娥，一齊自鐵梯之上，滾了下來，才滾下了十來級，嫦娥的身子，陡地向上一挺！

這一下變化，實在是出乎雷三意料之外，雷三是和嫦娥一起滾下來的，嫦娥的身子一挺，雷三只覺得一股大力，直彈了上來，竟將他彈離了樓梯，一直向下，跌了下去，雷三驚得連聲音都發不出來，眼看身子向下跌去，尙幸他見機得快，連忙眞氣連提，在離地還有六七尺時，雙掌一齊向下拍去。

他那兩掌之力，擊向地上，反彈了上來，令得他下落之勢，陡地一慢，身子已穩穩落在地上。

他才在地上站定，只聽得樓梯之上一陣聲響，嫦娥也自樓梯上，直滾了下來，嫦娥滾落地上之後，又滾開了丈許，身子蜷成一團，一動也不動。

雷三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又是一陣狂喜，連忙踏前兩步，但是他爲人城府，十分之深，他還唯恐嫦娥是裝死，走到了離嫦娥還有六七尺處，伸足在地上，用力一頓，地上本是鋪着磚頭，被他一脚用力頓下去，立時兩塊磚頭，彈了起來。

雷三一伸手，接住了其中一塊，用力向嫦娥背上拋了過去！

雷三拋出這一塊磚頭的目的，是唯恐嫦娥並不是昏了過去，而是裝昏來誘他上釣，却不知世上，聰明有時也會反被聰明所誤，便宜不一定是被聰明佔盡的。嫦娥自樓梯上滾了下來。身子縮成了一團，那是她的確已然昏了過去！

雷三也是聰明得過了份，未曾想一想，嫦娥是個瘋瘋癲癲的人，連行事也失常態，如何還會使心計去裝昏來誘人？

如果雷三想到這一點的話，那麼他也不一定就會拋出那一塊磚頭了。而這時，他拋出的那塊磚頭「砰」地一聲，重重地落在嫦娥的背上，恰好擊在她的「神掌穴」之上。雷三在那塊磚頭上所蘊的內力甚強，一股大力在「神掌穴」中一衝，反將嫦娥弄醒了！

嫦娥雙眼一睜，一骨碌站了起來。

雷三却不知道剛才他不是聰明過了份的話，那「九天秘笈」他已垂手可得了！而他見到嫦娥一骨碌站了起來，心中還好歡喜，立時後退出了一步。

只見嫦娥睜大了眼，四面看看，像是不知道她自己身在何處一樣，同時，聽得她在不斷低語，雷三也聽不懂她究竟在講些甚麼。

嫦娥在躍起身來之後，只過了極短的時間，便身形一閃，向外奔了出去。

雷三明知那稀世之寶，「九天秘笈」就在嫦娥身上，他如何肯捨，也立時身形一閃，向外追了出去，只見嫦娥向前奔之不已，在天一堡中，轉來轉去。

這時候，天一堡中，再無一人，雷三跟在嫦娥的後面，雖是勉力追趕，但是始終還有兩三丈的距離，他只覺得越來越是詭異，忍不住沉聲叫道：「嫦娥，你站住，我有話和你說！」

他在這樣叫的時候，原沒有存着甚麼希望的，可是却不料他「嫦娥」兩字才出口，在前面疾奔的嫦娥，已突然停了下來。

雷三始終不敢和嫦娥離得太近，嫦娥一停，他也突然停下，只見嫦娥轉過身，向他望來。

這時，嫦娥正在暗角落處，雷三向前望去，只看到糢糢糊糊的一個人影，但是，她的一雙眼睛，却閃着一種異樣的幽綠色的光芒，令人望而生悸！

接着，便聽得嫦娥冷冷地道：「你是誰，你叫我有甚麼事情？」

雷三心中暗忖，這倒好，剛才我還和你動手來，一下子你倒不知道我是甚麼人了？他試探着問道：「你眞的不知我是誰？」

嫦娥搖着頭，道：「我眞的不知道。」

雷三心念電轉，道：「我是一個人叫我來找你要一樣東西的。」

他一面說，一面小心戒備着，又向前逼近了幾步，只見嫦娥骷髏也似的臉上，牽動了兩下，道：「誰叫你來的？問我要的甚麼？」

雷三對嫦娥的一切，所知已然不少，這時他存心欺騙嫦娥，以他的爲人而論，隨便編上幾句謊言，可以說再容易也沒有了，是以他深吸了一口氣，道：「叫我來的人，叫血掌唐豪！」

他留心看着嫦娥的反應，嫦娥的反應如何，關係着他是不是取得「九天秘笈」，而「九天秘笈」若是到了他的手中——

雷三不再向下想去，只是凝神望着嫦娥。

只見嫦娥一聽得「血掌唐豪」四字，身子便猛地一震，在那一震之間，她全身的骨骼，全皆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响來，像是她整個身子，都要被一震震散似的，同時，看到她張大了口，自她的口中，一個字一個字吐了出來，道：「血——掌——唐——豪！」

雷三連忙接了上去，道：「你認識這個人麼？是他叫我來的。」

嫦娥的聲音顯得十分之迷惘，聽來不像是在她的喉嚨中發出來，而是在什麼遙遠的地方傳了過來一樣，她先反問了一句，道：「這個人我認識麼？我認識的，我自然認識的！」

雷三又趁機逼近了幾步，道：「你認識他，那就好了，就是他，托我來向你取一件東西。」

嫦娥的聲音仍然是那麼空洞，只聽得她問道：「那麼，他在什麼地方？」

雷三道：「只要你將他的東西給了他，他立時就會趕來和你見面了，你明白麼？」

嫦娥有點吃力地點了點頭，表示她已經明白，然後又問道：「他要的是什麼？」

雷三的心頭又狂跳了起來，忙道：「他要九天秘笈。」

嫦娥面上的骨頭，又震動起來，她像是難過萬分，道：「九天秘笈？那是什麼東西，我沒有這東西，可是再也見不着他了？」

雷三忙道：「不，不，你有的，就是那一幅織錦，上面有許多人形的，你給了我，唐豪他就回來了。」

嫦娥的喉間，發出了一陣「咯咯」聲來，一揚手，她手中執着的，正是那一卷織錦，道：「可就是這個麼？這不是什麼『九天秘笈』，這是許多年前，一個死在我們苗疆中的漢人留下來的，祖上傳說，這東西絕不能給外人看到的。」

雷三一看到了「九天秘笈」，心頭更是跳得厲害，這時他就站在嫦娥身前，不到四五尺處，那

天秘笈，他實是伸手可及！

他陡地吸了一口氣，道：「你聽我說——。」

然而，他下面的話，却並沒有說出來，只見他左腕一翻，「呼」地一掌，已然擊出！那一掌去勢快絕，嫦娥的身子突然一側，雷三的一掌，並未曾擊中嫦娥的胸前，只擊中了她的肩頭。

而雷三存心搶「九天秘笈」，他的一切動作，是早已弄好了的，這一掌，只要擊中了嫦娥，不論擊中何處，下一個步驟，全是一樣。

他在「叭」一聲，擊中了嫦娥之後，立時就着這一掌之力，身形向上，疾騰了起來，「呼」地一聲，在嫦娥的頭上掠過！

而就在他的身形，在嫦娥頭上掠過了的那一剎間，他左手倏地點出，點向嫦娥頭頂的「百會穴」上。

嫦娥人雖然瘋癲痴呆，但是對於外界而來的攻擊，反應却極其敏銳，一指點下，嫦娥立時一側頭，在雷三的預料之中，嫦娥是會以手中的「九天秘笈」，當作武器，向自己攻來的。

但是，嫦娥却只是側頭避開，並不還手，雷三雙足，向嫦娥的胸口，連踢而出，左手突然一探，已抓住了九天秘笈，猛地向懷中一帶！

自雷三發動以來，他發掌，拔身，出指，飛脚，伸手，好幾個動作，一氣呵成，當眞如同行雲流水一樣，一氣呵成，玲瓏之極，眞不虧是席大先生的門下！

一抓住了九天秘笈，雷三心中，不禁一陣狂喜，只當只要向懷中一帶，那就必然爲自己所有，而自己的雙足，踹向嫦娥的胸口，還可以就着那一踹之力，身子倒躍了出去，立時逃走！

却不料他盤算得雖然好，但是，在他抓住了九天秘笈，向懷中猛地一帶之際，九天秘笈，却仍然在嫦娥的手中，他未曾奪得過來！

而他飛踢而出的雙脚，這時却已踢中了嫦娥的胸口，只聽得「蓬」，「蓬」兩聲響，如中敗木，嫦娥分明未受絲毫損傷！

雷三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心知自己若是不見機撤手的話，非吃虧不可，他連忙手一鬆，放開了「九天秘笈」。

他已然抓到了「九天秘笈」，再要他放手，那自然是他萬萬不願的事情，但是他却是一個心腸十分狠毒的人，拿得起放得下，原是心腸狠辣的人的特徵，縱使心中萬分不願，但是情勢令得他非放手不可時，他還是會當機立斷，立時放手的。

他一放手，身子便「呼」地一聲，在半空之中翻了一個半圓，向後直翻了出去。

而也就在此際，嫦娥左手翻起，一掌向前疾拍而出！

嫦娥的那一掌，也聽不到有什麼轟轟發發的掌風，但是隨着她手掌的一揚，却有一股强韌之極的力道，如驚濤裂岸一樣，向前湧了過來！

雷三饒是見機得早，但是也被那股力道，湧得向外，跌翻了出去，在半空之中，連跌出了七八個筋斗，若不是在越過一堵圍牆時，一伸手按住了牆頭，穩住了身形，只怕還要向外跌出去！

他在牆頭上穩住了身形，回頭再向前看去，只看到嫦娥已在前面的牆角處，身形一閃，便自不見了。

雷三如何肯捨，身形掠起，連忙追了上去，只看到嫦娥影影綽綽，似是在前面飛奔，但是雷三眞氣連提，却是難以逼近她。

轉眼之間，便出了天一堡。一出了天一堡，雷三倒是的的確確看到嫦娥的身形，就在前面，但是却越奔越快，雷三拚命追了上去。

這一追，足足追到了天亮時分，雷三自己也不知道追出了多少里，也不知來到了什麼地方，而這時，却已不見嫦娥的蹤影了。

而雷三究竟是重傷未愈的人，這半夜急馳，令得他心頭狂跳，胸口發甜，幾乎又要咯血。

雷三知道自己萬萬不能再追下去了，否則，只怕九天秘笈未曾到手，自己已先一命嗚呼了。是以，他連忙停了下來，打量眼前的情形，只見前面，是黑壓壓的一片林子，在白濛濛的曙光之下，可以看到有絲絲縷縷的炊烟，冒了出來，前面分明是一個莊子。

嫦娥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是不是在前面的莊子之中，雷三無法知道，但是雷三却想到，武林中人，人人都想得到那「九天秘笈」，人人都知道九天秘笈在苗疆的傳說，至於九天秘笈已不在苗疆一事，很少有人知道，而推測到九天秘笈是在當年被凃龍帶走的苗人少婦身上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至於確知九天秘笈在嫦娥身上的人，那就只有自己一個人！

自己知道了這個秘密，就算暫時得不到「九天秘笈」，只要以後找到了嫦娥，還是有機會的！

雷三當然也知道，九天秘笈在嫦娥的身上，可能會被別的人發現，而事情也會生出變化來。但是，日後許多出乎意料之外的變異，却全不是他這時所能臆測得到的，而這時，他也只好這樣自己安慰自己。

他在一塊大石之旁，坐了下來，盤着腿，緩緩地運着氣，直到天色漸漸放明。

那一天，雖然是好天，但是天氣却非常之冷，

自口中噴出來的氣，幾乎立時凝成了冰粉，向下落來，而雷三運了近一個時辰氣，雙眉之上，已然掛滿了冰花，雷三站了起來，將身上的雪花拂去，向前緩緩地走去。

不一會，他便已穿出了林子，而一穿出林子，也可以看到那個莊子了。只見莊子之前，是好大的一個廣場，一條筆直也似的道路在廣場之中穿過。

天氣雖然冷，但是却至少有四五十人，在廣場之上，策馬來回飛馳，雷三慢慢地走近去，也沒有什麼人注意到他。雷三一看那些騎馬的人，身手矯捷，便知道莊上的主要人物，一定是武林中人了。

雷三「九天秘笈」未曾到手，心中十分煩悶，正想生一些事，一見這等情形，正中下懷，加快了脚步，來到廣場之旁的一株大樹旁站定。

那株大樹的椏枝之上，結滿了冰花，給初昇的朝陽一照時，發生變幻不定，奇妙之極的光采來，雷三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正待出聲大喝間，忽然看到莊門之外，又是幾匹馬，奔了出來。

那幾匹馬，拉着兩架大雪橇，來勢極快，轉眼之間，已然捲過了廣場，只聽得雪橇上一個老者道：「三位替我問候席大先生！」

那兩架雪橇的來勢太快，雷三原也未曾看清楚雪橇上的是什麼人，可是他突然聽到了「席大先生」四個字，不禁陡地一呆！

他連忙身形一閃，閃到了樹後，這時，雪橇也稍慢了一慢，只見一個老者，自雪橇上跳了下來，道：「老夫不送了！」

這時，雷三也看清雪橇上的是什麼人了！

一架雪橇上，是他的小師妹，而另一架雪橇之上，却正是他兩個師兄！

一看到了這三個人，雷三的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他身子貼着樹幹一動也不敢動，因爲他知道，這事如果被他兩個師兄發現，那他就沒有像上次那樣，容易脫身了！

而那老者，精神奕奕，看來也是武林高手，正在向三人拱手，道：「三位在關外，只要提起老夫的名頭，總會有人照應的！」

雷三的兩個師兄也拱手爲禮，道：「多謝王莊主，我們告辭了！」

雷三心中「啊」地一聲，暗道：「原來這老頭兒，是關外著名的外門高手，開碑手王密，有他這樣的高手在，自己更不宜現身了！」

這時，他再也沒有生事之心，只盼他兩個師兄，帶着小師妹快快離去，他也好溜之大吉，可是那王莊主却像是因爲上了年紀，已然拱了手，道了別，他還在嘮叨囉嗦不已，雷三正在着急間，突然聽得身後有一陣極輕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雷三正在全神貫注，望着前面，是以當他覺察到身後有脚步聲傳來之際，那脚步聲實在已到了離他極近之處了，他陡地一驚，連忙轉過身來。

他一轉過身來，立時看出，就在他身後六七尺處，站着一個身形枯瘦的灰衣老者，而且，他一眼便認出，那正是怪手易不鳴！

雷三倒吸了一口凉氣，一時之間，動手也不是，不動手也不是，動手的話，他兩個師兄必然察覺，而不動手的話，易不鳴又顯然含有敵意，雷三機伶過人，但這時也不禁沒有了主意。

他盯着易不鳴，易不鳴也盯着他，只聽得易不鳴沉聲道：「你躲在天一堡中，倒是好主意啊！」

本來，雷三的心中，還存着一線希望，那是希望易不鳴並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可是易不鳴一開口，便講出這樣的話來，那他分明全知道了！

雷三心知易不鳴一知道了自己的身份，那是絕不肯放過自己的，因爲將自己捉住，帶到峨嵋去，便可以討好天下第一高手，席大先生，那麼，他實是非先發制人不可！是以，易不鳴話未講完，雷三一聲大喝，「呼呼」兩掌，向前推出！

而他在推出這兩掌的同時，已然知道自己不是這許多人之敵，是以他打的根本不是如何動手的主意，而是如何逃走的主意！

是以，他雙掌才一擊出，身形已疾拔而起！

他發出的那兩掌，乃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力道極大，連怪手易不鳴這樣的高手，也不由自主，被他的掌力，逼退了兩步。

而那時，雷三的兩名師兄，正待揚鞭而起，却已被驚動，轉過頭來。當他們轉過頭來的同時，雷三的身形，已然拔了起來！

他們兩人，異口同聲叫道：「雷三！」

雷三身在樹下，他疾拔而起之後，反手一抓，抓住了一根樹枝，整株樹都受了震動，只聽得「叮叮噹噹」，一陣十分清脆的響聲過去，掛在樹上的所有冰枝，一齊折斷，跌了下來。

而雷三的身子並未曾停頓過，他一手抓住了樹枝，身子倏地一轉，突然全身向外，抛了出去，只見他的身子，在半空之中，竟恰好落在一架雪橇之上！

他一伸手，扣住了他小師妹的脈門，抖起韁繩，雪橇已向前疾馳而出！

這一切，全是電光石火，一剎那間的事，在場的高手雖多，雷三的兩名師兄，武功便不在雷三之下，可是却全被鬧了一個措手不及！

等到他們齊聲驚呼時，雷三早已帶着他小師妹，在十來丈開外了！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督帥、劉婉蓉、關中岳陷身在「閻羅王」常顯的機關房中，幸鐵夢秋與八卦教主藍小月及時來到解了重圍，常顯功敗垂成，心有不甘，劉婉蓉有意一顯武功，與常顯賭技拚搏，果能憑藉師傳絕藝，把常顯點了獨門手法，但常顯仍憨不畏死，悔約與葛玉郎率衆逃去。劉婉蓉阻止鐵夢秋追擊後，邀他同歸督帥府，取出師門信物，鐵夢秋方知道這身懷神功，智慧過人的劉婉蓉竟是自己師妹，有此關係，鐵夢秋遂應允傾力助徐督帥發掘寶藏。劉婉蓉隨要求鐵夢秋抓緊藍小月以為臂助——

雙妹犯險探龍潭

劉婉蓉道：「是的！藍小月能否和我們衷誠合作，對我們的成敗關係很大！」

鐵夢秋笑了一笑，道：「師妹可否說的詳盡一些？」

劉婉蓉答道：「師兄用不着給我裝糊塗，我已經說的够明白了，等一會，小妹要和她仔細談談，請教一下對付强敵之策。」

鐵夢秋道：「小師妹，你們談甚麼破敵良策，我不過問，但小兄的事，最好是不要多談，更不可代我作任何承諾。」

劉婉蓉看他神情，一片嚴肅，不禁微微一怔，道：「師兄似乎是有着什麼苦衷？」

鐵夢秋道：「什麼苦衷，咱們以後再談，小兄只是勸告妳，別胡亂的代小兄自作主意。」

劉婉蓉點了點頭，道：「我明白。」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明白就好了……」

語聲一頓，接道：「有一件事，師妹猜的不錯，那藍小月，確然是一位知道很多江湖隱密的人，師妹如能仔細的和她談談，自是獲益非淺。」

劉婉蓉道：「師父當年，曾經告訴過小妹一句話……」

鐵夢秋急急說道：「什麼話？」

劉婉蓉道：「他告訴小妹，我那師兄自幼兒失去父母之愛，性情有些孤僻。」

鐵夢秋道：「啊！還說些什麼？」

劉婉蓉道：「他老人家還說，要我一旦遇上師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鏢旗



兄之時，多多對他照顧一些。」

鐵夢秋道：「師父這麼說的麼？」

劉婉蓉道：「不錯，師父說，我那師兄雖是男子漢，大丈夫，除了武功上有着過人的成就之外，一直不會照顧自己的生活。」

鐵夢秋道：「誰說的，我不是好好的活了這麼大麼？」

劉婉蓉道：「師父說的，難道你敢批評師父的不對。」

鐵夢秋道：「這個，小兄不敢。」

劉婉蓉道：「那就成了，師父要我照顧你，所以，有很多事，我就要作幾分主意。」

鐵夢秋道：「師妹，我不信師父會對你說這些話。」

劉婉蓉道：「你可是感覺着我會騙你麼？」

鐵夢秋道：「那倒不是，但小兄覺着這些如若確然出自師父之口，那就該有些證明。」

劉婉蓉道：「你不信，那就算了，出師父的口，入我之耳，如何會有證明。」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小師妹，別盡為着這等小事，浪費口舌，還是早些策劃大局，尋找師父要緊。」

劉婉蓉點一點頭道：「好吧！我先和義父及關總鏢頭，藍小月等，研究出一個辦法，再奉請師兄裁奪。」

鐵夢秋道：「也好！小兄這幾日來，奔走勞累，實也有些倦意，如今由師妹主持大局，警戒督帥府中安危，小兄也可以放心休息一下了。」

劉婉蓉站起身道：「可要我送你回去。」

鐵夢秋急說道：「不用了，小兄記得去路。」快步行出花廳而去。

劉婉蓉望着鐵夢秋的背影，消失在視線之外後，才遣人請來了關中岳，楊四成，以及藍小月等三人。

藍小月換了一身淡綠色的衫裙，打扮的十分素雅。

劉婉蓉站起身子，迎了上去，笑道：「姊姊深具慧根，能在一日之間，解散了八卦教，棄暗投明，小妹實在是佩服的很。」

藍小月笑一笑，道：「小妹幼入歧途，殺孽深重，但願今後能够以餘年，造福贖罪，那就心滿意足了。」

劉婉蓉道：「教主義旗一舉，不但使我等渡過險關，胆氣一壯，就是天下蒼生，也因姑娘這一善因，得福不少。」

藍小月道：「小月罪惡深重，劉姑娘如此說，反叫我慚愧了。」

劉婉蓉道：「好！那麼，咱們就來談談別的事吧！」

藍小月道：「小月洗耳恭聽。」

這時，關中岳，楊四成等，也到了場中。

劉婉蓉讓各人分別坐下之後，才轉眼望着關中岳道：「總鏢頭，對那四大天王，知曉好多？」

關中岳答道：「這個麼，在下倒知曉不多。」

藍小月道：「他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有一天，小妹被四大天王之一，邀約便餐，就在吃飯中，被他解下各方雄主的實權……」

劉婉蓉接道：「他用的甚麼方法？」

藍小月道：「自然是在酒菜中做了手脚，但他們未料到，小妹亦是用毒能手，故能洞查細微，早已知曉他的用心。」

劉婉蓉笑道：「我看大約天下鬼計，能瞞過你藍姑娘的不多。」

藍小月道：「劉姑娘過奬了，那一次小妹雖未中毒，但也隨聲附和的擁出了一位統率江湖高手的首腦。」

劉婉蓉接口問道：「那人可是被稱為甚麼天君的。」

藍小月道：「不錯，他們當衆推出了那位首腦之後，就分頭進行這次謀奪牧羊圖的佈置，所有雲集於此的人，都被他們控制了，自然都要聽他們之命，小妹領導的八卦教，也一直聽從他們之命行事了。」

劉婉蓉道：「妳不是沒有中毒麼？」

藍小月道：「不錯，但我不願他們很快的發覺了小妹未曾中毒，引起無謂紛爭。」

劉婉蓉道：「這麼說來，目下雲集在開封的三山五嶽高手，確然已致於一個人統率之下。」

藍小月道：「不錯，那人叫紫天君。」

劉婉蓉道：「那紫天君，比起閻羅王的武功如何？」

藍小月道：「四大天王都聽那紫天君之命行事，至於他的武功如何？小妹沒有見過，但看四大天王對他的敬畏，自然是非同小可了。」

劉婉蓉道：「這麼說來，姊姊你是見過那紫天君了。」

藍小月道：「見過！」

劉婉蓉道：「目下雲集在開封附近的武林人物甚多，咱們自是不能分別應付，而且咱們人手太少，也無法分頭應付，如其讓他們攻來，不如咱們上門。……」

藍小月道：「姊姊之意，是準備先行往找紫天君？」

劉婉蓉道：「小妹正是此意，打蛇打頭，如能一舉對付了紫天君，樹倒猢猻散，別的人大約不敢再動妄念了。」

藍小月沉吟了一陣，道：「姊姊話雖說的不錯，不過，小妹覺着，此事有些不妥。」

劉婉蓉道：「那裏不對了？」

藍小月道：「就小妹所知，那紫天君不但武功深不可測，而且，還是一位具有道術之士！」

劉婉蓉不禁怔了一怔，道：「妳是說，他曾使邪法？」

藍小月輕呼道：「我們八卦教，本也是專走武功旁支的路子，以用毒和五行奇術見長，但我們八卦教的這些技倆，在那紫天君的眼中，簡直是雕虫小技……」

劉婉蓉接道：「藍姐姐明說吧……那紫天君究竟有些甚麼能耐？」

藍小月道：「小妹無法具體的說出來，只能舉說一例。」

劉婉蓉道：「那就成了，你說吧！」

藍小月道：「他有一把劍，可以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內。」

劉婉蓉道：「馭劍術？」

藍小月道：「不是，而是他那手中的那柄劍會飛……」

劉婉蓉吃了一驚，接道：「飛劍！」

藍小月道：「是的，是飛劍，可以在空中轉彎殺人。」

劉婉蓉道：「這倒是未見未聞的事！」

藍小月道：「小妹只舉此一端，其他的是，小妹就不知道了，不過，我聽說，那紫天君具有多方的法術。」

劉婉蓉道：「藍姊姊，你這麼說，小妹也被你唬住了……」

藍小月接道：「小妹說的是實話。」

劉婉蓉道：「但咱們有這麼一個勁敵，早晚都免不了一場硬拚……」

藍小月道：「小妹之意，是要姑娘多作一些準備工夫，鐵少俠胸羅很雜，何不請他出來，大家商量一下。」

劉婉蓉道：「我師兄連日來奔走不停，大約十分疲累，現正在坐息之中……」

藍小月接道：「鐵少俠是你的師兄？」

劉婉蓉笑了笑道：「不錯，他是我的師兄，不過，我們師兄妹從未見過，剛剛不久，才把事情談清楚。」

藍小月道：「你們是同一門戶的師兄妹？」

劉婉蓉搖搖頭道：「不是，我們是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

藍小月道：「同在一個師父門下學藝，怎會素不相識？」

劉婉蓉道：「家師先傳我師兄武功，後來，又收了小妹，所以，我們雖是師兄妹，却是從來沒有見過面，我那師兄，也不知有我這一個師妹，但小妹却知曉我有個英俊絕倫的師兄。」

藍小月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你們師兄妹，此番重逢，乃是一樁大大的喜事，實該好好的慶祝一番才是。」

劉婉蓉道：「我們師兄妹，重逢於此，實在是一樁值得慶祝的大事，不過，目下强敵壓境，隨時都可能和强敵展開凶險的惡鬥，此時此刻，實非祝賀的時候。」

藍小月道：「姊姊說的是。」

劉婉蓉輕輕嘆息一聲，道：「藍姑娘，敵我對比一下，我們的人手太少了，必得你藍姑娘傾力相助才成。」

藍小月正聲道：「小妹已然决心改邪歸正，和你們賢師兄妹共拒强敵，此後，自是禍福共當，生死與共，劉姑娘需要小妹効力之處，但請吩咐一聲就是。」

劉婉蓉道：「貴教組織嚴密，人手衆多，想來必有才智、武功高强之士，希望姑娘能選擇幾個助手出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藍小月道：「小妹已就教中人手，選出了六位武功最强的高手，在開封府外一處隱密之處待命，另有三十六教徒，聚集在另外一處隱密之處，姊姊如有需要，只要招呼小妹一聲，小妹立刻可以把他們招呼來聽命。」

劉婉蓉笑了笑道：「姊姊設計週密，小妹欽佩得很。」

藍小月沉吟了一陣，道：「有一件事，小妹有一得之愚，提供姊姊參攷。」

劉婉蓉道：「甚麼事？」

藍小月道：「關於那位紫天君，實是一位百藝雜集於一身之奇人，如若咱們能够一舉間把他制服，餘子均不足為，如是咱們無能對付紫天君，這些設計，都是泡影。」

劉婉蓉道：「紫天君如此厲害麼？」

藍小月道：「是的，所以，小妹主張，貴師兄妹，應該研究一個對付他的辦法出來。」

劉婉蓉道：「小妹希望先去見識他一下，才能籌思拒敵之策。」

藍小月道：「先去見識一下，不覺着太過危險麼？」

劉婉蓉笑一笑，道：「我只在暗中窺查一下，縱有危險，也不致於困住我吧！」

藍小月道：「姊姊，不是小妹我多嘴，這件事，必得要愼重才成，如是姑娘一定要去，小妹建議你最好和令師兄一起去。」

劉婉蓉道：「這樣嚴重麼？」

藍小月道：「是的，很嚴重，尤其是姑娘一個人去。」

劉婉蓉道：「我那師兄剛剛坐息入定，小妹不想驚擾到他。」

藍小月淡淡一笑道：「這麼吧，小妹陪你去一趟如何？」

劉婉蓉道：「這樣麻煩姑娘，怕有些不妥。」

藍小月道：「不要緊，小妹去準備一下，咱們晚上行動。」

劉婉蓉笑道：「聽說貴門中人，善用奇術，不知是眞是假。」

藍小月道：「雕虫小技，不值識者一哂。」她似是不願多談八卦敎中事，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劉婉蓉目睹藍小月背影消失之後，目光轉到關中岳的臉上，道：「關總鏢頭，久年在江湖之上行走，對那紫天君爲人，想必聽得甚多傳說了。」

關中岳搖搖頭，道：「在下孤陋，從未聽說過紫天君其人。」

劉婉蓉微微一怔，道：「未聽說過這麼一號人物？」

關中岳說道：「不錯，未聽人說過這麼一個人物。」

劉婉蓉顰起柳眉兒道：「這就有些奇怪了。」

關中岳道：「奇怪什麼？」

劉婉蓉道：「那藍小月口中的紫天君，似乎已是天地間第一等高手奇人，總鏢頭，怎會未聽說過呢？」

關中岳道：「四大天王之名，武林中人知曉，紫天君却從未聽人說過……」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也許他一直躲在幕後，所以，很少人知曉其名。」

劉婉蓉道：「還有一個可能，那就是紫天君只不過是他臨時自加的一個名號。」

關中岳道：「姑娘之意，可是說他本是一位成名已久的人，因故易了名號。」

劉婉蓉道：「如若他眞是一位從未出道過的山川高人，怎會能令四大天王，個個聽他之命，視他有如天人。」

關中岳道：「姑娘之言，倒也有理，但如江湖上確有這麼一位高人，似乎是不大可能，默默無聞的——」

語聲一頓，接道：「也許藍姑娘的話，咱們應該小心些聽。」

劉婉蓉道：「這件事咱們不談了，待今晚上我去見識過那位紫天君之後，再作道理。」

關中岳輕輕咳了一聲，道：「劉姑娘，有一件事，在下是百思不解？」

劉婉蓉道：「什麼事？」

關中岳道：「督帥有密令送往少林，嵩山距此不遠，少林僧侶應該如何？也該有反應了。」

劉婉蓉道：「如若途中專吏，被人刦殺，那些邀請之函，只怕也不會落在少林寺僧侶之手。」

關中岳道：「據在下所知，沈兄遣派人手之時，早已預料及此，準備四個專差，四封書信，只要有一封書信，被少林寺中僧侶收到，他們也該有反應到了。」

劉婉蓉道：「如若那藍小月形容的紫天君，確然是一位武功高絕的人，少林寺會不會不願和他作對？」

關中岳道：「這個，大概還不致於吧！」

劉婉蓉道：「晚輩對江湖中事，知曉不多，少林寺，可是很有實力的門派麼？」

關中岳道：「何止是很有實力的門派，而且是武林中正義的標誌，千百年來，武林中發生無數次的巨大變化，也有無數的門派，淪爲覆亡，但少林派，却一直屹立無恙，也許有一二人的成就，會超過少林高僧，但如整體而言，沒有任何一個門派，能夠和少林抗拒。」

劉婉蓉道：「關總鏢頭之意，可是說少林派這一股強大的實力，非得應用不可？」

關中岳道：「不錯，這一股實力很龐大。」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至少，目前少林派這一股實力，還靠不住，所以，咱們必得自謀對策才是。」

語鋒一轉，道：「晚輩想介於總鏢頭一件要務，不知總鏢頭願否担當？」

關中岳怔了一怔，道：「什麼事？」

劉婉蓉道：「敵勢雖然龐大，但他們還不敢明火執杖攻進督帥府中來，搶奪牧羊圖，仍然要借重鬼域技倆，暗中行刺罷了，總鏢頭見多識廣，担任督帥府的防守，最爲適當，不知——」

關中岳接道：「這個担子太重了，只怕在下担不起來。」

劉婉蓉道：「總鏢頭不用推辭了，晚輩已建議義父，委任總鏢頭，督帥總侍衞。」

關中岳道：「好吧！在下盡力就是。」

站起身子，道：「在下去勘查一下四周的形勢，然後，再作佈署。」

劉婉蓉道：「那就有勞了。」

一日匆匆，又是夜幕低垂的掌燈時分。

關中岳担上總侍衞的担子，頓覺責任加重了很多，虎威鏢局開封分局所有的鏢師，都調進了督帥府，各有職司，連精明的趟子手，也選了十二個進來，帮助巡守各處。

劉婉蓉暗中查看了府中的形勢，防守已够森嚴，尤其徐督帥留宿的花廳附近，更是防守的極爲嚴密。

但聰明的劉姑娘，仍然安排了瞞天過海之計，悄然把徐督帥移出花廳，安排在另外一座精舍內。她心中明白，白晝一戰，折辱了四天王之一，已算正面和對方挑明了幹，彼此都不會再多顧慮。

一切安排好，已經是初更時分，才抽空坐息了一個更次。

二更時分，藍小月如約而至。

劉婉蓉轉目一顧，只見藍小月一身勁裝，而且還戴了人皮面具，左右兩肋間，各帶着一個大革囊，不禁微微一笑，道：「妳帶了不少的東西？」

藍小月笑道：「都是八卦敎中的小玩藝，障眼法，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但對付紫天君那等人物，也用不着和他們講什麼光明磊落了。」

劉婉蓉笑道：「小妹聽說八卦敎中，有很多奇技，今晚上定然可大開眼界了。」

藍小月輕輕歎息一聲，道：「有一件事，小妹還想奉勸幾句。」

劉婉蓉道：「什麼事啊？」

藍小月道：「不可小覷紫天君。」

劉婉蓉見她再三提起此事，不禁心神一震，道：「好！我小心一些就是——」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咱們相交雖短，但都是女兒之身……」

藍小月眨動一下大眼睛，道：「妳要問我什麼話，只管出口，不用多慮。」

劉婉蓉道：「有此一言，小妹放胆胡言……」

笑一笑，接道：「八卦敎主，身份至尊，你怎的竟會輕易答應解散八卦敎。」

藍小月道：「明暗之間，一目瞭然，所以，你那師兄和我談到棄邪歸正時，我就一口答應他。」

劉婉蓉道：「我那師兄有這等強大的說服之力麼？」

藍小月道：「他數度劍下留情，未傷我的性命，自然也是我心存感激。」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藍姑娘，妳是否覺着我那師兄很英俊動人？」

藍小月笑一笑，道：「嗯，姊姊的看法呢？」

劉婉蓉心中暗道：「好厲害的丫頭，竟然是倒打一釘耙。」

但聞藍小月輕吁一口氣，接道：「姊姊，咱們回來之後再談吧！」

言下之意，似是對今夜之行，充滿着悲觀和不安。

劉婉蓉又加深一份警惕之心，道：「聽妳的口氣，咱們此行的風險很大。」

藍小月道：「不錯，小妹是這樣一個想法，希望姊姊肯相信我的話。」

劉婉蓉在藍小月再三警告之下，也不禁有些震動了，沉吟了一陣，道：「藍姑娘這麼一說，小妹倒也小心一些才是，如若眞的險惡萬分，我一人前去便了，用不着兩人涉險。」

藍小月笑一笑，道：「姊姊不要誤會，小妹再三提醒姊姊小心，用心是想要姊姊謹愼一些，不可大意，並無別的用心，再說咱們兩人同行，利大於害，姊姊雖然武功高强，才慧過人，但對江湖上事，知曉不多，小妹同行，也可相助一二。」

劉婉蓉突然返回內室，良久之後，才重返廳中，道：「咱們動身吧！」

藍小月點點頭，道：「小妹帶路。」當先行出跨院。

劉婉蓉道：「咱們由後面小門出去。」

這時，天色已入二更，夜色深濃，星光閃爍，冷風陣陣，侵肌生寒。

藍小月飛身上一座屋面，道：「小妹帶路。」施展輕功，翻房越屋，向前奔去。

劉婉蓉緊追在藍小月的身後，向前奔去。

兩人輕功，都已達上佳之境，一前一後，有如流星趕月一般。

劉婉蓉一個燕子三抄水，追在藍小月的右側，低聲說道：「姊姊，咱們要到那裏去？」

藍小月道：「紫天君住在城外一座農舍內。」

劉婉蓉啊了一聲，未再多問。

兩人飛行迅快，不大工夫，已奔行了十餘里路，到了一所高大的莊院前面。

藍小月停下脚步，道：「就是這裏了。」探手在革囊中取出兩副人皮面具，一個交給劉婉蓉，一個自己戴上。

劉婉蓉道：「一定要戴麼？」

藍小月道：「紫天君邪門的人，最好不要以眞面目和他相見。」

劉婉蓉微微一笑，戴上了人皮面具。

藍小月當先而行，一提氣飛入莊院。（未完）

魔中俠續集

曹若冰·文
培新·圖

關外玉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在羅刹寺中解救了闖人解語與尉遲如蘭，適「金笛先生」易從哲與雲小眉，蘭陽邵主等都來了關外，從易從哲口中証實了「逍遙處士」何尚武為至尊宮主所囚禁，乃聽從尉遲如蘭獻議，由南宮逸奇改扮為易從哲，携同「關外玉鳳」何瑤卿前往逍遙莊，偵察何尚武下落。三天後，南宮逸奇與何瑤卿返抵逍遙莊，值老魔離莊外出，何瑤卿遂逕帶南宮逸奇回房，向他指點莊中人事物事，忽地何沛宇進來，何瑤卿忙亂以他語——

鳳幟難抑金笛厄

何瑤卿當然明白南宮逸奇的話，乃是故意做作，是故意說給她哥哥「關外遊龍」何沛宇聽的。

何沛宇不明究裏，不知何瑤卿要易從哲傳授什麼，心中不禁好奇地望着易從哲問道：「易叔，妹妹她要您傳授她什麼？」

不待南宮逸奇開口，何瑤卿已是美目一眨，飛快地接口，說道：「哥哥，這不關你的事，請你別問。」

何沛宇笑道：「妹妹，問都不可以麼？」

何瑤卿螓首一搖，道：「當然不可以。」

何沛宇眉鋒微微一皺，說道：「妹妹，有道理麼？」

何瑤卿道：「當然有道理。」

何沛宇笑了笑，說道：「如此，哥哥我洗耳靜聽。」

何瑤卿螓首輕搖地道：「可是我却不願說。」

何沛宇道：「妹妹既是不願說就算了，不過，却不得阻止我問易叔。」

何瑤卿道：「我却偏不許你問。」

何沛宇道：「我偏要問。」

何瑤卿黛眉微微一揚，嗔道：「哥哥，我不准你問，不然，爹回來時，我就要告訴爹，說你欺負我！」

何沛宇淡然一笑，道：「妳告訴爹我也不怕，欺負妳總得有個事實，沒有事實……」

他話未說完，南宮逸奇突然揚聲哈哈一笑，道：「你們兄妹兩個別鬧了。」

語聲一頓，轉首望着何沛宇，說道：「我告訴你好了。」

何瑤卿連忙攔阻地說道：「易叔，您千萬別告訴哥哥。」

易從哲道：「這又不是什麼秘密不可告訴人的事情，爲什麼不要告訴他。」

何瑤卿做作地黛眉蹙了蹙，檀口微張，似是還要再說什麼時，但是，南宮逸奇却已又轉向何沛宇道：「你妹妹她要我傳授她『笛音心法』。」

「哦……」何沛宇星目眨了眨，道：「妹妹，這是易叔獨步武林的絕學，妳怎麼可以……」

何瑤卿黛眉倏然一揚，截口道：「爲什麼不可以，這關你的事麼？」

何沛宇眉鋒微皺地道：「這雖然不關我的事，可是……」

南宮逸奇突又哈哈一笑道：「沛宇，你也別可是了，此事我雖然已經答應了你妹妹，但是，還得等你爹回來之後，要你爹不反對才行。」

何沛宇星目一眨，說道：「易叔認爲我爹會反對？」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你爹可能不會反對，不過，却必須得到你爹的許可才行。」

語聲一頓，接着說道：「我要休息了，你們也回房去早點休息吧。」

於是，何沛宇何瑤卿兄妹倆雙雙站起身子，告辭走了出來，但是，何沛宇在告辭時，一雙星目却異采閃動地深望了南宮逸奇一眼。

這一眼，是什麼意思？南宮逸奇雖然無法猜斷，但是心頭却不由暗暗一震！

兄妹倆走出了南宮逸奇的居室，何沛宇忽然低聲說道：「妹妹，到我屋裏去談談好麼？」

何瑤卿美目一眨，問道：「談什麼？你最近是不是又有了什麼得意傑作？」

何沛宇微一搖頭道：「不是，我有點事情想和妹妹談談。」

何瑤卿道：「什麼事情？」

何沛宇微微一笑，道：「妹妹先且別問，還是到我房裏再談好了。」

何瑤卿美目眨動地心念電轉了轉，螓首輕點地道：「好吧，你先回你屋裏去，我回房去換件衣服就來。」

× × ×

在何沛宇的房間裏，兄妹倆隔桌而坐，房外，垂手肅立着何沛宇的隨身四婢。

何沛宇目光轉動地突然抬手朝四婢微微一揮，道：「妳們都退下去，同時關照韓良他們，我和姑娘在談事情，沒有我的招呼，任何人都不得進來打擾！」

「四婢」一齊躬身應命退了下去之後，何沛宇雙目立卽一凝，灼灼如電地注視着何瑤卿，倏然低聲問道：「卿妹，我問妳，他是誰？」

這話，問得突如其來，也十分沒頭沒腦。

何瑤卿臉色神情不由愕然一怔，但芳心意念電閃之間，倏卽恍然明白了何沛宇此問意之所指，心神不禁頓時暗暗一震！

何沛宇雙眉微微一揚，道：「妹妹是眞不知道，還是在裝糊塗！」

何瑤卿臉容神色倏然一正，道：「我又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虫，怎知道你問的是那一個！」

何沛宇劍眉微皺地心念電轉了轉，道：「妹妹，我問的是易叔。」

何瑤卿芳心不由又是暗暗一震，但臉色神情仍然做作一片茫然之色地問道：「易叔怎樣？」

何沛宇星目閃動地問道：「妹妹，妳難道一點也沒有發覺嗎？」

何瑤卿眨眨美目，反問道：「哥哥，你又發覺什麼了？」

何沛宇臉色神情嚴肅地道：「我發覺他有點不像是易叔！」

何瑤卿美目微睜，道：「哥哥，你發覺易叔那裏不對不像易叔了？」

何沛宇道：「眼神。」

何瑤卿故作奇異地問道：「眼神怎樣？」

何沛宇正容說道：「易叔的眼神精光如電，灼灼射人，雖然令人一見卽知是位內功火候深湛的武林高手，但是却沒有這人的眼神清朗，而且，這人的眼神在清朗中，隱隱另有一股懾人的威稜，有着深邃難測的智慧，易叔却沒有。」

何瑤卿美目一眨，道：「這麼說，哥哥心中在懷疑他不是易叔，是別人冒充的了！」

何沛宇點頭道：「我心中若不是有此懷疑，就不會得要妳來我屋裏談談，問妳了。」

何瑤卿冷冷地道：「哥哥可是認爲我知道他是冒充的，也知道他是誰麼？」

何沛宇星目轉動地道：「我想妹妹既然和他一起同行回莊，也許可能……」

何瑤卿嬌靨倏地一寒，道：「哥哥的意思可是懷疑我明知他不是易叔，仍然把他帶回莊來，顯然有着……」

何沛宇搖頭接道：「妹妹，妳誤會了，我可不是這個意思。」

何瑤卿語音冷凝地道：「那麼我請問哥哥的意思是什麼？」

何沛宇微微一笑道：「我怕妹妹可能是受了他的威脅挾制！」

何瑤卿突然一聲冷笑，道：「謝謝哥哥的關心，我很好，既沒有受什麼威脅，也沒有受任何挾制的！」

語聲一頓又起，接着說道：「並且，我有事實可以證明易叔是貨眞價實的易叔！」

何沛宇目光一凝，問道：「什麼事實？」

何瑤卿美目輕眨了眨，反問道：「哥哥，易叔那『笛音心法』，當世武林中有人會麼？」

「沒有。」何沛宇搖頭道：「『笛音心法』乃是易叔獨步武林的奇學，當然無人會得，要不，何能稱做獨門絕藝！」

何瑤卿點首一笑，道：「這就是了，易叔他如果不是易叔，怎會答應傳我『笛音心法』，以此可證他確是易叔，決非冒充！」

這話不錯，「笛音心法」爲易從哲之獨門絕學，當世武林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對方若然不是貨眞價實的「金笛先生」，焉敢答應傳授。

可是何瑤卿所言雖甚有理，但，何沛宇心中却仍然有着懷疑，他心念電轉地沉思了刹那，道：「可是……我認爲這仍不能作準！」

何瑤卿美目微睜，道：「爲什麼？」

何沛宇道：「他雖然答應了妹妹，但是並未付諸事實，所以目下還不能證明他確是易叔！」

何瑤卿眨了眨美目，道：「易叔適才不是已經說過了麼，等爹回來之後，只要爹不反對，他便傳授……」

何沛宇接口道：「但是，我却認爲那只是一種藉口，一種緩兵之計。」

何瑤卿黛眉微皺了皺，問道：「爹什麼時候回來，你知道麼？」

何沛宇搖頭道：「沒有一定，說不定是今晚，說不定是明早，也許還要過個三五天。」

何瑤卿心念電轉地想了想，道：「如果我現在就去請易叔付諸事實，傳授我『笛音心法』，哥哥認爲怎樣？可不可以？」

何沛宇沉思地道：「可以是可以，只是……」

語鋒微頓了頓，接道：「不過，我却不希望如此。」

何瑤卿美目凝注地問道：「這又是爲什麼？」

何沛宇微微一笑道：「因爲……他若然眞是易叔，自是沒有什麼，如果不是易叔，便會因而引起他的疑心，令他提高警惕！」

何瑤卿做作地，黛眉深皺地道：「這麼說，依哥哥的意思……又該如何呢？」

何沛宇想了想道：「目下我也想不出什麼好主意，只有等候爹回來再說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不過，在爹未回來之前，我們都必須小心留神他的行動，暗中戒備防變。」

何瑤卿點點螓首，美目眨動了一下，倏又凝注地問道：「哥哥在你看，他如果眞是別人冒充的，那麼他此來本莊有什麼意圖？易叔又在何處？可能被怎樣了呢？」

何沛宇沉思地道：「不管是什麼意圖，反正絕無好意，至於易叔，則很有可能……」

他話未說完，屋外突然响起一聲輕笑，道：「宇侄，我可能怎樣了？」

話聲中，假「金笛先生」易從哲神情瀟洒從容地跨步走了進來。

何沛宇臉色不禁微微一變，但却强作鎮定地站起身子，含笑說道：「易叔請坐。」

南宮逸奇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何沛宇立卽問道：「易叔不是說要休息的麼，怎地……」

南宮逸奇接口道：「我本來是要休息了，因爲臨時想起了件事情，想和你談談。」

何沛宇沒有立刻接問是什麼事情，星目轉動了一下，問道：「易叔來了屋外多久了？」

南宮逸奇道：「大概一刻時辰左右。」

何沛宇心中不由暗窒了窒，又問道：「如此，小侄與妹妹所談之言，易叔都聽見了。」

南宮逸奇淡笑地點頭道：「句句入耳，字字不遺。」

何沛宇臉色連變了數變，神情顯得有點尷尬地道：「小侄請易叔原諒……」

南宮逸奇擺擺手，接口道：「賢侄無用客氣，其實……」

語鋒微微一頓，話題倏地一變，問道：「賢侄知道我此刻來找賢侄是爲了什麼事情嗎？」

何沛宇搖搖頭道：「小侄不知。」

南宮逸奇神情瀟洒地一笑，目光倏然轉向何瑤卿姑娘說道：「姑娘，請暫時到外面去一下。」

何瑤卿神情微微一怔，但是，旋卽會意地螓首一點，道：「侄女遵命。」

說着站起嬌軀，蓮步姍姍，嬝娜地走了出去。

可是，何沛宇的臉上却突然變了色，原因是南宮逸奇的那一聲「姑娘」，聽得他心頭起了震動！

按理，以「金笛先生」易從哲的年齡身份而言，乃是他們兄妹的叔父輩，在往常，易從哲都是以「賢侄女」、「卿侄女」或是「卿兒」稱呼何瑤卿姑娘的，而如今竟客氣地以「姑娘」稱呼……

他心頭震動間，南宮逸奇已目光灼灼如電地射

視着他，語音有點冷凝地說道：「本來找你要談談的事情只有一件，但是現在却又增加了一件。」

何沛宇暗暗吸了口氣，星目閃動地問道：「本來是件什麼事情？」

南宮逸奇道：「是有關『青霜劍』的問題。」

何沛宇心中倏有所悟的輕聲一「哦」，道：「這麼說，閣下是爲『青霜劍』而來的了！」

南宮逸奇星目寒電一閃，道：「你稱呼我『閣下』？」

何沛宇冷冷地道：「這稱呼，難道還有什麼不妥不對！」

南宮逸奇雙眉微揚了揚，道：「如此說來，你已經認定我不是你易叔了！」

何沛宇冷聲一笑道：「是與不是，閣下自己明白，何必多此一問。」

南宮逸奇淡然點頭道：「這話說的是，也實在是我多此一問。」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你猜料的，一點不錯，我的確不是易從哲，也的確是爲了『青霜劍』而來。」

何沛宇再次冷聲一笑，道：「看來閣下倒是個爽快人……」

南宮逸奇接口道：「多謝誇獎，如今話已說明，你肯不肯把『青霜劍』交給我？」

何沛宇星目一眨，道：「閣下憑什麼要你把『青霜劍』交給我？」

南宮逸奇道：「就憑我這個人。」

「就憑閣下？」何沛宇忽地哈哈一笑，旋而目光一凝，冷冷問道：「閣下此來，可是受那姓石的之托？」

南宮逸奇搖頭道：「不是。」

何沛宇道：「那『青霜劍』可是閣下的？」

南宮逸奇道：「也不是。」

何沛宇微一沉思，說道：「如此，我要請問閣下，……」

南宮逸奇倏然搖手截口道：「你不必請問了，我此來要你把『青霜劍』交給我，除了憑着我這個人之外，另外還有道理。」

何沛宇雙眉揚了揚，道：「什麼道理？」

南宮逸奇道：「那『青霜劍』雖然不是我的，但却和我頗有淵源！」

何沛宇道：「怎樣頗有淵源？」

南宮逸奇凝目反問道：「你知道『青霜劍』的原主人是誰麼？」

何沛宇星目一眨，道：「是遠代還是近代？」

南宮逸奇道：「近代，二十年前。」

何沛宇道：「是『天心莊』雲莊主夫人『冰心俠女』季女俠……」

說至此處，心念倏然一動，注目問道：「閣下和季女俠有淵源？」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因此我才要你把『青霜劍』交給我，我好將它物歸原主。」

「物歸原主？」何沛宇忽然嘿嘿一笑，譏誚地說道：「閣下是要到陰曹地府去把它歸還給季女俠麼？」

這話很够令人惱火，但是，南宮逸奇他竟然連眉頭都未軒動一下，毫不介意地淡淡笑了笑，語音平靜地道：「不是，季女俠雖然已經遇害去世，但是她的愛女並未遭難，現在且已長成，我要把它歸還給她！」

何沛宇冷笑道：「閣下，我何沛宇可不是三尺童子，好欺好騙！」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道：「你不相信季女俠的愛女並未遭難，認爲我是在欺騙你！」

何沛宇冷聲一哼，道：「據武林傳說，當年『天心莊』並無一人倖逃死難，季女俠的一子一女都已同時遭了毒手！」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武林傳說只是武林傳說，而事實上當年慘遭毒手那一子一女中的女嬰，她根本不是季女俠的愛女。」

何沛宇注目問道：「那麼那女嬰是誰？」

南宮逸奇道：「奶娘的女兒。」

何沛宇星目微微一轉，又問道：「季女俠的愛女她現在何處？」

南宮逸奇道：「涼州城內。」

何沛宇道：「她叫什麼名字？」

南宮逸奇道：「雲小眉。」

何沛宇道：「她確實是季女俠的愛女？」

南宮逸奇道：「如假包換！」

何沛宇微一沉思，道：「閣下，我請問，你怎麼能够確定她是如假包換的季女俠的愛女，萬一，她是……」

不等何沛宇話完，南宮逸奇立即接口道：「她從小經由家師撫養長大，是我的師妹！」

「哦！……」何沛宇方自輕「哦」了一聲，屋外，突然揚起何瑤卿姑娘那甜美的聲音，說道：「宋總管，你來找我哥哥的麼？」

南宮逸奇目中突然閃過一絲寒芒，壓低聲音說道：「何兄弟，宋至勤來了，我希望你能够理智點，沉着，冷靜，愼言，少開口，這些都對你有百利而無一害！」

何沛宇劍眉微挑了挑，沒有開口。

只聽屋外宋總管「血手斷魂」宋至勤說道：「

姑娘，屬下是來找妳易叔的，聽說他來了這裏，是麼？」

何瑤卿道：「易叔和哥哥正在裏面商談事情，你別進去了。」

「哦！」宋至勤問道：「姑娘知道商談的是什麼事情嗎？」

何瑤卿螓首微微一搖，道：「不知道，易叔不准我聽，要不，我怎會一個人站在屋外。」

宋至勤道：「這麼說，他們二位商談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何瑤卿道：「很有可能，不然，易叔決不會得不讓我知道，但是，也很有可能是我哥哥個人的什麼尷尬的事情。」

宋至勤目光閃動地道：「不知道他們二位談好了沒有？」

何瑤卿搖搖螓首道：「大概還沒有，若是已經談好了，易叔不會不招呼我進去的。」

語聲一頓，美目倏然凝注地問道：「你找易叔有事情麼？」

「是的，姑娘。」宋至勤點頭道：「要是沒有事情，屬下就不會得在此刻找他了。」

何瑤卿道：「是什麼事情？」

宋至勤道：「是關於『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的消息。」

何瑤卿道：「消息怎樣？」

宋至勤道：「屬下適才接獲涼州方面的傳報，南宮逸奇已經到關外來了。」

何瑤卿道：「有沒有說明，他現在到了什麼地方？」

宋至勤道：「沒有，正在密切注意中。」

「哦。」何瑤卿美目眨了眨，道：「你去吧，這消息我替你轉告易叔好了。」

宋至勤道：「多謝姑娘，不過……屬下另外還有點事情想當面請示。」

南宮逸奇聽至此處，心念忽然微微一動，揚聲說道：「卿侄女，我和妳哥哥已經談完話了，妳讓宋總管進來說話吧。」

何瑤卿聞聽，立即望着宋至勤含笑道：「宋總管，你進去吧。」

宋至勤微一躬身，邁步跨入屋內，但是，何瑤卿姑娘，她並未隨後跟入，她仍然是凝神靜立在屋外。

宋至勤走進屋內，躬身行禮說道：「屬下見過先生和少莊主。」

南宮逸奇抬手微微一擺，說道：「宋總管請少禮。」

語音一頓即起，問道：「總管找我何事？」

宋至勤垂手答道：「適才接獲涼州方面的傳報，據說那『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已經來了關外。」

「哦……」南宮逸奇輕聲一「哦」，問道：「就是他一個人麼？」

宋至勤道：「是不是一個人，傳報上並未說明，不過，另外有個消息，以屬下揣想，可能與他有關。」

南宮逸奇道：「另外是個什麼消息？」

宋至勤道：「近兩天來，涼州城內出現了不少不明身份來歷的江湖人物。」

南宮逸奇故作沉思地道：「總管可是認爲對方可能是『魅影拘魂』的同伴？」

宋至勤點頭道：「對方究竟是些什麼人，屬下想親至涼州城內看看，所以，特來請示……」

何沛宇突然一聲冷笑道：「宋總管，我看你是越來越糊塗了！」

「血手斷魂」宋至勤神色微微一怔！道：「少莊主此言……」

何沛宇冷冷地道：「你身爲本莊總管，我爹他老人家不在，莊中事情，自是由你負責，全權處理，何需請示外人！」

這話，乍然聽來似甚合情合理，但是，其最後一句中的那「外人」兩字，却用得十分不當，有悖情理！

因爲「金笛先生」易從哲和「逍遙處士」何尚武乃是情逾手足般二十多年的知交至友，在「逍遙莊」中等於是半個主人的身份，豈可說是「外人」？而且事實上，何尚武本人，也從未把易從哲當做「外人」看待過。

「血手斷魂」宋至勤不是個糊塗人，一聽何沛宇這種語氣，他不禁微皺了皺眉頭，心中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少莊主他怎地……」

他暗忖間，南宮逸奇已開口說道：「宋總管，他說的一點不錯，『逍遙莊』的產業姓何，幷非姓易，我住在本莊也只是客位的身份，往昔，莊中的事情，我雖然能做得部份的主，但是，那是莊主看得起我，也是莊主給我的面子。」

何沛宇冷聲一笑，說道：「你能明白這道理最好！」

語聲一頓，轉向宋至勤道：「宋總管知道我爲何要說這種話麼？」

「這個……」宋至勤微怔了怔，猶疑地搖頭道：「屬下不知。」

何沛宇又是一聲冷笑，道：「你仔細地看看他，看他是我易叔麼？」

（未完待續）



俠怒風塵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與辣手夫人爲歹徒僞冒少林寺僧，騙往少林禁地慧祖塔，悟玄禪師對呂柏年所說，未予置信，呂柏年只好硬闖，悟玄禪師下令擺設十八羅漢陣把呂柏年困在陣中，並命另一高僧擒下辣手夫人，呂柏年施出三白先生絕藝硬闖，正激鬥間，少林掌門悟眞禪師趕到，喝退羅漢陣，並以佛門定慧禪功平下呂柏年滿腔殺氣，引領他往晤無我禪師，原來無我禪師到少林途中遭到七名魔道高手圍攻，身受重傷，瀕危時向悟眞禪師要求信任呂柏年一如信任他本人，言罷溘然長逝——

謠言汚俠士 解蠱擱佳人

少林掌門方丈悟眞禪師長嘆一聲，道：「本座遇到無我禪師時，他已身受重傷，倒臥在這附近雜草叢中，昏迷不省人事。本座救醒他後，他也未說因由，祇促本座將呂少俠請來，看來無我禪師之死，呂少俠定知其情了。」說罷，目光烱烱的望着呂柏年。

呂柏年點頭道：「不錯，在下知道他的死因！」

悟玄禪師道：「那就請少施主說了出來吧！」

呂柏年道：「無我禪師之死，可說完全是爲了貴寺而死！」

出語驚人，有如晴天霹靂，少林禪師們都是臉色齊變，同聲道：「此話怎講？」

呂柏年愴然又道：「更可說是爲了整個武林安危，而首先殉道。」

接着，沉聲一嘆，將武當派發生的事情，逐一說了出來，只聽得少林四位高僧連宣「阿彌陀佛」不止。

當說到少林悟通禪師之死，少林四僧悲憤得連佛號都念不出了。

又說到少林俗家弟子羅大昌所發生的事故，悟靜禪師氣得嘆聲不已，說不出一句話來。

當呂柏年把全部事實說完，因有無我禪師的遺言爲呂柏年保證，少林四大高僧是聽一個字，相信一個字，毫不懷疑，這件很難澄淸的誤會，却因無我禪師之死而出奇的容容易易化開了。

同時，少林四大高僧在明白整個事實之後，對呂柏年的眞正爲人和一身出奇的功力藝業，更是另眼相看，十分敬重。

當呂柏年把話一說完，悟玄禪師已心生歉愧，口宣佛號，向呂柏年合十爲禮，致歉道：「老衲見事不明，幾乎又中了奸人詭計，冒犯少施主之處，尚望少施主海涵見宥。」

呂柏年一笑搖手道：「這都是柏年誤犯貴寺禁忌之不是，禪師何出此言，待江湖事了，柏年與辣手夫人定當佛前頂禮，以贖今日冒瀆慧祖聖塔之罪。」

少林掌門方丈悟眞禪師合十接口道：「如此敝派一門，皆感激少施主

低着頭深思不已。

兩人走了一程，辣手夫人忽然停步不前，道：「公子！老身有一個請求，想請你俯允。」

改口一聲「公子」，就大大的叫呂柏年心中不安，也不知道她用意何在，一時也不知如何答話才好。

辣手夫人見呂柏年悶了半天，沒有答腔，接着，又叫了一聲「公子」，凝聲說道：「老身是語出至誠……」

呂柏年不能夠不答腔了，截口說道：「不知夫人……」

辣手夫人又截住他話頭道：「從現在起，希望公子不要再稱老身夫人了。」

呂柏年微微一怔道：「夫人，你是……」

辣手夫人道：「辣手夫人是我過去的名號，老身現在不做賊了，還披着一張賊皮，何以正視聽。老身本姓宋名秋音，公子可以叫我宋媽。我這樣心裏反而坦然舒暢得多。」

呂柏年皺了一下劍眉，道：「這個柏年不敢，柏年以後就稱您宋老前輩如何？」

辣手夫人搖手道：「這老身更不敢當了，老身實是一片至誠有意追隨公子左右，請公子就叫我一聲宋媽，償償老身這片愚誠吧！」

呂柏年忽然雙眼一凝，望着辣手夫人道：「柏年對夫人一片愛護之心，感激不盡，但在情在理柏年也不敢狂妄自大，以宋媽相稱夫人，請容許柏年稱你一聲宋姨如何？否則，柏年只有方命了！」

辣手夫人目中掠頭一道驚喜的淚光，道：「公子，你要稱我宋姨？」

接着，她又補問一句話道：「我配麼？」她的眼淚在眼眶之內再也留不住，像缺了口的黃河之水，沿着雙頰一瀉而下。

呂柏年望着她暗暗嘆了一聲，他很瞭解她這時的心情，遂不多說不必要的話，用行動表示了他的誠意，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宋姨！」

辣手夫人張開手「啊！」的一聲，抱住呂柏年，道：「公子！宋姨對你總有一份人心的。」

辣手夫人雖然已是五六十歲的人，但看來却是三十歲左右的人差不多，她人本長得艷麗，風韻又好。她這一抱，原是感激的表示，但呂柏年可就有點訕訕的不好意思，借着她那聲公子之稱的語病，輕輕掙脫出了她的懷抱，道：「宋姨，你又叫我公子了……」

驀地，暗中傳了一聲冷笑道：「好一對不知羞恥的狗男女！」接着只見一錦衣公子，帶着二位半百老人，一搖一擺，現身出來。

那公子臉上還帶着冷峻的笑紋，不用說剛才那句話就是從他口中說出來的。

辣手夫人臉色一變，氣得全身都抖了起來，口中罵一聲：「胡說！」右手一探兵刃，就要衝了過去。

呂柏年鎭靜的一笑，按住辣手夫人肩頭，說道：「宋姨，你何必生這樣大的氣，人家也是一時誤會。」

那少年公子「哼！」的一聲，接口道：「本公子親眼所見，還會什麼誤會。」

呂柏年近來所遇，許多痲煩，都是因誤會而生，那錦衣公子的語氣，雖足以叫人聽了氣炸肚皮，但他却忍了下去，淡然一笑道：「公子見到了些什麼？」

那錦衣公子「哼！」的一聲，道：「你還好意思問，本公子却是說不出口。」

接着，又冷笑一聲道：「一隻老淫蟲，一條小色狼，抱在一起，這不就夠了麼？」

呂柏年劍眉一軒，星目連閃，忽然哈哈大笑道：「朋友敢情認識我們兩人，那是誠心來找痲煩的了，朋友，你們也不用找任何藉口，在下一概接着你們的就是。」

那錦衣公子笑道：「本公子是見事論事，不知什麼叫找痲煩，你如想反打一鈀，借此脫身，那你是完全打錯主意了。」

話聲一落，揮手向身後老者道：「拿下他們，送官究辦。」

那二個老者鬨聲而出，一個奔向辣手夫人，一個則朝呂柏年走來。

辣手夫人心中早已有氣，一言不發，就和那老人動上了手。

呂柏年一皺眉頭，暗忖道：「他們到底是什麼的來路，我一點也不清楚，這一架，未免打得太糊塗。」

此念一生，出口大喝一聲，道：「且慢，你們要抓人也該表明你們身份。」

那走向呂柏年的老人，接口道：「你眞瞎了眼，連俠名動天下，無人不知的『龍鳳山莊』的少莊主呂公子，都不認得，你眞是色迷心竅，糊塗透了頂。」

呂柏年一聽當面那錦衣公子就是取代自己位置的小賊，心中一陣激動，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狂笑一聲，道：「原來是你們這批妖魔鬼怪，那就怪不得要製造事端，無中生有了，在下對你們，也就沒有什麼客氣了。」

話聲中，人已揉身而上，右手向前一伸，以指代劍，筆直點出。一縷勁風，直向那老人胸前「神

不盡了，老衲先此致謝。」

要知武林之中，門派尊嚴高於一切，呂柏年與辣手夫人的誤犯慧祖塔，雖是中了奸人詭計，但對少林本身來說，總是一件門戶之恥。

呂柏年如果只顧自己顏面，不替少林寺着想，少林寺眞把他沒有辦法，難以處理。呂柏年這樣一說，情理兼顧，公私皆宜，少林掌門也放下了一件心事，至誠相謝了。

呂柏年還禮不迭，道：「不敢當！不敢當！」

少林掌門方丈悟眞禪師謝過呂柏年，目光轉向悟靜禪師道：「悟靜師弟，接應武當之事，卽由你帶同悟塵師弟，率領天龍十八僧，聽候呂少施主安排行事，你與悟塵師弟，先去準備吧！」

悟靜禪師與悟塵禪師雙雙合十領命道：「弟子遵諭！」身形一轉，就待下山而去。

呂柏年叫住他們，說道：「柏年與二位一同下山。」

少林掌門方丈悟眞禪師道：「少俠何用急急於行，老衲無以爲敬，請寺中稍候，他們準備就緒之後，再請少施主一同起程。」

呂柏年抱拳辭謝道：「柏年也另有他事，不能和二位禪師同行，就此別過掌門方丈，至於無我禪師法體，則有請掌門方丈派人先行安置，俟將來江湖平靜之後，立寺供奉。」

少林掌門悟眞禪師合十道：「少施主旣然另有要務，老衲也就不强留了，無我禪師善後諸事，不勞少施主煩心，老衲自有安排。」

呂柏年又去到無我禪師遺體之前，含淚一拜，才與悟靜悟塵二位禪師，別了少林掌門方丈與悟玄禪師下山而去。

下山路上，呂柏年與悟靜悟塵二位禪師交換了必要的意見，到得山下少林寺，悟靜禪師吩咐門下弟子，交出辣手夫人。

辣手夫人因係女流之輩，少林門下擒住她之後，便被點了睡穴，聽候處理，如非呂柏年道出她的身份，大家還眞不知道她就是名動武林的辣手夫人啦！

這時辣手夫人穴道，仍未被解開，呂柏年伸手方待解開辣手夫人穴道，少林悟靜禪師搖手示意，請呂柏年將她先行帶離少林寺。

呂柏年知道悟靜禪師心意，是怕辣手夫人羞愧之下，口出不遜之言，叫少林寺應對爲難，點頭一笑，托起辣手夫人，飛身出了少林寺，走出數里之後，才將她穴道拍開。

辣手夫人睜開眼來，身已不在少林寺之內，她還是恨恨不已，跺脚罵道：「我要不是不願傷他們，有所顧忌，他們倒好，檢了便宜去。」

呂柏年含笑道：「現在事情都已過去了，夫人也不必和他們計較了！」

辣手夫人一笑道：「我不是和他們計較，只是心裏有點不服氣。」

話聲一頓，接着又說道：「你又是怎樣突圍來的？」

呂柏年搖搖頭道：「是他們送我出來的。」

辣手夫人訝然道：「少林和尙最是固執，他們怎樣又通起情理來？」

呂柏年凄然一嘆道：「無我禪師死了。」想起無我禪師的死，便沒有注意口中的話。這句話說得叫誰聽了，都會發生誤會。

辣手夫人一震，道：「少林和尙，好大胆，竟然……」

呂柏年一聽自己的話出了毛病，才恍然自己沒把話說清楚，忙截口道：「不！夫人不要誤會，無我禪師並不是死在少林派手中，我的意思是說，因無我禪師之死，少林派毫無疑議的接受了柏年的解釋。」

辣手夫人道：「那無我禪師是怎樣死的？」

呂柏年道：「還不是死在那批惡徒手中！」接着，將事實經過，簡要的告訴了辣手夫人。

辣手夫人喟嘆一聲，道：「眞是好人不長命，禍害幾千年，無我禪師一代高僧，竟落得這般結果，叫人心中好是不平。」

呂柏年道：「無我禪師以身殉道，求仁得仁，其死重比泰山，有若警世神鐘，武林正義之士，定必聞風而起，爲自保衞道而戰，我覺得，他這次的死，倒是死得其所，具有偉大不朽的價值，何憾之有。」

辣手夫人是因自己回想前情，在未改邪歸正之前，無往不利，所向披靡，但心中一生仁念，改惡向善，便處處受挫，因而發不憤之言，幾曾想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聽了呂柏年之話，不由暗道了一聲：「慚愧！老身白活了幾十年，從來沒有想到生死大義。這孩子眞是了不起，看來將來領袖武林，非他莫屬。老身何幸，能追隨他左右，這不就是上天對我改邪歸正的垂愛麼？」

她想到得意之處，臉上不由綻開了笑顏。

呂柏年也不知她想些什麼，想得這麼開心，不過開心的事總是好的，至少她不會爲剛才自己的感慨而自尋苦惱了。

呂柏年也不打擾她，讓她自我陶醉了一陣，才含笑道：「夫人，我們走了吧！」

辣手夫人似從夢中被呂柏年叫了醒來，「啊！」了一聲，道：「是，我們該走了！」一路上，還

台穴」襲去。

那老人原本也是心黑手辣之人，雖知呂柏年厲害，總是不大相信，也不大服氣，全神戒備之下，沒想到呂柏年出手之快，令人不可思議，眼睛還沒有看清楚，呂柏年的指風已及胸前。

那人要想躲避，已是不及，一聲悶哼，摔坐地上。

呂柏年一指點傷那老人，瞥眼間，只見那冒名小賊，臉色驚愕了一下，但旋卽發出一聲厲笑，道：「好一個申公昌，你與辣手夫人寡廉鮮恥，苟且宣淫，竟敢惱羞成怒，出手殺人，本公子可饒你不得！」

一聲怒叱，拔出佩劍，挺劍向呂柏年刺來。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你這叫送上門來，自己找死，我找你找不到啦！」

他眞沒把那小賊放在眼中，劍都懶得拔，雙手一錯，便向來劍抓去。

詎料，那小賊身手竟然不弱，劍式一變，從呂柏年手指掌之間，一滑而過，呂柏年出手一招，便落了空。

那小賊劍走輕靈，揮動長劍，使出一路劍，劍劍搶先，只見一片寒芒閃動，把呂柏年罩在劍氣之中。

呂柏年胸心之間，原充滿了一股怨恨之氣，出手就想毀了這小賊，一洩胸中之憤。

這時，那小賊把劍勢一轉開，呂柏年忽然又覺得不忍了，起了惺惺相惜之念，覺得他小小年紀，這身成就竟不下於初出山時的自己，一念生仁，便放走了許多取勝的機會，用雙掌與他打了個不分勝負。

兩人相鬥了約有二十多招，那小賊一點也不知道呂柏年是有心容讓，劍式一變，變得又毒又狠，又陰又損，招招都是要命的毒着。

呂柏年暗嘆一聲，忖道：「他也太不知進退了，也吧！給他一點苦頭吃吃，也好殺殺他目空一切的傲氣。」

念動立發，掌勁一增，情勢頓變，那小賊的劍勢，馬上就被壓制了下去，顯得縛手縛脚，處處被制。

另外那邊辣手夫人與另一位老人，也是打得天昏地黑，勝負不分，兩人都用上了險招，想從險中取勝。

就在這兩場惡鬥，勝負將分之際，忽然一陣人影閃動，出來了七八個人，其中一位白眉白髮，白髯垂胸，身穿白袍，除了臉色紅裏發光以外，全身皆白的老人，吐勁如春雷乍展，猛喝一聲，道：「住手！」

呂柏年既無傷那小賊之意，鬨聲之下，掌勢一收，身形微動，便脫身而去，氣靜神舒的，雙手一背。

那小賊却是面紅耳赤，額上掛滿了汗珠，胸腹之間，一起一伏，喘息不止。

辣手夫人與那老人之戰，也各住手，分開了身形，那老人退到那小賊身後，辣手夫人卽到了呂柏年身旁，輕聲告訴呂柏年道：「你認不認得那老頭，他就是大名鼎鼎，武林中公認爲第一正直的鐵面神判朱公達。」

鐵面神判朱公達目光向辣手夫人臉上一落，立時佈上了一層厭惡之色，鼻子裏「哼！」了一聲。

那取代呂柏年地位的小賊，這時收起了長劍，整理了一下衣襟，恭恭敬敬的向鐵面神判之前走了過去。

鐵面神判朱公達一見那小賊的恭敬態度，臉上就堆起了笑容，不等那小賊行禮下去，他已伸手攔住他，呵呵笑道：「不要多禮，令尊好麼？」

那小賊垂手躬身道：「托老前輩福庇，家父健朗如常，他也甚是惦念着你老人家哩！」

鐵面神判朱公達哈哈大笑道：「難得令尊還記得老夫，令尊自君山府以來，謙恭下士，禮賢好客，友奇人而交異士，老夫將末之人，何勞令尊掛齒。」言下滿面得色，甚是欣喜。

鐵面神判朱公達自我標榜了一陣，接着目光又掃了呂柏年他們一眼，向那小賊問道：「小哥，你爲什麼和他們那種人動起手來，那年輕的又是什麼人？」

那小賊先紅了一陣臉，羞於出口的訕訕的道：「晚輩不合撞破了他們好事，他們要將晚輩等人殺以滅口，至於那年輕人是誰？晚輩也不知道。」

眞是當面說鬼話，他剛才還提名道姓的叫呂柏年爲申公昌，辣手夫人柳眉一挑，就要發作起來。

呂柏年用眼色止住了她，嘴角噙着微笑，一副不屑的神色，等着事態發展。

鐵面神判朱公達開口第一句話，呂柏年就看出他是什麼東西了，他眞懷疑，他那天下第一正直的人，是怎樣得來的，照現在情形來看，他簡直就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

鐵面神判朱公達道：「那辣手夫人不會在乎這些事的，定是那年輕人有所顧忌……他莫非是那一正派門下的弟子……？」

沉吟間，一抬頭，目光嚴厲的望着呂柏年道：「你年紀輕輕的就不學好，把你姓名出身報上來，老夫或許能網開一面，從輕發落。」

呂柏年對他的印象極其惡劣，也就不假顏色，

冷笑一聲，昂然道：「你是什麼人？也不照照鏡子，管得了在下的事麼？」

鐵面神判朱公達氣得臉紅脖子粗，大喝一聲，道：「老夫鐵面神判朱公達，你說够不够身份管你的事！」

呂柏年「嗯！」的一聲，道：「什麼朱公達？我從來沒聽說過。」

接着，哈哈一笑，回頭向辣手夫人道：「宋姨，我們走吧，看看誰敢出來阻擋我們。」

說着，便不再望他們一眼，大搖大擺的轉身而走。

颼！颼！兩聲，縱過來了兩人，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呂柏年劍眉一軒，怒聲道：「你們又是什麼人？可是認爲在下的寶劍不利麼？」

辣手夫人在一旁笑道：「不用問，他們我都認得，都是平時江湖上聲望卓著的大俠士，右邊那位叫快劍陳致和，左邊那位叫滾地刀張一唐。」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認識兩位了，兩位是自己讓路呢？還是要在下動手？」

快劍陳致和和滾地刀張一唐跑過來，還來不及開口說話，就被呂柏年來了這麼一頓，自是火冒千丈，大喝一聲道：「小子，閉了你的鳥嘴，快隨我們向朱老爺子領罰。」只見刀光劍影一閃，同時襲向了呂柏年。

呂柏年存心買弄，哈哈一笑道：「憑你們兩位，想向在下動手動脚，還早得很哩！」

笑聲中，身形一矮，人已穿入他們刀光劍影之中，隨聽他輕喝一聲，道：「兩位回去吧！」

話聲出口，只見快劍陳致和和滾地刀張一唐眞聽話，身子倒退飛了回去，落身在原來站立之處，分毫不差。

只是，他們手中的刀劍，這時却到了呂柏年手中。

快劍陳致和和滾地刀張一唐在他們那批人當中，乃是頗有眞才實學之人，竟出手一招，就落得慘敗而回，當時大家臉上都變了顏色，鐵面神判朱公達的怒氣也突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臉驚愕惶恐之色。

呂柏年擲下刀劍拍了拍手，昂然而笑道：「還有那位願意過來表演空中飛人？」

那些人面面相覷，誰還敢出來丟人現眼，鐵面神判朱公達也是口若寒蟬，大氣也不敢吁一口了。

呂柏年拱手一笑道：「那麼各位請回了，不勞遠送了。」與辣手夫人帶着笑聲，揚長而去。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身形消失過去，鐵面神判朱公達氣憤的一頓脚，吼道：「這還了得，誰知道這小子的來歷，我們去找他師長論理去。」

這時，那位受了傷的「龍鳳山莊」護衞，從地上站起來，道：「在下現在想起來了，他好像就是去過『龍鳳山莊』的那個名叫申公昌的小子。」

鐵面神判朱公達一楞道：「原來是他。」要早知是他，不知他又是怎樣一種態度。

那位龍鳳山莊少莊主一臉嚴肅的神色，向大家抱拳一禮，道：「晚輩多承各位老前輩，義伸援手，避出魔掌，不勝感激之至，但今日之事，各位有目共覩，像他這種不論時地，不擇對象的淫邪之徒，將來眞不知有多少良家婦女，被他魔手摧殘，因此，晚輩有請各位，對今日所見之事，廣爲傳達，都使人人對他提高警覺之心，以免吃虧上當。」

鐵面神判朱公達點頭道：「小哥說得甚是有理，我們大家更責無旁貸……」

接着，又轉頭對大家道：「各位以爲然否？」

結果，大家無不異口同聲道：「我們理應號召天下武林，認識他的眞面孔，羣起而攻之。」

「龍鳳山莊」少莊主笑意盈盈，向大家欣然一拱手道：「各位今日相救大恩，晚輩定必稟明家父，另行致謝，各位好走，晚輩就此告辭了。」帶着二位老人轉身而去，眨眼之間，去得無影無踪。

鐵面神判朱公達望着他背影，不住的點頭稱讚道：「有正義，有禮貌，不驕狂，不自大，眞不愧是『龍鳳山莊』的少莊主，將來武林安危，江湖氣節，看來都寄望在此子身上了。」

衆人又是一陣點頭，一陣讚嘆，擁着鐵面神判朱公達離開了當地。

常言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呂柏年與辣手夫人當晚落棧投宿時，就親耳聽到了有關他與辣手夫人的艷聞，那簡直把他說成了一對野狗，醜不堪言。

氣得辣手夫人當晚飯都沒有吃，呂柏年也慨嘆不已。

第二天早上，該起床上路的時候，却不見辣手夫人起床出來，呂柏年在房門外叫了好幾聲，也不見辣手夫人回答，呂柏年劍眉一軒，暗道了一聲：「不好！」

當下掌力一吐，震開房門，跨步進入房中，只見床上寢具，整整齊齊，都未動過，顯見辣手夫人昨晚一晚根本就沒睡覺。

瞥眼間，只見被服下面現出一角白紙，呂柏年伸手取出那張紙來，紙上寫着二行字，字曰：「小賊可惡，老身容他不得，你儘管上路，不可誤了大事，望勿以老身爲念。」

沒有上下欵但分明是辣手夫人的語氣，呂柏年

衡量輕重，覺得實在不能去找辣手夫人，同時，對辣手夫人也並不十分担心，憑辣手夫人的半生江湖經驗，除了武功外，其他方面只有比自己高明，料也吃不了什麼虧。

呂柏年心中有此決定，遂也未把辣手夫人的出走，放在心上，付了房飯錢，準備繼續上路。

當他步出店門，迎面忽然走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打量了他一陣道：「你是不是姓申？」

呂柏年訝然道：「你怎樣認得我？」

那小孩伸手交給呂柏年一張紙條道：「這個給你。」

呂柏年接過那小孩遞過來的紙條，那小孩伸着的手，却不縮回去，接着又道：「那找我送信的人說，你會給我一兩銀子。」

呂柏年心中本來想問那小孩幾句話，聽那小孩這樣一說，可見那小孩完全是局外人，什麼也不會知道，於是打消原意，伸手懷中取出一塊碎銀子給了那小孩，那小孩歡天喜地的道謝而去。

呂柏年這才打開紙條，只是那上面寫道：「我們獵到一隻騷狐狸，尊駕如有意，請立刻前來相議，候你一時三刻，過時不到，你們就只有來生相見了。」另外註明了相會地點。

辣手夫人既然出了事，呂柏年再有天大的事，也不能明知不管，何況相會地點並不遠，料還不致有誤大事，因此呂柏年照着來信所言方位，找到了那相會之處。

那是荒郊野外的一座破廟，烟火早絕，進出路口都長滿了野草，深達半人之高，但四週樹木，却是長得枝繁葉茂，把座破廟蓋得陰沉沉，冷森森，就在大白天裏，也令人有一種毛骨悚然之感。

呂柏年藝高人膽大，不稍猶豫，分草而入，到得大殿之上，只見蛛網遍佈，塵封盈寸，不似有跡象。

呂柏年轉身欲看看這破廟四週情形，人還未退出大殿，只聽一道冷森森，飄忽無定的話聲，道：「你就這樣走了麼？」

那話聲飄忽無定，時東時西，似發自大殿之內，又似來自大殿之外，令人捉摸不定，疑神疑鬼。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朋友，別小家子氣了吧，你這廻音繞樑，在下還未放在心上。」

他也露了一手，他明明站大殿之上，但他話聲却是從殿上神像口中發出，每座神像只說一個字，挨次湊成一句話，「定向分音」比那人的「廻音繞樑」只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人忽然「啊！」了一聲，道：「看你不出，倒還有幾分氣候，我們可以談談了。」

話聲剛了，只見一道黑影幽靈般從殿後轉了出來，他一路行來，盈寸塵灰之上，竟不着履痕。

呂柏年心中讚了一聲，道：「好高明的『凌虛仙步』！」

那人一身黑色衣裳，襯托着一張比雪還白的臉，看上去有一種冷冰的感覺，想不到竟是一位花信年華的妙齡女郎。

呂柏年不由一愕道：「原來是位姑娘！」

那黑衣姑娘接口就道：「是位姑娘怎樣？」

呂柏年道：「只是大出在下意料之外，也叫在下替姑娘很是可惜，卿本佳人……。」

那黑衣姑娘冷笑一聲，不讓他把話說下去，截口道：「你知道本姑娘對你更可惜麼？」

呂柏年道：「在下有何可惜之處？」

那黑衣姑娘道：「你活不過今日午時三刻，就要去見閻王了，你說可惜不可惜。」

呂柏年道：「就憑你！哈哈！哈哈！」滿臉不屑之色。

這時，那黑衣姑娘竟不生氣，凝眸望着呂柏年，冷靜的道：「你已是將死的人，本姑娘豈會和你生這閒氣，不過你如果不想死，求求本姑娘，本姑娘說不定倒可帮你一個大忙。」

呂柏年笑了笑道：「姑娘大約慣打如意算盤，你可知道自己的危險？在下一出手，姑娘便當首當其衝。」

忽的笑聲一歛，面色一正道：「辣手夫人現在那裏？請姑娘將她交出來，免得自討苦吃。」

那姑娘淡淡一笑，道：「辣手夫人不值一談，你要她，我們隨時可以放人，難道你眞不關心自己的生死麼？」

呂柏年只見她口口聲聲都說自己要死，好像閻王已經勾過了生死簿似的，心中一動，暗忖道：「莫非他們暗中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此念一生，立時暗中吸了一口眞氣，運功默察起來，他這一運功默察，當時劍眉一皺，取葫蘆喝了一口酒。

敢情，他已發現情形有點不對，心脈之間，似有阻塞不通現像。

此酒乃是太白神翁所調製，有意想不到的神妙，呂柏年恃仗此酒已渡過幾次難關了。

那黑衣姑娘嘿嘿一笑道：「那不是普通毒藥，你那藥酒這次解不了你的圍了，你要求的還是本姑娘。」

呂柏年喝下一口藥酒後，覺得好得多了，冷聲道：「我們沒有什麼好說的，你快把辣手夫人交出來，否則，在下要對你不客氣了。」

那黑衣姑娘斜目望着他道：「你就爲了那種女

人，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呂柏年一聽她說話的語氣，不由怒火上衝，吼聲道：「你把不把人交出來？」

那黑衣姑娘狡黠的一笑道：「要辣手夫人給你就是，何必發那麼大的脾氣，你回頭看看，那是什麼？」

呂柏年默運神功，佈起一道護身罡氣，以防暗算，然後回頭望去，只見辣手夫人已從廟外走了進來。

呂柏年暗中吁了一口氣，向那黑衣姑娘一抱拳，說道：「今日之事，到此爲止，我也不與姑娘計較了。」

轉身迎住辣手夫人，道：「宋姨，你沒有受什麼暗算吧？」

辣手夫人搖搖頭道：「他們出奇的並有沒有折磨我。」

呂柏年道：「那我們快快離開這裏……。」

話聲未了，廟門之外，走出一排强弓硬弩，擋住了廟門，呂柏年劍眉一軒，手中長劍，已脫鞘而出。

殿上的黑衣姑娘適時發話道：「辣手夫人已經給你了，你就不能畧待片刻，把我們未完的話說完再走麼？」

呂柏年可眞沒把强弓硬弩放在心上，但堪慮的是，除了那些强弓硬弩外，不知還有些什麼暗器埋伏，辣手夫人能否衝得出去，很難預料。

呂柏年微一猶豫，只聽那黑衣姑娘又道：「辣手夫人見多識廣，你可以問問她，有一種『金蠶蠱』，人中之後，結果如何？」

辣手夫人聞言臉色一變道：「『金蠶蠱』！是誰中了『金蠶蠱』？」很疑心她自己被他們下了蠱毒。

呂柏年道：「她剛才胡說八道了一陣，我喝了一口藥酒已然沒事了，完全是危言聳聽。」

辣手夫人神情緊張地道：「你喝了那藥酒，眞沒有事了麼？」

呂柏年點點頭道：「眞的沒……。」

一語未了，忽然，那黑衣姑娘手中發出一聲金屬磨擦，那聲音並不大，但聽在呂柏年耳中，却出奇的難受，打了一個冷噤，臉色一變，下面一個字，就再也說不出來了。

辣手夫人大驚道：「你怎樣了？」

呂柏年道：「我覺得有點不對勁。」說罷，打開酒葫蘆，一連喝了好幾口酒，又覺體內沒有什麼事了。

呂柏年一揚頭道：「不要理她，我們走。」縱是中了「金蠶蠱」，只要這酒能够壓制它，怕它則甚。

那黑衣姑娘冷笑一聲，道：「走！你們只要走出大門，以後也不用再來求姑娘了。」

呂柏年冷哼了一聲，辣手夫人搶着說道：「要走也不急在一時，待老身和這位姑娘談談。」

那黑衣姑娘冷冷道：「還是夫人識得厲害，不是姑娘誇口，我這金蠶蠱，除了本姑娘之外，無人可解。」

辣手夫人神色一凜道：「敢問姑娘，有位武林奇人七步仙子，姑娘可曾識得？」

那黑衣姑娘道：「那正是先師！」

辣手夫人道：「敢問姑娘仙號？」

那黑衣姑娘道：「我就叫黑衣仙姑。」

辣手夫人道：「記得五年之前，老身有幸與令師……」

黑衣仙姑忽然臉色一冷道：「夫人既然認識先師，當知本門規矩，你也不用和我套交，照規矩行事就是。」

辣手夫人道：「那請仙姑開下條欵來。」

黑衣仙姑轉臉向呂柏年道：「條件很簡單，只要你從今以後，不再與少林武當勾結，製造事端，本仙姑立可將解藥賜給你。」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在下有一事請問姑娘，所謂『製造事端』四字，不知是何所指？製造事端的人，是在下我申某人麼？」

黑衣仙姑道：「當然是你，本仙姑問你，你現在不是自稱申某人麼，但你爲什麼經常打着『龍鳳山莊』少莊主的旗號，到處招搖撞騙？」

呂柏年道：「在下本來就是呂柏年！」

黑衣仙姑嗤笑一聲，道：「你既然是呂柏年，爲什麼又稱申公昌，可見你分明不是呂柏年，見了騙不過的人，你就無以施其伎倆了。」

呂柏年被她犀利的詞鋒，駁斥得暗自苦笑一聲，忖道：「這丫頭眞厲害，我的顧忌，被她當作了話柄，我倒眞難以自圓其說。」

要知，呂柏年藝成出山，江湖上有了很大的變化，「龍鳳山莊」開府君山，那取代他位置的小魔，已是弄假成眞，在人們心目之中，成了金不換的呂柏年。

呂柏年在這種情形之下，再不知變通，仍以呂柏年自稱，只有徒自取辱，招人輕視笑話，仍以才取了申公昌的代名，在某些場合使用。

呂柏年被她抓住這弱點，自知整個的事情不解決，空口說白話，徒費唇舌，何況人家是誠心這樣說來迫他，因此呂柏年也懶得與她分辯，當下笑了一笑，道：「姑娘既然這樣認定在下不是呂柏年，

在下無法勉强姑娘，也不願再和姑娘在這上面爭論，至於，姑娘開下來的條欵……」

呂柏年剛要提到正題，辣手夫人截口道：「事體重大，你最好平心靜氣想一想，我想黑衣仙姑不會見怪。」

黑衣仙姑道：「你們儘可慢慢商量，本仙姑有的是時間。」她自恃「金蠶蠱」厲害，呂柏年非答應她條件不可。

呂柏年道：「宋姨，你有什麼高見？」

辣手夫人先不答呂柏年的話，却向黑衣仙姑打了一個招呼道：「黑衣仙姑，你不會在乎我們用傳音神功商談吧？」

那黑衣仙姑看起來是冷心冷面，但警覺心似乎不太高，也許是有恃無恐，竟一點頭道：「好，半盞熱茶時間之後，聽你們答覆。」說罷，忽然回身隱入了大殿之後。

現在大殿之中，只剩下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兩人了，他們都知道大殿四周，有了不少人埋伏在暗中，呂柏年不怕，辣手夫人可沒有突圍的把握，何況，呂柏年蠱毒在身，走也解不了問題，所以兩人樂得大方，毫不作離開的打算。

先說話的是辣手夫人，她輕嘆一聲，歎然道：「又是我害了你……。」

呂柏年一笑，搖手打斷她的話道：「宋姨，我們不談這個，你剛才打斷我的話，可是有了什麼主意？」

辣手夫人點頭道：「主意倒有一個，只怕你不會答應。」

呂柏年道：「不會要我答應她的條件吧？」

辣手夫人道：「如果要你答應她的條件，那就不是主意了。」

呂柏年道：「那是什麼主意，說來聽聽。」

辣手夫人道：「出其不意擒住她……。」

呂柏年一笑道：「這個不行，我剛才想過，她不會笨得把解藥放在身上，同時，我還猜她也是身不由己，被迫而行，人家更可隨時犧牲她。」

辣手夫人望着呂柏年，點頭一笑道：「這一點，你看得很對，但有些事，却另有出人意表的解決辦法。」

呂柏年迷惑不解的說道：「這就叫我無從推測了。」

辣手夫人一笑，道：「不但你想不到，只怕利用她的人，都想不到，否則，也不會讓她與你見面了。」

呂柏年皺着劍眉，說道：「你越說越叫人糊塗了。」

辣手夫人道：「這就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的問題，是我知彼而不知己，不知你的意向如何？」

呂柏年道：「既可不答應她的條件，又能脫險，我豈有不願意之理。」

辣手夫人道：「擒住她，打她三記耳光，把她重重的向地上一摔，不要說一句話，回身便走，保你不用服用解藥也安然無事。」

呂柏年懷疑滿腹的怔了半天道：「你不是開玩笑吧？」

辣手夫人道：「生死大事，宋姨怎會和你開玩笑，不過，三個月之後，你要……。」

話聲到此，忽的一頓，似猶豫不決的，有所思索。

呂柏年正好聽得驚奇不已的時候，不由脫口問道：「以後怎樣？」

辣手夫人暗中一咬銀牙，心中作了決定，道：「三個月之後，你要身披紅袍，親上湘西茶洞認罪賠禮。」

忽然望着呂柏年神秘的一笑道：「而且要行三跪九拜的大禮，不知你可願意前往認罪賠禮？」

呂柏年沉吟有頃道：「我先打了她三記耳光，不是在我，就向她大禮賠罪，也是應該……。」

辣手夫人一喜道：「那你是答應了，不計自己身份？」

呂柏年搖頭道：「且慢，我還得想想。」

辣手夫人道：「你不要朝哀求乞命方面去想，你要瞭解留此有用之身乃是志在掃蕩邪魔，你就不會覺得委屈自己了。」

呂柏年道：「這一點我已經想通了，只不知其理安在？」

辣手夫人道：「這也是她門中的規矩，所謂家有家規，行有行規，她亦無法不遵守。」

呂柏年道：「這一點我淸楚，但如果凡是中了她『金蠶蠱』之人，都如法泡製，她難道也一視同仁。」

辣手夫人道：「當然不能，她一生之中只能破格一次。」

呂柏年道：「我準是最初一次麼？」

辣手夫人微笑道：「不會錯，我不會看走眼，包你百發百中。」

呂柏年暗忖道：「宋姨認識她師父，聽她們剛才談話，好像很有交情，或可能知道不少，但，她身上沒有解藥，打三記耳光就可當解藥麼？」

當他提出這問題時，辣手夫人一笑道：「你知不知道，用蠱和一般用毒不同，蠱毒的發作，可以由她意志控制，只要她不催動蠱毒，蠱毒縱在你身

中一百年，也沒有關係。」

呂柏年道：「可是她也身不由己呀！」

辣手夫人忽然問道：「剛才你準備怎樣答覆她的條件？」

呂柏年道：「當然不能答應她的條件。」

辣手夫人道：「這不就得了，她縱然身不由己，非加害你不可，其結果和你不答應她的條件還不是一樣，你照我的法子做，至少，現在可以安然而退。」

呂柏年本來很担心無法兼顧辣手夫人，辣手夫人這樣一說，他也就無話可說，同意了辣手夫人的辦法。

辣手夫人又囑附他道：「你動手要快，絕不能容她有發動蠱毒的機會。」

呂柏年點頭道：「這個我知道。」

兩人計議已定，辣手夫人站起來，向殿後揚聲道：「姑娘，我們商量好了。」

黑衣仙姑飄然而出道：「你們……。」

她一張口，呂柏年一閃身就到了她身前，眞大出她意料之外，話聲一頓，念頭都沒轉過來，呂柏年已五指一翻，屈指如鈎，向她腕上抓來。

黑衣仙姑不要說沒有時間發動呂柏年身中蠱毒，就是出手還擊都來不及，雙足一頓，身形向後一仰，激射而出。

呂柏年暴喝一聲道：「你還跑得了麼？」手臂一伸，如影隨形，緊貼着她身形而到。

黑衣仙姑武功雖然不弱，但心理上毫無準備，萬萬想不到呂柏年連話都不說就動手，十成功力，使不出四五成，呂柏年偏又全力施爲，志在必得，她那還有逃脫的機會，心胆一怯，右腕已落到呂柏年手中。

呂柏年五指一緊，帶得黑衣仙姑身形一轉，同時左手一起，「拍！拍！拍！」三記耳光已落在她臉上。

黑衣仙姑一楞，呂柏年已攔腰提起她向地上一摔，一語不發，回頭向大殿之外走去。

這事情發動得快，完結得也快，待大殿四周埋伏現身出來時，呂柏年已打過黑衣仙姑，轉身走到了門口。

辣手夫人正緊跟在呂柏年身後。

大家暴喝一聲，便待向呂柏年與辣手夫人放箭，只聽黑衣仙姑嬌叱一聲，道：「不准放箭，放他們離開！」

其中一個漢子叫了一聲：「仙姑……」似是有所分說。

黑衣仙姑玉面一寒，冷聲道：「你敢不聽我的話？」

那漢子一悚道：「屬下不敢！」

「放他們走！」

那漢子一揮手，門口讓開了一條路，這時忽然回頭向黑衣仙姑望去，只見那黑衣仙姑目色迷茫，如怨如慕，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他不由得脚步一停，辣手夫人推了他一下，道：「快走，遲恐生變！」

呂柏年一歛心神與辣手夫人邁開大步，走出廟門，展開身形，眨眼之間，遠出五六里外。

這時，辣手夫人脚下一停，道：「我們找一處地方，停一停再走。」說着，掠目四望，選定一處隱蔽之處，舉步奔了過去。

呂柏年見辣手夫人那一套果然見效，心中大爲佩服，遂不多問，隨着她走到那隱蔽之地。

辣手夫人替呂柏年淸除了一塊乾淨地方，愛護兒女似的叫他坐息，然後，自己才一旁休息。

呂柏年默察辣手夫人眉峯暗蹙，隱隱含憂，不由啓齒問道：「宋姨！你有什麼心事？」

辣手夫人却搖頭否認道：「沒有什麼。」

忽然，接着自言自語的道：「現在就看午時三刻了。」說完，便閉目運功，調息起來。

呂柏年胡思亂想了一陣，不得要領，方待靜下心來調息，辣手夫人忽然睜開雙目，道：「柏年，你怎樣了？」

呂柏年被她問得一楞，問道：「宋姨，你說什麼？」

辣手夫人道：「現在已是午時三刻了，你腹中蠱毒有發作的跡象沒有？」

呂柏年胡思亂想中，眞把午時三刻的時間忘了，經辣手夫人提起，行功默察了一下，道：「很好！沒有什麼跡象。」

辣手夫人點頭道：「這就很好，我們再等一等看。」她似是怕呂柏年問話，話一說完又閉上了眼睛。

呂柏年狐疑又起，可是他終於忍住了，沒有追問。

兩人在外表看去，都似入了定，其實兩人心中，誰都是雜念紛陳，未曾眞的入定調息。

兩人勉强過了半熱茶時間，辣手夫人忽然站了起來道：「沒有什麼事了，我們走吧。」

呂柏年這倒完全明白她的話意，那是說「蠱毒」這時還沒發作，那是不會發作了。欣然一笑道：「宋姨，眞被你料準了。」

辣手夫人笑中帶着苦味道：「可是，唉。」

呂柏年借此機會，馬上追問道：「宋姨，你好像心神非常不安，是爲了什麼事？」（未完待續）

一月完中篇俠情故事

蕭逸·文
培新·圖

粉骷髏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冼星寒與費亮君聯手，把勾結倭賊的海盜頭子汪直父子，徐海及倭賊首領野田一郎等殺斃，以助戚繼光將軍平倭，事後，冼星寒爲了自身所患隱疾，愧對嬌憨的費亮君，乃悄然遠行，那日在仙霞嶺，冼星寒舊病復發，又幹出傷天害理的醜行，當他把被害的少女屍體舁往山嶺安葬的時候，爲師弟歸元甫追到，險死於歸元甫自後攻到的劍下，幸爲費亮君趕到救他於垂死邊緣，歸元甫負創走後，冼星寒向費亮君坦承是粉骷髏，願死於費亮君劍下，不料費君亮不忍下手，他乃含愧而去——

燈滅心亦残

這時，費亮君在目睹着他完全消失之後，禁不住又傷心的哭了，她狠狠的用手中的劍，砍着地，鋒利的劍刃，把地上泥土，像是龍捲風般的捲起了當空。

過去的一切，像是一場夢！

眞的，到現在她還不明白，爲什麼會這樣？這些事怎麼可能？

想了半天也想不透，益發的增加了她痛苦的心情。

夜風裏，她又看見了宣嬌嬌的屍體，不禁感到了一陣無比的寒意，記得不久前看見她時，還是一個挺活潑生動的大姑娘，曾幾何時，却落得如此模樣！

這麼一想，不禁增加了一些對於冼星寒懷恨。忍住了眼淚，她開始一劍劍的掘着地上的泥土，使之成爲一個可容得下宣嬌嬌屍身的洞穴。然後她好好地又用棉被把宣嬌嬌的屍體包裹起來，放入泥穴之內埋好。

她默默的做着，一滴滴的眼淚，都流到墓地上，倒好像是在爲死者致哀似的。

忽然，她感覺出，有人走近了自己身邊！

像他們這種內功精湛的人，都有一種無形的潛力，環繞着身側四週，內行人稱之爲「感應圈」，任何人一步近所謂的「感應圈」裏，立時就會有所發覺！

此刻，費亮君立時就有了感應，倏地回過頭來，才發覺面前不足五尺的地步，站立着一個面相清

癱，長鬚飄飄的白衣老人。

費亮君猝然一驚，躍身而起，落向丈許以外，道：「你是誰？」

長鬚老人冷森森一笑道：「無知女娃娃，不給你點厲害，諒妳不知道天下還有能人！」

費亮君一愕道：「你是——」

老人身形一閃，已欺身過來，雙手疾風也似的探出了兩掌，分向着費亮君面頰上摑來。

費亮君正在悲憤無極的頭上，平空吃這個老人舉手就打，一時不禁氣從中來。

老人雙掌上揮出的風力，其勁極大，彷彿有萬鈞巨力，要是換在另一個人，只是這無形的凌厲掌風，也是當受不起！

費亮君大驚之下，霍地抖開雙掌，暗提眞力，實實地硬架了他這兩掌。

四隻手「拍！拍！」兩聲脆響，費亮君借勁施力，嬌軀後仰，用鐵板橋功夫倒翻出兩丈以外。

長鬚老人似乎也吃了一驚，他是怎麼也沒想到，對方一個弱女子，竟然能擋受得住自己如此凌厲的雙掌。

其實他何嘗不知對方不是易與之輩，只是却未曾料想到她的功力是如此之高。

長鬚老人當然是有名有姓的，一個武林前輩，只是他却不急於道出，有意要顯露幾手武功，來殺一殺這個姑娘的威風！

這時就見他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好個丫頭，我老人家打妳，妳還能還手？」

身子畧幌，如影附形般的，又閃到了費亮君身邊，左右開弓，又是兩掌。

這兩掌較之先前的兩掌，力道又是不同，費亮君只以爲必然內力更充沛，其實却大是不然，老人的雙掌軟綿綿的，並未曾帶出絲毫力道來。

費亮君却不敢輕視，雙手一分，像先次一般的，驟提眞力，向對方雙掌上迎擊過去！

「拍！拍！」兩聲脆響之下，費亮君立時覺出不妙，不容她抽手換式，就只覺得老人雙掌之上，驀地傳過兩股力道怪異的彈力。

力道之怪，可謂是費亮君生平從來也未曾領畧過的，像是極柔之中反彈出的至剛。

費亮君甫一交接之下，已知不妙，再想抽招換式，那裏還來得及，却爲這兩股怪異的彈力，足足的彈出兩丈以外，一交摔倒在地，雙手連帶着手腕子上的皮却也擦破了。

長鬚老人呵呵一笑道：「不過是這麼一點點能耐，居然胆敢管人閑事！」

費亮君驀地站起來，反手抽出長劍。

老人一怔，雙手連擺道：「嗯！嗯！可不要動傢伙啊，那樣妳可要吃大虧了！」

費亮君忽然心裏一動，由方才他所施展的那手反彈之力，和洗星寒的力道相似，再一打量老人這份裝扮和模樣，她立刻吃了一驚！

當下後退了幾步，道：「你老人家莫非是『天南叟』燕老前輩麼？」

老人一聽怔了一下道：「妳怎麼認得是我？」

費亮君輕嘆一聲，「嗆！」的一聲，收劍入鞘，悻悻的道：「晚輩不知，諒你老人家也不會見怪！」雙瞳一轉，却又有一股無名的怒火，忍不住冷一笑，說道：「你一個老前輩，何以對我出手暗算！」

燕老人點點頭道：「這麼說，妳也不是外人了，妳是那一門派下的弟子？」

費亮君冷笑道：「晚輩師徒，久疏江湖，何能與你老相提併論？前輩既然見問，我也不能不說，我姓費，我師父姓盧，江湖上人稱『燈婆婆』的就是！」

燕子青立時神色一黯，抱拳一笑道：「罪過，罪過！這麼說是自己人……盧婆子是有名的難惹，我可是招惹不起，費姑娘妳見了面，還要口頭遮攔一二才好！」

費亮君憤憤的走過一邊，坐下來，懶得理他。

燕子青點點頭道：「費姑娘，妳先不要生氣，我們倒評評理看，是妳先無情，傷了我的門人，我才畧施懲罰，妳說是也不是？」

費亮君呆了呆，可不是，剛才那個人，是洗星寒的師弟，不正是他的弟子是什麼？

想到這裏，不由有些氣餒。

燕老人手持銀鬚，道：「不知者不罪，我對這件事倒也不再追究，只是想問問妳，我那棄徒洗星寒到那裏去了？」

費亮君搖搖頭道：「不知道！」

燕老人森森一笑道：「這就是妳的不對了，妳既與他一路，焉能不知他的去處？」

費亮君反唇相譏道：「你既是他的師父，自然更應該知道他的去處了！」

燕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畧現不悅的道：「說得好！不過，費姑娘，老夫念在與令師是道義之交的份上，要特別囑咐妳一聲。」

費亮君沒精打彩的看了他一眼，漠漠的道：「洗耳恭聽！」

燕老人道：「我這個弟子……妳還是少接近的好！」

費亮君冷冷道：「如果我沒有說錯，好像洗星寒刻下並非是你門下弟子，好像他已是你門下棄徒了！是不是？」

燕老人頓時一驚道：「是他親口告訴妳的？」

「誰告訴我的都不要緊，」費亮君苦苦的一笑，道：「反正他走了，他是他，我是我！我們之間既無友情可言，豈非一切都是多餘的了？」

燕老人冷漠的臉上，帶出冷笑，徐徐的道：「既然如此，妳更應該把他的去處告訴我！」

費亮君漠然看着他，搖搖頭，還是那句老話：「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燕老人冷笑道：「如果我告訴妳一件事，妳必會大吃一驚！」

費亮君毫不動容的道：「啊？是不是告訴我，他就是粉骷髏的事？」

燕老人頓時面色一變，吶吶道：「誰告訴妳的？是妳師父？」

費亮君嘆了一聲，徐徐的道：「我師父，怎麼會知道這種事，是他自己告訴我的！」

「這——」燕老人精銳的眸子盯着她，「他爲什麼會告訴妳這件事？」

費亮君苦笑了一下道：「連我也想不透，他爲什麼會告訴我？……起碼他還有令人欽佩之處！」

燕老人恨恨的道：「妳既然知道這件事，爲什麼還要放他走？難道妳不怕他再爲害江湖？」

費亮君漠然的笑笑，把一雙白晳的手，捂在臉上。

燕老人冷笑道：「妳知道，這一年來，他殺了多少人？作了多少壞事？」

費亮君抬起頭來，冷冷的一笑，道：「我只知道他做了不少好事……顯然這個人，是具有雙重身份性情的一個怪人——」

帶有幾分責備的意思，她反問燕老人道：「燕前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請恕我說一句犯上的話，你既然身爲他的師尊，這件事又怎麼會任由他發展下去，而至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

「天南叟」燕子青狂笑了一聲，可是却難以掩飾他內心的愧疚。

費亮君的兩隻眼睛，像是兩根針般，刺進了他的心底，在她目光的洞察之下，是不容許對方作違心之論的。

燕老人窘笑了一下，冷冷的道：「若非看在妳師父面上，只憑這幾句話，我就要妳好看！」

費亮君搖搖頭道：「前輩，你對於他究竟知道多少？」

燕老人道：「我——？」

他感覺對方這個姑娘，那張嘴實在是厲害，而且在她的目光之下，似乎連狡辯的餘地都沒有。

「你不可能一無所知吧！」

「哈哈……」燕老人笑聲裏，顯得極不自然，而對方費君亮，臉上却沒有一點笑容。

這個壓在她內心的謎底，她一定要弄清楚！

她接着說：「老前輩，恕我局外人多事，你可不可以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告訴我一下……因爲我實在想不明白，我已經有點糊塗了。」

燕老人面色裏，顯現出的，不再是那份矜持的狂傲了。他好像觸動了傷懷似的。

費亮君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語着：「譬方說，爲什麼在月圓的晚上他才？……」

「……爲什麼他要對那些軟弱的少女下此毒手？爲什麼他要那樣？他……」

說到這裏，她的聲音抖動着，瞳子裏又閃出了晶瑩的淚光。

燕老人目睹及此，頗爲感動的道：「好吧！如果妳想知道，我就告訴妳。」

費亮君應時抬起頭來看着他，顯得極欲得知的樣子。

燕老人轉身慢步走向崖頭，凝視着天上的明月，那皎潔的月光，乍然使他回到了二十年前的中秋之夜……

每一次他想到這件事，總令他有說不出的沉痛，就好像自己犯了罪似的。

他想到了洗星寒的父親之死，母親的遭遇，以及那個才六歲的孩子洗星寒。

終於，他感到了一種難以壓抑的傷感，像是骨鯁在喉，他不得不再次的一吐爲快。

他又再次的揭開了當時那段痛史、隱情，像對他弟子歸元甫一樣的，把洗星寒的出身來歷，以至於父死母亡等詳細的情形叙說了一遍。

淚水瀰漫了費亮君蒼白的臉，聽完了這段驚心動魄，慘絕人寰的經歷之後，她足足呆了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苦苦的一笑，她緩緩的站起來道：「是吧！我早知道，這種事一定是有原因的。」

燕老人喟然長嘆道：「這是我的一件隱痛，費姑娘，妳終於也知道了！」

費亮君冷冷一笑，道：「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已太晚了！」

她所指的「太晚了」是指已然與洗星寒絕交之意，而燕老人却別有誤解。

他長長嘆了一聲道：「不錯，已太晚了，可是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

費亮君疑惑的道：「他小時候的那段經過，對他的印象會這麼重？」

燕老人喟嘆道：「費姑娘，妳可曾聽過『月圓

症」這種病麼？」

費亮君呆了一下，搖搖頭道：「沒有聽說過。」

燕老人道：「每到月圓之夜，隱藏在他內心的哀痛，就會發作出來！使他難以控制。這種借着月圓，而觸發痛舊傷，爲匪作歹的例子。過去數十年來，曾經也有過一兩件……」他搖搖頭苦笑道：「這個孩子太過不幸了！」

費亮君低下頭來，心情十分的沉重，她在想：「他又是這麼的孤獨……一個人四海之內飄零。如果他有一個家，有一個自己喜歡妻子，也許……」

當然這句話，她不好意思出口。

想一想，一切也都完了。對於洗星寒她更不知有一種什麼樣的感觸，既有點懺悔不該與他絕交，可是他的所作所爲，儘管是病態的成因，也實在難以令人輕易的就原諒了他。

想一想那些死去的無辜少女，再想想洗星寒和她們每個人所發生的關係，立時就有一股透心的冰寒，使她頓時意興闌珊。

她咬了一下嘴唇，站起來道：「我要走了！」

燕老人道：「姑娘妳既然知道了這件事情的原因，可願意與老夫合作……設法找到了他？」

費亮君冷笑道：「那是你的事，我和他之間，已經完了。」

燕老人皺了一下眉，道：「那麼他目前的行踪？」費亮君道：「不知道！」她回過身來，冷笑一聲，又道：「俗謂解鈴還需繫鈴人，這件事當年的成因，既是因你而起，也就應該由你來收場，別人也幫不上忙！」

燕老人平時何等身份，被她搶白了幾句，頗是有點光火，只是方才的一段沉痛回憶，使得他此刻內心又自留下歉疚，一時倒也默然。

費亮君還有未盡之言，她已經向前走了很遠，却又回過頭來，道：「倒不是我爲洗星寒求情，我覺得這件事，你要好好的想想，最好能够設法，把他深藏在內心的隱痛醫好，這才是上上之策！」

燕老人哼了一聲，搖頭不語。

費亮君好像還想說什麼，她嘴唇動了一下，却沒有話出來。

燕老人道：「姑娘妳將去那裏？」

這句話，却又平添了她幾許傷感，苦笑道：「我還能去那裏？」

這次江湖之行，固然是作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俠義之舉。只是却彌補不了她感情上所受的創傷，在萬端灰心之下，她又想起了鐘乳洞內的師父——燈婆婆。

也許那裏就是埋葬她整個青春，或是生命的地方。

× × ×

「琥珀宮」內各色的鐘乳，混合着大小百十盞各式的燈光，交織成了一片五彩繽紛的奇光異彩。

對於這些各式的古燈盞，燈婆婆永遠保持着濃厚的興趣。

她幾乎花去了四十年的寶貴光陰，去專心的收集這些古燈。

那是一段很艱難的工作。

多少個月明星稀的深夜裏，燈婆婆却行走於荒山野嶺，或是帝陵，或者是亂墳。唯一的目的，就是挖掘古燈。

她所擁有的古燈，如果就年歲上來說，上自唐虞夏商周，下至唐宋元明，無不齊備。

在她孤獨的時候，不論白天或者是夜晚，似乎只有這些燈盞，是她唯一的消遣。

現在，當一盞盞各式的燈點亮以後，她的心裏充滿了不可言喻的愉快！

像往常一樣的，她一盞盞的端起來，細細的觀看，慢慢的摩挲，臉上充滿了笑容，就像孩子般的天眞無邪。她那麼認眞的去觀賞着。

忽然，她耳中像聽到了什麼。

在這地方，方圓十里之內，任何的一聲脚步聲，她也能很清晰的聽出來。

她放下了手中的燈，仔細的又聽了一會兒，禁不住嘴角帶出了一絲笑容，自言自語道：「她回來了，眞是她回來了。」

洞前人影一閃，費亮君已站立在門前。

她仍然和離開時一樣的打扮，只是看上去，似乎更消瘦了些，臉色更蒼白一點！

燈婆婆怔了一下，咧口笑道：「昨天燈蕊開花，我心裏就有預感，今天果然妳就回來了！」

費亮君沒精打采的走進來，重重的把革囊放下來，又脫下了身上的斗篷來，向着師父苦笑一下。

燈婆婆走進去拉起了她的手，仔細的端詳着她，皺了一下眉道：「寶貝兒啦！瘦多啦！」

費亮君掙開了她的手，提着東西，走到了裏面去。燈婆婆怔了一下道：「這孩子還是老脾氣！」

對於她這個寶貝徒弟，她知道得最清楚，而且每一次她生氣，燈婆婆總是低聲下氣的賠上多少好話，才能使她回心轉意。

想不到事隔數月，徒弟回來了仍然還是老樣。

燈婆婆嘆了口氣，跟進了後面，在那裏，白色的鐘乳石室裏，費亮君正自坐在床頭上發呆，燈婆婆走進去，她好像是沒看見一樣。

這一次燈婆婆知道，這個徒弟準是遇見了什麼爲難的大事，要不然她不會這樣的。

在平常，每逢費亮君這個樣子的時候，燈婆婆也就格外的小心，因爲隨時能引發了她的一場大脾氣，做師父的常常弄不好就「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燈婆婆很小心的走過去，坐在她旁邊，費亮君不說話，她也一句話也不說。

過了一會兒，費亮君才偏過臉兒，看着她，苦笑了一下，道：「這些日子，妳還好麼？」

「我嘛！」燈婆婆咧開了乾黑的嘴，道：「托徒弟的福，還健康得很！」

才說到這裏，忽然像抽筋也似的，忽然那張咧開的嘴，竟然闔不攏來了。

費亮君先沒在意，可是過了一會兒，才發覺有異，她皺了一下眉，道：「妳怎麼啦？」

燈婆婆一剎那時臉漲得通紅，費君亮大吃了一驚，可是當她站起身子來的時候，燈婆婆身子幌了一下，長長喘了一口氣，却不能移動了。

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叫自己打自己嘴巴，才說健康，就他媽的來點毛病！」

費亮君關心的道：「這是什麼病，我看病還不輕呢，怎麼我不知道！」

燈婆婆嘻嘻一笑道：「不要緊，這是老毛病了，妳坐下來，坐下來！」

費亮君悻悻的坐下來，燈婆婆道：「先別管我的事，我要問問妳，這幾個月，妳去了些什麼地方？可看見了那個粉骷髏沒有？」

長長的嘆了一聲，費亮君才道：「去的地方可多了，也都做了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情！」

「驚天動地的事？」

燈婆婆忍不住臉上堆滿了笑容，有點不相信的樣子。

費亮君冷冷的道：「妳不要笑，我說驚天動地這四個字，一點也不誇張。」

燈婆婆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不過我想聽聽怎麼個驚天動地法？」

費亮君冷笑道：「我問妳：爲國盡忠，仗義除倭，身入陣地取賊首人頭。這些算是驚天動地？」

「唷！」燈婆婆張大了眼睛道：「這些都是妳做的？」

費亮君冷冷一笑，探手入隨身鹿皮袋內，取出了厚厚的一張折叠着的紙，遞過去，燈婆婆莫明其妙的接過來，道：「這是什麼玩藝兒呀？」

費亮君道：「妳臉上沒有長眼睛不會看嗎？」

碰了一鼻子灰，燈婆婆倒是一點也不生氣，她靠近了燈，把這張厚厚鹿皮紙打開來，仔細的看了一下，才看了幾個字，霍地跳了起來。

帶着滿臉的驚訝，她繼續把這張戚繼光所頒發的獎狀看完了之後，笑得連眼都睜不開了。

「我的老天！」她說：「這些都是妳做的？」

費亮君點點頭，燈婆婆張着嘴道：「啊呀！前些兒個，我下山去買點東西，那個小茶館裏的人，都在傳說，說是一男一女，兩個大俠客，幫着戚繼光打仗，說得有鼻子，有眼，神龍活現的，乖乖，原來就是妳呀！」

拿着這張獎狀，她高興得跳着圈兒，完全不像是一個七老八十的人。

跳了一陣，她站住脚瞧着費亮君道：「這眞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現在江湖上，誰不在說這件事呀！我有妳這麼一個徒弟，也眞是值得驕傲了！」

說到這裏，她老眼一紅竟然簌簌的落下淚來。

她索了一下鼻涕，道：「憑良心說，我們練武的人，儘管是學了一身武功，不過是爭強好勝，大不了行俠仗義作上幾件好事，已經很不錯了，誰又想得到，爲國家、爲民族，作些有用的事呢！」

說到這裏，她喜極而泣。

回過身來，她緊緊地握住了費亮君的一隻手，道：「姑娘，妳有這份成就，爲師也沒有白疼妳一場，也不枉我把這身功夫都傳給了妳！」

揉了一下眼睛，她說：「今天我眞是太高興了，我要把這張紙掛起來。」

在牆上比了一下，那樣子眞想要掛起來一樣，却被費亮君由她手裏搶了過來。

其實，她也很珍惜這份榮譽，生怕被師父撕壞了，看了一下，她小心的折叠着，然後好好的收起來。

燈婆婆憧憬着這份光榮，笑嘻嘻的道：「這是天大的一件好事呀，怎麼我看妳一進門，就老大的不高興呢？」

費亮君吶吶道：「當然有不高興的事情呀！」

燈婆婆忽然想起來道：「啊！對了，我還忘了問妳，妳可見着那個採花大盜——粉骷髏？」

提起了「粉骷髏」三個字，費亮君立時像心頭上着了一鎚似的。

她默默的垂低下頭，燈婆婆一怔道：「妳見着了？」

費亮君點點頭。燈婆婆先是一笑，却又皺起眉，道：「不可能！莫非妳還不是他的對手，打不過他？」

費亮君漠漠的搖搖頭，嘆了口氣。

燈婆婆大爲緊張地道：「啊！那是妳……妳了他的騙，已經……」

她說到這裏，連身子都抖了，臉也青了。

費亮君氣得由鼻子裏出了一口氣，道：「妳疑心，胡猜八猜的好不好？」

燈婆婆這才似鬆了一口氣似的道：「可把我給妳嚇壞了。妳倒是說呀，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

費亮君道：「說出來妳會嚇一跳。這一個粉骷髏……我見也見着了，而且，我也幾乎殺他……」

燈婆婆越加的緊張道：「後來呢？」

費亮君道：「我又把他放了。」

「爲什麼？」燈婆婆有些生氣的樣子。

費亮君冰寒的臉上，帶出一些傷感，道：「因爲我不能殺他……他……不是一個壞人？」

「不是壞人？」

燈婆婆有點糊塗了，逼問道：「這麼說，外傳的粉骷髏是謠言？」

費亮君搖搖頭，眼睛裏酸酸的含着兩泡淚水，燈婆婆眞有點迫不及待。可是却不敢逼得太厲害，她很明白這個徒弟，要是一施小性子，來一個「閉口不言」半個月不說一句話，並非是不可能事情。

等了半天，費亮君才轉過臉來道：「這個粉骷髏，確有其人，而且那些傳說，也都是眞的，但是，我却不能下手殺他。」

燈婆婆冷笑一聲，道：「那是什麼？」

費亮君道：「因爲他有病！」

「有病！」燈婆婆氣極而笑，「有什麼病？」

費亮君一把握住了師父的手，吶吶的道：「師父，妳可聽說過有一種『月圓症』的病？」

燈婆婆喃喃的道：「月圓症？」然後點點頭道：「不錯，我聽說過！」

費亮君道：「那個粉骷髏就是害了這種病……其實他本人，是一個很好，很重義的人！」

燈婆婆臉上帶出了鄙夷的笑容地冷笑了一聲道：「徒弟，不是我說妳，妳還是年歲太輕了……」

「這是眞的！」

「眞的？」燈婆婆乾笑了一聲，道：「凡是作惡犯罪的人，都會對他自己有一番辯白，孩子，妳太單純，被他三言兩語就說動了！」

費亮君面色一寒，一時却也不知由何說起。

燈婆婆哼了一聲，道：「我只問妳，這個人長得怎麼樣？是不是很漂亮？」

費亮君臉上紅了一下，垂頭道：「他很英俊，是少見的一個美男子！」

燈婆婆聞言連聲的冷笑着，又道：「妳可是喜歡上了他？」

費亮君猛然抬頭，像是生氣的看着她，可是燈婆婆的目光，並無退縮之意。

二人對看了一陣，費亮君却情不自禁的把眼睛，轉到了另外的地方，她像是很生氣的樣子，道：「妳問這些幹什麼？」

燈婆婆忽然面色一變，變得極爲猙獰可怕的樣子，兩隻瘦手交搭之間，已然狠狠地抓在了費亮君雙肩上。

這一刹時，她發出了凌厲的怒聲，道：「丫頭，妳可聽着，我平日對妳百依百順，可是這一次可不能依了妳，妳可給我記住，妳要是跟這個淫賊，有了什麼……我可是絕對饒不過妳！」

費亮君兩隻手，死勁的分開了燈婆婆的雙手！氣得把臉扭向一邊。

燈婆婆大聲道：「說！你們怎麼樣啦？」

「沒怎麼樣！」費亮君冷冷一笑道：「妳看妳那個樣子！都不像妳了！」

「像不像都沒關係！」燈婆婆像是發了大脾氣，厲聲叫道：「我們如意教可是世代淸白，爲武林所稱重，到了妳這一代上，可不能壞了規矩——」

費亮君不知怎麼，像是很傷心的樣子，她默默的垂下了頭！

燈婆婆喃喃自語道：「我的老天，妳……妳別眞的……粉骷髏，你！好個小子！」

費亮君實在忍不住，回頭道：「妳不要瞎疑，屁事也沒有，我只是可惜他這個人罷了，妳看妳！」

燈婆婆定了一下，氣呼呼的坐下來，那顆懸着的心，倒是鬆了下來。

她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妳別鬼迷了心，個採花盜，還有什麼值得可惜的！」

費亮君本想把洗星寒的一切說給她聽，可是看她這個樣子，頓時賭氣不再開聲。

她反唇相譏道：「要是有什麼我幹嘛還回來？妳放一百個心吧！」

說完，生氣的走到窗前，目光眺望着遠處的脈脈青山，內心也不知是何等的一番感受，在昔日，自己不曾離山的時候，倒還不覺得這裏有什麼，可是接觸過外界之後，再回來，這裏似乎太窄小了，窄小得自己難以伸展……每天，都又將要過着那種像是墳墓裏的日子一樣……除了燈婆婆以外，就再也沒有一個人，能够與自己談話了。

這一瞬間，她似乎又想到了洗星寒的英俊、豪邁，想到了那日與他熱烈的互擁糾纏，她的臉紅了，心跳加劇了……

何等的一番消受？對於一個純白無瑕的少女來說，這等的回憶，眞有點吃受不住。

一種紅羽長尾的山鳥，兩隻兩隻的由窗前掠過，牠們羽翼互相摩擦着，紅色的羽毛，和夕陽交織着一片紅光燦爛！

看着牠們，費亮君亦有一種「身不若鳥」的感覺！

一隻枯瘦的手搭在她肩上，傳過來燈婆婆嘆息的聲音道：「女孩子的一生，好像是一張白紙，如果沾上了墨跡，就洗不掉了！」

對於這個弟子，燈婆婆是由衷的喜愛，她嘆息了一聲道：「……女孩子更要自重自愛，人家才更看重，更愛戴妳，可不能走錯一步路！」

她在說話的時候，那隻枯瘦的手，却悄悄的搭在了費亮君的手脈之上。

費亮君忽然發覺，却已爲燈婆婆五指扣在了脈門之上，這個老婆婆仍然不大相信徒弟的話，是以用「氣輪八車」的內功眞氣，貫注入對方的身軀之內，順着費亮君的呼吸昇降，試行了她一週天，三十六處穴門。

此舉，自然是在於試驗徒弟是否處女之身。

費亮君一旦發覺出師父的用心之後，不禁又羞又氣，但是已無可奈何！

「眞金不怕火燒」，燈婆婆白用了一番心思。她鬆開手，結結巴巴道：「我錯怪了妳啦！」

費亮君報以無情的一聲冷笑，她第一次對師父起了反感，自然也有一種無法道出的感傷！

在她的內心，早已失貞了。

雖然肉體是淸白的，可是曾經觸及過對方的肌膚，曾經和他熱吻擁抱……更曾經作過一番綺艷的非分之想……這些不正說明自己原已不是淸白之身了！

想到這些，眞是又羞又氣，又恨又愛，心裏像是倒了個五味瓶兒一般的，想起來，眞恨不能一頭撞死算了。

可是……無論她怎麼樣狠心，怎樣的發誓，她事實上，已不可能再忘記了洗星寒這個人，這個人已經緊緊佔據了她的心……

雖然她把這種刻骨的意念，有意的放淡，置諸事外，然而那種淡淡的想，更是令人不堪承當，即所謂：「淡想、淡想、想斷了肝腸」！

× × ×

以後的二十天，日子不知是如何過去的！

老練的燈婆婆，利用「旁敲側擊」的心理作用，終於探查出了徒弟的心意，她發現出一個可怕的事實，那就是費亮君已經愛上那個「粉骷髏」！

這個結論，帶給了燈婆婆內心極大的困窘和不安！

她雖然不知徒弟和那個「粉骷髏」是怎麼建立起這份感情的，可是總之，他們曾經有過一番邂逅，是不庸諱言！

這二十多天，費亮君常有「神不守舍」的舉動，雖然她始終不願談這件事，甚至乎連「粉骷髏」這三個字，也不許師父提及，可是愈是如此，愈就顯出她的情虛，老練如燈婆婆者，一望即知！

因此一來，這個老婆婆却犯了大心事，一個人眞像得了神經病似的，只聽她一個人，老是嘴裏嘀嘀咕咕，自言自語個沒完！

二十天下來這老婆婆可眞像得了神經病似的！

反過來再看看費亮君，她也像變了個人似的，常常把自己一個人鎖在小石屋子裏，不言不笑，從前她常常一個人在日出日落的時候，到洞外去晒晒太陽，可是現在已很少有這種現像！

燈婆婆看在眼裏，愁在心裏！

爲了消除這番暮氣沉沉，燈婆婆開始加深了徒弟平日練功的時間，每日晨昏，她親自督導着弟子練習武功，想以「忙」來掩忘了「想」！

可是十天下來，收效似乎也不大！

眼看着這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日漸沉鬱消瘦，燈婆婆內心更有說不出的難受！

這一夜，天上飄過泛泛的白雲。

費亮君支着頭，看着天邊的那一顆挺亮挺大的星星，自從經歷過與洗星寒的交往之後，她甚至於連天上的月亮也不敢看了。

對着天，她在默許着心事，有一種如痴如醉的感覺！

忽然，前面洞裏，傳來了一聲淸脆的聲音……

費亮君聽了一跳！

那聲音，一聽就知道，是打碎了什麼東西——多半是師父的古燈盞打破了。

她張惶的跑出室門，耳中却聽到了燈婆婆發出的痛苦的呼喚聲：「亮君——妳……快來！」

是一種沙啞、聲嘶力竭的聲音！

費亮君疾快的趕到了前洞，只見滿間的鐘乳的石洞裏，點滿了各式的燈盞，燈光炫耀着滿室的異彩——一隅！燈婆婆倚壁而倒！

她面前，是摔破了的燈，破碎的琉璃片，散得滿地都是，燈婆婆佝僂的身子，作勢想站起來，可是却不能如願！

她面色泛出了一片陰沉沉的黑色，臉上掛着悽慘的笑容，嘴角淌着口涎，整個身子簌簌顫抖着。

費亮君驚叫一聲，前衝過去，攬抱着她道：「妳怎……麼了？」

誰知這麼一攙扶，燈婆婆像是更遭了極大的痛苦，發出了凌厲的一聲慘叫，聽得費亮君趕忙停住了手。

燈婆婆戰瑟着道：「好徒弟……就這個樣子，不要動……我只怕老病犯了……這一次很厲害，怕不行了！」

「不會的！」費亮君安慰着她道：「妳千萬

要這麼想，也許休息一下也就好了！」
她雖然嘴裏這麼說着，可是整個的心都寒了！
燈婆婆抓着她的手，握得很緊，費亮君更可體會出來，她戰瑟的是那麼厲害。
她喘息着道：「孩子，師父這一回是眞不行了，妳可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病？」
「我……不知道！」
兩行熱淚，由她眸子裏奪眶而出，十數年相依爲命，師、母兼具的情誼，在她乍聞燈婆婆說出行將撒手人寰的話，怎能不心胆俱碎！
燈婆婆抬頭看着她，苦笑道：「是肺病……五十年以來，我吸進了太多的油煙積氣……二十年前，發作過一次很厲害的，可是被我治好了，這一次看來更厲害了！」
費亮君淌着淚道：「這一次妳還是會好的，告訴我，用什麼藥？在那裏？快點！」
燈婆婆搖搖頭，慘笑道：「沒有藥……也治不好了，我知道！」
費亮君輕輕地把她抱起來，燈婆婆身子顫抖得是那麼厲害，整個的臉上肌肉扭曲着，口涎滴個不已！
她喉中發出一陣呼！呼！的喘息聲，聽來尤其是怕人，當費亮君把她身子輕輕放在鋪有獸皮的石牀上時，她却用力的抓住了費亮君的手！
那是一張與生命搏鬥，分秒必爭的臉！
她努力的說出來，道：「孩子，在我快死以前，告訴我眞話，妳是不是愛上了粉骷髏？」
費亮君流着淚，點點頭，却說道：「只是！我們已經絕交了！」
燈婆婆麻木的臉上，刹時慘變，可是她却已不再那麼堅持了，閉上眼睛，她斷斷續續的道：「告訴我……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費亮君咬着唇兒，傷心道：「妳的病……」
燈婆婆睜開眼睛道：「別管我的病……快說……孩子……妳知道我的時間不多了……」
費亮君點點頭，道：「師父，他不是一個壞人，他就是和我一塊投効戚將軍，共同除奸殺敵的那個冼星寒……他是一個奇怪的人！」
燈婆婆點點頭，閉上眼睛道：「原來是這樣的——這麼說，他是怎的害有『月圓症』的人……」
費亮君點點頭，忍不住說道：「可是，他是有原因的，這種病天下無藥可醫，一經發作，就必然……」燈婆婆道：「我……知道……這是因爲他幼年心裏受過創傷……他忘不了過去……那過去的事，可能與月亮……女人有關聯！」
費亮君想不到師父居然對于這種病有如此深湛的見解，不由呆住了。
燈婆婆長嘆一聲，啞聲道：「……也許這是緣份……孩子，一個人愛上一個人，就是緣份，什麼力量也分不開的……」
「師父——」費亮君情不由已的伏在她身上哭了。
燈婆婆伸着乾枯的瘦手，木痴的摸着她的背，她吶吶的道：「雖然我想阻止妳，可是我也知道，我是阻擋不了的……孩子，現在，我不再阻止妳了！」費亮君用力的搖着頭道：「不……不……他這種病……我恨他這種病……恨——」
「病是可以……治好的——」
像是一道閃電般的，擊中了她，費亮君呆住了，她轉看着燈婆婆道：「妳是說……這種月圓症，有藥可以治好的？」
燈婆婆搖搖頭，道：「不是藥可以醫治……而是人——」
說着，她轉過了那雙看來形若死魚一般的雙目，盯視着她喘息着道：「……妳可願意這麼做？」
費亮君睜大了眼睛：「什麼人有這種能耐？」
「妳——」燈婆婆閉上眼睛，兩滴淚水，滑腮而下，她繼續道：「……如果妳眞心愛他，他也眞愛妳……那妳就這麼做吧！」
費亮君幾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她痴痴的道：「……我該怎麼做呢？」
「聽着！」燈婆婆道：「……妳必須獻身給他……然後想法子，不要讓他下手殺了妳……」
燈婆婆目光裏，佈出了點血絲，瞳孔看來變得大了。
她掙扎着道：「……只要他第一次殺不死妳……病情也就好轉了……只是……孩子！」
她大聲的咳着，費亮君扶她吃力的坐起來，讓她吐出了一口帶血的痰！
費亮君幾乎又要哭了，可是她急于要聽下文，燈婆婆唬唬有聲的喘息着，無力的眼神兒，看着她心裏唯一深愛的這個弟子。
她提着氣，顫抖着聲音道：「這是很危險的！妳自信妳的武功勝得過這個冼星寒麼？」
「我不知道，」費亮君大聲的哭了，「可是爲了救他，我願意一試！」
從來沒有這麼眞誠的在燈婆婆面前坦露過自己，她不忍心欺騙這個深愛着自己的師父！
聽了這句話，燈婆婆面上浮現了一片慘哭，她點着頭道：「……妳說得對……如其終日以淚洗面……不如爲了心愛的人去犧牲一次，也許妳會成功……要是妳沒有一試勇氣，這個世界上，妳可能一無所獲！」

燈婆婆第一次吐出了她內心的話……
她含着痛苦的笑，道：「……師父我就因爲一直提不起勇氣……對于心中所愛的那個人，不敢……一試，所以我後悔了一輩子……
「妳可曾知道……四十年以前，那個人……姓齊的……他很喜歡我……我也很……很……」
在追憶美夢裏，燈婆婆含着笑臉，撒手去了！
她身後可謂「蕭條」，什麼也沒留下來，只留下了滿屋的燈，各式各樣的古燈！
那泛着奇光異彩的燈燄，在五彩的鐘乳石間，映織成萬紫千紅，像是在爲那死去的主人，繼續捕捉和交織着未完的美夢……
費亮君居然會大聲的哭了！
昔日，對於這個師父，她一直嫌她老，嫌她煩人，總是嘮嘮嚕嚕的，可是這一次，她眞正的體會到了一個慈祥老人的愛心！
如其說是「傷心」，不如說是「愧疚」和「自譴」來得恰當！
費亮君在無比的痛心之下，把師父埋葬了。
也許「埋葬」二字用得不恰當，因爲她並沒有入土，費亮君就把她平平地陳放在她昔日睡覺的石床上，把燈婆婆那昔日所愛的，各式各樣的古燈，環繞着她。
當這些燈點燃的時候，各色的鐘乳，就會泛出一片眩目的七彩，那樣，燈婆婆如果還有靈魂的話，又可以繼續的編織她的美夢了。

馬鳴風蕭蕭

時已黃昏——
「天目山」沐浴在夕陽殘照裏！風起時，林木蕭蕭，這一帶大多楓樹，都染上了一片紅色，風來雨往的時候，紅光燦爛，起伏如波，那景緻，堪稱得上一個「絕」字了。
頹廢的半堵紅牆，點點斑斑的兩扇木門，勾畫出此一深山古刹的悽涼二字！
小和尚在噹噹的響起了雲板，其聲悠然，長久不絕。
廟裏的千來和尚，由經堂中步出，却步向膳堂，該是用齋的時候了。
廟不大，可是「老太太的被窩」頗有年關！
有塊匾，高高的懸在大門的神殿前面，上面丹書翠底，四個大字「紅雲古刹」！
雖然不怎麼有名，可是香火倒是鼎盛，逢年過節的時候，有人從千里以外來這裏還願許心事的，只此一般，就不能以等閒視之！
晚齋過後，後院禪房裏的祖師爺爺「痛禪大師」，忽然自禪夢中醒轉！
大師今年約有九十開外的年歲了，堪稱得上「銀眉皓首」，早年出身少林，被「蒲田少林寺」譽爲少林門下九大弟子之一。
他的武功造詣精湛，最拿手的「開碑手」，被總方丈譽爲少林奇才，十分的器重他，可是不知怎麼，中年以後，他甚不得志，一意的辭別了少林輾轉退隱來到此天目，接管了「呼一禪師」的這所「紅雲刹」，算來這已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
老和尚這年的修行造詣更高了，常常能知過去未來，語出驚人，是以寺僧，不十分清楚他爲人的，常常稱他爲癲僧！可是跟他十年以上的和尚，却沒有一個人敢輕視他的，目之爲老神僧！
痛禪大師這兩年來，常常入定坐禪，一入定的時候，座前的小和尚，就在他禪房門上，高高懸上了一個「封」字，這時候，廟裏廟外的人，一目了然，都知道祖師爺打坐入定了，誰也得遠遠的避着一點，不敢驚動了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這一坐，少則半月，多則三四個月，可不敢保定，反正那個小和尚「知明」每隔一兩天，就伏在紙窗上看看，看他醒了沒有！
也就是今天，「知明」照例的又伏在窗戶上看看，却發現他老人家笑嘻嘻的醒了。
「知明」不敢怠慢，第一件事摘下了「封」字牌，第二件事，趕快用瓢，打了半瓢水，這才開門，向着老和尚問安，然後送上水給老和尚嗽嗽口！
「痛禪大師」接過了瓢，嗽了幾口，笑嘻嘻的道：「你去把『忍禪』『醉禪』給我召來！」
廟裏就這麼兩個當家的和尚，一齊召來，當然不是小事，「知明」連問也不敢多問撒腿子就跑。
「忍禪」「醉禪」這時晚膳方畢，聆聽之下，不敢怠慢，匆匆趕到了禪房。
請安之後二僧分別在兩個蒲團之上盤膝坐好。
痛禪大師劈頭就問：「今天是十二了吧？」
忍禪職掌住持，聞言合十道：「祖師爺神鑑，今天正是十二日，再過三天，也就是十五還齋的日子了！」
「痛禪」點點頭道：「老衲宣你二人來，不是談還齋的事……是要囑咐你二人，老衲將于十五日『戌』時圓寂，要你們爲我料理一下後事！」
忍禪大吃一驚，道：「這——」
並非「僧」即無情，一聽老和尚行將大行，忍、醉二僧，俱都不勝依依！
老和尚一聲嘆息，道：「你們不必如此，說來這是好事，不過……這件事其間尚多折磨——」
忍禪豎掌道：「祖師開釋。」

「痛禪大師」白眉頻皺道：「老衲靜中參悟，今日『亥』時左右，有一黑馬俗客，前來本刹，此人來到，你們不可留難他，速速引來見我！」

二僧合十答應了一聲，「醉禪」却忍不住問道：「這黑馬俗客，可是求祖師參禪問經的？」

大師搖頭長嘆道：「非也，非也，你二人不必多問，只把後山老衲閉禪的那山洞，整理出來，裏面的一間，爲我加上石筍數根，老衲的蒲團，設在前面明間，再備上黃精首烏若干……」

眉頭微展，他面有欣容，道：「十五一過，十六清晨，你二人開洞入內，取我的肉身，封缸入土便了！」

「忍禪」合掌遵命，深深一拜道：「弟子遵命——」二僧欠身欲起的當兒，老和尚却嘆息一聲道：「且慢！」

他眉頭頻皺道：「自古高僧圓寂昇天，少不了十魔九難，老衲也不例外……」

長嘆一聲，道：「老衲實在對你二人說，那黑馬俗客是老衲命中的一個吉星，老衲更要在他身上行上一塲功德，才能塡滿入門十萬善功之數，此人對老衲至爲重要……是以老衲在後山石洞之三日夜內，你們要全力爲老衲護法，禁止任何人涉入後山石室一步！」

二僧恭聲應喏！退身欲去之間，老和尚喟然一嘆道：「這一功德，如不圓滿，則老衲當遇陰人而兵解……則下下之乘了！」

忍、醉二僧交換了一下目光，由「忍禪」合十道：「祖師爺但請寬心，弟子合全寺十七名僧人之力，全力護禪，任何人，難得越雷池一步！」

二僧合十拜辭而退，遂即關上了老和尚禪房的兩扇大門，退出之後，不敢怠慢，急急的着手將山後石室整理出來，然後集合寺僧，把祖師爺行將圓寂說言，說與衆僧知道，展開了護法誦經。

「忍禪」和尚特別在正面禪堂，點着了一盞禪燈，盤膝打坐，等候着那位「黑馬俗客」！

× × ×

「亥」時剛到，古刹前响起了一陣蹄聲。

洗星寒一領黑色披風，策着他的那匹「烏雲追風千里馬」一逕的來到了「紅雲古刹」前，勒韁站定，扳韁下馬。

烏雲神駒仰頸作長嘯狀，現出一種依依之情！

洗星寒雙手摩撫着馬頸，苦笑嘆息道：「你這畜牲居然也猜得我的心意麼？……我們主奴的緣份，也許就盡于此了！」

說話間，目光中也自現出一番依戀，那烏雲神駒，連連的點着頭，不時延頸在他的身上磨擦着！

抬起頭當空的那一輪漸漸呈現圓形的殘月。

他感覺到說不出的一種惆悵空虛情意，拉着韁繩，四下的打量了一番，「佛」字燈下，可就看見了那「紅雲古刹」的字匾！

這正是他要來的地方，這裏的老神僧「痛禪大師」，是他久仰已久的祖師爺高僧，在心力交疲之後，他不得不來此懇求神僧的援手了。

一盞白紙燈下，走過來一個身着灰色僧衣的頭陀，打着稽首道：「施主想必是夜訪敝刹，祖師爺恭候多時了！」

洗星寒怔了一下，點頭道：「貴祖師爺，果乃神僧，無所不知了！」

頭陀一手帶過了馬韁，上下打量着，驚訝的道：「好馬——」

烏雲神駒人立前蹄，唏聿聿一聲長嘯，大有不服捋轡之勢，灰衣頭陀嚇得面色大變叫道：「啊唷……」

洗星寒伸出一隻手，按在馬頸上叱道：「畜牲，你來到了佛門靜地，可要老實些，聽見沒有？」

烏雲神駒平下了勢子，長目之內，竟自滾下了兩行淚來，洗星寒見狀苦笑道：「你平日隨我立了不少的功，却也作了不少的惡，今日來到這大佛寶地，也該受些超度了，你就不圖今生也要圖個來世，知道不？」

烏雲神駒長嘯一聲，連連點頭。

直把一旁那個灰衣頭陀，看得直眉豎眼，像是看見了鬼似的嘴裏連誇道：「好馬——好馬——」

洗星寒道：「既是貴寺祖師爺爺事前已知，在下可能在此甚有逗留，這匹寶馬就托與和尚，你要好好的照顧牠的食料，在下自有一番厚重布施！」

灰衣頭陀雙手合十道：「施主不必關照，聽說施主乃是敝寺的恩公……這點小事算得了什麼……施主，快請隨小僧入內，敝寺住持忍大師，在前殿恭候呢！」

洗星寒點點頭道：「這樣，我們就進去吧！」

二人一馬，踏着地上的枯葉，發出一片吱吱喳喳的聲音，進了半傾的寺牆！

是時，忍大師早已佇立殿前，見狀雙手合十道：「無量佛，善哉！善哉！施主果然如時而至，祖師爺的佛喻，誠然又神驗了！」

洗星寒凝神定念，上前三步，雙手合十道：「俗家弟子洗星寒參見大師！」

忍大師邁出一條腿，延臂道：「折煞——」

他不敢受這一拜，是以延臂擋住了洗星寒下拜的身子，借着大殿的長生燈座，他打量着眼前的這個俗客——

劍眉星目，玉面朱唇，英俊中含有儒雅，不失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

只是，兩眉之間，隱隱含着一團旋轉不定的陰晦，明滅不定，眉梢眼角，更似有股兇殺氣燄……

看到此，這位佛力甚高的忍大師，不由眉頭微微一皺，對方——洗星寒，一領黑色的披風，背紮長劍，左右面領肩處，結着一枚拷拷大小的銀色骷髏！

忍大師一時猜不透他是何等樣的一個身份，不過顯然他絕非是一個凡俗的客人，無可置疑！

目送那灰衣頭陀，牽走了他的愛馬之後，洗星寒才回過頭來，雙手合十道：「大師請導弟子，參見貴寺的祖師爺爺痛禪僧去吧！」

忍大師頷首道：「洗施主是一個人麼？」

洗星寒點點頭道：「是一個人！」

「沿途可見有朝山的外客？」忍大師提醒的說道：「貧僧所指，乃是一些顯眼的外客！」

洗星寒搖搖頭，表示不知。

忍大師吶吶道：「這樣就好——施主請！」

轉過身子來，自燈座上拔下了一盞「佛」字紗燈，躬身讓洗星寒先行，他自後隨！

穿過了一條長廊，直入後院，但見荒草沒胸，蘆花迎風，銀色的穗子，在月光下一片耀眼的白……和風之下，婆娑起舞！

秋虫聲聒聒噪耳，舉步之間，彷彿來到另外一個世界，洗星寒從而引發了一種「誠靜」的感覺！

忍大師帶領着他，深入十丈才見正前方荒徑之頭，拱門前，早已佇立了一個小和尚，打着燈籠。

小和尚「知明」老遠的打了個稽首道：「祖師爺正在恭候！」

洗星寒嘆道：「神僧無所不知，弟子惶恐無地！」忍大師道：「洗施主，請稍候，容貧僧入內稟告！」

小和尚「知明」躬身道：「祖師爺交待，俗客來時不必進稟，請其獨自入內就是！」

忍大師怔了一下道：「這樣也好！」

洗星寒合十告退，旋即步入拱門之內，忍大師親自當門而立，禁止任何人擅越一步！

進得門來，洗星寒打量着正前，拱形的石室，兩扇黑漆大門，早已洞開！

在兩扇竹絲細簾的深垂之內，他看見了那年逾龍鍾的老和尚「痛禪大師」！

老和尚在閉目養神，左右各立着高架的「說禪燈」二盞，婆娑的光影裏，襯托着他的銀眉皓首，神仙風采！

洗星寒凝神囁息的來到了門前，未及發聲，那和尚忽然開目道：「洗檀樾，不必禮見，即請入內一敍！」

兩扇竹簾無風自開，嘩啦！的响了一聲。

洗星寒濳身步入，在老僧的那對烱烱神目之內，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戰顫，一拜而倒！

無限惶恐的道：「俗家弟子洗星寒……參見神僧……懇乞指引迷津！」

痛禪大師道：「洗星寒，你身犯姦殺二十一條大罪，百死莫贖其身，來生應十世爲犬、爲豬，任人宰殺，再十一世爲娼爲優，任人欺凌……你可知曉？」

洗星寒面色如土，全身上下起了一陣情不由已的戰抖，連連叩首道：「弟子知罪……」

大師道：「你也積了很大的善功，造福了十萬生靈，免受兵刀之禍，功過相抵足有餘善……」

洗星寒頻頻叩頭不語！

痛禪大師喟然一嘆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老衲的功德，竟是應在了你的身上……」

洗星寒抬頭，顫聲道：「神僧恩典……」

大師道：「老衲靜中參悟，見金花耀眼，紫氣盎然，捨身是其時也，然東方有一道黑氣，是施主你的陰靈，攔道泣訴，暗數十萬善功，獨缺最後這一撒手功夫，是以應在了施主你的身上……」

「願乞大師恩典……」洗星寒熱淚交流，道：「但求消除今生罪孽，來生犬馬以報！」

大和尚莞爾一笑，道：「消除了今生罪孽，來世也就不爲犬馬，洗施主，善惡二途，好自爲之，老衲爲積此最後完滿功夫，誓將以無上佛力，助你洗却身上沾染的塵魔，三日之後，你當兩世爲人，自此當遠離淫、殺二字了！」

洗星寒感愧涕流道：「果眞如此，弟子三生有幸！」

「你我這三日，唇齒爲依！」大和尚一笑道：「我助你了却病魔，你助老衲得成正果，彼此有助，不必謝我，只是……」

說到這裏，他的面色現出了一片莊重，頻頻皺眉道：「老衲靜中參悟，只怕其間尙有魔障，此功德如不圓滿，施主你固然受害不大，老衲却爲難不輕，但身受一劍，遇陰人而兵解……」

他輕輕一嘆道：「這陰人……誠令老衲不解了！」洗星寒抬頭道：「有弟子在側，何方女子，敢犯大師金身？」

老和尚一聲嘆，道：「只怕你其時自顧不暇却無力助我，倒是老衲要偏助于你了！」

「這個……」洗星寒誠然不懂了。

痛禪大師道：「……只來『空鏡明台月，難眼前塵』……參善易，參『魔』不易……是以老雖屢次打卦，靜心推算，這魔障二字却是打它不

，施主……你看這陰人，來自何方？」

洗星寒怔了一下，搖頭道：「請恕弟子愚昧無知！實在也是不知！」

老和尚點點頭道：「如此也就罷了，洗施主，老衲在後山僻靜之處，闢有石室二間，時間不多，你且隨我來！」

洗星寒躬身合十，他本有滿腹心事，待與「痛禪大師」一談究竟，不意大師佛法通高，早已儘知，是以不用多說，對方已爲之安置。

他懷着既感且愧的心情，隨着痛禪大師，步出了禪房，遠遠見忍大師迎來。

痛禪道：「老衲刻下卽將與這位洗施主移向後山，你與醉禪，且留於此，守住必往小道，一切如老衲之言便了！」

忍禪雙膝跪地，道：「師父但放寬心……只不知道還有身後之言，交待沒有！」

痛禪道：「老衲已有法牒，分書於你及醉禪二人，在禪房蒲團之下，待我去後，你二人可以取閱，一切依言行事便了！」

言罷雙手合十，宣了聲佛號，遂卽轉身大步而去。

是時痛禪率門下十五名弟子，跪列兩邊，一一叩頭膜拜，痛禪大師却是雙手合十，一言不發，帶着洗星寒一路向後院行去。

夜月之下，老和尚僧衣飄洒，布履白襪，舉止若仙，自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形相。

後山石室，也就在古刹的後庭院落，山高百十丈，一排的光滑青石，其上不見些許花草樹木。

由此登山，特別開有數千級石階，當下，痛禪大師在先，洗星寒在後，向石級步上。

洗星寒隨在老僧之後，特別的注意其身法，只見大師舉止從容，未曾施展何等的高妙輕功，布履徐點，自有一種不着塵似的虛浮力道，如是登上山道，有若凌空虛步，設非洗星寒目察入微，簡直是看它不出，由是內心好不佩服。

千百級石級，轉眼已到盡頭。

老和尚回過頭來，洗星寒緊隨其後，看到此，大師面上微現異容，點頭道：「施主你的武功不錯，要是早上十年，能隨老衲習些洗心定髓的功力，也就可以免却日後的許多心魔入侵了！」

洗星寒合十躬身道：「大師開導！」

老和尚面上一團喜氣，大概是卽將功德圓滿的緣故，他轉過身來，雙手向石面上輕輕一拍，退後一步，但聽得一陣沉濁的石輪克克聲，高有十丈的石壁間徐徐地敞開了一扇石門。

石室內先時已然經過一番打掃，松子油槽內，燃着粗如兒臂般的兩股綫捻，映照得全洞清明。

痛禪道：「施主請！」

二人向洞內步入。

如非洗星寒此刻目睹，絕對難以猜想得到，竟然會有如此精緻的一處石室，三間石室深入十數丈，打磨得如此平整光滑，却開有十數個氣孔。

其內几案床榻，一列的原石打造，襯以清亮的燈光，看來益發不染纖塵。

老和尚手指着後面的一間石室，道：「施主你且入內，容老衲與你先行封閉了才好說話！」

洗星寒打量着那間石室，不過兩丈見方，三面石壁，獨獨空出正面一方，不知和尚所說的「封閉」二字，意作何解，不過，他既追隨了和尚，一切也就不必多問。

步入石室之內，坐在石床，痛禪大師正面而立，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施主你要以無比實力，熬過此月圓之日，老衲撤手之前，必助你破開欄便了！」

洗星寒沉聲道：「大師恩典！」

老和尚又道：「三日之內，老衲以心魔般若經，爲你定心，如無外敵，自可平安渡過，你且寬心，室內有黃精首烏，飢餓時可隨意取食，另清泉一道，自可方便取用行事！」

洗星寒拜伏在地，感激涕零！

不過是一會的工夫，他似乎已洗清了心中的俗念，沾染了大師的無邊佛力。

遂見老和尚運動雙腕，滾動着十數根粗可合抱的青石圓筍，每一支都重在千斤之上。

那麼沉重的石筍，和尚却不費甚久的時間，然全數的上下列好。

像是一座石牢似的，把洗星寒囚禁正中。

洗星寒試着那排石欄，每一支都有合抱粗細，高達兩丈，正好插入上下原先開好的石孔之內，數根石筍排好得密密麻麻，每兩根的距離，不過容一掌進出，任你有再好的縮骨之術，也休能進出，如冀加以掌力攻毀，更是不可思議之事。

痛禪和尚封好了石欄之後，微微一笑，向着內的洗星寒道：「施主，未來三日，是你最難熬過的日子，也是老衲人世僅餘的時間，你我唇齒相依，共渡此一難關，你暫且寬衣解帶，少事休息，容老衲先念上一段經文，爲施主你先行洗去塵念再說！」說罷，盤膝於蒲團之上，拿起了一枚銅鑔，一聲聲擊向銅板，遂自念將起來。

梵音佛唱，一聲聲發人深省，石室內的洗星寒，頓時歸於寂境，他本擅調息坐功，如是盤膝入定，一盞茶後，凡念全失，心似古井，混混沌沌，雜念已無。

老和尚不時的抓上一些檀香，洒在面前的小香爐之內，室內頓時浮出一片郁郁清芳。

一篇經文唸完之後，和尚偏頭再看洗星寒，見他呼息均勻，眉目之間浮現出一片爽朗泰然。

老和尚默默頷首，自忖道：「此子原是慧根，可造之才，我如能爲之洗滌塵魔，正是大好功德一件。」

雙手微揚，熄燈二盞。

窗外，明月高懸，月華如銀，如霜，大地寂然，好一派清雅光景！

×　　×　　×

第一天，第二天，在大師的如來佛經，神音梵唱中，平安的渡過……

這第三夜，可就不好捱了。

洗星寒一掃前二日的平靜，他雖極力的壓制着內心適逢月圓時的衝動，可是那種順着血液循環，激發起的心魔狂症簡直非人的定力所能阻遏得住。

室外斗大的一輪明月，浮現雲層！

隨着這輪明月的昇起，洗星寒激起了怒滿如狂的衝動，開始不安起來。

大師一次又一次的當頭棒喝，却永遠掩不下他內在作祟的心魔，終於他獸性大發，如火如荼。

石室內掀起了巨大的翻騰狂嘯，洗星寒一次又一次的施展出他舉世無匹的功力，攻擊着當前的石柵欄，掌發時石屑紛飛，聲震天地。

那種凌厲聲勢，卽使是痛禪法師也由不住有些怦然心動，隨着他狂怒的攻勢，大師一次又一次發出掌力，緩和他掌上的威力。

可是這種病魔長久的侵蝕以來，已入心脈骨髓，意圖以關閉而制止消除，談何容易？

洗星寒狂發時，打、踢、碰、躍……激發出石破天驚的聲音……

可是那結實的石柱，堅比精鋼，再加上老和尚加諸的掌力，使他一次次的受折而退……然而，他一次比一次更凌厲的攻上來。

老和尚手扣如意眞訣，不時的叱出佛經中驅魔字訣，如臨大敵般的抑壓着他的攻勢。

眼看着洗星寒情發時，一片片撕碎了身上的衣服，赤裸的身子，怒嘯狂躍着……一次次的仆倒，一次次的又躍起來。

此一刻，正是要命關頭。

老和尚以自身正果相關，不得不打起精神來，一次次的施展妙手，像是與一頭情發的雄獅在搏鬥一般。

所幸他們之間，有一道石欄柵間隔着，否則以大師的武功，只怕也不易制止洗星寒那麼驚如駭電的攻勢！

×　　×　　×

紅雲古刹大門外，這時快馬來到了一個黑衣妙齡少女，和洗星寒來時一樣，這少女在古刹門前翻騰下馬，她打量了一番之後，大步向寺門邁進！

大殿外，四名僧人，依次爲「龍」、「虎」、「風」、「雲」把守着。

他們早經忍大師關照，提防着外人入侵，此時見狀，一字排了開來。

四僧各在三四旬之間，素日由「忍」、「醉」二大師親授拳脚，武功甚有可觀。

黑衣少女遠遠地站住了脚，欠身行禮道：「俗女費亮君，有要事面謁貴寺祖師爺，乞於四位師父，代爲通稟！」

四僧中龍和尚上前一步道：「祖師爺閉關後山，禁止任何人入見，女施主別處逍遙去吧！」

黑衣女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俗女要見一個俗客，你們却阻我不得！」

龍和尚道：「這裏沒有俗客！」

費亮君道：「我要見的是一個姓洗的，『悅來棧』的店東，告訴我說有一位姓洗的客人，問路投來此，四位師父還是帶我入內，問個清楚的好！」

龍和尚心內一驚，暗忖道：不好！這女子一出口就要見那位洗施主，怕就是祖師爺爺所說的那個陰人吧！

想到此，正要謊言欺騙她離開，不意他身後的「風和尚」最是直言無諱。

這時因見龍僧久不發言，大怒上前道：「女施主，妳所要見的洗施主，正和祖師爺後山坐關，貧僧等遵囑，不許任何人干擾！」

少女費亮君微微一笑，道：「這麼說，姓洗的眞在這裏了，既然如此——」

目光一掃先時發話的龍和尚道：「——你這和尚爲何騙我說沒有俗客呢！出家人不打誑語，我好心尋人，和尚們未免欺人太甚！」

龍和尚雙手合十道：「女施主不必取鬧，貧僧等職司所在，是不會請妳入內的……妳去吧！」

費亮君秀眉一剔，道：「和尚說得好輕鬆，只是姑娘來意已決，見不着姓洗的俗客，我是不會離開的！」

後退一步，右手微起，把一領玄色披風，搭於左肩之後，現出了內着的緊身衣靠，小蠻腰，鹿皮靴，好颯爽的一派英姿。

「虎和尚」嘿嘿一笑道：「姑娘，妳要打架，可是選錯了地方，紅雲刹的和尚，沒有一個不習拳脚的，只怕妳討不了好去！」

費亮君杏目一睜，却又瞇成一縫，冷冷笑道：

「姑娘急急來此，爲了要消除一場魔難，你們和尚那裏知道厲害——」

她抬頭看了一下當頭的明月，形容裏顯現出無比的焦慮，蛾眉一挑道：「還不閃開！」

雙手一分，各發出兩股無形潛力。

離她最近的龍、虎二僧，立時被她巨大的掌力，震得踉蹌而退！

費亮君閃身就向大毀裏闖，不意「風」、「雲」二僧卻自左右同時逼進；二僧一左一右，同時進身，風僧施的一招「斜單鞭」，雲僧施的是「單掌伏虎」！

兩式身手，勁力不弱，同時進身，銳不可當！

費亮君莞爾的一笑，交錯的一雙玉臂，施了一招「十字擺蓮式」。

掌式一撒，風雲二僧，足下不攻自亂，騰！騰！騰！一連後退了七八步！

這當口龍和尚低叱一聲：「大胆！」

他倒擰而起的身子，由斜刺裏騰身而來，雙拳直貫，撲身而進！

費亮君「丁」字步佇立着，容得龍和尚撲勢已至當前，倏地一聲叱道：「去！」

所謂「攢拳如捲餅，出掌如瓦楞」，費姑娘掌式一出，活似一片拱形的臥瓦：五指齊拱，獨獨現出鷄心狀的一塊掌心！

隨着她的掌勢向外一抖，這一掌正正的按在了龍和尚肥大的胸脯上，只聽見「磁！」的一聲，龍和尚像球也似的摔了出去。

他雙手按腹，開口「咊——」的一聲，噴出了二尺來高的一口血雨來，足下蹣跚着，摔出了七尺以外。

費亮君的身手，顯然不止於此，蓮足飛掃處，斜勾住了「虎和尚」的右足踝，一較勁兒，「克吧！」的一聲脆響，虎和尚一條右足，生生的折了骨頭。

下剩的風、雲二僧一聲驚叱，兩口戒刀，同時出鞘，費亮君凌聲笑道：「佛門善地，爾等要開殺戒不成？」

話聲一落，身若矯龍般的，已然由二僧頭頂上掠了過去，落向大殿之內。

二僧同聲喝叱着，一齊運刀而上，兩口刀嘯風如電的砍將下來。

費亮君身子仍然保持着前進的姿態，容得二僧的刀已經遞近身邊，她雙手同時向外展開，雙手五指各已張開來，向着風雲二僧前胸翻點過去！

像是兩條能夠自行曲折的蛇般的，一雙手，同時印在了二僧前胸，二僧退身，丟刀……雙雙翻倒在地。

這些在費亮君施展得如此自然，從容，四個和尚一眨眼的工夫，全數都敗倒在她手下，她身子更加如狂風飛絮般的，已然闖進了大殿。

這裏負責看守的乃是「藏經大師」醉禪和尚！

只見他盤坐在一張四方的紫檀木座之上，一雙厚厚的大手，雙按在膝頭之上。

對於即將而來的這個女人，他似乎已於事先體念出她的厲害，此刻雙目怒睜着，蓄勢以待。

費亮君一眼看見了他，雙手合十，道：「大師父——」

後面話還不曾說出，那醉禪和尚早就騰身而起，嘴裏怒聲叱道：「孽障——」

雙拳同時揚出，兩拳上所帶出的疾勁風力，形成兩股罡風，匯集成一面巨大無匹的風牆，迎面的向着費亮君全身逼壓而至。

醉和尚一出手，費亮君立時就感覺出對方不是易與之輩，暗驚之下，身子向下一伏，用「潛龍行」嬌軀向外一竄，已逃開了和尚凌厲的雙拳之下！

醉和尚怒吼一聲，聲如雷鳴！

他身子第二次的倒折過來，眼角已窺見費亮君撲向大殿後門，心中又氣又怒，如何能容得她自行出入？

憤怒之下，這個大和尚乃自動了殺戒！

嘴裏一聲叱道：「好個賤人！」

右手袍袖展處，已然自肥大的衣袖之內，擲出了數粒禪門「菩提子」，閃着黑淨淨的一蓬烏光，這一掌菩提子，夾着數縷尖風，一閃而至。

同時之間，醉禪和尚如風般的也自騰身而起。

他兩掌之間的「鷹爪力」，已有九成的火候，抓石成粉，爲醉禪和尚素來輕易難得一施展的厲害功夫，雙掌十指指尖，透出的風力，形同十支鋼鈎，休說爲他抓中了，必死無疑，就是被他十指上的風力沾上，也必定肌穿骨碎，當眞好厲害！

「鷹爪力」甫一發出，醉禪和尚面紅如血，隨着出手的暗器之後，緊襲而近。

費亮君在他的暗器臨近的刹那之間，霍地旋身而轉，隨着她的一聲尖叱之聲，背後長劍，帶出一片龍吟，劍光如鬧空的銀龍。

在一片銀光閃爍之間，這口劍已迎着了醉禪大師打來的一掌菩提子，只聽得叮噹，一陣亂响，竟然被她全數打落在地！

醉禪大師身子此刻已泰山壓頂般的逼了下來，費亮君掌中劍向外一吐，耀眼的銀光下，劍勢如虹，長鯨噴水般的向着醉禪大師身上捲過去！

她內功精炁，已得劍中三昧！

劍光一吐，醉和尚頓時覺出劍氣凝然，憑空而

至，大吃一驚，知道不妙！

此時此刻，再想從容收身，已是不易。

總算這個和尚，昔年在「痛禪」祖師爺身邊，苦練過幾年功夫，功力不弱，他身子隨着費亮君捲出的劍光，向外一翻，肥大的僧衣，帶出了呼嚕嚕股疾風之聲。

當眞是來去如風，醉禪大師來得快，去得更快，一折一仰之間，人已退出尋丈以外。

等他落身站定之後，才霍然的發現，身上的一領僧衣，由上至下，裁成了整整的兩片，非止如此，對方鋒利的劍尖，已在他身上開了一道長有尺許左右的血口子，雖說不重，也有三分深淺。

一時之間，血流如注，刹時間，鮮紅的血已染紅了和尚全身衣服！

佛門中人，大抵都有一個通病——怕見血腥！

醉禪和尚乍然看見自己身上如此情景，頓時面色大變，身子一幌，坐倒在地。

這時，已由兩側門外，陸續的湧進了三四名僧人，一見經閣大師如此模樣，先顧不得殺敵，卻匆匆的趕向醉禪和尚，把他由驚悸，血泊之中摻扶而起，而此刻——費亮君卻疾風般的，撲出了正殿。

她足下加勁，一連十數個起落，已撲掠了兩層院落。

冷清清的殿院裏，既無燈光，又不見人影，費亮君這一隻凌空的大雁，飛縱着身軀，刹時之間，已然趕撲到了後山石階！

在這裏，插着一排爲數十盞的「佛」字燈。

東寺的住持大師「忍禪」和尚，率領着八名勁裝持械的和尚一字排開，忍禪和尚雙手托着一桿通體雪亮的「方便鏟」，正候在側。

費亮君老遠的定下了身子，她打量着當前的情勢，除了由和尚們所把守的那道石級小路以外別無登山之路，捨此，即爲獅虎難以攀登的懸岩削壁！

打量着這羣和尚，費亮君冷冷笑，抱劍而立！

忍禪大師老遠亦同樣的打量着她，心內着實的奇怪，暗忖着祖師爺爺所說的那個「陰人」，原來眞有其人，事關痛禪大師功成在望，這個姑娘前來作祟，卻是一件不可疏忽之事！

當然，前堂由醉禪大師等負責把守，而她竟然安然無恙的通過，足證這姑娘非比等閑。

忍禪大師老遠的打了稽首，道：「阿彌陀佛，女施主妳獨闖佛門，罪不可逭，念在妳年幼無知，本座不予深究，就此去吧！」

費亮君冷冷一笑，掌中劍一指石級山道，道：「我要到後山一行，只要見着了姓冼的俗客，再走不遲！」

忍禪和尚道：「冼施主此刻與敝寺祖師爺爺，正作對禪靜修，不見任何人！」

費亮君怒聲道：「你們這羣和尚刦持他一個俗客，搗什麼鬼？且等我上了山，見着了你們的祖師爺爺再作理論！」

忍禪大師一擺手中方便鏟低叱道：「大胆！」

鏟上的鋼鐶，嗆啷，响了一聲，身側的八名和尚，鐶狀的圍了上來。

八名和尚，每人手中都是一根純鋼打製的佛門齊眉棍，忍禪大師當中而立。

他面上現出無比的怒容道：「女施主，兵刃無眼，妳不聽我好言相勸，老僧只有鏟棒相加了！」

費亮君清秀的臉上，也不禁泛出了一片怒容，她冷冷的笑道：「我明白了，冼星寒必是被你們這羣兇僧硬逼上山，關禁了起來，反正沒存什麼好心……」她嘆了一聲道：「冼星寒固是罪有應得，但是他是勢非得已，這位大師傅，請代我通稟一聲，就說我已然有治病的良方，請着令冼星寒同我一道走吧！」

忍禪大師簡直不明白她是在說些什麼，以爲她有意刁難，方便鏟嗆啷！的一擺，怒聲道：「女施主少再嘮叨，速速退開！否則怨不得貧僧鏟下無禮了！」

費亮君怔了一下，儘管是滿心怒火，可是這種佛門大開殺戒的事，非比等閑，她仍要三思而行。

仰視着青石山巔，似見燈火數盞，她內心生出了無窮感慨，心中偶而念到，莫非這裏的祖師爺和尚，別有爲他治病祛魔的良法不成？果眞如此，自己未免太過於放肆失禮了。

轉念又思及，師傅燈婆婆垂死前所說之言，似乎並未說到還有什麼另外的良策！

一想到這裏，禁不住焦急起來，正值她內心猶豫不定的當兒，卻聞得山巔間，傳來冼星寒慘厲的呼叫，隱隱又聞得另一人喝叱之聲，隱約間更有兵刃交磕聲。

費亮君大吃一驚，頓改前態，一擺手中劍，道：「好個封禪靜修？我看你們簡直是無法無天，姑娘開罪了！」

她雙手握着長劍，目射精光道：「大和尚，我勸你們速速站開的好，否則我這劍勢一出，傷亡可就不得而知了！」

忍禪大師嘿嘿一笑道：「妳儘管放劍過來！」

費亮君俏眉一挑，叱道：「好！」

掌中劍霍然向下一落，空中傳出了尖銳的金風破空之聲，忍禪大師方便鏟方自舉起一半，但覺得嗆啷啷一聲大震，他猛的退出一步，才覺出手中方便鏟，鏟頭部位，竟吃對方劍身削去了一半！

忍禪大師心中一楞，忽然想到了對方所施展的，分明是近年來武林中少見的「劍炁」功夫！

這麼一想，他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

只是他手下八名僧人，却已發動了凌厲的攻勢，齊眉棍翻、打、砸、掃，同時湊近出手！

忍禪大師見狀，驚叫道：「退——」

可是費亮君已然施展出第三劍，仍然是雙手握劍，匹鍊般的吐出了丈許長的一道白光，迎着這羣和尚的兵刃只是一捲一絞！

在一片清脆的震耳聲中，和尚們手中棍棒，或折或傷，連同着持棍的手臂，紛紛激飛空中，在負傷的一片慘嘷聲中，八名和尚倒有五六名之多，倒地哀號了起來！

忍禪大師驚嚇之間，已顧不得自身安危，厲叱一聲道：「孽障！」

他仍用那斷了鏟頭的半桿方便鏟，向前用力的一抖，直點費亮君前胸。

費亮君一咬牙，掌中劍用「盤口」式向外一捲，「四兩撥千斤」猝然的一聲脆响，已把忍禪大師勁沉力猛的一桿方便鏟，悠悠然的盪起當空。

此時此刻，忍禪大師門戶大開，費亮君跟着一上步，尖叱一聲，長劍一吐乍收！

這一劍，她是留有相當的情面，雖然如此，半截劍身，已然扎着忍禪大師的左面肩窩，戳了個透穿！

長劍一收，忍禪大師口中負痛的叫了一聲，一連後蹌了七八步，一交坐倒在地！

經此一來，那一個不要活的再敢上前？

費亮君像是怒發中的一頭獅子，帶出了一聲清叱，隨地拔身而起，落向了山道石階。

千百登石級，不過是三數個起落，已撲到了盡頭，正面石洞入口處豎着一面白木的「禁」字牌！

費亮君一聲冷笑，一抬腿，叭！地踢了個粉碎，即見當前石洞內，盤坐着皓首銀眉的一個老僧，正是紅雲古刹的醉禪祖師！

和尚雙手合十，强力自持着，只是那張黃蠟般的瘦臉，却帶出了一陣無法言喻的痛苦！

費亮君身子一竄，已到了他面前，怒叱一聲道：「呔——」

可是目光一抬，却意外的發現到洞內的洗星寒，不由又羞又怒，又驚又恨——

敢情，那洗星寒此刻全身上下不着半縷衣衫，想是先前用力過猛，吃了醉禪和尚不少苦楚，全身上下已沾了不少血漬，此刻臉朝下，倒跌在地上，已呈半昏迷狀！

她那裏知道，此乃老和尚一番洗滌盪魔的苦心，對于洗星寒來說，已然見功，只須再守候兩個時辰，一連擊敗洗星寒三次情發如狂之後，即可大奏全功！

只是，這些對于不明事理的費亮君，那裏想得明白？見狀，只當心上人吃受重傷，反爲老和尚禁入石牢，一時勃然大怒！

自然她就更不知道，醉禪和尚眼前正是正果之前的要命關頭！

只聽她怒叱一聲，道：「好個賊和尚，欺人太甚——」

可憐醉禪大師，雖然開口能言，只是他一力護禪守身尚恐不及，那裏能分神兼顧？

再者，他先時靜中參悟出，要遭「陰人兵解」之一說，霍然應驗，不禁心中大爲驚駭！

費亮君怒叱聲中，一口長劍，直奔老和尚身上猛刺過來。

醉禪雙目大睜道：「魔障——」

大袖一捲，費亮君連人帶劍，摔出了丈許以外，直摔得她眼前金星亂冒！

只是她何能就此服輸，一個咕嚕已挺身躍起！

醉禪大師此一刹時，戰抖得那麼厲害，前額兩腮，冷汗涔涔沁出。

他伸手指向費亮君道：「魔障……妳可知——」費亮君第二劍又猛攻過來，老和尚大袖再翻，一如前狀的，把她又給摔了出去！

可是當她第三次舉劍欲撲之時，老和尚銀眉乍分，面色刹時變着通紅，其紅如血！

只見他頭上白氣，蒸蒸的冒着。

那是因老和尚自知定數難逃，是以全力擁護着他即將脫殼的「元神」！使之入祖竅命門！

果然費亮君此刻發出了第三次的攻勢，正是她最得意的「快雪三斬」之一！

劍光一閃，老和尚不閃不躲，迎了個正着，刹時之間血光迸現，醉禪大師當頭命門爲之一劈爲二，作兩下分開。

在急噴如雨的鮮血裏，一個赤身露體，玉潔冰瑩，胖胖圓圓白白的小和尚，由醉禪大師被斬開的命門處，一湧而出，向着石門之外，一閃而沒！

費亮君驚楞之間，已失去了那小和尚嬰踪，她常聞道家煉嬰之說，倒不知佛門亦是一般！

只是那醉禪大師命中當此一刼，能够全神而退，總算是一件不幸中的大幸了。

費亮君回頭再看地上的和尚屍身，不過一瞬之間，似已有乾枯萎褪的現象，名符其實的成了一具「臭皮囊」，亦不謂不奇！

她一意關心的乃是石牢內的洗星寒，當下急撲向前，用力的想去破開那排石欄柵，不意一連數掌

，儘管石屑紛飛，竟未能攻開！

是時，伏臥在地的洗星寒，正值第三次的情發：躍身而起，形同是一隻狂怒的人猿。

費亮君悲喚道：「洗大哥——」

目光移轉之時，看見了他赤露的身子，尤其那不堪入目之處，不禁羞得她頓時低下了頭，芳心如小鹿般撞！

而此一刹那，但聽得「轟隆」一聲驚天動地的大响，隨着洗星寒撲下的雙掌，碎石飛濺中，已然碎倒了兩根石欄柵。

需知先時，有醉禪大師守候在側，洗星寒雖有十成功力，其實至多只能發出七成而已，此時既然老和尚已遭兵解，自是功力無匹。

隨着那倒下的石柵，洗星寒電也似的撲出，兩臂張合之間，已把費姑娘抱在懷中。

費亮君噙着滿眼熱淚，接受了加諸在她身上的暴力，她默默的忍受着……這一切在她都是心甘情願的……

× × ×

一場暴風雨，瞬息平靜了下來。

當一切都成爲過去的時候……石室內陳現出一派和煦春風！

費姑娘沾滿淚痕的臉，平貼在情郎的胸上……她記住燈婆婆所關照的話，小心的戒備着！

洗星寒點漆的雙目，緩緩的視過她赤裸的身子，那樣子如同一具石膏像般的聖潔！

她——展示着玫瑰花般的微笑，輕輕的叫了聲：「星寒——」

那麼輕輕的攀起一隻玉腕，搭在他的肩上！

洗星寒挺身坐起，目光裏閃動着無限的驚惶，他顫抖的叫道：「啊——不——」

當他轉望向身邊的費亮君時，面部肌肉起了一陣顯著的抽動，費亮君立時意會到他即將要施展而出的殺手！

一念未完，就聽得洗星寒大吼一聲，雙手同時向着她咽喉之間撲叉下來！

可是費亮君却遠比他更快的，當胸劈出一掌。

在一陣滾翻的疾勢裏，洗星寒身子驀地被摔了出去！

洗星寒就勢抓起了地上的劍，倒剪過身子來，一步步向着她走近！

費亮君手觸劍把，蓄勢以待！

兩口劍，在三處不同的地位，一連交鋒三次！

咆哮聲中，費亮君被摔了出來。

她的身子滾地而起，聲淚俱下的大聲叫道：「洗大哥……洗大哥……是我，是我！」

洗星寒驀然止步，眼神中交熾着一片茫然！

他用力的搖着頭，想克制自己，可是……他仍然劈出了第四劍，這一劍，緊緊擦着費亮君的玉體，快斬而下，地面石屑飛濺着。

費亮君記着燈婆婆的話，全神貫注，緊接着，是驚心動魄的一番快速交戰，兩口劍矯若游龍，石洞內火星迸射，亂石飛濺！

驀地，在洗星寒大吼聲中，費亮君掌中劍脫手而出，琤然脆响中，長劍貫穿石壁，搖曳着的劍身，盪漾出片片寒光。

費亮君跌坐石室一角，她氣吁喘喘，全身汗下……臂、腕、腰身已有多處負傷，鮮血淋漓。

她實在已沒有力量，再能迎敵洗星寒了。

眼神中，充滿了心疲力盡，却似有柔情萬股，那麼無助的，委屈的視向他！

洗星寒喘得像一頭牛，他一步步逼向她，平舉着長劍，疾劇的顫抖着。

「星寒……」費亮君忍不住哭了……她大聲道：「該是你醒過來的時候了……」

洗星寒大吼一聲，長劍刺過來，可是這一刹時，他的目光，接觸着費亮君那張流淚的臉。

像是由十萬八千里外，拉回了一綫回憶，一種類似「奇蹟」的內心遏阻力，制止了他的動作。

「星寒……你看看我！

「我是費亮君……我是來救你的……」

洗星寒緩緩的放下了劍，費亮君面上閃出了無比的喜悅，她抖顫的站起了身子！

兩個人默默的對看着！

他霍地抛下了手上的劍，慢慢的屈下了雙膝，雙手捂着臉，像是大夢初醒般的，他發出斷腸的聲音道：「天——我作了些什麼……天啊——」

費亮君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她喜極而泣的道：「星寒，你終于好了！你的病好了！」

× × ×

洗星寒慢慢的抬起頭，在汗血交抹的臉上，他帶出了一絲苦澀的笑——似乎已經消失了兇厲的殺機。

兩個人膝行着，慢慢的接近……緊緊的擁抱在一起，「血」和「淚」交織着偉大的情篇。

洞外，秋風正緊，當空明月依舊，那如銀的光，已遠離了「邪惡」和「淫穢」，却喚起了一嶄新的靈魂！

「死」也許並不是解決罪惡的唯一良法，只心懷大慈的人，才能體會出一個罪人生存的價值試着去改造他。

因爲他們所犯的罪惡，原是出自「無知」，「相對」而非「絕對」的！

——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烟・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與江帆趕至蛇谷，驚睹谷中情勢大變，蛇神恢復人形，把謝靈運與劉幼夫囚於蛇窟，詎爲張雲竹所救，所畜人蛟已成氣候，蛇神無力控制，又恐張雲竹煉成控制人蛟之藥，乃着關山月暫阻人蛟於蛇窟，彼則往破壞張雲竹煉靈藥，關山月與靈姑正把硫磺燃燒燻炙人蛟之際，張雲竹勾結柳依幻已把控制人蛟之物煉成，正以此脅迫蛇神就範，並要脅關山月不得娶江帆爲妻，關山月激憤下當衆宣佈與江帆成親，並向謝靈運挑戰，謝靈運別存機心，設詞搪塞——

劍織天倫淚　情磨處子心

關山月大聲道：「不必改！今天我們一定要把這問題解決！」

謝靈運目光掃過柳依幻笑笑道：「不行！我實在不忍心今天找你拚命，更不願這位美麗的新娘空度佳辰，等你們洞房花燭後，我隨時候教……」

關山月從江帆手中搶過黃蝶劍叫道：「你不出手我就不客氣了！」

柳依幻臉色突變，將手一抬叫道：「去！殺死那個女的！」

人蛟騰空而起，向江帆撲去，關山月搶在前面，舉劍對準人蛟砍去，人蛟長尾一擺，捲住他的劍身！

叮然輕响，那細頸所化的長尾又斷了一截。

蛇神連忙叫道：「你假如把牠的尾巴整個地砍掉了，牠的行動更爲自由，那時更難對付牠了，你千萬不能亂來……」

柳依幻冷笑道：「就是牠拖着尾巴，也沒有人能對付得了！」

人蛟斷了一截尾巴後，行動更見迅速，騰身再度襲向江帆，這次關山月不敢再魯莽出劍了。

他看準了部位，驀地一劍刺向人蛟的後腦，可是人蛟的背後彷彿也長着眼睛，細尾一捲，又撥開劍身。

同時那尾巴又斷下一截，只剩下兩尺多長了！

當牠第三次撲向江帆時，江帆驚叫一聲，轉身飛逃，人蛟凌空奮追，速度比她快上一倍。

因此江帆才逃出十幾步，人蛟也已追到她的背後，張口噴出一蓬毒氣，關山月距離遠了，鞭長莫及。

眼看着江帆即將喪生毒口，斜裏突然飛出一條白影，攔在中間擋了一擋，江帆才倖免於難！

可是那條白影却被毒氣噴得落在地上，正是江帆最心愛的靈蛇小玉，牠落地之後，立刻又飛起來衝向人蛟！

人蛟見到小玉之後，怪嘴一咧，顯得十分高興，居然放棄了追趕江帆，回頭來對付牠了！

關山月先前聽他們說人蛟的厲害，心中存有怯意，及見小玉居然能擋住牠的一口毒氣而不喪生，不禁大叫道：「好小玉！快把這怪物咬死了……」

江帆也停了下來，但見人蛟繞着小玉盤旋繞轉，小玉却昂起頭，怒舌連探，口中發出嘶嘶急嘯！

關山月已追到江帆身邊問道：「小玉在說些什麼？」

江帆目中流下了眼淚道：「小玉說牠利用所得子母飛蜈的毒素，大概可以支持一陣，叫我趕快趁此離開，我怎能走呢！」

關山月連忙道：「妳爲什麼不能逃？」

江帆哭着道：「不！小玉爲了救我而犧牲自己，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捨下牠而離開，要死就死在一起……」

說着她反朝人蛟撲過去，人蛟正找到了一個機會，凌空下擊小玉腹部，小玉却顧不得抵抗……長尾一掉，絆在江帆的脚上，把她摔出好幾步，而牠自己却恰好因此躲開了人蛟的一次撲擊！

人蛟一撲不中，又遷怒到江帆身上，轉頭向她飛去。

半空裏忽然又竄出一條人影，擋住了人蛟的進路，人蛟不管三七二十一，張口就朝那人咬去。

可是那人將手一揚，洒出一蓬灰霧。

說也奇怪，那蓬灰霧一挨上人蛟，牠立刻停止了攻擊，那人伸手對人蛟一招，輕聲地招呼道：「過來！不許傷人！」

人蛟乖乖地朝那人手上落去，衆人這才看出那人是個女孩子，一臉愁容，正是關山月久覓不得的張菁菁！

劉幼夫第一個衝過去叫道：「菁菁！妳怎麼也來了……」

張菁菁將手一舉，厲聲叫道：「不許走過來，否則我就叫牠咬死你！」

人蛟躍躍欲動，劉幼夫驚然止步！

柳依幻也走過來說道：「張小姐！妳這是做什麼？」

張菁菁望她一眼正色道：「我早就來了，爹很不放心妳，說妳會利用人蛟胡作非爲，叫我來制止妳，果然不出爹所料……」

柳依幻連忙道：「我並沒有違反約定，這個女子是……」

張菁菁臉色十分平靜地道：「我知道，她是關大哥的妻子，剛才他們當衆宣佈成爲夫婦時，我剛好走到這兒，爲了不打擾他們，我只好偷偷躲在一邊，柳仙子，妳做得太過份了，我們既然不與關大哥作對，愛屋及烏，怎可以加害他的妻子呢……」

柳依幻臉色大變，伸手想去奪她手上的人蛟

可是張菁菁將臉一沉，冷冷地道：「柳仙子！妳搶去也沒有用的，爹給妳的藥成份不如我的重只要有我在場，人蛟不會聽妳的話的……」

柳依幻似是不信，張菁菁又道：「爹做事情向老謀深算，他絕不會把這麼一條絕毒的兇物交給

妳任意支配，因此妳不必動歪心思！」

柳依幻對人蛟連招呼了幾聲，人蛟理也不理，她只好頹然地走到一邊，眼中充滿了怨毒之意。

關山月這時才有機會上前，可是他不知說什麼才好。

反倒是張菁菁淒然一笑道：「關大哥，恭喜你，你的新娘很美麗！」

關山月急不擇言地道：「菁菁！妳……妳不知道……」

張菁菁輕輕一嘆道：「我是不知道，現在也不必知道了，這位小姐比我美得多了，我很高興你終於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對象……」

關山月呆住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張菁菁手舉人蛟，朝各人看了一眼，然後又對關山月道：「關大哥！人蛟在我手中，你可以絕對放心，我不用牠做壞事的，謝靈運與劉幼夫跟你的事，我管不了，可是蛇神與你間，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我可以壓制住他不找你的麻煩，蛇神！現在你跟我走！」

蛇神呆呆地不作答覆，張菁菁舉着人蛟厲聲道：「你要是敢不聽話，我馬上就叫你好看，其實你跟我走只有好處，爹給你安上的兩條腿上都留下了絕毒的藥，不出一個月，你一定會變成完全不能行動的癱子，我找個地方替你把毒解去……」

蛇神怒聲道：「張雲竹怎麼如此混蛋……」

張菁菁輕嘆道：「爹是不得已，因爲你武功太高了，性情又喜怒無常，他一定要留下一手尅制的方法，現在我已經得到了人蛟，足够對付你了，自然就無須害你不能行動，現在你肯不肯跟我走？」

蛇神雖未作答覆，但明顯地已表示屈服了！

張菁菁又對柳依幻道：「把妳的白虹劍還給關大哥，跟我一起離開！」

柳依幻居然不敢違抗，解下肩頭的長劍丟在關山月脚前，張菁菁却彎腰代爲拾起，交給關山月道：「關大哥！我要走了，爹跟我決定回到天山的沙漠中去，你們夫婦日後有空，可到那兒去玩……」

說完她用目光逼着柳依幻與蛇神離去，才跟在他們後面走着，劉幼夫也想追去，張菁菁却厲聲道：「姓劉的！你害得我還不够多？我警告你一聲，別再讓我見到你，否則我對你絕不容情！」

劉幼夫頹然止步，關山月本來也想跟她說幾句話的，但是他忽然決定不說了，抽出白虹劍對謝靈運朗聲道：「現在該是我們來解決問題了！」

謝靈運似乎沒想到形勢會急轉直變，形成如此局面，怔了半天才陰惻惻地笑了一聲道：「關山月，你似乎一直在走好運，我動了那麼大的腦筋，仍是被你佔了上風，看樣子要殺死你還眞不簡單！」

劉幼夫滿臉狠毒地走了回來叫道：「殺死這狗頭不過是舉手之勞，在五台山就足可以如願了，都是你要把他引到此地來賣弄什麼心計……」

謝靈運微微一笑道：「劉老弟，我們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殺死他了事，你還要奪回美麗的張菁菁，我則要使天魔敎成爲獨尊武林的組織，所以我們才必須顧慮到以後的事，譬如這蛇神的問題不解決，你我都無法安枕……」劉幼夫怒聲道：「你自誇心計過人，萬無一失，現在呢？」

謝靈運苦笑一聲，恨恨地道：「這可怪不得我，我的計劃仍是成功的，只是你我都輕信張雲竹，才上了他一個大當……」

劉幼夫厲聲道：「我管不了這麼多，反正我再也無法得到張菁菁了，因此我現在唯一的目的是宰了這狗頭……」

謝靈運連忙陰笑道：「不錯，不錯，以目前的情勢而論，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了，老弟，要要我帮你一點忙？」

劉幼夫搖頭道：「用不着，我一個人得了！」

謝靈運哈哈一笑道：「我相信你也足够應付得了，以前我輸給他，只是吃虧在劍不如他之利，現在我們掌握着五異劍之首次兩柄，不管是誰，都可以穩取他而有餘，劉老弟！你們之間的仇恨比較深，我只好把這一場先讓給你了……」

劉幼夫挺着紫郢劍直逼而前，關山月却叫道：「你先滾開，我們的問題遲早都可解決，目前我沒有精神來跟你多作糾纏，我要先殺死他……」

劉幼夫冷笑道：「我認爲我們之間的問題有先解決的必要！」

關山月怒聲道：「劉幼夫，我們之間只是私怨，而我殺死謝靈運却是爲了天下公益，公不廢私，你知道天魔敎所作所爲……」

劉幼夫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關山月見他並無退意，不禁怒道：「你笑什麼！我說的是眞話，希望你能認淸公私……」

劉幼夫忽地止住笑聲冷冷地道：「我笑你滿口高論，却沒有認淸目標，我們這一場比鬥是公私兩便，你別忘了我是天魔敎副敎主……」

關山月一怔道：「我以爲你是爲了跟我作對才加入天魔敎的。」

劉幼夫臉色一沉道：「關山月，你太看得起自己了，假如只爲了對付你，光是我手中一枝長劍就足够了，何須借重別人的力量……」

關山月怔住了道：「那你是爲了什麼？」

劉幼夫哈哈一笑道：「爲了事業，我父親一生劍術蓋世，只落個沒沒無聞，而且還死得糊裏糊塗，我要替他出一口怨氣……」

關山月怒道：「混帳，何處不可闖業，你偏要投靠邪惡……」

劉幼夫厲聲一笑道：「住口，你以爲自己是正道了！」

關山月莊容道：「至少我沒有什麼對不起良心的事！」

劉幼夫臉色陰沉地道：「不錯，你比我幸運，闖江湖比我早，一切的好事都被你搶先做了，我假如致力於正途，成就絕不會蓋過你……名聲也不會比你更响亮……」

關山月搶着道：「立身處世並不是爲了張本求名……」

劉幼夫冷笑道：「那是你的想法，我父親是被你老子氣死的，劉逸夫的兒子不能再叫你蓋了下去，我一定要爭這口氣！」

關山月勃然變色，道：「你就是爲了這個理由嗎？」

劉幼夫道：「這只是一個說得出來的理由，還有許多因素我無法以言詞表達，反正我在沒有見你之前就開始恨你，換句話說，我在稍知人事之後，就把你列爲第一號仇敵，因此我必須在每一個地方與你作對……」

關山月怔怔地道：「這是從何說起呢？你恨我也得有個理由……」

劉幼夫厲聲道：「問你的娘去！」

關山月立刻道：「這事跟她有什麼關係……」

劉幼夫陰沉地道：「關係大了，她在沒有見到你以前，心心念念記掛着那個失去的兒子，她以爲我不知道，其實侍觴早就告訴我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恨你，後來再加上菁菁的關係，我更與你勢不兩立……」

關山月聽得呆了，劉幼夫又恨恨地道：「你們永遠是佔着優勢，我父親那樣忍辱含垢，委屈求全，仍是贏不到母親的心，到了這一代就更悲慘了，在母親的心中，你份量比我重，在菁菁心中，我更沒有一點地位，難道我不該恨你嗎？」

關山月一嘆道：「你錯了……」

劉幼夫厲聲道：「我一點都沒有錯，我說的全是事實，要我離開天魔敎，除非是你加入天魔敎，我這一輩子永遠站在你相反的立場上，我知道天魔敎是邪惡的，我也知道謝靈運是惡人，可是我毫不考慮地參加進去，甚至不惜刨開父親的墳墓，送他一柄青索劍，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關山月怔然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瘋了……」

劉幼夫厲笑道：「可以這麼說，我是被你逼瘋的，凡是你的敵人，都是我的朋友，凡是你的一切，我都要反其道而行之……」

關山月想了一下，忽改莊容道：「劉幼夫，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了，本來我答應娘留你一條活命的，現在我只好求她的寬恕了……」

劉幼夫厲笑一聲，道：「你用不着她的寬恕，她根本只有你一個兒子，她，你，還有那死去的萬新月，你們才是一家人……」

關山月怒道：「那你是什麼？」

劉幼夫鐵青着臉道：「我只是我父親遺留下來一顆復仇的種子，我告訴你一句話，我殺了你之後，第二個對象就是你的母親！」

關山月大叫道：「眞混帳！難道她不是你的母親！」

劉幼夫慘厲地道：「不是！劉幼夫沒有母親，劉逸夫也沒有妻子，雖然我父親叫我原諒她，我却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關山月憤怒塡膺，仗劍逕取他的前胸，劉幼夫劈手架開，用的力量很足，噹的一聲激响後，反把關山月震退兩步，同時他的白虹劍不敵紫郢劍鋒利，劍刄上被砍開一個黃豆大小的缺口……

江帆連忙把黃蝶劍遞到他面前叫道：「關大哥！你用這一柄！」

劉幼夫厲聲大笑道：「那一柄都行，五異劍中，紫郢爲首……」

關山月牙齦咬緊，一挺手中白虹劍，準備使出伏魔劍中最狠的一着殺手——「白虹貫日」。

旁邊突然閃出兩條人影，却是李塞鴻與月華夫人。

月華夫人臉色鐵青，掠至江帆身畔沉聲道：「江姑娘！請把劍交給我！」

江帆怔了一怔，月華夫人自己伸手把劍接了過去，關山月大感驚異，連忙湊上去叫道：「娘您怎麼來了……」

月華夫人不理他，目光烱烱向劉幼夫逼過去

李塞鴻却走過來輕輕地道：「夫人不放心你，叫琴挑領着大家上大巴山去等候，她却約了我到此地來接應你們！情形怎樣？」

關山月來不及回答她的話，急切地看着月華夫人道：「娘！讓我來吧……」

月華夫人凝重地搖搖頭道：「不用！我一定要手刄這個逆子！」

關山月還想擠過去，月華夫人却厲聲叫道：「月兒！你也不聽話了！」

關山月見她臉上一片嚴霜，不敢觸犯她，只好悄悄地退過一邊，劉幼夫却在月華夫人的進逼下退了兩三步。

月華夫人厲聲道：「你不是要殺我嗎？為什麼不敢動手了？」

劉幼夫停止後退，目中也閃起了一片厲色叫道：「妳不必急着找死，等我殺死關山月後，自然會輪到妳，現在妳可不要逼我出手……」

月華夫人慘聲厲笑道：「我逼你？早知道你是這樣一個禽獸不如的畜生，我還能容你活到這麼大了？我眞後悔沒有在生下你時就揑死你！」

劉幼夫目中厲色更濃大聲叫道：「妳現在後悔太遲了！」

說着挺劍反逼，紫郢劍的尖端湧現一片紫色的豪芒，劍光連閃中，唯聞颯颯輕响，月華夫人頭上的高髻被劍芒掃下了半截。

劉幼夫按劍笑道：「妳看見了吧！這是我父親留下的抱恨三式，唯有這套劍式才能發揮紫郢劍的全部威力，第一劍削髮代首，算是報答妳生我的恩情……」

語畢紫芒再現，又割下月華夫人的一片衣襟，冷笑道：「第二劍，我裂衣代體，算是酬謝妳養育之德，恩德俱了，第三劍，則是我父抱恨以終的悠悠長恨……」

月華夫人像瘋狂一般地衝了上去，黃蝶劍起處，唯見翩翩蝶影飛舞，繞着劉幼夫，頃刻間已是人劍不分了！

每一個人都被場中激鬥的情勢吸引住了，誰都沒有注意到謝靈運的身形如鬼魅般的悄然隱去！

翩舞的蝶影中唯聞叮噹之聲不絕，那是劉幼夫在漫天的劍氣中為保護自己不被劍傷而作的努力！

觀戰的人只能看見黃光中湧起一朵朵的紫色劍炁，像是盛春的紫色花圃上叢聚着無數的黃蝶！

相持將近一刻工夫，月華夫人的連綿攻勢迄未能突入紫郢劍嚴密的守勢，而劉幼夫也始終沒有使出他的第三式！

關山月實在忍不住了，長嘯一聲，手中劍化「白虹貫日」，挾着一段匹練似的精芒衝了進去！

紫氣受白光的衝擊驀然漲了開來，像是刮起一陣紫色狂風，首先震開了周圍點點黃影！

然後又向白光捲去，噹然急响中，關山月手中的白虹劍只剩下了大半截，他的人却被格退了半丈之遠！

月華夫人披頭散髮，站在原地不動，黃蝶劍微低垂在手中，劍尖斜點在地面上，腰下血流如注！

劉幼夫依然手挺着紫郢劍，臉上的戾氣已消除了，代之以一種無以形容的神情，像是惆悵，又像是迷惘！

江帆大驚失色，也感到無比的憤怒，大聲叫道：「小玉，咬死那禽獸不如的畜生！」

靈蛇小玉像是閃電一般地竄上去，劉幼夫挺劍一削，小玉的身形何等靈活，身子一扭，已經咬在他的手腕上！

關山月大步趕了上來，舉起手中斷劍一削，將他的胳臂齊肘處砍斷，然後彎腰拾起紫郢劍交給劉幼夫道：「你走吧！我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小玉的毒是無藥可救的，等你的傷養好了，我們再解決以後的問題！」

劉幼夫瞪了他一眼，伸出另一條手臂，接過接郢劍，一言不發，回頭就走，江帆怔然道：「關大哥，你為什麼要救他？為什麼放他走？」

關山月不理她，却跪在月華夫人面前哽咽道：「母親，孩子……」

月華夫人腰下的血不住地流下來，可是彷彿完全不覺得痛楚，伸出一隻手撫着他的頭柔聲道：「孩子，不怪你，你們都是好孩子……我很高興，夫畢竟還有點人性，我要你永遠原諒他……」

關山月抬起淚痕斑斑的臉，咽聲道：「娘！我答應！……」

月華夫人浮起一個慰然的笑容道：「幼夫的性還是善良的，只怪他的父親，不該把仇恨種在的心裏，才把他變成這個樣子，可是他……」說到這裏，她似乎支持不住，但她還是撐下去道：「畢竟還是善良的孩子，你……不但要原諒他，還匡導他使他走上正途，別讓他跟壞人在一起……」

她的身子終於倒了下來，不過關山月就在她跟前，連忙伸手抱住她，月華夫人按着他的手道：「孩子！把我腰裏的斷劍拔出來！」

關山月連忙叫道：「不！娘！您的傷，還可救……」

月華夫人軟弱地搖搖頭道：「不行了，孩子那一劍刺得很巧，剛好割斷了我的血經，快拔出！我還有兩句重要的話……」

關山月仍然不敢動手拔劍，月華夫人鼓足餘，伸指將長約半尺的斷劍拔了出來！血如泉湧！

她用一隻手按住創口，一隻手將斷劍遞給關山月道：「孩子！拿着它！當幼夫再來找你的時候，或者當你想去找他的時候，你們就看看這枝斷劍，想想我的死……」

她的口中也開始噴血，當關山月抱着她大聲哭叫時，她已漸漸地失去了知覺，連半截斷劍都握不住了……。

旁邊的個人，李塞鴻，江帆與靈姑都是莫明其妙！

月華夫人已經死了，死在那截斷劍上，劍是從關山月的白虹劍上斷下來的，難道是關山月殺死了

他的母親嗎？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那麼這半截斷劍怎麼會到月華夫人的腰間去呢，她們也無法說出答案！

雖然她們一直在旁邊目擊整個事件的發生，然而那三個人的動作太快了，快得令人看不淸他們究竟作了些甚麼！

關山月慘厲的哭聲像中箭的哀狼，眼淚像成串的珍珠，使得旁邊的人也不禁不住陪他傷心起來！

過了一陣，靈姑才過去拉拉他道：「關公子，你別哭了，人死不能復生，你再傷心也沒有用，目前最重要的是把夫人入土為安……」

李塞鴻也過來道：「關公子！請把令堂大人的遺體交給我，對於她的死，我比你還要傷心呢！你不過是失去了一個母親……」

關山月在無比的傷慟中，也為她的話怔住了。

李塞鴻慘然地道：「你也許不明我的話，以情誼而論，我當然比不上你們母子之親，可是你原本不知道有這個母親，得而復失，對你的今後並不起甚麼影響，而我却失去了生命中最後的歸宿……」

關山月仍是不明白，李塞鴻擦擦眼淚道：「你知道我自離開神女峯後，已如一葉飄萍，沒有一個地方是我眞正的歸宿，好容易遇上你母親，她待我像自己的親姊妹一般，她也與我相約共渡今後淒凉的歲月，誰知道上天對我如此殘忍，連這點溫情都不容我久享……」

關山月一陣激動，忍不住屈膝跪下道：「李仙子！你本來就是我的長輩，又跟我母親結下這麼深刻的友誼，今後你就是我的親姨母……」

李塞鴻先從他手中將月華夫人接過來，然後又將他拉了起來，凝視他片刻，才輕輕一嘆道：「我很高興有你這樣一個親人，可是我不願意認你這個侄兒，因為，我將要對你提出一些你很難作答的問題……」

關山月含淚急道：「甚麼問題？」

李塞鴻頓了一頓才道：「我已經與你母親結成口盟姊妹，這次她約我同行，好像已經預知不壽，所以把後事都交給我，把她的一切都移交給我，包括大巴山的廣寒宮與她門下生餘的五個侍者……」

關山月連忙道：「這不成問題，我告訴他們，叫他們追隨你好了！」

李塞鴻搖頭道：「不用你告訴，他們都知道，你母親已經當面作過交代，可是我要告訴你的不是這些……」

關山月接着問道：「是甚麼呢？」

李塞鴻想了一下道：「首先我必須知道她是怎麼死的？」

關山月又流淚問道：「為甚麼要問這些呢？」

李塞鴻正色道：「這很重要，我必須根據這個來決定她的後事，因為她曾經作了兩個不同的交代！這個你不必管了……」

關山月想想才道：「她可以說是死在我手中，也可以說死在幼夫手中……」

李塞鴻挑挑眉毛道：「究竟是誰殺了她？」

關山月哽咽道：「自然是我……」

李塞鴻面色一變，關山月又道：「幼夫的第三式的確是天下無敵的，可是他在與母親對手時，一直不肯使用出來，直到我參加進去，他才發出那一式，目標是我，母親看出厲害，搶過來擋住我，結果反害了她自己……」

李塞鴻不解道：「是你的劍殺死她的……」

關山月哭聲道：「不錯，劉幼夫見母親正當他的劍鋒，逼得半途撤招，回劍的時候剛好砍斷了我的劍……」

李塞鴻點點頭道：「那半截斷劍就是這樣刺中了你的母親……」

關山月垂頭不語，李塞鴻輕輕一嘆道：「這就難了，我該怎麼辦呢？」

關山月急道：「母親究竟對你如何交代的？」

「她自己一定會死在自己兒子的手中，只是她沒想到是你，她一直認為是劉幼夫……」

靈姑忍不住道：「嚴格地說起來，應該還是怪劉幼夫，她若不與夫人動手，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關公子只是……」

李塞鴻一擺手道：「兩個人都不能怪，只能怪天意，可是她身後的一切都要由我來代理了，她自知此生愧對劉逸夫，假如她死在劉幼夫手中，恩仇了了，也不必多說了，現在既不能責成劉幼夫，只好由我代替她完成未了遺願……」

關山月連忙道：「甚麼遺願，也許我能……」

李塞鴻連忙阻住他道：「你不能，而且你也做不到……」

關山月一怔，李塞鴻接着道：「她要與你父親合葬在一起，生不能偕白首，死後能得同穴，庶幾亦可補情天之憾……」

關山月搶着道：「這是當然了，我父親葬在杭愛山，駝伯伯知道……」

李塞鴻道：「我聽你母親提過這個人，不過她要在辦完一件事情後才肯歸葬，你知道那是甚麼事情嗎？」

關山月搖頭道：「我不知道！」

李塞鴻道：「她第一要找到你師父，向她表示作成你的謝意，第二，她要替劉逸夫報仇，找那個殺傷他的人……」

關山月一急道：「那是……」

李塞鴻點頭道：「那是我師娘，現在跟你師父在一起，兩件事可以併作一次辦了，可是你能代行嗎？」

關山月怔了半天，才道：「我不能，溫姥姥與我……」

李塞鴻點頭道：「我知道你不能，你母親也不願叫你去做那件事……」

關山月怔然道：「你能嗎？」

李塞鴻苦笑一下道：「我無所謂能不能，因為我與師父間談不上甚麼恩德，而我與你母親却情誼深長，我必須對得起死友！」

關山月又道：「林仙子與我師父都在那裏，他們……」

李塞鴻正色道：「他們見了我，大概不會阻擋我行事，所以你母親把這件事委託我，現在你把那個地方告訴我……假如你母親是死在劉幼夫手中，這件事自然作罷了，現在情形並不如此，為了你母親的靈魂得以安息，你必須告訴我……」

關山月陷入極度的困擾中，望望母親的屍體，又望望李塞鴻，不知如何答她才好……。

李塞鴻見他始終不表示態度，不禁微惱道：「你母親是個恩怨分明的人，她生前死後，都不願有半點虧負於人，你怎麼那麼不乾脆？」

關山月痛苦地道：「劉幼夫是劉逸夫的兒子，報仇的事可以交給他……」

李塞鴻冷笑道：「要是劉幼夫叫你帶他去找溫嬌你肯答應嗎？」

關山月定定神道：「我會答應的，因為他有着正當的理由……」

李塞鴻哼了一聲道：「我有着更正當的理由，因為你母親把這事委託給我，否則她就要與劉逸夫葬在一起，你願意這樣做嗎？」

關山月一怔道：「當然不願意，可是母親並沒有這個必要呀……」

李塞鴻正色道：「你母親必須這麼做，因為她在名義上仍是劉逸夫的妻室，她必須盡到一個未亡人的責任……」

關山月道：「把劉幼夫撫養成人她已經盡到了責任！」

李塞鴻冷笑一聲道：「你對你母親的了解太淺了，撫孤只是盡母職，為死者復仇才是妻子的責任，不把這些事辦完，她無顏與你父親併骨歸葬，生已負咎，死更難安，你看她的眼睛還沒有閉上，你這個做兒子究竟是存着甚麼心？」

關山月見月華夫人的眼睛果然是半開半闔，靈姑用手輕輕地替她推上，立刻又張開了……

江帆含淚走過來道：「關大哥你還是說了吧，你應該讓伯母安心……」

李塞鴻冷笑道：「你母親對你已經够體諒的了，假如她把這件事交給你辦，你能拒絕嗎？假如她在死前要求你……」

關山月又跪了下去，流下眼淚道：「母親，請你原諒我，我實在不能，這不僅是溫姥姥一個人的關係，還有我師父，我答應他老人家不說出那個地方的，事生重於事死，希望你在天之靈原諒我，娘……你要我死都可以……」

李塞鴻長嘆一聲道：「那我只好把她送到廣寒宮中葬在劉逸夫一起了……菊姊！我沒想到妳生了個這樣的兒子……」

關山月眼睜睜地望着李塞鴻將月華夫人放下地來，脫下她身上的外衣，將屍體包好，又抱起要走，急忙叫道：「李仙子！請你等一下讓我再看……」

李塞鴻沒有拒絕他的要求，冷冷地打開屍體的包衣道：「你看清楚，她的眼睛還是沒閉……」

關山月受不了這種刺激，抽出半截斷劍，待往自己的心口插去，江帆在旁一手劈開道：「關大哥！你這是幹甚麼？」

關山月垂淚叫道：「我說出來就不能全義，不說出來就無以全孝，做人這麼難，倒不如死了乾淨，江帆，妳不要攔我……」

江帆哭着道：「你死了我怎麼辦？」

關山月哭着道：「我連自己的事都照顧不了，怎麼還能照顧妳呢？」

靈姑却冷冷地道：「關公子！你儘管死好了，你儘管死好了，你死了，謝靈運一定高興得連嘴都闔不攏，天下再也沒有人能制住他了……」

關山月一驚道：「謝靈運？他的人呢？」

靈姑冷笑道：「當然走了，難道他還會在這兒等死不成？」

關山月用手擊着自己的頭叫道：「天哪！我該怎麼辦呢？」

靈姑眼珠一轉道：「很簡單的辦法！你不必死！也不必成為不孝不義的人，你母親的心願也不會落空……」

關山月怔然問道：「有甚麼方法呢？」

靈姑笑笑道：「我帶李仙子見姥姥！」

關山月跳起來叫道：「妳……」

靈姑笑道：「不錯！只有我知道那個地方，你就是說出來，李仙子也未必能找到那兒，倒不如由我帶去的好……」

關山月目光遲疑地望着她，似乎不能相信！

靈姑又笑道：「這樣不是很好嗎？不由你的口

中說出來，你自然不須負咎於心，而你母親的心願也可以達成了……」

關山月怔怔地道：「可是妳……」

靈姑又笑道：「姥姥對於當年殺傷劉逸夫的事，一直也耿耿於懷，她是學佛的，佛門最講究因果，她也很希望能把事情解決了，好無掛無碍地離開人世，所以你根本不必替她守秘，我出來時，她還特別關照我，叫我留心這件事……」

關山月猶自不信，靈姑又道：「你不妨問問李仙子，我們剛見到你的母親時，就談起這件事，那時我就答應你母親的……」

關山月的目光移向李塞鴻，只見她含笑點點頭表示確有此事，不禁咽了一口氣，訕訕地道：「李仙子，您既然知道，又為何來逼我呢？」

李塞鴻微微一笑，道：「這是你母親要我這麼做的！」

關山月一怔道：「我母親？她為什麼？」

李塞鴻笑着道：「這樣才可以幫助她完成心願，你的表現非常好，她的心願一定不會落空，你看她的眼睛不是閉上了嗎？」

說着又揭開月華夫人的面布，果然她的雙目已闔，臉上現出一片安詳，口角還帶着一個慰然的微笑。

關山月弄得眞正地不懂了，李塞鴻却輕嘆道：「你也不想想，你母親把這件遺命交給我代辦，憑我的本事怎麼能勝過師娘呢？假如我勝不過，又有什麼用？」

關山月怔怔地道：「現在呢？」

李塞鴻笑道：「現在我相信絕對可行了，靈姑把你的表示告訴給師娘聽後，為了菊姐的孩子，師娘一定會成全她的……」

靈姑也點點頭道：「不錯！姥姥對你的印象奇佳，我相信她知道你為了她竟置親情於不顧，她一定會成全你母親的心願……」

關山月連忙問道：「怎麼成全法？」

靈姑臉現肅容道：「我想姥姥最少會讓李仙子砍下她的一條胳臂，用以了結那段過節，也可以使她自己得到平靜……」

關山月急道：「那我不是反而害了……」

靈姑一笑道：「不會的！姥姥願意把生前的事作一個清結，當然為了你的原故，她這番成全更有意義……」

關山月不解的又問道：「這能算姥姥對我的成全？」

李塞鴻莊容道：「不錯！她成全你的父母骸骨得以合葬，因為不把這件事辦妥，你母親是絕對不肯那樣做的……」

關山月臉色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來，母親是利用我來替劉逸夫報復了？」

李塞鴻正色道：「母親對兒子，說不上利用，而且，就算沒有你的因素，你母親也不見得不成功，你沒有聽靈姑說過嗎，師娘自己也想把當年的事作一個了結，加上你的影响，只是使事情辦起來順利一點……」

關山月變色不語，李塞鴻又道：「你不要在心裏感到不舒服，你父母對劉逸夫的確有虧負之處，你這個做兒子的盡點心意並不算過份！」

關山月怔了片刻，才莊容對靈姑道：「靈姑！妳回去見到姥姥可以把一切的話對她說明，但是妳必須告訴她一句話，她願意怎麼樣解決是她的事，却不必為了我而有所顧慮，我不但不領情，反而會恨她一輩子……」

李塞鴻詫然道：「這是怎麼說呢？」

關山月正色道：「我就是這個意思，我為人處世一向憑良心，我討厭人家講權術，用心計，天下事只有當為與不當為……」

李塞鴻怔住了，關山月又道：「李仙子！我不想對妳作何置評，可是我不相信妳之所以接受這個使命是為了跟我母親的友誼！」

李塞鴻臉色微變，關山月笑笑又道：「妳一直在暗戀我師父，可是他與林仙子躲了起來，妳利用這個機會想見到他，我不反對妳的作法……」

李塞鴻低下了頭，關山月苦笑一聲道：「不過我勸妳一句好話，妳見到他們並無益處，人的感情就是這麼回事，只有遇合而不可强求！」

李塞鴻凄然一嘆，半晌之後，才黯然地道：「我早知道，也許我這一次去會更傷心，可是我非去不可，第一，我想傷透心而死了這條心，第二，我要反對你剛才的說法，我與你母親之間倒是眞的情同手足，我答應她的事一定要做到……」

關山月莊然對她一揖道：「那是我錯了，我衷心向您致歉，也以最虔敬的心情叫您一聲姨母，等您事了後，假如您在那個地方呆不下去，請您回到大巴山去，我把謝靈運剪除後，一定會追隨在您身邊，侍奉您一輩子……」

李塞鴻含着滿眶的淚水，默然走了，靈姑怔怔地道：「關公子，您有什麼話要帶給你師父的？」

關山月輕嘆道：「靈姑！妳年紀很小，我却看出妳的機心很重，這也難怪，是我師父與林仙子把妳訓練壞了……」

靈姑臉色微變，張口欲言，即被關山月攔住了道：「妳不必說，我全了解，妳見到師父替我問好，也替我謝謝他老人家教養的恩情，說我一定會報

答他的……」

靈姑道：「就是這兩句？」

關山月長嘆道：「這兩句足够了，我眞不明白，這世上爲什麼都是互相利用呢？甚於至連父母師徒之間也不例外……」

靈姑不禁一怔，道：「您是說黃鶴散人也在利用你！」

關山月苦笑道：「不錯！師父一開始就安排我作爲他龍華會上的替身，使他能達成與林仙子偕隱之願……」

靈姑怔住了，關山月又苦笑道：「我到今天才明白……可是我依然感激他老人家，我也會報答他的，妳去吧！李仙子走遠了……」

靈姑怔怔地望了前面一眼，然後，才壓低聲音道：「關公子，有沒有人是眞心對您，毫無利用之心呢？」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有的，像張菁菁，她爲我做了很多的事，却對我一無所求，我倒不知該如何報答她了……」

江帆臉色一動道：「關大哥！我呢？我雖然沒有爲你做什麼！可是我……」

關山月望望她道：「妳也是一個，我很感激妳，希望妳永遠如此純眞……」

靈姑忽然以極低的聲音道：「關公子！您不要忘了我……」說完她飛快地追在李塞鴻後面去了，關山月倒是感到一陣惘然，江帆湊到他的耳畔道：「關大哥！你相信嗎？靈姑也在愛着你……」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她還是一個小孩子！」

江帆莊容道：「不！她不小了，她懂事得早，我敢担保她早就愛上你了，上次她答應留在此地陪蛇神，就是爲了你……」

關山月忽然煩了起來道：「不去管她了，我們也走吧！」

江帆連忙問道：「到那裏去呢？」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我也無法決定，天地雖廣，却像沒有一個是我眞正要去的地方……不過我先上五台山去一趟吧！」

江帆道：「謝靈運一定回到那兒去了！」

關山月輕嘆道：「這很難說！不過他無論在不在，都不是好事……」

江帆表示不懂，關山月苦笑道：「謝靈運不是傻瓜，知道我一定不會放過他的，假如他還留在五台山，就表示他有足够對付我的力量，否則他一定躲起來，甚至於連天魔敎收起活動了……」

江帆道：「這麼說你不必去，他在那兒，你去了就很危險，他不在那兒，天魔敎也撤走了，你去有什麼用？」

關山月豪聲一笑道：「他在那裏，我要去碰一碰，他假如撤走了，我就去找一點蛛絲馬跡以便追索，此人不除天下不安……」

江帆把靈蛇小玉收回布袋中道：「我不知道！反正我總跟着你就是了！」

關山月輕嘆一聲，把月華夫人的黃蝶劍收拾起來，交給江帆佩帶，江帆指指貯蛇的布袋道：「我不要武器，有小玉就够了，還是你帶着吧，謝靈運與劉幼夫每人都有一柄好劍，你必須也帶着一柄利器！……」

關山月顚顚手中的斷劍道：「終我此生，將永遠佩帶這柄斷劍，不用別的武器了！」

江帆知道他心中的情緒很不定，倒是不敢多撩撥他，連忙把黃蝶劍佩好在身上，關山月却又呆呆地望着地下。

江帆見那是一條斷臂，也是關山月從劉幼夫身上砍下來的，不禁心中一跳，虛怯怯地道：「關大哥，我不知道動手的情形，以爲……」

關山月輕輕一嘆道：「不怪妳，我母親之死，劉幼夫實在該負大半的責任，他對生身的母親怎麼可以用那種態度……」

江帆想了一下道：「關大哥！照你的說法中劉幼夫還不算太壞的人，壞的是他的父親與那個照顧他長大的女人飛觴！是他們把劉幼夫放在仇恨中長大……」

關山月抬頭向天長嘆道：「都有錯，都沒有錯，飛觴也許所爲不對，站在她的立場上却是爲了忠於劉逸夫，誰又能說她不對呢……」

江帆呆了一呆道：「關大哥！我懂事不多，你可眞把我弄糊塗了，照您的說法，這其中的誰是誰非，誰曲誰直……」

關山月慨然道：「我也無法說淸楚，我父親戀戀上了有夫之婦固屬不該，可是他與我母親是眞心相戀，劉逸夫死了還布下那一手惡毒的後步，可是他確是受到傷害的人，愛妻見奪，不能怪他懷恨，嚴格地說起來，他們都沒有錯！」

江帆點點頭道：「我懂了，錯在天意，假如你母親在嫁劉逸夫之先就結識了你的父親，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關山月輕嘆道：「祗好這麼說了……」

江帆又想想道：「你母親倒眞是個値得尊敬的人，恩怨分明……」

關山月眉頭一皺道：「娘的一切安排很對，就是不該利用我……」

江帆一挑眉毛道：「關大哥，我的腦筋很簡單

，想不出什麼大道理，可是絕對不相信這是伯母大人的意思……」

關山月神色微動道：「爲什麼？」

江帆道：「假如她要利用你去替劉逸夫報仇，倒不如直接把這事交給你了，既然她要恩怨分明，又何必多此一舉……」

關山月連忙道：「不錯！可是李塞鴻爲什麼要那樣做呢？」

江帆想想道：「我以爲這是李塞鴻自作聰明，她受了你母親的重託，又怕自己達成不了使命，所以才想借重你……」

關山月呆了一呆，突然跳起來叫道：「是啊！我怎麼想不到呢！我們快追上去！」

江帆道：「做什麼？」

關山月道：「追上李塞鴻，我要揭穿她的心計，阻止她借重我的名義行事，以免我母親死得不安心……」

江帆拖住他道：「我以爲不必了，李塞鴻也是爲你母親着想，不這樣她就無法使你的父母骸骨葬在一起……」

關山月還想說話，江帆却搶着道：「你祗要明白你母親不存那種心就够了，何必去爲難李塞鴻呢，大家都是盡自己的心，李塞鴻與你母親不過是口盟的姊妹，她毅然接受下這個任務，你身爲人子，難道就不能稍受一點委屈嗎？」

關山月怔了半天，才輕嘆一口氣道：「江帆，妳說得不錯，看來妳的思想比我還高超……」

江帆笑笑道：「我不存機心，完全是以一片天眞來看這個世界，所以在我的眼中，這個世界比你所見的美麗多了……」

關山月默然無語，江帆又道：「李塞鴻對您也不够了解，假如她把你母親的這片心坦白無隱地告訴你，你也許會自動答應代理這件事！」

關山月點頭嘆道：「妳說的也許對，可是李塞鴻不能這麼做，因爲我母親的意思絕不要我介入這件事……江帆！妳說得很對，現在我反而感激李塞鴻了，她的用心誠爲良苦，剛才我不應該那樣對她的……」

江帆微微一笑道：「你只要跟我一樣，用無邪的心情來看這個世界，你就會發現處處都是花朶，宇宙間充滿了愛與温情……」

×　×　×

關山月與江帆重新佇立在五台山前，神情却充滿了訝異，天魔敎的旗幟被取下來了，代之的是一面長幡！

長幡上繡着一支劍與一個陰字！劍後是一個八卦，這個八卦關山月倒是認識的，那是無極劍派陰家的標誌！

無極劍派只是江湖上一個畧有名氣的小幫派，她們難道能取天魔敎的勢力而代之，這似乎太令人難以相信了！

然而這長幡上的標誌淸淸楚楚，又使他不能不信！

正猶豫沉吟間，山道上欵欵地下來一頭駿馬，馬上馱着一個精壯漢子，腰橫大刀神情頗爲自得！

關山月見了這人，心中更狐疑了。

這漢子是七星刀劉三泰，當年爲了追索飛駝令主的事才與他貪緣結識，也因爲他才與無極派陰家起了糾葛。

想不到會在此時此地見到他，不過經此一來，關山月確定那長幡絕對與無極派的陰家有關了。

劉三泰比以前畧胖了一點，精神奕奕，滿臉春風地騎在馬上，不過他的態度倒是很客氣，老遠就下了馬拱手道：「令主！別來無恙，聽說您最近一年來幹了不少轟轟烈烈的大事，現在您可是天下聞名的大俠客了……」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劉三哥也很得意嘛！此地是……」

劉三泰訕然一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在下不過是沾了令主的光……」

關山月一怔道：「沾了我的光？」

劉三泰笑嘻嘻地道：「是的！在下當年多虧令主提拔，得以追隨左右，因此才被陰姑娘賞識，奉召到此地來担任司賓之職！」

關山月更奇怪了，問道：「陰姑娘？那一個陰姑娘？」

劉三泰笑道：「令主眞是貴人多忘事，陰姑娘是陰山無極派掌門人陰素君的小女兒陰麗華，令主不是見過她一面嗎？」

關山月想起來了，當年張雲竹誘惑了陰麗華，害得無極劍派的人要找自己拚命，張菁菁就是因此氣跑了的！

可是陰麗華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

劉三泰仍是笑着道：「陰姑娘現在可不得了，她的地位超過她母親多少倍，現在她是太極幫的掌門人，對了，您還不知道太極幫吧？」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的確是不淸楚！」

劉三泰含笑道：「那是難怪的，太極幫一向都是在暗中籌劃，昨天才從天魔敎手中接下這片基業，今天頭一次掛出幡號……」

關山月連忙打住他的話頭問道：「天魔敎怎麼肯交出總壇基地的？謝靈運的人呢？」

劉三泰笑道：「謝靈運一直沒露面，天魔敎的

人，在昨天全由祁浩帶着撤走了，我們就接收了下來……」

關山月皺着眉頭道：「你越說我越糊塗，祁浩肯讓出基地給你們？」

劉三泰得意地大笑道：「祁浩當然不肯，可是他見到柳堂主後，只有乖乖地溜了，太極幫與無極派一樣，全是女人當權……」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柳堂主又是誰？」

劉三泰含笑道：「都是您的熟人，她叫柳依幻，現任太極外三堂總堂主，內堂總堂主更是您的熟人，您知道是誰嗎？」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是張菁菁！」

劉三泰叫起來道：「您一猜就猜着了，太極幫中的人您全認識，像刑堂堂主樂湘君，乾坤堂主樂衡君，巽風堂主樂小虹等……」

關山月越聽越糊塗，但也有點明白，沉思片刻才道：「你說陰麗華怎麼會當上掌門人的！」

劉三泰笑笑道：「那當然是張老爺子的關係，其實她這個掌門人的權限還不如內堂總堂主大，因爲在名義上她長了一輩！……」

關山月臉色微笑道：「她比菁菁長一輩？那麼她……」

劉三泰壓低了聲音道：「這件事跟您說沒關係，反正您是知道的，陰姑娘是張老爺子的續絃，是張姑娘的繼母……」

關山月臉色一變，道：「那當年是的確有此事的了？」

劉三泰輕輕一笑道：「當年還可眞可假，現在却千眞萬確了……」

關山月怒聲道：「這是怎麼說？」

劉三泰又壓低聲音道：「當年張老爺子曾經遍訪各大門派，奪取各家的武功秘笈，你大概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關山月厲聲道：「果然是他，這老匹夫在龍華會上還對我假仁假義！」

劉三泰連忙搖手道：「令主誤會了，張老爺子是別有深意，這自然與龍華會有關係，武當少林兩派武功別成一家，早爲謝靈運看中了，想將兩家掌門人吸收進來，張老爺子得到一個名叫苦海慈航的老和尚通知，先下手爲强將那兩家掌門人殺死，對外傳言取走武功秘笈，其實他只取走了一個贋本，眞本仍是留在原地……」

關山月哼了一聲道：「那他爲什麼要殺傷兩家掌門呢？」

劉三泰道：「那兩家掌門知道無力與謝靈運一抗，爲了保全本門秘技不外洩，都是自動願意犧牲的……」

關山月道：「我不信！」

劉三泰笑道：「那兩家新起的掌門人，對張老爺子並無仇意，從這一點，您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證明了……」

關山月想了想，又道：「那他對陰麗華又怎麼說呢？」

劉三泰笑着道：「這事說起來就更有意思了，張老爺子風聞陰山無極劍派也在羅致之列，可是他到了陰山一看，覺得陰家的劍法並無出奇之處，遂打消了念頭，不過他老人家醫道精明，看出陰麗華身患隱疾！……」

關山月一怔道：「什麼疾？」

劉三泰附耳低聲道：「花痴！」

關山月沉聲叱道：「胡說！怎麼她母親會不知道？」

劉三泰輕嘆道：「花痴是一種很奇怪的病症，必需等到十八歲才發作，張老爺子去的時候，剛好趕上她即將發病的關頭，這種病發起來，便會瘋狂地找男人，張老爺子與陰家交誼不深，自然不便明言，只好暗中去替她診治……」

關山月怔住了，萬萬料想不到其中有這麼多的曲折。

劉三泰低聲嘆息着又道：「可是張老爺子，事情太忙，等不及看她痊愈就離開了，不過他已將那病治好了一半……後來……」

關山月接着道：「後來就趕上我們前去……」

劉三泰點頭道：「不錯！那時陰麗華病未全好，口中胡言亂語，她母親不明就理，拚命要找張老爺子報仇……」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張菁菁的醫理也很精，她怎麼沒有看出陰麗華是患有瘋症呢？否則她絕不會受刺激那樣深……」

劉三泰嘆道：「錯就錯在這裏，那時陰麗華的病已好了一半，外表上絕對看不出，所以大家才信了她的胡說八道，其實張老爺子並沒有對她怎麼樣，您還記得那天張姑娘給她吃了一片藥嗎？那片藥把陰麗華的病整個治好了……」

關山月怔怔地道：「後來又怎麼樣？」

劉三泰道：「陰麗華的病好後，對她母親說明一切經過，陰素君才明白誤怪了張老爺子，可是那時候大家都上巫山去了！」

關山月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可是張老伯在神女峯上龍華會中，爲什麼不對我說明白呢？……」

劉三泰道：「那時他受苦海慈航之囑，假裝與謝靈運等人串通一氣，自然不能對你說得很詳細，

至於以後的情形……」

關山月道：「以後的情形我都明白了，不過陰麗華怎麼會眞正嫁給張老伯？又怎麼會到此地來成立太極幫呢？」

劉三泰一笑道：「陰麗華受張老爺子療疾之德，發誓非他不嫁，剛好我也跟您上了巫山，對你們的情形比較淸楚，陰素君帶着女兒來找我，要我幫忙找到張老爺子，我知道張老爺子在天魔教中，却不敢去找他，直到前一陣子，張菁菁姑娘找到了我，也見到陰姑娘，問明白情形，消除了她對父親的誤會，同時也作了一個決定……」

關山月問道：「什麼決定？」

劉三泰道：「她準備成立一股勢力，與天魔教正面相抗，叫我召集人馬，我只認識樂家母女，便把她們找了來，結果事情又起了變化，張老爺子不知用什麼方法收服了一個怪人，這個怪人的武功足可制服謝靈運！……」

關山月知道那個怪人一定是蛇神，連忙問道：「他們都在山上？」

劉三泰點一點頭，道：「不錯！張老爺子不願再問世事，決心在山上終老，陰麗華一心想嫁給他，張菁菁姑娘也希望老父有人能侍奉天年，極力促成這件事，同時，還堅持推舉陰姑娘爲太極幫的掌門人……」

關山月皺眉道：「爲什麼要取這個名字呢？」

劉三泰笑道：「這也是張姑娘的孝思，無極而太極，表示太極門是出於無極，因爲她當年也殺害了陰家好幾個人，用這個方法來表示對無極派的歉意，其實以太極幫現在的聲勢，無極派斷難望其項背……」

關山月心情一鬆笑道：「你現在是太極幫的司賓，難怪春風得意！」

劉三泰嘻嘻一笑道：「令主太客氣，我不過是人頭熟一點，太極門今天才正式成立，我正準備柬邀天下武林前來！……」

關山月忽然又問道：「張姑娘對天魔教作何處置呢？」

劉三泰道：「張姑娘是個很仁慈的人，她不願意趕盡殺絕，昨天祁浩率衆離去時，張姑娘很嚴峻地告誡他，叫他以後不得爲非作歹，否則一定不饒他，祁浩連一個屁都不敢放，乖乖地走了……」

關山月興奮地道：「菁菁眞是個了不起的人，天魔教旣除，天下大事定矣，她這一下眞是功德無量，我應該好好地向她道賀一下！」

劉三泰却䀹䀹眼睛，支支吾吾地道：「令主！您……」

關山月微異道：「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好了！」

劉三泰沉吟良久才道：「令主！張姑娘關照過，說任何人上山她都肯接見，就是不肯見您，而且她也不讓您上山！……」

關山月一怔道：「她不肯見我？」

劉三泰遲疑地道：「是的！她還說過，萬一您來了，她有兩句話轉告，說今後天下安危都由她來負責叫您儘管放心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關山月怔怔地道：「她眞的這麼說嗎？」

劉三泰道：「我有幾個腦袋敢說謊話！令主！我看出她對您的感情極深，這也許是一時的氣話，您不要放在心上……」

關山月呆住了，劉三泰想了一下道：「山上都是您的故人，大家都渴望見您一面，尤其是柳堂主與樂小虹姑娘，她們都時時把您掛在口上，我想您還是上去一趟吧，我拚着割下腦袋，也要負起這個責任，也許她見了您的面，會改變了心意……」

關山月想了一下，黯然地搖搖頭道：「不用了！相見不如不見，見了面也沒有什麼好說，我知道她有這種成就，已經很滿足了！」

說着招呼江帆回頭就走，劉三泰却追上來道：「令主！您旣然不願意上山，不妨在這裏等一下，我可以把其他的人叫下來，他們都渴望着見您一面呢！……」

關山月連忙道：「不必！不必！我誰都不想見，你根本不必說我已經來過，劉三哥，再見了，祝一切愉快順利！」

說完與江帆急急地走了，一直到遠遠地離開了五台山區，他才放慢腳步，江帆見他臉色沉重，怯怯地道：「關大哥！張姑娘是爲了我才跟您決裂的吧？」

關山月輕輕一嘆道：「我相信不是！」

江帆不信道：「那她爲什麼不見您呢？」

關山月搖頭道：「妳不會懂的！」

江帆睜大眼睛，可是關山月不肯再說下去了。停了半天，她才低低地問道：「關大哥！現在我們上那兒去呢？」

關山月不禁一怔，茫茫天涯，他竟然想不出一個去處，自從他初次大漠上以明駝令主的身份出現後，一直沒有停歇的機會，也一直爲着未了的事情在忙碌着，現在似乎沒有他可做的事了？

他胃立願獻身於除暴安良，然而太極幫的成立，分去了全部的責任，使他頓時有一種茫然無所適從的空虛之感。

呆了半天他才輕輕一嘆道：「現在我只好到巫山的後峯去看李塞鴻的事情辦得怎麼樣，不過我怕去到那兒已經太遲了！」

江帆道：「遲了？怎麼會遲了呢？」

關山月道：「温姥姥既有了結因果之心，李塞鴻的事一定會很順利地完成，所以我說遲了……」

江帆想想道：「那我們也應該去問一下你父親的墳墓在那兒，幫助李塞鴻把你父母的骸骨合葬在一起！……」

關山月點一點頭，道：「那是我目前唯一可做的事……」

江帆又問道：「以後呢？」

關山月沉思片刻道：「以後我們就回到大巴山的廣寒宮中，安安靜靜地過日子，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江湖上大概不再需要我了！……」

言下不盡惆悵，江帆看得出他的心情，乃輕輕地道：「關大哥！你一定過不慣那種日子吧！」

關山月抬眼道：「妳怎麼知道我過不慣那種日子呢？」

江帆幽幽地道：「我也說不上來，可是我知道像你這種人，絕對不會安安靜靜地生活，因爲你就像是一匹無韁的野馬！……」

關山月怔然道：「無韁的野馬？妳是說我除了廝殺之外，就沒有別的生活方式了，妳知道我天性最厭惡殺人！……」

江帆輕輕一笑道：「我不是說你喜歡殺人，可是我相信你絕對無法安於平靜，只要一聽見兵鐵交鳴的聲音，你心中的熱血就會沸騰起來，老驥伏櫪，雄心不已，何況你還沒有老！……」

關山月正想抗辯她的評語，忽然聽見背後馬蹄急響，回頭一看，却見張菁菁騎在一頭駿馬上如飛地趕來。

他不禁怔住了，呆呆地等她馳馬到了跟前，張菁菁跳下了馬，兩眼直望着他，目中一片柔情，却是一言不發。

等了半天她才低聲道：「關大哥！你不會恨我吧！」

關山月道：「我沒有恨你的理由，只有被你恨的理由！」

張菁菁連忙搖頭道：「不！關大哥！你弄錯了，我絕不是爲了自己不見你，更不是爲了我恨你而不見你，我沒有半點恨你的意思！……」

這一來又把關山月弄得呆住了！……

張菁菁見關山月儘呆不開口，禁不住又問道：「關大哥！你明白我的話嗎？」

關山月搖頭一嘆道：「菁菁！我實在不懂！」

張菁菁苦笑一下道：「關大哥！你歷刦情場，終於有着一個美滿的歸宿了，可是五台山上，偏多怨婦，相見不如不見……」

關山月心如刀刺，連忙擺手道：「好了！菁菁，妳不要再說下去了！」

張菁菁幽怨地看了他一眼，終於低低地道：「我綜觀一下這幾年武林糾紛，莫不出之於情孽作祟，目前我的力量還壓得住，但是我不敢永遠擔保下去！」

關山月連忙道：「菁菁！我完全明白妳的意思，不過妳要知道我……」

說時他忽然想到江帆就在旁邊，忙煞住口不往下說了，然而他眼睛裏却把未盡之意表露無遺！

張菁菁居然明白了，點點頭道：「關大哥！我完全懂得你的意思，所以我對你並不懷恨，對能夠身事你左右的江姑娘也沒有嫉妬……」

關山月忽然動容一拱手道：「菁菁！人之相知貴於心，對於妳這一番知己之情我將永生難忘，因此我就不再多說了！」

張菁菁口中微露悵然之態道：「關大哥！你今後作什麼打算！」

關山月道：「我還有一件未了之事，等那件事辦完後，我很可能終老大巴山上的廣寒宮裏，永遠不履人世了！」

張菁菁又點點頭道：「好！那我就不再躭擱你了，你請吧！不過你一定要記住我們仍是很好的朋友，假如你有什麼需要我効勞的……」

關山月搖頭道：「我相信不會有了，我的事只有自己才能解決，任何人都帮不了忙，可是我會記住妳的話，假如妳有空的話……」

張菁菁搶着道：「我會去看你的，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關山月一怔道：「妳任何時候都是我最歡迎的客人！」

張菁菁苦笑一下道：「關大哥，我不相信你永遠是一條無羈的神龍，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在什麼時候才會找到那條情感上的枷鎖，所以我才把重逢之日約在不定之期，老實說，我要看的不是你，而是那個……」

關山月擺手道：「那是不可能的！」

張菁菁不以爲然道：「我不相信，你師父等了二十多年才找到自己，你也會更久，但是我相信在你這一生中，必然會有那一天！」

關山月默然片刻後才一拱手道：「菁菁！再見了！」

張菁菁也黯黯低聲道：「再見！關大哥！再見！江姑娘……」

江帆一直在旁邊呆呆地聽着，這時忽然道：「張姑娘！妳的五台山上還能多收容一個人嗎？」

張菁菁怔了一怔道：「妳怎麼忽然想出這句話

來了！」

江帆面色一變道：「多虧妳跟關大哥的這一番談話，才使我明白了自己該去的地方，我是屬於妳們那一羣的……」

關山月也怔住了，連忙道：「江帆，妳什麼地方來的這個念頭？」

張菁菁也道：「江姑娘！五台山上是離人怨婦的地方，妳是關大哥的妻子，你們將來的日子是多麼美好！」

江帆淒然道：「關大哥！張姊姊，你們不要騙我了，雖然我懂的事情很少，可是我對應該明白的事並不糊塗……」

張菁菁怔然片刻道：「江姑娘！我不知該對妳說什麼才好，可是我並不拒絕妳參加五台山的怨女行列……」

關山月大急道：「菁菁，妳……」

張菁菁正色道：「關大哥！我無意破壞你們的婚姻，但是我覺得江姑娘離開你未嘗不是一件明智之舉……」

關山月欲語無詞，江帆却淚光閃爍地道：「關大哥！是我自己要離開你，我們的婚姻雖然只是口頭之約，我依然會爲此而永遠感激你……」

關山月低聲道：「江帆，我不是那種反覆無常的人……」

江帆點頭道：「我明白！你是個好人，你答應娶我雖然只是出於憐憫，可是我相信你會好好待我的，不過我還是要離開你！」

關山月沉默片刻才道：「我不會負妳的……」

江帆連忙道：「不要這樣，你若是如此固執，我的離開便沒有價值了，我之所以要離開你，就是要給你充分的自由去從事更好的選擇，我這樣做並不後悔，我會像張姊姊一樣，永遠地守着你……」

張菁菁忍不住用手攬住她的肩頭道：「江姑娘，妳怎麼想得通的？」

江帆苦笑道：「我本來還是懵懵懂懂的，直到聽了你們的談話後，我才眞眞地明白，妳說得很對，關大哥是一條無羈的神龍，他的心中從未愛過一個女人，到現在爲止，他的一切行爲，都是受着道義所迫！關大哥！我沒有說錯吧！」

關山月沒有說話，張菁菁却顫着聲音道：「妳沒有說錯，而且妳比我說得更透澈，關大哥爲我冒死上大巴山，慨然答允妳的婚約，都是爲着道義的束縛，其中絕沒有愛情的成分，當然他對我們並不是絕對無情，只是那種感情並不足以滿足我們的需要！所以……」

江帆飛快地接口道：「所以我們只有在希望中等待！」

張菁菁苦笑一下道：「妳還有這個希望，我連這一點也死心了！」

江帆抬起臉道：「只要關大哥的心中沒有別人的影子，我們始終是有希望的，張姊姊，妳不要灰心……」

張菁菁慘然道：「我認識他最早……」

江帆道：「妳給他的最多，愛他也最深……」

張菁菁點頭道：「到目前爲止可以這麼說……」

江帆連忙道：「將來不會有人比得上妳了！」

張菁菁一咬牙道：「可是依然不能使他動心，我還有什麼指望呢！」

江帆也默然了，關山月却難堪地道：「菁菁！妳們把我說成一個天性涼薄的人了！」

張菁菁搖搖頭，忽然莊容道：「關大哥，我沒有這個意思，我相信江姑娘也沒有這個意思，在我們心中，你仍然是一個最值得尊敬的男子漢，值得我們爲你作一切的犧牲，所以我們都不恨你，而且還爲你祝福……」

關山月怔然片刻才道：「謝謝妳們，我永遠感激妳們！」

江帆却正色道：「關大哥！我們不要你感激，正如我們不要你勉强的感情一樣，我會跟張姊姊永遠厮守在一起！」

張菁菁展顏一笑道：「當你找到眞正的愛情時，我們會去看你的！」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想不會了，世上不會有人比妳們倆更了解我！」

江帆道：「那你可以來看我們，當然那時你一定要懷着眞正的愛情，不管是對誰，我們都一樣地歡迎你！」

關山月一拱手道：「這倒是可能的，目前我的心情很亂，給我一段時間平靜地思索一下，或許我會有那種需要！」

張菁菁道：「在感情的選擇上，你有充分的自由！」

關山月莊容道：「假如我決定愛一個人，一定在妳們二者之中……」

張菁菁微笑道：「關大哥！你不必把自己限制得這麼死，感情的事不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可是爲了你這句話，我們一定會等着你的……」

關山月忽然一笑道：「那妳們也不必把自己限制死了，假如妳們找到……」

張菁菁莊容道：「不可能的！我們對自己都着相當了解！」

關山月不敢再說下去了，飛身上馬道：「那再見了，請爲我珍重此身……」

他不敢多看她們一眼，也不敢多說什麼，策着馬，飛快地離開了，兩個女孩子淚涔涔地望着他的背影。

騎塵由濃而淡，直到完全消失後，江帆才哽咽着道：「他還會回來嗎？」

張菁菁用手抹抹淚水道：「誰知道呢？不過妳已經放他走了，就不必再存那種希望了，否則只有徒增自己的痛苦……」

江帆却幽幽地道：「不！關大哥爲人義重如山，我相信他一定會回來的！」

張菁菁牽過她的馬道：「別去想他了，我們只需要獻出自己以求心安，却不能要求他怎麼樣，要想得到這樣的一個男人，只有這個方法，妳離開他是對的，否則妳只能得到他的人，却永遠無法獲得他的心，本來他……」

江帆道：「本來他只是屬於妳一個人的，現在却……」

張菁菁笑笑道：「不錯！現在却必須與妳分享了，不過我並不後悔，我一個人的力量也許太單薄，加上妳，我們就不會失去他了！回去吧！五台山上有許多事要做呢，我們或許會等很長久的一段時間……」

兩個人扭轉馬頭，在蹄聲中步向回程！

× × ×

關山月策馬狂奔，幾次想回頭看看，但終於忍住了，他知道兩個女孩子一定在目送他的背影！

擺脫了江帆，他有着釋然之感，却也不無悵惘之憂！

張菁菁的確是了解他最深的一個人，居然把他的內心赤裸裸地解剖出來了，像一面鏡子，活生生地照出他的一切！

從第一次在荒漠上以明駝令主的身份初現江湖，他的心中就只有着一股難以遏制的豪情。

張菁菁是第一個接觸到的女孩子，其次是孔玲玲（那時他是處在渾渾噩噩的狀態中，完全不知道她也曾對自己有過一段綿綿的情意），然後是樂小虹，柳依幻，江帆，一直到最後在千蛇谷中重晤小仙奴靈姑……

這些女孩子都曾或隱或明地對他流露過愛意，有的深可刻骨，有的轉愛爲恨，有的隱約之間。

可是沒有一個女孩子會令他眞正動心過！

想了半天，仍是沒有結果，他開始懷疑自己起來了，除了自己是個不近人情的怪物外，他想不出別的理由！

他的目標是往巫山，看看李塞鴻與温嬌會晤的結果！

由晉入蜀，沿途都是山地，路途崎嶇，騎馬不但辛苦，而且反而緩慢，因此他決改由水路前往。

所以到達秦中，他立即棄馬就舟，順漢水而下鄂東，在夏口換船直駛長江而西行入蜀。

運氣很好，當他的輕舟抵達夏口時，恰巧有一條大船正待解纜而行，顧不得旅途勞頓，他又搭上那條船。

這是一條長江的客船，船上的搭客人品複雜，因爲他到得較遲，客艙都已被人佔去了，他只好擠在統艙中！

統艙中的人品更雜了，有拉牽的脚夫，貨販的小商人，探親的鄉農，也有一些走江湖的賣藝人！

這批人都是從來沒有接觸到的，偶然相處在一起，倒也別有風味，雖然人家因爲他的衣着與氣度不凡，對他特別客氣，一個小商人還特別讓出自己舖位給他，使他感到很不過意！

正值金風送爽的深秋，天微有寒意，又值連陰霾，綿綿秋雨，別增離人愁緒，使得大家的心都很沉重！

關山月一時高興，掏出一塊銀錠，向船家買兩罈好酒與十幾斤醃肉，邀請全艙的人同酌！

這一番豪華的舉止在他只是興之所至，却使全艙的人都對他側目相視，態度益發恭敬了！

關山月原來是閒得無聊，想與大家同樂一番，這一來反而弄得不自在起來，只好避開阿諛的羣。

一個人蹲在鋪上喝悶酒，心裏不痛快，酒喝來也不是滋味，可是他忽然被另一個吸引了注意，那是走江湖的算命先生，形容枯槁，面皮黧，想是飽經風霜，看起來約有五六十歲，然而關月認爲他不會有這麼老，那人擎着一方破蔽的布，上面寫着，「吳口天直言論相，馬前神課，預休咎！」

這是星卜者的招牌，差不多千篇一律，並沒出奇的地方，可是關山月注意的是那布招上的一字體！

那幾個字筆力雄健，比諸顏黃名字毫無遜色看他落拓的樣子，當然不可能是化錢請別人代寫的，可是這一手字比廣寒宮中的體書還見高明

再者這人的態度也很特別，大家都在開懷暢飲的時候，他一個人落落寡歡，對放在面前的酒肉同未睹！

關山月看了半天，終於忍不住過去一揖道：「先生爲什麼不喝酒？」

那相士淡淡地道：「無功不受祿，在下自己買不起酒喝，却不願接受嗟來之食，更不願接受人家的布施！」

氣語十分冷淡，而且連眼睛都不抬一下！

關山月倒不在乎，旁邊的人却忍不住了，尤其是那個讓出鋪位的小商人，更是鼓起眼睛怒叫道：「你這傢伙簡直混帳，這位公子爺是一片好意……」

說着攘袖作態，好像要動手揍人，其餘的人也跟着附和叫嚷起來，關山月連忙攔住那個商人道：「各人有各人的自由，這個倒是不能勉强！……」

那商人仍是不服氣道：「他不領公子的情沒關係，可是不能亂說話，照這樣講來，我們豈不是成了接受公子的布施了……」

關山月也覺得那商人的話不錯，乃笑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下請各位喝一杯水酒，只是想跟各位交個朋友，承蒙各位看得起，在下十分感激，兄台何必爲一點小事而生氣呢？」

經他這一婉轉解釋，那商人倒是消下了氣道：「公子這樣講，我們倒是不敢當，可是這傢伙出言不遜，實在混帳，非要他作個明白交代不可！」

那相士一睜眼道：「要怎樣交待？」

商人瞪眼道：「至少你得向大家道個歉！」

相士淡淡地道：「那也沒什麼，可是你一連罵我兩句混帳，又該如何交代呢，是不是也應該向我道兩個歉！」

那商人一翻眼道：「你本來就是混帳！」

相士伸出枯瘦的手指計數道：「三句……」

那商人忽然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你也會打算盤，今天碰上我這個做買賣的你可佔不了便宜，不錯！我一連罵了你三句，可是我們全艙除了這位公子外，還有十九個人，你一句話把我們全罵上了，扣掉三個你還欠十六個混帳呢。」

那相士翻翻白眼一嘆道：「我們跑江湖的碰上你們做生意的，還有什麼話說，可是我生來是一副死硬骨頭，要我道歉是辦不到的……」

那商人鼓起眼睛，相士却接着道：「你若是認爲不合算，不妨再罵個十六個混帳！」

商人倒怔住了，歇了片刻才道：「我沒有那麼好精神……」

相士却不依道：「不行，你非罵不可，我平生最怕欠人家的債，尤其是欠你們這些黑心的生意人，一分銀子，利上滾利……」

那商人哈哈一笑道：「不錯！今天你可倒上霉了，我就是專靠放高利貸起家的，今天你欠下十六個混帳，過了兩三年，我算盤子一打，連你十八代的祖宗都可以算成混帳！」

關山月覺得這商人的話太尖刻了，方自一皺眉頭，其他的人却哈哈大笑起來，那相士却毫不生氣，淡淡地道：「我欠你只有一個混帳，其他都是人家的，因此算起來，你還倒欠我兩個，希望你記清楚，到時候我討起帳來，只怕你還不起！」

那商人哈哈一笑道：「只要你算得出，我就還得起！」

說完不再理他，自顧與別人喝酒去了，關山月却爲之一怔，覺得這兩個人都不太簡單。

可是從外表看來，他們一個是落拓的窮江湖客，一個是土頭土腦的小商人，實沒什麼起眼之處。

而且自己與他們同船已有一天，也不見他們有什麼特殊的行動，心中懷着疑問，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道：「請教先生……」

那相士一舉布招道：「我是算命的，除了問卜之外，無可奉告之處！要找算命，就必須先談好價錢，以免事後夾纏不淸！」

關山月一怔道：「兄弟只想請教一下先生貴姓大名！」

那相士指指布招道：「上面寫得明明白白！」

關山月怔然道：「先生的本名就叫吳口天！」

相士點點頭道：「不錯，這個名字既屬算命身份，又得拆字之機，對吃這一行飯的說來，再恰當也沒有了！」

關山月正想開口，那相士又道：「閣下要算命，先談價格！」

關山月一笑道：「那我就請先生算命吧！不知先生要多少報酬？」

他是存心要摸清這相士的來龍去脈，可是那商人又擠了過來，含笑對關山月一拱手道：「公子！你不必聽他胡說八道，他的命相要是眞的靈驗，就應該先替自己算算什麼時候可以發財……」

那相士哼了一聲道：「我自己早算過了，這一輩子都不會發財！」

關山月連忙道：「請先生說個數目！」

商人又插進來道：「公子不一定聽他胡說八道，不妨由我來跟他談價錢，對於討價還價，我最內行了！」

關山月微笑道：「不用了，不過是幾兩銀子的事，用不着斤斤計較！」

那商人微笑道：「公子說得太多了，像這樣子的算命先生，兩個銅錢就足够打發了，你看他的樣子那有賺銀子的命！」

關山月正覺得這商人說話太過份，而那相士却道：「我的相金與我自己的命無關，完全看對方的命而定，命有貴有賤，貴至千金不多，窮者分文不值！」那商人微笑道：「你看我這一條賤命究值多少錢？」

相士端視片刻道：「照你的命相看來，的確一文不值！」

（未完待續）

五雷轟頂（下）

兩期完俠義奇情小說

倪匡·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元朝末年，兵荒四處，反元志士龍麟、貝奮、陳英群三人佔據飛龍寨，兵精粮足，元軍統帥脫脫丞相兩度揮軍征剿，均鎩羽而歸。梟雄洪威與脫脫丞相勾結，設計追入飛龍寨，說服龍麟等，義結同盟，帶領全寨人馬，攻城掠池，自封爲大將軍，那日，奸細張作明送來脫脫丞相密函，洪威閱後，毒心立起，把剛自巡視軍情歸來的龍麟殺斃書房，繼而貝奮也遭了毒手，只龍珠兒得貝奮死命糾纏着洪威，倖逃虎口，擬往城外通知陳英群，然而洪威也已想到這一毒着，邊搜捕龍珠兒，邊命人往召陳英群回城議事——

險死還生脫虎口

在那時，龍珠兒也已想到，在現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能幫助自己的，只有飛龍寨的舊人了！

飛龍寨中，有幾個頭目，雖然已被削了兵權，改調他職，但是，仍在城中，若不去找他們求助，自己想要出城，只怕千難萬難！

龍珠兒一想到了這一點，立時又貼着墻，向前走去，不一會，她進了一條巷子，來到了一扇黑漆門前，抓住了銅環，叩起門來。

只聽得門內有人問道：「什麼人？」

龍珠兒忙道：「快開門，我要見邱頭目！」

門內那人呆了一呆，接着，門栓聲响起，門打了開來。開門的却是一個老者，龍珠兒依稀認得他，是飛龍寨的一個老嘍囉，那老嘍囉一看是龍珠兒，神情惶急，狼狽，也吃了一驚，道：「龍姑娘，你——」

龍珠兒不等他講完，便直闖了進去，高聲叫道：「邱頭目，他在麼？」

她大聲一叫，只見前面燈光閃耀，一個長大漢子，持着巨燭，走了出來，那人正是飛龍寨的二頭目邱會。龍珠兒這時見到了他，宛若看見到了親人一樣，心中一陣發酸，淚水已奪眶而出。

邱會迎了上來，看到是龍珠兒，便自一呆，見她雙淚直流，更是吃驚，竟不知說什麼才好！

龍珠兒一面哭着，一面道：「邱頭目，你能設法送我出城去麼？」

邱會驚魂甫定，忙道：「怎麼了？」

龍珠兒的身子，不由自主在發着抖，道：「洪威殺了大寨主和二寨主，他——」

龍珠兒的話還未曾講完，邱會陡地一震，連手中的燭台，也「噹」地一聲，跌到了地上。

龍珠兒苦笑了一下，心中又是一陣難過，道：「邱頭目，洪賊猙獰面目，已然顯露，只怕凡是飛龍寨的舊人，他都不會放過，我無法逐一通知，你還要知會兄弟，早作打算的好！」

自龍珠兒口中說出來的消息，實在令得邱會震驚得目瞪口呆，直到龍珠兒這一番話講完，他才聲音發着顫，道：「龍姑娘，那你……怎麼辦？」

龍珠兒道：「我要去見三寨主，但是我看洪賊必然已在城上加緊防守，不知你有什麼法子，可以帶我混出城去？洪賊必然已派人去害三寨主，這事萬不能遲了！」

邱會急得團團亂轉，道：「只有請龍姑娘委曲一下，扮着下人，隨我出城去！」

龍珠兒道：「你行得通麼？」

邱會苦笑道：「除非是洪威親自守城，不然，不論守城的是那一位將官，總還可攀得上三分交情，不致於留難我，龍姑娘快請改裝，我就備馬！」

龍珠兒答應了一聲，匆匆走了進去。邱會立時吩咐下去，備妥了四匹駿馬。不一會，龍珠兒換了下人的服飾出來，邱會又挑了兩個心腹小嘍囉。四人上了馬，馳出了街道，邱會便道：「龍姑娘，要找三寨主，得從北門走，北門的防守，一定最嚴，我們趁其不備，就由南門走，至多繞一個圈子，你看如何？」

龍珠兒心中雖然着急，但是也明白欲速則不達的道理，是以點頭道：「只好如此！」

他們一行四騎，馳向城南。這時，本來已應該是天色將明時分了，可是却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天際雷聲隆隆，眼看一場豪雨，就要降落。

他們四人，也不敢點火把，只仗着對城內的地形熟悉，向前急馳，等到他們快馳到城門時，天際才現出了一絲灰白色，而傾盆大雨，也已嘩嘩地落了下來。雨勢是如此之豪，以致片刻之間，他們四人的身上，已然濕透。雨水傾着他們的身子和馬身，直往下淌，馬蹄過處，水濺起老高來。

及至馬兒到了城邊，天色已有點濛濛亮了，只見城門緊閉，門前一處排開，是二十個執着長戈大矛的士兵，四騎一到，便有兩個軍官，迎了上來，那兩個軍官的甲冑，也全部濕透了，他們大聲喝道：「來者何人？」

邱會一馬當先，馳向前去，道：「張哥兒，吳哥兒，怎地不認識我了？」

那兩個軍官抬頭仔細看去，認得是邱會，須知邱會本來是飛龍寨的大頭目，雖軍職被削，地位仍然極高，是以兩個軍官忙道：「原來是邱大人。」

邱會忙道：「快開城門，大將軍命我有要務，要出城去，躭擱不得。」

那兩個軍官互望一眼，一個道：「邱大人，我們才接到將令，任何人出城，皆需大將軍令箭！」

雨水直淋了下來，就在邱會身後的龍珠兒，一聽得那軍官這樣說法，不由自主，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暗叫道：「糟了！」

但是邱會畢竟是老江湖了，臨危不亂，「啊啊」笑着，抹着臉上的雨水，道：「吳哥兒，旁人要令箭，莫非我也要麼？」

那兩個軍官互望了一眼，道：「邱大人自然是大將軍的親信。可是……可是上命難違。如果沒有令箭，我們擅開城門，那便是死罪！」

邱會一翻身，下了馬，道：「兩位說得好，難得兩位如此盡職，大將軍知了，必有重賞。」

那兩個軍官道：「還望邱大人美言——」

他們兩人才講到這裏，只聽得邱會，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雙臂一振，「呼呼」兩聲響，那兩個軍官，已然中掌。一中掌，他們兩人的身子，便在豪雨之中，向外跌翻了出去，在地上打着滾，口中鮮血狂湧，再也難以起身。

邱會掌才發出，身子便向前竄了出去，守在城門前的二十個士兵，各挺長矛，迎了上來。邱會厲聲喝道：「可有飛龍寨的舊人在？洪威狼子野心，已殺了大寨主，二寨主，快助我開門逃走！」

邱會厲喝聲未絕，已有六七個士兵，將挺出的長矛，陡地收了回去。

其餘的士兵，還在猶豫間，那幾個士兵已然齊聲叫道：「願隨邱頭目一起逃走！」

一面叫着，一面早有兩三個士兵，轉過身去，拉開了木栓，推開了城門，龍珠兒一見這等情形，策馬便向前，衝了過去，只聽得邱會叫道：「龍姑娘你小心上路，我不能遠送了！」

龍珠兒的心中，又是一陣發熱。

她心知邱會留在城中，還要去通知飛龍寨舊日的大小頭目，早作打算，城門既開，他自然不必再與自己隨行了，龍珠兒在馬上，回過頭來，豪雨如注中，只見那二十個士兵，已各自在混戰，龍珠兒也無法再看下去，連連催馬，馬蹄踐得積水四濺，向前疾馳而出。

她策着馬，繞着城墻，轉了一轉，到了向北的大路，策騎而馳，雨越來越大，向前看去，簡直只見白茫茫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而路上的積水，也有好幾寸深，馬兒如同在小溪中馳騁一樣。

眼看雨勢如此之大，實在再難向前去了。龍珠兒四面張望着，只見前面路邊，依稀可見一個老大的竹棚，那想來是路邊的茶棚。

龍珠兒心想，雨如此之大，自己無法趕路，洪威派出的人，一定也難以趕路，不如暫且歇上一歇，要不然，趕壞了牲口，只怕更麻煩了！

她策着牲口，向那竹棚馳了過來。到了棚前，只見簷前的滴水，宛若瀑布一樣，龍珠兒將馬帶到了簷下，翻身下了馬，走進了棚中。

這時，她滿面都是雨水，簡直什麼也看不清，進了竹棚，鬆了一口氣，伸手在臉上抹了抹，只見偌大的竹棚之中，冷清清地，除了茶博士之外，只有一張桌上，坐着三個人。

那三個人，這時正抬着頭，在打量龍珠兒。龍珠兒一看到他們三人，便大吃了一驚。那三個人中，正中那個瘦削漢子，龍珠兒不認識他是誰，但是兩旁兩個，正是大將軍府中的人，是洪威的親信，她却是認識的！

龍珠兒一和兩人打了一個照面，心中一怔，立時便轉過身去，可是却已然遲了一步，只聽得那兩人異口同聲叫道：「龍姑娘！」

那三人之中，龍珠兒不認識的那人，正是張作明，張作明這人，何等精明，聽到了一聲「龍姑娘」他心中大喜，「咯咯」一笑，道：「眞巧啊！」

龍珠兒足尖一點，已向外竄了出去。

龍珠兒才一向外竄出去，張作明伸手在桌上一拍，陡地站了起來，只見他伸手在腰帶之上，按了一按。他腰帶正中，是一個鼓起約有寸許的長方盒，一按之下，機簧響起，一蓬細針，電射而出！

那一蓬細針的來勢，實是突兀之極，人家發暗器，就算再快，總也得揚起手來，然而張作明的腰帶正中，却扣着一個機弩盒，順手向腰際一拍，大蓬細針，便已電射而出，而當細針射出之際，他人仍然向前，直撲了過來！龍珠兒在陡然之間，看到眼前精光閃耀，一時之間，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等到她定下神來，發現那是大蓬細如牛毛的細針時，那蓬細針，已然散了開來，離她不過五六尺了。龍珠兒心知，這種細針，最是歹毒，一見細針已來得如此之近，她發出了一下驚呼聲，軟鞭一揮，扯住了一張桌子，一振手臂，將那張桌子，疾揚了起來！

幸而龍珠兒這時，是在一個茶棚之中，身邊就有着老大的方桌，不然，想要避過那一蓬細針，只怕是千難萬難了。這時，她一扯過了那張桌子來，只聽得「拍拍」連聲，桌子擋在她的前面，那一大蓬細針，全都射在桌面之上！龍珠兒驚魂甫定，手臂又是一抖，那一張桌子，「呼」地帶起了一股勁風，向張作明直飛了過來。

張作明在射出飛針之後，眼看龍珠兒還在發怔，而大蓬飛針，已然散了開來，心中這一喜，實是非同小可，因爲除了龍珠兒，再要誘殺陳英羣，便不是難事，可以說是除了心腹大患！

而龍珠兒、陳英羣若是相繼除去，他自然是立了大功一件，從此富貴榮華，皆可來臨了！

他心中高興，向前撲出的勢子更急，只等龍珠兒一中針，他再趕向前去，拳腳交加，可以立時將龍珠兒打死，却料不到突然之間，事情生出了變化，龍珠兒不但就近以軟鞭纏住了一張桌子，揚了起來，以桌面作盾牌，將飛針盡皆擋去，而且桌子還向他飛了過來！

張作明人雖然狡猾靈敏，可是這一下變化，却也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他心中陡地一怔間，桌子已飛到了他的身前。

張作明在情形突變之下，根本連攷慮的餘地也沒有，雙掌一翻，便向桌子擊去，只聽得「叭叭」兩聲響，他雙掌已擊在桌面之上，隨着那兩聲響，那張桌子，「嘩啦啦」響着，已被他雙掌之力，擊得一起散了開來，碎木四濺，可見張作明的掌力，也非同凡响。

龍珠兒一抛出桌子，人便向外退去，這時已快退到了茶棚之外，她眼看桌子被張作明擊碎，手中的龍頭鞭已然揚了起來。

可是，也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間，只聽得張作明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叫聲，面色大變，身子一幌，「騰騰騰」向後，連退出了四五步去！

龍珠兒看了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爲愕然，因爲張作明一上來就發暗器，聲勢洶洶，自己雖然人急智生，抛出了一張桌子，可是他還有兩個帮手，還是他佔着極大的上風，何以在刹那之間，竟像是身受了重傷一樣？莫非茶棚之中，另有高手在帮助自己麼？

龍珠兒一想到這裏，忙抬頭看了一看，然而茶棚之中，除了他們幾個人之外，並沒有別人。

龍珠兒無心戀戰，也無暇去想及究竟，她一看到張作明後退，立時想到，此際不走，更待何時，是以一抖手，一鞭砸在地上，「叭」地一聲響，地上立時出現了一道深深的鞭痕。

而她的身子，也就着那一鞭之力，向上疾翻了起來，翻出了茶棚之外。

一到了茶棚之外，大雨淋了下來，龍珠兒只看到茶棚外有馬拴着，一時之間，也分不出何匹馬是自己的，身子落了下來，落在一匹馬的馬背上。

她上了馬背，才聽得茶棚之中，洪威那兩個親信，一起呼喝了起來，龍珠兒扯起韁繩，反手連抽了幾鞭，抽在另外三四馬上。

她那三鞭，下手極重，抽得那另外三四馬，一陣哀嘶，一起倒了下來，她自己已然策騎，冒着大雨，向前疾馳了出去。

當她馳出了兩丈許之後，轉過頭來，看了一看，只見洪威的那兩個親信，也已趕出了茶棚，可是龍珠兒知道，他們沒有了牲口，是萬萬追不上自己，自己絕對可以先他們一步，趕到陳英羣的軍營之中的了！

她不再回頭觀看，連連策騎，馬兒冒着大雨飛馳，四蹄起處，水花濺起老高，龍珠兒全身上下，早已濕了個透，她也不以爲意，只求快快趕路，趕去見陳英羣。

却說那兩個洪威的親信，到了茶棚之外，眼看三四馬倒地不起，而龍珠兒却已策騎遠去，心知一定追不上，立時又折回茶棚來。

他們兩人，回到茶棚之中，都不約而同，向張

作明望了過來！

張作明剛才一出手就放暗器，可是在擊碎桌子之後，却又立時後退，龍珠兒才有機會逃走，他退得十分突兀，倒像是有意放走龍珠兒一樣，那兩人心中，不免有多少起疑，但是他們也知道，張作明是洪威的舊識，是以只是望住了張作明，倒也不敢開口相責。

張作明望着他們，苦笑了一下，突然手掌一翻，攤開了手掌來。

那兩人在突然之間，見張作明翻掌，還只道張作明要突然動手，吃了一驚，身子立時向後，疾退出了一步，可是等到張作明的雙掌，攤了開來，他們兩人，一起定睛望去時，却又不禁大吃了一驚！

只見張作明的雙掌掌心，鮮血汩汩而出，皮開肉綻，滿是鮮血！

那兩人不禁呆了，齊聲道：「這……這……」

張作明又苦笑了一下，勉強握住了手，向散落在地上的一塊桌面，指了一指，兩人忙循他所指看去，只見那塊桌面上，釘着許多細針，兩人這才恍然大悟，明白張作明何以突然後退！

原來龍珠兒以桌爲盾，那一蓬數百枚飛針，一起射在桌面之上，但是寸許長的飛針，射中了桌面，並未全都沒入，至少還有一半露在桌面之外，當桌子向張作明飛來之際，張作明在急切間，未曾料到這一點，雙掌竟一起拍向桌面，針尾一樣銳利，盡皆刺入他的掌心之中，可以說是痛徹心肺！

張作明在猝然之間，受此重創，自然立時面上變色，倉皇後退，給了龍珠兒一個極好的逃走機會，而龍珠兒雖然能趁機逃走，至於她爲什麼能有這個機會，她自己還是一直未能明白！

當下，那兩人看到張作明的雙掌，血肉模糊，一驚之後，心中恍然，忙道：「張先生，走了龍珠兒，這裏離陳英羣的駐地不遠，龍珠兒定然可與陳英羣會面，大將軍面前，我們如何交代？」

張作明吸了一口氣，道：「人是追不上了，我們快回大將軍府去，另想辦法！」

那兩人苦笑道：「龍珠兒臨走時，傷了三匹牲口，我們無馬可騎。」

張作明又驚又怒，道：「無馬可騎，就只好走回去！」

他用力扯脫了衣襟，撕成了布條，裹在雙手之上，大踏步便出了茶棚，那兩人立時跟在後面，三人出了茶棚，冒着雨，向前疾奔了出去，他們不是奔向龍珠兒馳出的方向，而是奔回城中去。

龍珠兒伏在馬背上，雨勢大得她連頭也抬不起來，她拚命策着馬，馬鼻噴着氣，噴得揚起一股水花來，龍珠兒的心頭，像是有兩股極大的力量在絞着一樣，也緊緊地咬着牙，不斷地在心中叫道：快點！快點，讓我快趕到目的地，見到陳三哥！

她雖然說武功極高，但是在他大哥創立飛龍寨之際，她的年紀却還小，飛龍寨創立之後，也經過元軍不少次圍剿，堪稱是大風大浪中掙扎過來的，然而龍珠兒却一直在後寨，憑着天險，連元軍的吶喊聲，也聽不見，在她而言，眞是風平浪靜。後來，洪威來到飛龍寨，整軍出征，更是一路順利，在龍珠兒的一生之中，可以說沒有受過什麼嚴重的打擊！而這時，一個人所能遭遇到的最嚴重的打擊，却全發生在她的身上，她實在已到了能夠支持的極限了！

大雨仍然嘩嘩地下着，龍珠兒只覺得自己像是被冰水自頂至踵，一遍又一遍地淋着一樣，身子不住地發着抖，手抖得幾乎連抓住韁繩的力道也沒有了！

如果她騎的那匹馬兒，能好好地向前奔馳，那麼她至少還可以支持下去，可是，在離開了茶棚，奔出了約莫十來里之後，那馬兒的前蹄，突然踏進了路中的一凹陷的坑中，那坑中早已積滿了水，馬蹄一踏了下去，一聲急嘶，前腿便已斷折，馬向前一衝倒地，在馬背上的龍珠兒，也自馬身上，疾翻了出去，「叭」地一聲，跌在滿是積水的路上。

那一交，跌得龍珠兒眼前，金星直冒，在積水之中，打了幾個滾，方始搖搖幌幌，站了起來。

她雖然站了起來，但已是全身泥漿，站定之後，連東南西北也分不出來，龍珠兒的心中，難過之極，忍不住號叫了起來。

人在悲傷憤懣，到了極點的時候，就會發出那樣的號叫聲來，龍珠兒此際，天地茫茫，彷彿已到了絕路，想起大哥和貝奮的慘死，想起洪威的心狠手辣，她實是無法不盡量號叫！

在那時，她自然不及考慮到，這樣的號叫，對於一個學武的人來說，實在是極之有害的一件事，她叫了幾聲，全身氣血上湧，「哇」地一聲，自她的口中，便噴出了一大口鮮血來。

那一口鮮血噴出，她再也站立不穩，身子倒地，骨碌碌地滾到了路邊，身子倒了一半浸在水中，她人也已經昏死了過去。

×　×　×

雨勢十分豪，陳英羣掀開帳幕，進了帳中，雨水順着他的甲冑，向下直淌着，轉眼之間，地上便積了一汪水，陳英羣伸手在臉上抹了抹雨水。元軍南移的消息，他早已得到了，元軍就停在離他的駐地，不過三十里之外，一日之間，便可到達，而那是脫脫丞相親率的大軍，非同小可，是以軍情立時

緊張了起來。

陳英羣一有了元軍南移的消息，便差人快馬前往報告，可是却仍然沒有得到回音，他下了一連串佈防的命令，自己也親自冒着雨，去巡視了一遍，這時，才回到了帳中。帳內有兩個軍官，一見陳英羣回來，忙站了起來，道：「陳將軍辛苦了！」

陳英羣道：「這算什麼，大將軍府，可有回音來麼？」

那兩個軍官搖着頭，道：「沒有，只怕是大雨阻了路，信便來遲了！」

陳英羣皺着眉，道：「奇怪，軍情如此緊急，大將軍該親來視察才是的！」

那兩個軍官心知事情非同小可，也不敢胡亂置喙，是以並不出聲，陳英羣來到了帳中的一張長案之前，仔細觀看着鋪在案上的那張地圖。

雨水仍然順着他的甲冑在向下淌，陳英羣在這大半年來，變得沉着了許多，他年紀雖輕，但是治軍有方，着實有大將的風度。

他望着地圖，沉思着，突然之間，他像是感到少了什麼似地，抬起頭來，原來雨已漸漸地小了，雨水打在牛皮帳上所發出的巨响，也靜了下來。

陳英羣背負雙手，慢慢地踱出了帳外，只見滿天烏雲，正在四下散了開去，在天正中，已經現出了一片蒼穹來，在大雨之後看來，那一片青天，格外碧藍可愛。

陳英羣抬頭看着天，突然之間，只聽得一陣喧嘩聲，呼喝聲，蹄聲，傳了過來，陳英羣連忙抬頭看去，只見前面，有七八十騎，正在直闖了過來，營中的士兵，紛紛奔出去呼喝阻截。

但是那七八十騎的來勢極快，而且，來得也突兀，等到營中的士兵，紛紛趕出去時，他們已經直向主帳，奔了過來，陳英羣一見這等情形，大吃了一驚，雙手已經按在劍柄之上。

那七八十人直馳而來，四面八方奔過來的士兵越來越多，只聽得那七八十人齊聲叫道：「是自己人！」

陳英羣這時，也已看到，馳在最前面的幾個，確然是自己人，乃是飛龍寨的頭目！

那七八十人，一面叫，一面紛紛下了馬，陳英羣也立時大踏步走向前去。士兵們一見主帥出現，也都靜了下來，這時，在前面的幾個人，已向陳英羣奔了過來，哭叫道：「三寨主！」

一聽得那些人開口稱他爲「三寨主」，陳英羣的心頭，便是陡地一怔。

那些人稱他爲「三寨主」，本來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自從飛龍寨整軍出征以來，却再也沒有人那樣叫他的了，那幾個人一面叫，一面仍向陳英羣奔了過來，奔在最前面的一個，正是邱會。

陳英羣手下的軍官士兵，本多飛龍寨的舊人，他們乍見有七八十人，闖進了營地來，還當爲敵人突然前來偷襲，是以大是緊張，但這時，他們也已看清，爲首的一個，正是邱頭目，其餘那些人，也全是相識，是以一起停了下來。只不過在那些人的神情上，營中的官兵，也可以看出，一定是發生了極大的變故，是以刹那之間，聚在一起的人雖然多，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陳英羣大踏步向前，走了過來，邱會已是禁不住淚水湧出，又啞着聲音叫道：「三寨主！」

陳英羣沉聲道：「怎麼了？」

陳英羣那樣一問，邱會便不禁陡地一呆。

因爲聽陳英羣那樣問法，他像是還全然不知道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可是龍珠兒先他一步離城，在龍珠兒離城之後，邱會才在大雨之中，聯絡了飛龍寨的舊人，一起衝出城來，來見陳英羣的，照說，龍珠兒應該早已趕到，將事情講給陳英羣聽了。

可是，如今看陳英羣的情形，還是茫然無知，那麼，不問可知，是龍珠在路上，出了事了！邱會一想到這裏，臉色發青，身子劇然地在發着顫，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陳英羣看到邱會的那種神情，急得頓足，道：「究竟怎麼了，快說啊！」

邱會仍然急得開不了口，在他身後，另一個頭目喘着氣，道：「三寨主，洪威奸賊，狼子野心，大寨主和二寨主，全已死在他的雙劍之下！」

那頭目也是聲嘶力竭，叫了出來的，那是營地上又靜，是以十餘人，人人皆可以聽得他的話，刹那之間，只聽得人人驚呼，駭然之極，陳英羣更是如同突然之間，被焦雷擊中一樣，整個人都呆了，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邱會直到這時，才叫了出來，道：「龍姑娘沒有告訴你麼？」

在那片刻之間，陳英羣的心中，亂到了極點，邱會講的是什麼，他根本未曾聽進去，只不過聽到了「龍姑娘」三字，他的心中，更是焦急，道：「龍姑娘怎麼了？」

邱會道：「龍姑娘自城中逃了出來，我們後來一步，她……她……應該早到了！」

陳英羣陡然之間，發出了霹靂也似，一聲大喝，這時候，營地之中，可以說亂到了極點，因爲那消息實在來得太突兀了，是以許多軍官，都圍着跑來的那些人，在問長問短，嘈成了一片，直到陳英羣的一聲大喝之後，各人才一起靜了下來。

當衆人靜了下來之後，人人都向陳英羣望了過來，他們的心中都在想，發生了那麼重大的變故，

陳將軍一定有什麼話要好好說一說的了。

可是，陳英羣自己，却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這時候，他只覺得心中，一陣一陣地絞痛，根本連眼前那麼多人，都未曾看到，在他的眼前，只是快速無比地閃過一幕又一幕的往事，他和龍麟、貝奮相識而至結義，情同手足，共禦强敵，飛龍寨創業，衆多的往事，一件件湧上了心頭。自然，他也想到了龍珠兒。

他才認識龍麟的時候，龍珠兒還只不過是梳着兩條小辮子的小姑娘！

可是小姑娘大起來，是快得驚人的，一轉眼間，龍珠兒就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陳英羣對龍珠兒，暗底下也曾生過不少情意，但是他却從來也沒有表示過。而接着，就是洪威來了，他們離開了飛龍寨，創下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然而，現在——

當衆人靜了下來之後，陳英羣面色煞白，呆呆地立着，足足立了一盞茶時，當他想到了現在所發生的事之際，他心頭又一陣疾痛，陡地一聲大喝，道：「備馬來！」

他才發出了那一聲大喝，便聽得好幾個人齊聲道：「三寨主，你要到那裏去！」

隨着鬧，還有幾個人，一起向他走過來，但這時陳英羣眼也紅了，根本看不清向他走來的是什麼人，他雙手一推，將走向他的人，一起推了開去，又大喝道：「備馬，馬怎麼還不來？」

兩個士兵，已經慌忙欠着身，奔了過來，邱會看到陳英羣那種情形，心知陳英羣一定是驚怒交加，可是現時，城中全是洪威的勢力範圍，陳英羣要是往城中闖去，無疑是去送死，他心中急極！

陳英羣一看到馬兒牽到，自士兵的手中接過韁繩來，一翻身，便已上了馬，邱會忙撞了過去，哭叫道：「三寨主，你不能去！」

陳英羣虎目圓睜，厲聲喝道：「誰說我不能去，我雙刀決不饒他！」

陳英羣這句話一出口，邱會也不禁呆了，僵立在當地，作聲不得，所有的人，又靜了下來，陳英羣喘了一口氣，勉力鎭定心神，道：「邱頭目，我去了之後，你主持這裏的事，派人去找龍姑娘，有願意回飛龍寨去的人，帶他們上山去。」

邱會一一答應着，又想開口勸陳英羣不要進城去，但是陳英羣却像是知道他要講什麼一樣，不等他開口，便已凄然道：「邱頭目，我和大寨主，二寨主，兩番結義，情勝手足，他們爲奸人所害，我如果坐視，我陳英羣還能算是人麼？」

陳英羣那幾句話，聲音沉啞，字字痛心，當眞是血淚斑斑，聽得所有的人，一起低下頭去，陳英羣發出了一下悲憤之極的長嘯聲，雙腿一夾，那馬兒向前，疾竄了出去，只聽得蹄聲得得，轉眼之間，便已經跑遠了！

陳英羣雖然已經跑遠，但是所有的人，仍然呆立着，一動也不動！

陳英羣一直向前急跑着，雨雖然已經停了，可是路面上的積水却還在，馬蹄踏了上去，積水向四面濺了開來，陳英羣整個人全伏在馬背上，他恨不得馬兒能生出雙翅，可以使他快快回到城中。

等到他跑到遠遠可見城牆之際，只見城外的路上，軍隊來回巡邏，但是帶隊的軍官，一看到是陳英羣，便立時站定，等候陳英羣過去。

陳英羣也不下馬向他們問城中的情形，他現在所想的，只是快一點趕進城中，見到洪威！

他明知自己孤身趕進城去，可以說是危險之極，但是正如他臨走之前對邱會所說的那樣，如果他不去，那麼，他怎還能算是人？

來到了城門前，只見城門緊閉，守軍更多，陳英羣直衝到了門前，才大聲喝道：「開門！」

守城的軍官齊聲叫道：「陳將軍，洪大將軍正等着你，請快進城去！」

兩士兵則將城門，打了開來，陳英羣緊咬着牙，一聲不出，城門只推開了少許，他一抖韁繩，便已經向前，直衝了進去！

大將軍府門前，顯得格外莊嚴，一排排的士兵，列成了隊，陳英羣衝過了大將軍府的廣場，手在馬背上一按，整個人，已向上疾翻了起來，他身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兩翻，已翻過了石階，落到了門前。

大將軍府的兩扇大門虛掩着，陳英羣人才落地，右腳已然飛起，「砰」地一聲響，已將大門踢了開來，陳英羣身形一凝，厲聲叫道：「洪威！」

這一聲厲喝，在他的心中，不知已鬰了多久，這時陡地叫了出來，聲威之壯，實足以令人胆寒！

洪威和張作明正在書齋之中，早已有人來報知他們，陳英羣來了，而他們也都準備好了對付陳英羣的法子，實在是有恃無恐的了！

可是，畢竟邪不勝正，兩人作賊心虛，一聽得陳英羣發出的那一下虎吼之聲，張作明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連洪威也不禁面上變色！

洪威忙向張作明使了一個眼色，張作明轉身，向外走去，那時，陳英羣已向內闖進來，張作明才來到了走廊上，便撞見了陳英羣。

張作明一見陳英羣，忙道：「陳將軍，洪大將軍在書齋之中，快請相見！」

陳英羣却不認得張作明是什麼人，他厲聲喝道：「你是什麼人？」

張作明笑道：「我是洪大將軍的故交——」

張作明爲人，奸猾無比，他回來之後，已經和洪威兩人，計議妥當，如何加害陳英羣的了，照他們的計議所定，眞堪稱萬無一失！

可是，一個人無論他怎麼狡猾，都有人算不如天算的時候，這時，他才講了一句話，陳英羣的心中，本就已經怒極，再一聽得自他的口中，講出了「洪威」兩個字來，更是如同火上加油一樣，一聲雷喝，令得張作明陡地一呆，而張作明在一呆之間，陳英羣倏地一伸手，已向他當胸抓了過來！

張作明人再機敏，也想不到陳英羣會向自己突然出手，他身子一扭，想要逃過去時，如何還來得及？陳英羣五指一緊，已將他的胸口，緊緊抓住，陳英羣那一抓的力道大絕，只聽得「卡卡」兩下響，已將他的肋骨，抓斷了兩根。如果這時張作明只是不動，也不過受傷而已，偏偏他作賊心虛，心中驚極，用力一掙，斷了他的肋骨，刺進了他的心臟，立時雙眼向上一翻，竟連一聲都未出，便已被陳英羣活活抓死了！

陳英羣的武功，自然在張作明之上，但是張作明也非弱者，兩人眞要動手，至少也得相持一兩招，才能見勝負，可是此際，陳英羣猝然出手，張作明全不提防，竟一上來，就送了性命，惡貫滿盈！

陳英羣「哼」地一聲，手臂一抖，拋開了張作明的屍體。本來，在陳英羣闖進來之際，洪威的幾個親信，也自後跟了上來，可是此際，眼看陳英羣一伸手，便抓死了張作明，嚇得他們，呆若木鷄，再也不敢動彈。

陳英羣大踏步地向前，走了過去，來到了書齋之前，一抬腿，踢開了書齋的門，只見洪威正在書案之後，笑嘻嘻地，站了起來。

一看到洪威居然還滿臉笑容，陳英羣的心中，更是怒不可遏！

但是，陳英羣立時自己告訴自己，千萬不能發怒，立時就要有生死搏鬥，若是心浮氣燥，那麼，動起手來，實是吃虧。陳英羣一想及此，鎭定心神，站在書齋門口，沉聲道：「大哥，二哥呢？」

洪威却若無其事，攤了攤手，道：「他們兩人，不服將令，已被處死。」

陳英羣的耳際，响起了「嗡」地一聽，險險乎昏了過去！雖然他未曾昏倒，但是身子還是不免擺動了幾下！

洪威的面色，又陡地一沉，道：「像你那樣，擅自回城，也是有違軍令！」

陳英羣心中明白，洪威連狡辯都不辯一下，那是他知道這件事，是抵賴不得的了，是以他索性開門見山，令自己暴怒，他更容易下手！

陳英羣一識穿了洪威的陰謀，他變得更陰冷，一聲冷笑，道：「洪威，當年忠義堂上，歃血爲盟，你曾罰過什麼毒誓來？」

洪威一聽得陳英羣提起這件事，身子不禁陡地一震，只見他雙臂，倏地揚起。

陳英羣明知他雙臂一揚，劍便在手，是以立時一抖手，「錚錚」、「錚錚」四下响，幾乎是在同時傳出來，雙刀雙劍，已然出鞘。

兩人的兵刄，雖是同時出鞘，但却是陳英羣先動手，雙刀一錯，刀發如風，已向着洪威，劈面門砍了過去，洪威的身子，向後一閃，冷笑道：「你們三人，全喪生在這書齋之中，倒也是定數。」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閃避不已，並不還手，而陳英羣則已在刹那間，攻了七八招之多。

陳英羣雙刀齊出，勢子凌厲之極，完全是拚命的打法，面上的肌肉，也因爲極度的憤怒，而在不斷地抽搐，可是洪威的臉上，却始終掛着十分陰森的微笑，兩人一動上了手，陳英羣雖然刀刀攻向洪威的要害，但是實際上，高下已經判明了。

陳英羣又一口氣連攻了十來刀，只聽得洪威冷笑道：「念在一番結義之情，我已讓你多招，你再要不知進退，那可就難說得很了！」

陳英羣咬牙切齒，不顧一切，左刀走下，右刀奔上，又是一招，疾攻而出，洪威一聲大喝，身子突然一轉，他身形一轉間，看來陳英羣的那兩刀，攻向他的背後，但是他身子却轉得極快，一轉之後，又是一轉，隨着轉動，身子向前，直欺了過來！

洪威的身子，突然之間，在刀光閃閃之中，衝了過來，陳英羣的雙刀，已然砍出，急切之間，如何收得回來，胸前門戶大開，只聽得洪威一聲奸笑，雙劍齊出，已然刺向陳英羣的心口！

陳英羣在那生死俄頃之際，一聲大叫，身子陡地側了一側，只聽得「撲撲」兩聲響。洪威的那兩劍，雖然未曾刺中他的心口要害，但是也刺進了他的肩頭之中，利劍沒入，足有半尺來深！

陳英羣只覺得一陣極痛，眼前金星亂冒，險險乎昏了過去，他緊咬着牙關，他心中知道，這時，自己是萬萬不能昏過去的！洪威的那一式「急轉風」如此厲害，他決計不是敵手的了，然而他不能死，他一定要活着，才能再來報仇，他一面心念電轉，一面身子，往前一掙，向後疾退了出去，他身子一退，兩股血泉，自他的傷口，疾噴了出來，洪威恰好在這時，向前逼了過來，雙劍再度攻出！陳英羣已受了重創，洪威的招式又來得如此緊密，本來

他是可避不過去的了。

但恰好在這時，他傷口的鮮血，泉噴而出，洪威爲了進招，身子又向前踏出了一步，兩股鮮血噴到，恰好噴了洪威一頭一臉。

洪威的武功極高，但突然之間，被兩股熱血迎面噴了過來，剎那之間，眼前一黑，變得什麼也看不到，也不禁大吃了一驚，連忙劍勢一收，護住了要害，向後退去，陳英羣得這一下空隙，才緩過氣，也退到了窗前。

洪威一退之後，舉袖抹了臉上的血漬，這時，他滿面是血，簡直就像是一個兇神惡煞一樣，一聲狂呼，向前撲了過來！

陳英羣退到了窗前，本來想立時翻窗而出的，可是他傷得甚重，脚步不穩，「砰」地一聲，撞在窗上，却是慢了一慢，眼看洪威雙劍揚起，只要他身形急轉，欺進身來，陳英羣便萬無倖理了！

而就在此際，突然聽得書齋之外，响起了一陣喧嘩聲，像是不知有多少人在向前衝來，又有不知多少人在阻住向前衝來的人的去路一樣，吵鬧到了極點，在喧嘩之中，只聽得許多人大叫道：「三寨主呢？三寨主來了，讓我們老兄弟見見他。」

陳英羣一面喘着氣，一面聽得出，在呼嘍叫喊的，全是飛龍寨的舊人，他的心中，不禁一陣發熱，洪威則畧呆了一呆，就在片刻之間，只見七八個人，已經衝了進來，大聲叫道：「三寨主！」

那七八個人一面叫，有的向陳英羣奔了過來，有的則掄起兵刃，向洪威攻了過去。

有人向洪威攻到，洪威自然顧不得再向陳英羣進招，只見他雙劍齊揮，攻向他的四五個人，剎那之間，便有三個倒了地。

其餘幾個人，已奔到了陳英羣的身邊，一見這等情形，忙又轉過身去，攻向洪威，而竄進書齋來的人，越來越多，有的是飛龍寨的舊人，叫嘍着「三寨主」，有的是洪威的親信，大叫着「大將軍」，全都殺起來，刀光劍影，腥風血雨，陳英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實在是不應該在這時候離去的，然而此際不走，還有什麼機會？他雙肘支持在窗子，身子陡地翻起，已然翻出了窗子，只聽得洪威大叫道：「別放走了陳英羣！」

洪威一叫，立時便有兩個人，自窗中穿了出來，陳英羣翻出窗子之後，身子還未站穩，立時倒蹦了起來，雙足一齊踹出，那兩個人自上而下跳來，陳英羣雙脚自下而上踹出，雙方迎了個正着，那兩脚，正好踹在這兩個人的小腹之上！

那兩人一聲慘叫，身子向後倒，陳英羣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咬着牙，一躍而起。

他躍起之後，向前疾奔而出，轉眼之間，便奔到了一度角門之前，喘了喘氣，雙刀齊出，砍開了門，一直向前奔了出去，直到奔到了一條小巷之中，他才撕下了衣服，將肩上的傷口紮好。

他只覺得天旋地轉，他只有扶着牆，才能繼續向前奔，他一定得向前奔去，因爲洪威不會放過他，洪威絕不會放過他，就像他不會放過洪威一樣！

呑炭塗漆報血仇

又是一場大雨，雨過後，原先在簷下，街邊避雨的人，又在街上熙熙攘攘地走着，在大街中心的告示牌上，遮雨的木板，還在滴着水。

告示牌上貼着告示，那告示已貼了十來天了，紙張已有點破碎，但是上面寫的九個大字「懸賞捉拿叛逆陳英羣」，和陳英羣圖形，却還十分清楚。

陳英羣大鬧大將軍府離去之後，在將軍府中的飛龍寨舊人，死的當時就死了，傷的也全被綁赴校場砍首，幸有一小部份人逃了出來，也輾轉取道，到飛龍山去了，城中全是洪威的天下，告示在當天就貼了出來，到如今，已有大半個月了。

這大半個月，沒有人知道陳英羣去了何處，是生，是死，完全沒有人知道，連混進城來，扮成了村女的龍珠兒，多方打探，也一點沒有消息。

龍珠兒那天，在大雨中，昏死了過去，幸而被兩個農婦發現，救了回去，將養了六七天，已然全部復原了，在她復原了之後，她就混進了城中，可是將近十天下來，她聽到的每一個消息，都是不利的，她聽到了陳英羣大鬧大將軍府的事，也曾看到許多飛龍寨的舊人，死在校場，還要曝屍示衆。

這時，她從一家客店中，緩緩走了出來，來到了告示牌前，她用藍布包着頭，只露出半邊面來，可是當她在客店堂中避雨的時候，她已經覺得，在客堂的陰暗角落中，有一對眼睛，在不斷注視着她，那使她的心頭，感到陣陣生寒。

雖然洪威未曾將她也列入「叛逆」之中，但是只要一被洪威的手下發現了她的踪跡，她也是萬無生理的！

她在雨停了之後，走出了店堂，就覺得有人在她的身後，亦步亦趨地跟着她，她曾突然站定身子，轉過頭去，在她的身後，的確有一個人，但是那人却看也不看她，自顧自向前走着。

那人的身形很高，一身粗服，面目醜得無以復加，像是被人用無數塊烙鐵在臉上燒過一樣，全是大大小小的疤痕，有的疤痕，還是新結的，這樣醜陋的一張臉，實是看了一眼之後，再也不想看第二眼的了。

所以，龍珠兒繼續向前走着，當她在告示牌前站定之後，從地上的影子看來，那個人也在她的身後不遠站定，龍珠兒吸了一口氣，手在腰際的鞭柄上按了一按，心中在想，這個人，是不是洪威的手下呢？看來不像，然而他的形跡，却着實可疑！

龍珠兒一面想着，一面想緩緩側過身去，再看個究竟，可是就在此際，那人却突然開了口，那人一開口，龍珠兒又嚇了一跳，因爲那人的聲音，極其沙嗄，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詫異！

那人像是在自言自語，道：「這個叛逆，聽說和洪威大將軍，還是結義兄弟啦！」

龍珠兒聽了那人的話，只覺得心頭一陣劇痛，她立時向前走去，走出了幾步，回頭看去，只見那人，還是直挺挺地站在告示牌之前。

龍珠兒繼續向前走，等她來到街角時，再轉過頭來看時，那人已經不見了。龍珠兒心中只覺得那人的行跡，十分可疑，但是她却也說不出什麼名堂來。

龍珠兒回到了她居住的小客店中，關好了房門。她到城中已經很久了，本來，她準備在有了陳英羣的消息之後，找到了陳英羣，再一起去聯手報仇的，可是陳英羣音訊全無，而她，實在不能再等下去了，就算只有她一個人，就算冒險，她也要去對付洪威！

天色慢慢黑了下來，龍珠兒決定在今夜動手，她要偷進大將軍府去行刺，爲了便利行刺，她已打了幾柄飛刀，這時，她將飛刀一柄柄取了出來，飛刀在黑暗之中，閃着寒森森的光芒。

夜漸漸深了，龍珠兒推開了窗子，閃身而出，城中的地形，她是再熟悉也沒有的，一離了客店，她穿過了七八條巷子，已經可以看到巍峨的將軍府了。

將軍府中，大部份黑沉沉地，但還也有些地方，有燈光射出來，龍珠兒來到了將軍府的高牆下，畧停了一停，等到圍牆內，一陣脚步聲傳來，巡邏的人漸漸遠去之際，龍珠兒足尖一點，背貼着牆，疾拔而上，她這一拔起，便有一丈上下，緊接着，她龍頭鞭子揮動而起，「拍」地一聲，鞭上的龍角，已勾住了牆頭。

那一下聲响，在寂靜的黑夜中聽來，顯得十分刺耳，龍珠兒心頭，好一陣亂跳，直到聽到沒有什麼動靜，她才援着鞭子，上了牆頭，一縱身，躍了下來。

她落在一座假山石旁，整個後花園中，黑漆漆地，遠處有七八個人，提着燈籠走過。龍珠兒正想竄身向前時，忽然又聽得「拍」地一聲响，有一塊小石子，自天而降，落在她的脚旁。

龍珠兒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抬頭看去，却又不見人影，一時之間，龍珠兒嚇得呆立在那裏，不知該怎麼才好！

過了足足有一盞茶時，後園中仍然什麼動靜也沒有，龍珠兒才漸漸定過神來，她俯首向地上她脚旁的那小石子看去，雖然黑暗，但就着星月微光，她也可以看到，那小石子上，包着一張紙。

龍珠兒的心中，不禁大是疑惑，忙一俯身，將小石子檢起，小心打開那張紙，不使發出聲响來，只見紙上寫着幾個歪歪斜斜的字：「千萬別去，速退！」

龍珠兒呆了一呆，有人在警告她，要她快退，那麼，警告她的是什麼人呢？剛才，龍珠兒只看到有小石子落下來，連人影也未曾見一個！

龍珠兒望向黑暗之中，她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她現出了一絲苦笑，口唇動了幾下。自然，她並沒有發出聲音來，但如果她看到了那個向她投告的人，她或許會低聲說：謝謝你的警告，但是我仍然非去不可！

她端起了那張紙，身形一閃，已向前掠了出去，迅即掠過了一座九曲橋，自一扇月洞門中，穿了進去。

她曾在這座巨宅之中，居住了半年之久，自然是每一個地方，都十分熟悉的了，一進了月洞門，便是一條走廊，龍珠兒一停不停，奔出了丈許，進了一間房間。

那房間原來是她的閨房，她自然知道，這房間現在是空置着，不會有人的。

她一進了房間，又推開了窗子，跳了出去，到了另一個院子之中，藉着樹木，假山石的掩遮，到了另一個院子之前，那便是洪威的臥室了。

龍珠兒緩緩吸着氣，將耳貼在窗上，用心傾聽着，可是房間中，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龍珠兒剛待伸指，在窗紙上點一個洞，向內張望時，只聽得一陣步聲，自內傳了過來，接着，便是開門聲，窗上燈光一閃，龍珠兒立時伏了下來。只聽得洪威的聲音，自房間中了出來，道：「你明日一早，便去脫脫丞相營中，不可躭誤！」

另外有一個人答應道：「是！」

接着，又是關門聲，和洪威的脚步聲，龍珠兒和仇人近在咫尺，她實是恨不得立時撲了出去，但是她却還是耐着性子等着。

直到房間中的燈火熄滅，又等了半响，龍珠兒手輕輕在窗紙上點了一個小孔，向內望去，一望之下，她不禁吃了一驚，原來洪威還沒有睡，正在桌前坐着，背對着窗，看來正在想些什麼，龍珠兒擡

了三柄飛刀在手，陡地揚臂，刀已射出！

那三柄飛刀，「刷刷刷」地穿窗而入，龍珠兒在窗外看得分明，幾乎是在同時間內，三柄飛刀，一起揷進了背窗而坐的洪威的背心之中，而洪威的身子，也立時向前一仆，倒在桌上。

龍珠兒一看，幾乎興奮得大叫了起來，她再也未曾料到，自己一出手，便已將洪威殺死了，在那剎間，她心頭所感到的那股快意，簡直難以形容，她伸手一推，推開了窗子，便待躍進屋去。

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在她的身後，响起了「嘿嘿」一笑，道：「珠兒，你終於來了！」

那聲音一傳入龍珠兒的耳中，龍珠兒就像是在剎那之間，遭到了雷殛一樣，全身陡地一震，一時之間，竟無法轉過身來！

那正是洪威的聲音！

而且，當窗子推開之後，她也將屋中的情形，看得十分明白，那背中飛刀，伏在桌上的「洪威」，中刀之處，一滴血也未見流出，那根本是一個假人！

龍珠兒在那剎間，完全僵住了，她只覺得雙腿發軟，根本連站立的氣力都沒有，如果這時，不是她正在窗前，雙手按住了窗沿的話，她一定已跌倒在地了！

只聽得洪威陰森的笑聲，仍不斷自她的背後發了出來，又聽得洪威道：「怎麼啦，一來就賞了我三柄飛刀，若不是我早有防備——」

洪威才講到這裏，陡地住了口，那時候，龍珠兒正在勉力鎭定心神，她的手已按到了腰際龍頭鞭的活扣之上，本來，她是準備趁洪威講話之際，陡地出手的，雖然她明知自己的武功，和洪威相比，差得甚遠，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却也是非出手拚一下不可的了。龍珠兒却未曾料到，洪威的話講到一半，會突然住口，她也不知道洪威爲什麼突然住口，她只是想到，自己再不出手，只怕連出手的機會也沒有了！

是以，就在洪威語音一頓之際，龍珠兒倏地轉身，一面轉身，一面軟鞭，已疾抖而出！

也就在她轉過身來的一瞬間，她又是一怔，她明白洪威爲何突然住口了，只見屋頂之上，有一個黑衣人，正向洪威疾撲而出，手中執着一柄明幌幌的鋼刀，蒙着面，撲勢勁疾無倫，那一刀，直砍洪威的面門。

而洪威的反應也眞快，那人自然是突然出現的，然而那人一刀砍到，洪威雙劍已握在手中，一起向上，架了上去，只不過此際，龍珠兒的鞭，也已到了洪威的胸前！

龍珠兒的軟鞭，和那蒙面人的單刀，幾乎是同時攻到的，洪威雙劍揚起，「錚」地一聲响，架住了單刀，龍珠兒的鞭一到，他左劍向下一沉，又是「錚」地一聲，擊在龍頭鞭的龍頭之上，擊得軟鞭向下一沉，電光石火之間，已解了兩招，出手眞是快疾。

龍珠兒鞭被洪威擊沉，那蒙面人在半空之中，翻了一個身，落下地來，龍珠兒順勢抖鞭，鞭在洪威的腰際，「刷」地掠了過去，「嗤」地一聲响，鞭上銳利的龍角，將洪威腰際的衣服，劃出了老長的一道口子，只聽得洪威發出了一聲怒吼，身子陡地旋轉起來，龍珠兒還想進攻，但是那蒙面人陡地到了龍珠兒的背後，伸手用力一推，將龍珠兒推得向前，直跌了出去。

洪威發出了一聲怒吼之後，只聽得大將軍府，四面八方，全是雜沓的人聲，接着，火把亂幌，已有不知多少人，向前奔來。

龍珠兒冷不防被那人推得向前跌去，正撞向圍牆，等到她勉力站定身子，那人却又已到了她的身後，抓住了她的手臂，拔身而起！

他們兩人才一躍起，便聽得「錚錚」兩聲响，龍珠兒身在半空，百忙之中，低頭向下看去，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洪威身形急轉，雙劍齊出，兩劍一起攻在牆上，利劍沒入牆中，足有半尺，若不是那人立時將她提了起來，這兩劍，自然是刺中了龍珠兒的身子，眞可以說是生死一綫了！

龍珠兒一見這等情形，心知今晚的仇，是報不成的了，她也立時一提氣，兩人一起翻出了圍牆，才一落地，那蒙面人又用力一推龍珠兒，道：「你向那邊走！」

龍珠兒又被那人推得身不由主，向前掠出了丈許，連問一問那人是誰的機會也沒有。而這時，早已有五六個人，翻過圍牆來，蒙面人身形一幌，向前奔出，他奔出的方向，恰好和龍珠兒掠出的方向相反。

龍珠兒一見這等情形，立時明白，那是對方存心將敵人引開，好讓自己逃走，是以她立時身形一隱，隱進了黑暗之中，接着，縱躍如飛，轉眼之間，便已離開了將軍府。

在她離開之後，她還聽到一陣吆喝聲，脚步聲，在遠處傳了過來。

龍珠兒逃出了大將軍府，奔到了一條十分僻靜的小巷之中，才停了下來，四周圍十分寂靜，龍珠兒圍好了軟鞭，心中一直在想，那蒙面人是什麼人？何以他也要去行刺洪威，而又救了自己？

在躍出圍牆之後，那蒙面人曾和龍珠兒說了一

句話，叫龍珠兒向前走，他講話的聲音，十分沙嗄，那種沙嗄的聲音，龍珠兒像是十分耳熟……

當龍珠兒想到了這裏之際，她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低呼！她想起來了，她知道那蒙面人是什麼人了，那蒙面人，就是她日間在飯店時，感到有人跟着她，後來在告示牌前，又聽得他自言自語的那個醜得不能再醜的漢子！

那漢子這種沙嗄的聲音，很容易辨認，龍珠兒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他！

然而，就算想到了這一點，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爲龍珠兒一樣不知道那個面目如此恐怖的醜漢子是誰！他甚至不會是飛龍寨的人，因爲這樣的醜漢，見了一次之後，便再也不易忘懷，而龍珠兒却在白天見他之前，從來也未曾見過他。

龍珠兒在小巷中呆立了片刻，正想回客店去，突然看到一條人影，疾掠進小巷來，龍珠兒一呆之間，那人影的來勢好快，轉眼之間，已到了龍珠兒的身前，却正是那個蒙面人。

蒙面人一到，便以他那種啞沉得可怕的聲音道：「龍姑娘，大將軍府，禁衞森嚴，洪威武功又高，你千萬不能再去涉險，千萬不能！」

那蒙面人話一說完，身形一閃，又待向前掠去，但龍珠兒哪裏肯容他就此離去，一幌身，攔住了他的去路，道：「你是誰？」

蒙面人站住了身子，好一會不說話，龍珠兒連問了三遍，蒙面人仍是不出聲，只是伸手，將他面上的黑布，扯了下來。

黑布一扯下，在黑暗中看來，他那張臉，更是可怖，簡直與鬼怪無異！

龍珠兒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那人以十分苦澀的聲調，道：「我就是我，龍姑娘，你聽我的話吧！」

龍珠兒的心中充滿了疑惑，道：「我不識你，然而你何以識得我？」

那人道：「滿城之中，何人不識龍姑娘？你若是不離城，遲早被洪威的爪牙發現，那時就更糟糕了！」

龍珠兒吸了一口氣，從那人的話中，似乎捉不到什麼破綻，然而龍珠兒却有一種十分奇異的感覺，她感到，眼前那人，一定是自己十分熟悉的人，她也說不出何以會有那樣的感覺，但是，如果不是熟人，那人爲什麼如此關切自己？龍珠兒呆了半晌，又問道：「你在城中，可知道陳將軍的下落？」

龍珠兒那一問，只不過是隨便的一問，可是她那句話才出口，只見那人的身子，陡地一震，而且，立時便轉過身去，而就在那人背對着龍珠兒的一剎間，龍珠兒心頭，陡地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人背對着龍珠兒，在黑暗之中，那背影，那分明是陳英羣的背影！

當那人面對着龍珠兒的時候，由於他實在太醜陋，是以龍珠兒根本不及去想及其它，但這時，看到了那人的背影，却又分明是陳英羣！

龍珠兒想出聲叫喚，但是她的嘴唇發着抖，却怎麼也發不出聲音來，過了好久，那人已在向前走去，龍珠兒才顫聲叫出兩個字來，道：「三哥！」

那人又陡地站定，龍珠兒向前奔去，奔到了他的背後，道：「三哥，是你麼？」

那人道：「你……你認錯人了！」

龍珠兒在剎那之間，只覺得心頭一陣發酸，兩行熱淚，已奪眶而出，她一面哭，一面道：「三哥，你何苦如此？你……怎會變成這樣的？」

那人仍不說話，只是反手抓住了龍珠兒的手腕，拉着龍珠兒，向前便奔。

龍珠兒也不掙扎，任由他拉着向前奔，不一會，穿過了不少巷子，來到了一間十分破敗的小屋之前，那人伸手推開了門，鬆開了龍珠兒的手，閃身進了屋中。

龍珠兒在門口畧站了一站，緩緩走了進去，將門關上，門一關上，屋中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只聽到濃重的呼吸聲，龍珠兒一直在流着淚，過了好久，才道：「三哥！」

只聽得黑暗之中，那人應道：「珠兒，你還是認出我來了！」

龍珠兒一聽得這樣的回答，淚水更是泉湧而出，她循聲向前撲了過去，她的身子，也立時被一雙手臂，緊緊抱住，她感到有淚落在她的頰上，她不斷地叫着：「三哥！三哥！你怎麼變成這樣子？」

陳英羣的聲音，那沙嗄得令人心沉的聲音，自黑暗之中，响了起來，道：「爲了怕被洪賊發現，我在臉上，塗了生漆，漆抹過後，就成那樣子，我又呑炭滅聲，全是不想洪賊認出我！」

龍珠兒又哭了起來，道：「那麼，你爲什麼連我也不認？直到我認出了你！」

陳英羣發出了一下長嘆聲，並不回答。

龍珠兒道：「你可是怕我認爲你太難看，是以才假裝和我不相識的？」

陳英羣緩緩推開了龍珠兒，道：「我現在的樣子，連我自己看了，也覺得可怕，你……你……」

龍珠兒不等他講完，便道：「再也別提那些了，你仍是我的三哥，哪怕你再難看些！」

黑暗之中，他們兩人又緊握着手，過了好一會，陳英羣才道：「今天晚上你這一鬧，明天洪賊一定又要逐戶搜索，我們可得設法躲逃才好！」

龍珠兒咬牙切齒，道：「大哥和二哥，死得好慘！」

陳英羣咬着牙，「格格」直響，道：「我們一定要報仇，不論怎樣，都要報仇！」

龍珠兒苦笑着，道：「可是洪賊的武功，如此之高，那一式急轉風，更無人能破！」

她一面說，一面取出了火摺子來，一幌幌着了火，陳英羣連忙轉過身去，龍珠兒點着了燈，來到了陳英羣的背後，將手放在他的肩上。

陳英羣忙道：「別叫我轉過身來！」

龍珠兒柔聲道：「三哥，我們要一起報仇，報了仇，還要一起回飛龍寨去，你總不成一直不讓我看你！」

陳英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慢慢轉過身來，他臉貌實在太可怖了，和以前英俊出衆的陳英羣，可以說沒有一點相似之處！

但是，龍珠兒只要知道他是陳英羣，的的確確地是陳英羣，這就够了。她望着陳英羣，一點也沒有可怕的感覺，她已經知道，一個人的可怕與否，絕不決定在一個人的外貌，而在他的內心。

他們兩人，在小屋中默默相對，一直到了天明，聽得有人聲遠遠地傳了過來，陳英羣才道：「你也該休息一下了，我們慢慢再想辦法報仇。」

龍珠兒來回踱着，口中不住喃喃地道：「他身形急轉，雙劍盤旋，人所難近，有什麼法子？三哥，你看用長兵刃，行不行？」

陳英羣低着頭，用長兵刃，他早就想過了，可是用長兵刃，也一樣破不了洪威的那一招「急轉風」的，因爲他只要格開長兵刃，疾轉近身來，使長兵刃的人，就一定凶多吉少了！

龍珠兒得不到陳英羣的回答，抬頭望着陳英羣、苦笑着道：「難道無法破得他這一招麼？」

陳英羣仍然不出聲，至少，他還未曾想出辦法來。

龍珠兒又長嘆了一聲，陳英羣仍然不出聲，他們的仇人，勢力大，武功高，他們雖然報仇心切，但是却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

龍珠兒慢慢轉過身，撐起窗子來，曙光自窗中射了進來，陳英羣的身子震了一震，看他的情形，像是仍想避開去，但是他却只是震動了一下，結果仍然未曾轉過身去，龍珠兒直視着他，道：「三哥，你現在的容貌，變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我看連洪賊也想不出你來。」

陳英羣發出了一下十分苦澀的笑容來，道：「我本來只是想混進去，趁機暗刺洪賊的，然而連日來，我已發現洪賊防範極嚴，除了他的親信之外，根本不容旁人接近，這一點，又成泡影了。」

龍珠兒默然不語，陳英羣走到門口，道：「你在屋中，不可出去，我出去看看。」

龍珠兒答應着，陳英羣向外走去，他那間破屋，在街盡頭，他走出了屋子，只見一隊兵士，由一個軍官帶領着，疾馳而來，陳英羣站定了脚，那一隊士兵，就在他的身邊，馳了過去，誰也沒有注意這個醜漢，更沒有人想得到，這個醜漢，就是他們擒到手之後，可以令他們升官發財的陳英羣！

等到那一隊官兵馳了過去，陳英羣才繼續向前走去，他來到了大街上，告示牌上，又換了新的圖形，在他的圖形之旁，還加上了龍珠兒。

陳英羣看了片刻，心中牽掛着龍珠兒，在一家熟食舖中，買了些食物，又往回走去。

當他來到了他住的那條街口時，只見幾個小童，正在嬉戲，其中一個小童，正以一條細鞭，在用力抽打着一隻陀螺。

那陀螺在小童的鞭打之下，滴溜溜地轉着，其它小童，拍手呼叫，興高采烈，陳英羣站着看了一會，心中十分感嘆，他在感嘆人在孩子的時候，一切全是那麼純眞，一點點小事，就可以使他們高興非凡，然而到長大了之後，人的慾望，却會變得如此可怕！

陳英羣看了片刻，正待離去時，忽然聽得一個孩子叫道：「照鏢！」

那孩子一面叫，一面手揚處，一枝竹枝頭上插有尖針的「鏢」，便向那陀螺，飛了過去，但是却沒有射中，竹螺落在陳英羣的脚下。

陳英羣的心中，陡地一動，剎那之間，他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俯身拾起了那枝鏢來。

那枝「鏢」，做得十分簡陋，在竹枝後，插着三根鷄毛，完全是小孩子的玩具。當陳英羣拾起鏢來時，那發鏢的孩子，也向前奔了過來，仰着頭，望定了陳英羣，想是陳英羣的樣貌，太以可怖，是以那孩子不敢開口問陳英羣索回鏢來。

陳英羣向那孩子笑了一下，道：「你剛才未曾射中，看看我可能射中如何？」

那孩子點了點頭，陳英羣拾着鏢，向那陀螺望去，那陀螺在鞭打之下，轉得極快，而且還在轉着圈子，那鞭打陀螺的孩子，轉過頭來，挑戰似地，望定了陳英羣，道：「你射不中，陀螺在轉，你怎射得中？」

陳英羣並沒有出聲，他的手漸漸揚了起來，奇怪的是，這分明是孩子的玩意，可是陳英羣的手在揚起來之際，竟緊張得在漸漸發抖！

陳英羣在想的是別的事，他一定要用那枝鏢，射中那隻陀螺，因爲那對陳英羣，有着極其不凡

的重要意義！他望着那陀螺，陡地一揚手，那枝鏢飛了出去，鏢頭上的尖針，刺進了木陀螺之中，鏢尾的三根鷄毛，也跟着旋轉了起來。

衆孩子一起拍手高叫起來，就在各人的高叫聲中，陳英羣已然大踏步走了出去。

他已經想到了極重要的一點，他的心情極其緊張，是以當他推開門，走進屋中的時候，龍珠兒立時看出有什麼意外發生了，她霍地站起，道：「怎麼了？」

陳英羣勉力使自己的聲音變得平靜，他道：「剛才在街口，我和幾個孩子在玩，我用一枝鏢，射中了一隻正在旋轉中的陀螺。」

龍珠兒皺眉，她完全不明白陳英羣那樣說，是什麼意思，陳英羣已立時道：「你知道麼，陀螺在轉，可是我一鏢射至，還是射中了它的頂，你想到沒有，不論他轉得多麼的快，他的頭頂，總是不動的！」

龍珠兒張大了口，道：「你是說，不論洪威的那一式急轉風，如何厲害，他的頭頂，始終是一個破綻，可以自上而下攻他？」

陳英羣幾乎是在嚷叫，道：「我正是此意！」

龍珠兒快速地來回，踱了幾步，道：「那麼，我們兩人原有的兵刃，都不適用，我們還得去打造一件專攻頭頂，出其不意的兵刃！」

陳英羣立時以手指，在桌面之上，劃了起來，木屑簌簌地揚起，龍珠兒湊近去看。

龍珠兒湊近桌邊時，只見桌面之上，陳英羣已劃出了一件奇形兵刃。

那兵刃形如尖槍，柄長五尺，頂端是一個圓環，在環之上，有着五枚的尖刺。

龍珠兒忙道：「柄太長了，揮舞不便。」

陳英羣沉聲道：「柄可以伸縮，我找巧手匠人去打造，縮成三段，等我們躍起之後，才陡地伸出，我看洪賊絕不預防！」

龍珠兒道：「這奇門兵刃，稱它作什麼？」

陳英羣咬牙切齒道：「當日洪賊在忠義堂立下毒誓，說他若有貳心，五雷轟頂而亡，這兵刃，我們就叫它五雷轟頂！」

龍珠兒抬起頭來，道：「好！」

陳英羣轉身，便向屋外走了出去，龍珠兒站在桌前，望着陳英羣用指甲在桌面上劃出的「五雷轟頂」，這是一個從來也沒有人用過的兵刃，如果不是陳英羣看到孩童用鏢來射旋轉中的陀螺，他也想不出來。龍珠兒望着桌面，像是已看到了那「五雷轟頂」，擊在洪威的頭頂之上，她不由自主咬緊了牙關，手指也因爲緊緊地握着拳，而發出「格格」聲來。

陳英羣出了屋，城中有幾個巧手鐵匠，他自然是知道的，他來到了唐家鐵舖之前，唐家鐵舖之中，幾個鐵匠正在打着鐵，火星四濺，陳英羣走進去，一個鐵匠，抬起頭來，道：「客官要些什麼？」

陳英羣道：「要照我的圖樣，打兩件兵刃。」

那鐵匠道：「圖樣呢？」

陳英羣道：「樣子我還未畫出來，但是我可以和你說一說，按照你們的手藝，一定可以打得出來的。」

那鐵匠望了陳英羣片刻，陳英羣已將他自己設想的古怪兵刃的構造，講了出來，幾個鐵匠聽他說得有趣，一起湊過來聽。

陳英羣講述完畢，自懷中取出了老大一錠銀子來，放在鐵砧之上，道：「列位多費神，記得千萬別對他人說起，三日之後，我來取貨。」

那幾個鐵匠看到了銀子，臉上都堆下笑容來

新篇預告

這是名聞東南亞的武俠名家「秦紅」先生繼「過關刀」之後，所將献給本刊讀者的另一部精心巨著：

「金獅吼」

秦紅・著

秦紅先生的武俠小說，每一部都有它的特色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寫人之所未寫，文筆如行雲流水，結構緊湊，情節離奇曲折，高潮迭起，書中人物，現實而非超現實，都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够接觸到的，因此讀來有親切感，您會爲他之悲而悲，爲他之喜而喜！

本故事更有神鬼莫測的鬥智，精彩絕倫的打鬥，纏綿刻骨的兒女私情，不日推出，敬請垂注！

一個道：「客官放心，這兵刃，除了柄上的伸縮機簧，打造費時之外，也別無什麼難處，三日足可以起貨了！」

陳英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有了這種兵刃，是不是可以敵得過洪威，他還是一點把握也沒有，但是有了它之後，離報仇雪恨，總已進了一步了！他慢慢地走出了鐵器舖，向前走去。

三天之後夜晚。陳英羣和龍珠兒兩人，在寂靜街道上，貼着墻，向前走着，在高墻的陰影下，他們兩個人無聲無息地移動着，簡直像是幽靈一樣。

他們的脅下，都挾着那件「五雷轟頂」，用一幅布包着，等到他們自一條直巷穿出來時，已可以看到大將軍府的後門，雖已深夜，但是後門仍是燈火輝煌，不少人在進出，陳英羣和龍珠兒兩人，略停了一停，轉進了另一條巷子，竄到了圍墻脚下。

他們兩人，背貼着圍墻，等到墻內，有一陣脚步聲經過之後，身形拔起，翻了過去，落進了後院，他們自以爲行動十分秘密，了無聲息，却不料才一落地，身形閃動，剛繞過了假山石，便聽得四面八方，「轟」地一聲響，全是火摺子燃着了火把的聲音，本來是漆黑的後院之中，變得極其明亮，少說也有三二十人，高舉着火把，圍了上來，這變故發生得突然之極，陳英羣和龍珠兒兩人，一時之間，不知怎麼才好！

那三二十人，圍了上來，圍成了一個大圓圈，吶喊不已，在吶喊聲中，只聽得有人道：「大將軍果然神機妙算，這兩人會再來行刺！」又有人叫道：「刺客已被圍住，快去報知大將軍！」

這時，整個後園之中，在各隱蔽處，不知又有多少人湧了出來，陳英羣和龍珠兒兩人，背靠背而立，神色蒼白，可是他們的神態，却還異常堅決。

陳英羣低聲道：「珠兒，別怕，我們是來找洪賊的，洪賊若來，正合了我們的心願！」

龍珠兒緊咬着牙關，點着頭，在人聲嘈雜之中只聽得有人高叫道：「洪大將軍到！」

這一下呼喊之後，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只聽得洪威的笑聲，迅速傳了過來，圍住了兩人的各人，立時散開了一條通道來，洪威袖藏雙劍，大踏步來到了近前，望着陳英羣，一聲冷笑，道：「陳將軍，你爲了想害我，不惜塗漆吞炭，變換容貌，犧牲不是太大了麼？」

陳英羣緊咬着牙關，一聲不出，手背一翻，和龍珠兒兩人，已將「五雷轟頂」，抖了出來。

洪威一聲冷笑，雙臂一振，雙劍已執在手中，喝道：「各人後退，看我來收拾叛逆！」

看他的情形，分明是自恃武功，要在各人面前，獨力對付龍珠兒和陳英羣兩人！各人在他一喝之下，一起向外，散了開去，現出一大片空地來。

龍珠兒和陳英羣兩人，一看到這種情形，身形也倏地散了開來，面對着洪威。

他們雙方之間，仇恨是如此之深，深到了絕不能以言語來表達的程度，是以他們各自盯着對方，一言不發，陳英羣和龍珠兒兩人，眼中似要冒出火來，洪威神色陰沉，陡地身形一矮，雙劍齊出！

他一上來，立即出劍攻向兩人，身子便已轉了起來，簡直像是一股旋風一樣，雙劍在火把的照耀之下，迸射出奪目的光芒來。

他連人帶劍，直衝了過來，陳英羣和龍珠兒兩人，急忙身形一分，可是只聽得「嗤嗤」兩聲響，兩人脅下的衣服，已各被洪威的利劍，劃開了一道口子！

洪威「咯咯」大笑，身子依然旋轉着，向前掠出了幾尺，陡然之間，身形略凝，但是立即又旋了起來，向着陳英羣，疾衝了過來。

這一次，他的來勢更猛，陳英羣實是無法抵，但是他明知自己若是退後，洪威必然轉攻龍珠，情形更加糟糕，是以他咬定牙關，揚起「五雷頂」，迎了上去，只聽得「錚錚」兩聲響，洪威雙劍，擊在「五雷轟頂」之上，將陳英羣震退了步！

洪威一面進招，一面身子始終在急轉着，雙揮動，劍光奪目，根本沒有什麼人可以近得了他身，是以他一見陳英羣後退，立時又急轉着身子逼向前去。

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龍珠兒的身子，突然了起來，龍珠兒的身子，拔在半空，看得十分清，洪威的身子轉得不論多麼急，他的頭頂，仍然一個破綻，龍珠兒一聲大喝，「五雷轟頂」疾擊下，洪威左手劍，向上一撩，滿以爲一劍揮出，可以將龍珠兒的手腕，削了下來，然而此際，龍兒已按動機簧，「拍」地一聲響，「五雷轟頂」柄，陡然長了四尺，「叭」地一聲，五枚尖刺，一起刺進洪威的頭頂，洪威那一劍，只不過是削精鋼打就的柄上！

陡然之間，一切都靜了下來，龍珠兒翻身落，洪威的頭頂，冒出五股鮮血來，他身子搖幌着，陳英羣大喝道：「洪賊，我們這兵刃，便叫五雷頂，你賣友求榮，豬狗不如，恰好應了毒誓！」

洪威張大了口，自他的口中，血也湧了出來，終於他砰地跌倒在地，陳英羣和龍珠兒兩人，轉過身，向外走去，所有的人，都駭然向後退去，沒有一個人，敢出手攔阻他們，而洪威，早已經惡貫滿了！

（全文完）

女人血和淚凄凉故事
自羡心聲
自嘆苦經
但也有不要臉的女人

舊恨新仇

何行新作　即將出版

舊恨新仇是一本女人的血淚史，也是風塵女子的私生活的寫照，她們每人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自己述說出來而使人爲之一掬同情之淚，但也有自取其咎願意墮落的。

不過還是笑中帶淚的多，她們自己道出遭遇之奇和凄凉，是無人能想像得出和猜到的。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譽滿東南亞武俠雜誌之王

招牌最老
創刊於1959年3月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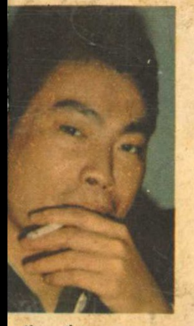
作家最多
網羅東南亞港台名家

週末最佳精神食糧！

插圖生動，印刷精美，內容豐富，質量優厚！

以下爲本社部份名作家及其名作品

（排名不分先後）



先生

著：過關刀



高庸先生

撰著：禍水雙侶



諸葛青雲先生

撰著：十二神龍十二釵



臥龍生先生

撰著：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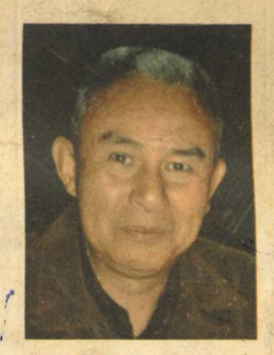
先生

著：鏢客行



曹若冰先生

撰著：魔中俠



東方英先生

撰著：風塵怒俠



慕容美先生

撰著：天殺星



先生

撰著：無毒丈夫



東方玉先生

撰著：勝字旗



喬奇先生

撰著：國際警探網



柳殘陽先生

撰著：神手無相